

43

潘郎憔悴

上

蕭逸作品集



潘郎憔悴

管将军下朝回府，卸下官衣，在凉台上乘凉吹风，见次子照夕，在花园内手弯铁背竹胎弓，仰首望着当空一群饥鹰，欲发又止，不由皱了一下眉，转首对太太陈氏道：

“这孩子，一天到晚，只知道走马射箭，对于今秋的大考，像是根本不放在心上，我看他怎么得了啊！”

太太眼了儿子一眼，却微微一笑道：

“年轻人，骑马射箭也不是坏事，我倒挺喜欢这孩子的，你别老说他！”

管将军哼了一声道：“你倒说得好，不是坏事，今秋大试要是落榜，我看他有什么脸见人！”

太太出身杭州，却在北京长大，说得一口道地京片子，清脆动听，此时格格一笑，道：

“教你说得我们儿子成了饭桶了，对门江提督两口儿，就是最疼这孩子，见一次夸一次，昨儿晚上我们斗牌的时候，还一再提，教我跟你说，要收他作干儿子呢！看样子，他家的那个闺女，也很想跟咱们攀亲！还有方军门他们，哪一个不夸他，说他允文允武，人家都这么说，只是你……”

才说到此，将军已不耐道：

“好了！别说了！”他把府绸马褂袖子挽了一下，瞪着虎目道：

“我只要一说他，你就护着他，我真不知道你是想些什么，是爱他呢还是害他？”

将军吐了一口气，继续道：“你以为你这样做是爱他？老实说，你真把他害死了！”

太太愣了一下，她真是不明白，当下皱了一下眉道：

“什么……我把他害死了？我怎么害他了？”

将军气得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道：

“你这还不是害他？成天光看着他玩，他把老师给气走了；再请，又气走了！我就没看见你说过他一句，这么下去怎么得了？你说！”

太太嫣然一笑道：

“就为了这个呀！你也值得生气，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时孩子小，哪家小孩子不皮，再说，那些先生哪一个是有学问的，照我看，都是混饭吃的，走了算了。”

太太忽然声音压小了，把身子靠近了将军些，小声道：

“你都不知道，上个月走的那个周老师就和蓝红……”

“蓝红”是府里的一个丫环，太太已打发她走了。

将军一皱眉道：“瞎说！”

太太拍了一下腿道：

“哎呀！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知道屁呀！这事情不是一天半天的了，家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就是你一个不知道！你说，这像什么话？这都是你找来的好先生，儿子跟他学，能学出什么好来？”

管将军这才有些信，用手在石柱上重重拍了一巴掌，道：

“这事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太太愣了一下道：“早？唉呀！叫他们走了不结了，还告诉你干什么，你那脾气，告诉你还得了！”

将军摇了摇头，把预先凉好的开水，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三杯。

管将军自约甚严，从来不吸烟不喝酒，数十年东征西讨，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生平嗜好围棋，再就是听戏，生活很有规律，早起早睡，数十年如一日，但却有一怕，就是怕热，热起来三四个小子扇扇都不够，有时候干脆就泡在冷水池子里不出来了。

将军虽是武将，却博览诗书，知人善任，眼光高超，真不失为标准儒将！

夫妇二人，正谈说间，忽听远处院中一片嬉叫之声，管将军不由探了一下脖子，说：

“你看看，这小子不定又捉弄谁了，也不小了，还这么淘！”

太太对儿子很了解，闻言只是微微一笑道：

“你也不要说他，你自己十七岁比武还杀过人呢！这是你自己对我说的，我可没屈说你吧？”

将军一愣，气得直摇头，连连喟叹道：

“好太太！你尽管护着他吧！真是气死我了！”

正说之间，却见一个丫环，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子，这丫环却把小辫子打了个结盘在顶头，夏天天热，翠绸小衫的小袖，也卷起老高，露出一双藕也似的小胳膊，她一面跑一面叫：

“太太！太太！看呀！”

说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已进了堂屋，管将军在凉台上一愣道：

“你看！这孩子又闯祸了不是？”太太也皱了皱眉道：“不可能吧！”

却见纱门启处，那个小丫环笑着跑进来了，她手里却提着两只巨大的苍鹰，鲜血兀自汨汨滴落不已，一进门先请了个安，叫了声：“太太！”

眼见将军也在座，不由怔了一怔，赶紧把两只鹰放在身后面，红着脸，发窘地又叫了声：“啊！将军也回来了！”

管将军点了点头，哼道：“什么事呀？以后不兴这样，大嚷大叫的成什么样子？有话说就是了！”

小丫环被说得眼圈直红，口中连连道：“是！是！”

太太看不过去，她最疼儿子跟前这个丫环，当时笑睥着将军道：

“你也是！自己家里有什么关系？看把她吓的！”随即一笑道：

“思云呀！有什么事你这么喜欢？”

小丫环看了将军一眼，一脸为难之色，半天才结结巴巴道：

“哦！没什么……没什么……”一面后退着，想往外跑，将军哼了一声道：

“拿出来吧，我都看见了，又是那个畜生作的怪是不是？”

思云这才红着脸把一双鹰儿拿出来，放在地下，太太口中叨叨着：

“哎呀！这个该死的……好好的老鹰你打它干什么！”

可是她仍然慢慢走到了那两只死鹰前，低头细看了看，回头对将军一笑道：

“这孩子真是一手好箭法，比你强多啦！”

将军又哼了一声，太太才又回过脸来，笑着问道：

“射到哪儿啦？你看还动弹呢！”

思云见将军没骂人，胆子不由大了，这时见太太笑，她也不由笑了，一面小声道：

“射着脖子了！”

说着还在自己粉颈上指了一下，太太又念了一声佛，笑眯眯道：

“以后快别叫他射了，老爷刚才还在说他呢！”

思云笑道，“太太你看呀！两只老鹰的脖子……”

太太翻了一下眼道：“傻丫头，我看那个干什么？怪血腥的！”

思云笑道：“太太看嘛！”

说着又低下头小声道：“两个脖子挨在一块的！太太看！”

太太禁不住仔细一瞧，不由叫开了，回头向将军招手道：“我的老天，你来看看吧！”

将军也忍不住凑上来，低头一看，只见二鹰双颈竟是为一箭所穿，那箭还插在脖子里呢！管将军虽习射多年，可是对儿子这种神技，也不禁惊得目瞪口呆，顿时赞了一声：“好箭法，这叫做一箭双雕！啊！不，应叫做一箭双鹰！”

小丫环见老爷也不气了，不由乐开了，当时嚷道：“真了不起，好高啊！少爷只一箭，乖乖！”

将军被这小丫环也逗乐了，回头看了她一眼道：“他怎么射的？”

思云笑着迈开了一条腿，上身向前一伏，学着样子，两手拉弓盘箭，口中道：“这样一拉一放，嗖的一声……”

将军见她学得滑稽，不禁哈哈笑了起来，太太也格格笑开了，遂道：“这孩子在哪呢！你把他叫来！”

思云拍了一下手道：“好！我去叫他去！”

将军一听叫儿子来，马上把笑容收住了，往椅子上一坐，太太忙嘱咐道：“等会他来，你别又说他，儿子也不小了！”将军没出声，须臾就见花丛小道中，出来两个人，前行的是小丫环思云，后面行的，却是一身修长，生得面如冠玉，剑眉星目的年轻人，一面走，似闻他道：“不叫你拿去，你偏要拿去，这一下好了……爸爸要是骂我，你高兴是不是？”

前行的思云回头笑道：“得了，少爷！这一次管保不会骂你。”

俊公子哼了一声道：“不骂？哼！哪一次都说不骂，结果一挨骂，你就溜了！”

小丫环抿着嘴笑，将军在凉台石栏杆里把二人的话都听见了，心中动了动，暗忖：“要说这孩子，也没什么错，就是爱学武，学武也不能算坏事呀！”

他一只手摸着下巴，思虑了一下，浓眉皱了皱，却见照夕魁梧的身材已经进来了。他双手抱拳，给二老行了一个礼，叫了声：“爸爸！妈！”

太太早笑着过去，握住了他一只手，道：“来，坐在妈跟前！”

照夕忸怩了一下，儿子大了，有时候对母亲的温情，总会觉得不自然，何况还有人在边上。他红着脸笑道：“我……还是坐在这里好！”

说着走向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太太嗔道：“你看你这孩子，坐在妈跟前怎么啦？”

将军一挥手道：“好啦！好啦！孩子生是让你惯坏了！”

太太正要还嘴，管之严却用手一指地上的鹰，笑道：“这鹰是你射的不是？”

照夕见父亲面有喜色，不由乐道：“是孩儿射的，还有两只，我叫念雪送到厨房去了！”

思云、念雪是太太陪房的两个小丫环，都是十七岁，因疼儿子，都拨过去，服侍照夕，两个小丫环在府里娇得很，人又机伶，大家都很喜欢她两个，

两个小丫环更是有恃无恐了！

再和照夕一凑上，三个人坏点子比谁都多，府里面谁一沾上他们，算是该倒霉！

太太闻言笑道，“真是笑话，老鹰肉哪能吃！”

思云在一旁答腔笑道：“可好吃呢！上回少爷自己烤了一只，我尝了一点，和鸡肉差不多，就是有一点酸！”

管将军哼了一声，小丫环吓得话才停住，照夕觉着不大得劲，目光看着父亲。

管之严皱了皱眉道：“一个月前，我叫你看的那一部《少仪外传》你读得怎么样了？”

照夕笑道：“孩儿早已读熟了，吕祖谦的东西，差不多我都看过了！”

将军不由一怔道：“啊！你都读过了？我看你整天玩，怕没有许多工夫念书吧？”

说着看了太太一眼，转过目来，笑道：“这我倒要考考你了！我问你所谓‘东南三贤’那时候是指的哪三人？吕伯恭先生生平有些什么成名之作？你说说看！”

照夕想了想道：“所谓东南三贤，是指宋朝当时的大理学家朱熹、张栻和吕祖谦。”

将军点了点头，照夕看了母亲一眼，遂又道：

“祖谦先生晚年在金华城中的泽春院广会文友，著有《东莱集》四十卷，又作《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大事纪》、《历代制度详说》、《少仪外传》、《古文关键》等。”

管将军连连点头，心中不禁暗惊道：“这孩子学问不错啊！”

当时含笑问道：“你以为吕先生生平为人如何？”

照夕想了想遂道：“要说这个人，孩儿以为他少时个性过于偏急，易喜怒，不免失交于人！”

将军方自摇头，照夕却道：“不过据其小传自言，一日读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平时愤怒疾然冰释，总而言之，此人不失为一可敬的博学之人！”

管将军不禁拍了一下手道：“一点不错，你和我看法完全一样！”

说着笑着连连点头道：“你这孩子，平日不见你多读书，你倒有些鬼聪明，倒是难得！”

说着笑了笑道：“我请的这位池先生，是进士出身，我好不容易礼聘来的，你要好好敬重他，昨天听他说，你文思敏慧，只是厌于文章，有这回事么？”

照夕脸红了一下，太太却在一边摆手，可是照夕点了点头道：

“是的……”

将军一怔，不悦道：“这是为什么？”

照夕喃喃道：“孩子以为文章随兴而发，若强而为之，似乎失去为文之意……”

将军吐气道：“简直胡说八道，你莫非没有读过颜之推家训：‘文章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难道颜之推见解还不如你？”

照夕看了父亲一眼，讷讷道：“可是韩愈也曾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得自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孩儿并

非厌于为文，只是不喜日日强而为之，昨夜因走马近郊，适过寒涧，归后因作《冷泉心曲》，池先生亦赞为上好之作，爸爸如喜看，孩儿可呈上请阅！”

管将军不由一怔，心中虽不以照夕之意为意，只是一时却想不出辩白之词，当时眨了一下眼睛，闷哼了一声道：“好！过两天你送来给我看看！”又道：“你的见解也并非不对，只是文学之特质，我以为实可慰人、可亲人、可感人，我儿如仔细玩味其间，自得其乐也，至于韩愈之言，亦未尝不对，他是说在上者，肥甘足于口，轻暖足于体，采色足于目，声弦于耳，无往而不快，是无所用其慰，即或鞅掌有隙，亦为被丽弦歌，取媚泉石，其能寄情于翰墨，染意于松烟者，盖千百中之一二耳！”

老将军文兴大发，挥了一下芭蕉扇又道：

“你既知道这道理，所以要特别约束自己，万不可养成腐朽之躯，懒于行有为之业也！”

照夕颇有所感，连连点头称是，二人这一掉文道典，一旁可苦了陈氏和思云，陈氏倒幼读诗书，书香门第，听来尚能会意，那小丫环听得直翻白眼儿，小声问太太道：

“太太，将军和少爷说些什么啊？我一句也不懂！”

陈氏笑道：“你自然不懂啰，老爷子又在掉文呢！”

思云吐了一下舌头，太太却大声笑道：

“好了！好了！有完没有？我只一叫他来，你就给他来这一套，真烦死人了！”

将军笑着上下看着照夕，得意地对陈氏道：

“这孩子是不错，很有见解，差一点把我考住了！”

正说话间，忽然一个小丫环跑上来，对太太请了个安道：

“对门儿江夫人和小姐来访，要见太太！”

将军忙站起道：“快！快！你下去，我到里面去！”

照夕遂也向二老行了个礼，匆匆而去，小丫环思云跟在他后面嘻嘻笑道：

“少爷！江小姐来了，你不去看看呀！”

照夕脸一红道：“江小姐来了怎么样？又不是找我来的！”

思云笑转着一双大眼睛道：“那可说不定！”

照夕回身瞪了她一眼道：“你不要胡说八道……”

思云小嘴含着指尖，娇声笑道：“哟！少爷！我又胡说八道了！前天打猎时，不是碰着她来着，今儿个就来访了，真快！”

照夕正要喝斥她几句，却见念雪远远从后面跑上，一面叫道：

“别走别走！太太叫你呢！”

照夕怔了一下道：“叫我？”

思云抿嘴一笑道：“你看怎么样？我猜的没错！”

念雪已跑了过来，笑着对照夕道：“太太在客厅里，叫我来请少爷！”

照夕剑眉微皱道：“有客人没有？”

念雪点头道：“对门的江夫人还有江小姐！”

遂又一笑道：“怎么啦？”

照夕顿了顿，心说娘也是，都是女人，叫我去干什么？但是母命又不能不遵，当时把衣服拉了拉，两个小丫环一个为他重新编着辫子，一个用小手巾拂着他紫红缎子坎肩上的尘土，因为方才他在后院骑马来着！

念雪还在他帽子上哈了口气，又用绸子手巾去擦，却为照夕推开了，他

皱了一下眉道：

“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去攀亲，瞧瞧你们俩！”

思云念雪也不禁格格笑了起来，照夕气得脸色通红，径自迈步，直向客厅中行去！

还没进门，就听见母亲的声音在与来人道：

“我把他叫来，江太太你当面问他，看他愿不愿意，这孩子呀……”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厅前有紫红木隔断遮着，他不由把脚步放慢了些，又听见另一个吴侬软语口音的女人道：

“这还有什么话说的！咱们是老街坊了，式威和管将军也是多少年老交情了，你把他叫来，我当面说！”

照夕靠在隔断边上，心中不由奇怪，忖道：

“她们要和我商量什么？”心中正在不解，却听见另一娇声小语道：

“妈！有人来了！”

管夫人咳了一声道：“谁来了？是照夕不是？”

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心说这是谁，耳朵真灵，当时脸一红，咳了一声，迈步入内，先向母亲弯腰叫了声：“妈，您是叫我么？”

管太太笑道：“就是叫你，见见你江伯母，还有江小姐。”

照夕侧过脸来，见正面檀木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约四旬的妇人，珠翠缠头，身着淡白大红两截小袄，手里拿着垂珠团扇，正自望着自己微笑。

照夕认识她，这位夫人常来家里，只是自己很少和她说话。

在她身侧，坐着一个少女，约有十七八岁，身材修长，生得蛾眉杏目，肤色白嫩，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自己。

她嘴角微微向里弯着，露出一对浅口酒窝儿，似在微笑。

这姑娘，照夕在昨天打猎时，才见过她，知悉她是对门儿的三小姐，新近由杭州回家，传说她是学艺回来，有一身好功夫，可是自己并没见过。

只见她身着浅绿绸子汗衫，袖口儿却微微上挽着，露出半截玉腕，左手腕上带着一只翠镯子，下面穿着折幅马裙，足下是一双鹿皮小马靴，手里还玩着杏黄的小丝鞭子，满头青丝却挽了再挽，一任它半垂着，显得一派青春娇媚之色。

照夕很少见过这种打扮的少女，因为那时女孩子讲究不出大门的，像江小姐这种走马射箭和随便衣着的姑娘，很是令人惊奇而少见。

可是她那种落落大方的姿态和浅浅的微笑，确能在首次见面时，给人以特别清新的良好印象。

照夕只看了她一眼，忙把目光转向一边，同时躬身叫了声：“伯母！”

他目光转视了一下江姑娘，嘴唇动了一下，却没有说什么。

江夫人已笑着站起道：“好孩子，我才给你妈说你呢，快坐下……”

照夕落坐后，江夫人笑咪咪道：“这孩子几个月不见，又长高了。”

丫环献上了茶，照夕偶一抬头，那位江小姐，仍然玩着她手上的丝鞭子，一双大眼睛正在看着自己，照夕这一看她，她却笑着把目光视向窗外去了。

照夕动了一下身子，似显出不自然的样子，管夫人笑道：“你的伯母来说，后天是她女儿雪勤姑娘的生日，他们请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玩，因为江姑娘新由杭州来，又没见过你，所以想请你也去，人家怕你不去，亲自请来了！”

照夕浅浅一笑道：“这点小事伯母打发个丫环来通知一声就是了，怎能

烦劳伯母和姑娘千金之躯！”

江夫人笑道：“还是你会说话，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后天一早就过去……”

说着用手一指她女儿，笑道：“你们认识吧！”

江姑娘笑着摇了摇头，江夫人遂向照夕道：“这是你妹妹江雪勤！”

又一指照夕向女儿道，“这是管公子，他叫管……”

管夫人接口笑道：“管照夕。”

二人各自交换了一下目光，俱把对方名字暗暗记在心中，管夫人笑看着雪勤道：

“听丫环说姑娘也会骑马射箭，是真的么？”

江姑娘笑着看了照夕一眼，微微地点了点头道：“侄女只是玩玩而已。”

管夫人道：“危险呀……以后可别玩啦，摔着了可不是玩的！”

雪勤看着照夕，浅浅一笑，遂把目光视向地面，江夫人叹了一口气道：

“谁说不是？可是说她她也得听呀！从杭州回来，还练了一身功夫，她父亲高兴得了不得，我是真为她发愁，一个姑娘家，夫人你说，练这些东西干什么？咱们家还用得着她把门护院是怎么着？”

管夫人一听，格格笑了几声，用眼一瞧照夕道：“妹妹你不说，我也不好说，这孩子还不是一样？一天到晚不是舞剑，就是玩弓，方才他爹还在说他呢！”

江夫人笑道：“可是他是个男孩子呀，我们这是个姑娘，你看看！”

雪勤听到此，不禁小嘴一噘，偏是当着生人，不好意思说什么，一时面现桃红，偷偷瞟了照夕一眼，却见他正自忍着想笑，不禁急得娇哼了一声，晃了一下身子，逗得两位太太都笑了。

江夫人笑道：“不叫说也不行呀！你想想，你自己练功夫不说，还强迫着丫环们练，害得她们一天到晚在我跟前叫苦连天，这是好玩的呀！”

管夫人笑着道：“叫丫环也练？”

江夫人一拍腿道：“可不是，每天天不亮，都叫她给叫起来，晚上半夜才睡，说什么练三五更！夫人你说，这不是作怪么！”

照夕在一旁听得忍不住“噗”地笑了一声，雪勤在她娘跟前，不禁臊得脸通红，娇哼了几声，直想掉眼泪！

江夫人这才住了话，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笑道：“我也没屈说你，这么大姑娘，当着你管哥哥还哭呀！”

雪勤噘着小嘴道：“人家也没强迫她们练，是她们自愿的嘛！你就说我，以后我也不教她们了。”

江太太笑道：“好！好！妈屈说你了！”

雪勤抿嘴一笑，又偷看了江夫人一眼，夫人遂也抛开话题，笑问道：

“后天你都请了些什么人？”

雪勤浅笑道：“除了诗社的几个朋友，再就是侄女师门两个姐姐。”

照夕不由一怔道：“全是女的？”

两位夫人不禁又笑了，雪勤白了他一眼，浅浅一笑道：

“也有男的。诗社里的！”

照夕这才一块石头落地，心说要都是女的，打死我我也不去！

管夫人笑斥道：“瞧你那样，女的还能吃了你？这么大孩子了……”

照夕不由俊脸一红，江夫人遂笑道：

“诗社是她父亲为她请的，都是一些老朋友的孩子，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他们十天见一次面，赏花作诗倒是挺有趣的！”

照夕心中一动，暗想这倒挺好玩，只是怎么我不知道呢！

想着不由看了雪勤一眼，雪勤浅浅一笑道：

“管兄若是有意，小妹也欢迎你加入……”

照夕看了看母亲，遂含笑道：“岂敢！”

江夫人微笑道：“后天正是他们诗社聚会的日子，又是她生日，所以社里发起要热闹一下，要依着我，小孩子生日，怎敢惊动大家！”

管夫人嘻嘻一笑道：“年轻人嘛，叫他们聚聚也好！”

正说话间，跑进个丫环请安道：“太太开饭啦！”

江氏母女忙起立告辞，管夫人留也留不住，只好和照夕亲送至厅门口，二位夫人握手道别，那位雪勤姑娘只是用脚尖在地上划着玩，不时抬头看照夕一眼，照夕才发现这位姑娘原是一双天足！只是足尖平窄，看着却是好看！她身材十分婀娜，腰很细，尤其是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顾盼之间，透着有情和爽朗，多少还有些少女的娇羞，总之，那是纯洁、娇嫩、美丽的化身。

照夕在她的轻颦浅笑里，似乎感到自己的矜持，是多么多余。

他不由也爽朗地一笑道：“姑娘再见！”

雪勤扬了一下手中的小丝鞭，膘了这位俊少年一眼，笑道：

“管兄后天一定要来，小妹还想多多讨教呢！”

照夕正想说话，她母女已姗姗转身而去，随行的小丫环本在外厅里等着，此时向管氏母子请了安，才跑着跟了上去。

管夫人又叫了声好走，才转身而回，照夕不由问母亲道：

“我们在这住了六七年了，怎么从不知道江家有个姑娘？”

管夫人笑道：“这位江太太是二房，雪姑娘是她第二个女儿，听说八岁那年到杭州，随一位侠女学功夫读书，她爹倒也真放心！”

照夕心中一惊，暗付：“怪不得人家都说她有功夫呢！”

他心中忽然又动了动，暗忖：“她临走时，不是说想多多和我讨教吗？”

想着不由皱了皱眉，忖道：“要是文学方面，我也许尚能应付一二，要是武技，那可糟了……”

“我会什么呢？除了会射箭，再就是马师傅教我的两手剑法，那怎么敢和她比？”

这么一想，不禁大大的发起愁来，匆匆和母亲进了饭厅，将军早已在座，笑问夫人道：“什么事呀？”

管夫人嘻嘻一笑道：“是来找照夕的，后天请他吃饭！”

管将军怔了一下道：“怎么请他？什么事请他？”

夫人这才把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将军点了点头道：

“老江早就说为他女儿请了一个诗社，很想叫照夕也加入，我也答应了，只是回来就给忘了！”

夫人一笑道：“你呀！这不得罪人么？”

将军笑了笑道：“忘了有啥！后天他去了提一声也就是了！”

管夫人又想起那位江小姐，不由对将军道：

“你看看人家，女孩子都能骑马射箭，听说练了一身好功夫。”

管将军笑道：“那是传说，我就不信一个姑娘家，还能练什么功夫，骑

骑马射射箭，也许还勉强行！”

夫人也皱眉道：“我也是想，看她那娇滴滴的模样，哪会什么功夫？我也不信！”

一席饭吃了半个时辰，照夕回房之后，看了几卷书，脑子里可不像平日那么宁静了！

他支着头，望着窗户外面，心中反复想着白日的遭遇……

渐渐，他英俊的面颊上，带起了一丝微笑。

他想到：“这姑娘太美了，她为什么老看着我呢？”

于是他不禁又想到了那日打雁时，这位姑娘在马上飞驰的神情，一时不禁神驰！

照夕伸了一下胳膊，自语道：“江雪勤……好动听的名儿……”

于是他由笔筒里抽出一枝笔，饱浸墨汁，在宣纸上振腕挥毫，写了“江雪勤”三个大字，又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了旁边，痴痴的看着这张纸，正在意乱神迷的当儿，忽然觉得侧窗上，有人轻轻的敲了三下。

照夕不由皱眉道：“谁呀？怎么不进来说话？”

那人不说话，又叩了三下，照夕由位子上站起，匆匆走到窗前，把窗子推开，却见眼前空无一人。

这一惊，管照夕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说：

“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听见有人在敲窗子的呀？怎么开了又没有人呢？”

想着探头出去望了望，也不见有人，又问了声也不见有人答理！

管照夕无奈，只好皱着眉返回座位，才坐下，不由惊得又站了起来。

原来方才自己所写的那张纸，竟不翼而飞，另在那叠素笺上，龙飞凤舞的写着一行字，仔细一看，那纸上写着：“不要胡思乱想！”

笔力细草，却十分苍劲，细看之，墨迹尚未全干，分明是刚刚书写上去的。

再看那枝笔，仍旧好好的插在筒内，照夕这一惊，不由吓了个目瞪口呆，心忖自己只是一转身的当儿，这人竟能从容来去。

这还不说，居然还在纸上留下了字，这简直是神乎其技，真不敢令人相信！

想着也不及开门，就由桌前开着的窗子，跃身而出，口中沉声道：

“何方高人来访？请示侠踪！”

茫茫黑夜里，哪有什么踪影，月光洒在庭院里，花石舒然有序。

他今夜真个是遇到高人了！

多少年来，他一直醉心着能结攀异人，好习武技，可是只听传闻，虽访尽三山五岳，却没见着一个能够令自己真心佩服之人，所以多年以来，他每想起来，总引以为毕生憾事。

可是这番心思，他从来没有泯灭，今夜——也就是这一霎时，他的心可又活了！

他抬头望着皎洁的天，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是怅然有所失！

无奈，痴痴回至房中，双手捧起了那张纸，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依旧看不出什么名堂。

突然他想到了，失去的那张笺上自己所写的字，不由俊脸一阵发红，暗暗骂了声：

“真是糟糕！要是这位异人看见了，不笑坏了……”

忽然他摇了摇头，又道：“不！他根本不认识她……”

也就在他发呆的当儿，一个婀娜的身影，正在屋檐上窥视着他。

只听她轻轻笑了声道：“傻小子！”

遂见她以“海燕钻天”的轻功绝技，陡地拔空而起，娇躯再一下落，却用“细胸巧翻云”的身法，滚转之间，已消失在沉沉黑夜里！

江府的雪勤小姐，派丫环来催请了三次，说是客人都已来齐了，只等着照夕一人，无论如何务请赏光，照夕这才换了衣裳过去。

本来他是不大习惯和女孩子打交道的，尤其是赴少女之筵，还是第一次，所以显得有些紧张，而第一次赴约，就令人家三请诸葛，可是不大好意思哩！

两个小丫环思云、念雪，一个为他理着那条油松似的大辫子，一个急着为他找这个弄那个，思云一面理着照夕的辫子，一面笑道：

“对门的小姐，八成许是看上我们少爷了，一会儿功夫就催了三次！”

念雪哼了一声，翻着眼笑道：“本来嘛，才子佳人……”

照夕俊脸一红道：“你们不要乱说，参加诗会的人多着呢，也不是只请我一个人！”

无奈两个小丫环更是口不饶人，你一句我一句，照夕简直无法抬头，只好匆匆离开了房间，他走了几步，忽然想道：“对了！今天还是她的生日，我哪能空着手去！”

他想着剑眉微皱，不禁又发起愁来，正打不定主意，忽听得马槽内一声马嘶，照夕偏头一看，见是自己那匹心爱的“雪中炭”，正在栏内竖耳扫尾，每逢照夕出门，这马总是如此！

照夕慢慢走到了栏边，这里拴着他三匹爱马，那是“乌云盖雪”、“雪中炭”、“老霹雳”，就三匹马个性来说，“雪中炭”最好，“乌云盖雪”也是父亲所爱，不敢擅作主张，而“老霹雳”性情太暴，女孩子是不好骑的。

他用手摸着这匹“雪中炭”，叹了一口气道：

“莫可奈何，只有把你送人了！”

他把它牵出圈来，这马本是蒙古木赤千总送给父亲的，父亲转赠给了自己，想不到今天竟又把它转送给人，这也许是“物各有主”吧！

马僮远远跑来，嚷道：“少爷你上哪去呀！我来给你上上鞍子！”

照夕摇了摇头道：“不用了，我牵出去遛遛腿。”

这马僮快腿张心中犯着嘀咕，直朝着照夕翻白眼儿，心说：

“这可稀罕，今儿个他老人家想起遛马了！”

管照夕牵着马，往外走，可真有点应上了那两句唱词：“店主东牵出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泪如麻……”

到了江府门前，一个小厮笑着来接马，一面笑道：“管公子您才来？”

照夕微微一笑道：“这匹马是我送给你们小姐的，我要面交给她，你去通禀一声吧！”

这小厮弯腰笑道：“公子您里面请吧！他们人可多着呢！都在院子里，您进去就看见了！”

照夕答应着，遂拉马而入，庭院之中，绿草如茵，紫藤萝一串串的由架子上垂下来，无数的蝴蝶上下飞着，夕阳之下，更显得绮丽。

照夕牵着马穿过了一条花径，果见不远一泓荷池，池边上乱哄哄的站着、坐着不少人，笑语如珠，其乐融融，他停住了脚步，心说：“这些个人都在

干什么？哪一个是江小姐呢？”

正在发愣，忽听一声娇唤道：“管兄才来么？”

照夕忙一偏首，却见冬青树林子里，站着个挺俏的佳人，仔细一看，不由俊脸一红道：“啊……江姑娘，我来迟了。”

江雪勤浅浅一笑，她一面分着花，已走到了照夕身前，照夕见她穿着一身紫色衣服，小蛮腰扎得细细的，这一行进，愈觉明艳照人，亭亭玉立，忙把目光转过一旁，却听她似笑又嗔道：“那天，我不是请你早点来么？”

照夕吃了一惊，心说糟了！她竟怪罪我了，当时怔了一下，窘道：“我……现在晚了么？”

江雪勤笑睨了他一眼，顺手抽了一下冬青树的叶子，她手中玩着那小鞭子，嗔笑道：

“还不晚！你知道人家心里有多急……”

说到此地忽然顿了一下，脸红了红，又小声接道：

“一会出来看看。”

她那双黑亮的眸子，在照夕身上转了转，却把头低下了，管照夕搓了一下手，却不知说什么好。

雪勤遂又抬头一笑，看了那匹马一眼道：

“这么近，你还骑马？”

照夕这才哦了一声，道：“今天是姑娘生日，我一时想不出送什么东西，这匹马如果你喜欢，就……”

雪勤喜得秀眉一扬，叫道：“呀，是送给我……”

忽然似又觉得有些害羞，红着脸瞟了照夕一眼道：

“这不是你平日骑的那匹马么？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敢要，你还是牵回去好了！”

照夕急道：“那怎么行……我已经决定了……我另外还有两匹。”

其实雪勤心中早已乐意了，只是不得不口头上客气一句，照夕这么一推让，她也就收下了，她笑着接过了马缰道：“你不后悔？”

照夕摇了摇头道：“当然不后悔！”

江雪勤这时上下看着这匹马，正在高兴，忽然亭子里跑出一个人来，这人二十六七的年岁，一身黑缎子长衫，外罩天青马褂，挺亮的一对眼睛，他哈哈一笑道：

“姑娘原来在这里，让我好找！”

说着他已走了过来，雪勤微微皱了皱眉，不得已似的笑了笑，遂道：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照夕忙一抱拳，那人却冷冷的点了点头，雪勤一指照夕道：

“这位是对门的管公子，过来玩玩的……”

那人似微微一惊，因为管照夕的大名他早已久仰了，素日轻财好义，有“小孟尝”之称，当时抱了一下拳，道：“久仰，久仰！”

雪勤又一指这黑衣少年，对照夕道：

“这位是楚少秋，楚公子。”

照夕也道了声：“久仰，久仰！”

楚少秋遂问雪勤道：“我们过去吧！那梁厉生向我挑战，说是要比一阵暗器，请姑娘作一个公证人。”

他看了照夕一眼，笑道：“管兄也过去看看如何？”

照夕一听比武功，不由眉飞色舞，他虽没学过功夫，可是醉心此道已久，此时闻说，连连道好！

雪勤本是皱眉不语，此时见照夕如此高兴，便点了点头道：“好吧！我去把马拴上，马上来！”

说着拉马而去，楚少秋上下又看了照夕一眼道：

“管兄神射，小弟久已闻名，等一会却要表演一手，叫我们开开眼呢！”

照夕摇头笑道：“我那两手，简直是见不得人……倒是楚兄神术，却是不可错过。”

说着雪勤已来到近前，微笑道：“你们说些什么？”

楚少秋眸子一转，道：“我是说，如果管兄也肯凑趣一番，岂不更佳！”

照夕不由脸色一红道：“这可万万使不得。”

不想江雪勤却道：“人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这时三人已来到池边，照夕见满池莲花，开得正炽，池边草地上摆着两列长案，十数个少年男女，想是舞文弄墨已过，案上墨迹处处，纸片纷飞，案上有壶签多具，竹签满桌，大约正在玩着“投壶”的游戏，不时爆出嬉笑之声。

三人这一来，大家都停下了手，有人说：“主人来迟，该罚酒三杯！”

你喊我叫乱作一团，雪勤笑眯眯道：“你们不要怪我，我是迎一个新朋友！”

说着把身边的照夕给大家一一介绍了一遍，少不得又是一阵寒暄，这时就闻一人尖声尖气道：“楚兄要和我比一阵暗器，请姑娘来作一个证人，小弟自知技不如人，无奈各位姐弟是非要小弟献丑不可……”

照夕侧目一看，只见身旁站着个锦衣少年，长得兔耳鹰腮，梳着油亮亮一条辫子，还打了个红绒线的穗子，一双眉毛却似有意修得又细又弯，乍看起来，真像是个娘儿们，偏又是说的一口吴软细语，真叫人听得全身发抖，当时不由皱了皱眉，心说：

“倒看不出，他还是身怀武技之人呢！”

这时楚少秋哈哈一笑，朗声道：

“梁兄你不要急，现在又有了一个新朋友了，人家是高手，也要和我们一块玩玩呢！”

这尖声尖气的人叫梁厉生，闻言之后对着照夕媚笑了一下道：“就是这位管兄么？”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忙摇手道：“小弟一介儒生，对于武技是一窍不通，平日虽喜骑马射箭，可是真正技击功夫，却是见也没见过，尚请勿要迫令现丑才好！”

不想江雪勤却噗的一笑道：“管兄高技，远近皆知，何必如此谦虚，在座也不是外人，何不令我们开开眼呢！”

照夕不由红着脸看了她一眼，至为尴尬道：“姑娘你这是何苦……”

雪勤却朝着他眨了一下眼睛，照夕不由一怔，暗忖：“她是成心捉弄我呢？还是……”

心中正在猜疑，不想那楚少秋已朗声大笑道：

“好，好！管兄就不要推辞，你我梁兄三人，借着江姑娘这一池莲荷，来试一试暗器，倒是一乐！”

照夕见已成事实，直急得全身发热，心说好个江雪勤，你是明知还是故

意，我哪会什么暗器，连暗器之名也不过才知道未久，叫我比试，岂不是要了我的命，这玩笑可是开大了！

当时真恨不能有个地缝，叫自己钻下去才好。

想着真是叫苦不迭，正在顾盼着，想找一个解围之人，不想那楚少秋，却用手一指莲池，笑道：“管兄你看，荷花正好，你我三人，就在这荷花上试试手法！”

照夕苦笑道：“小弟万万是……”

不想那梁厉生却尖笑了一声道：“妙极！莲花上寿，绝妙也！”

楚少秋这时由腰上解下了一个五彩缤纷的锦囊，他伸手由内中摸了一把笑道：

“小弟要以一掌枣核镖，在各位面前现丑了！”

照夕不由张大了眸子道：“什么！枣核镖？”

江雪勤这时多少由照夕受窘的情形之中，已看出对方不擅武学，可是梁厉生、楚少秋心中已存下了妒意，有意要逼管照夕在众人眼前出丑，当时微微一笑道：

“管兄连枣核镖也不知道么？别开玩笑了！”

他说着张开手掌，照夕见他掌中，是一掌十粒如同枣核也似的东西，通体紫亮，再一磨擦，琤琮不已，当时皱了皱眉道：“我真的没见过……”

才说到此，江雪勤已笑道：“你就是打不好也没人笑你，大家凑个趣儿又有何妨！”

说着嫣然一笑，露出两排细白的牙齿，楚少秋淡淡一笑道：

“是啊！大家都是自己人，只不过试试手法而已！”

他说着一指自己解下的镖囊，道：

“囊中暗器尚多，管兄请随便使用无妨！”

那梁厉生这时也笑咪咪走了过来，他已把外衣脱下，里面穿着一身大红的劲装，愈发显得身材细长婀娜，简直女态十足，有不少人都抿着嘴笑，他却不自知，当时伸了一下脖子道：“小弟惯使金钱镖，倒不劳楚兄费心了！”

说着伸出了三个指头，嗲声嗲气道：

“楚兄的枣核镖是五丈见准，而我这金钱镖用五成之力，能打出五丈，可是要五丈见准，可就不行了。”

楚少秋点点头道：“这是自然。”

他说着也似微微一惊，因为和这梁厉生见过也有十几次了，平日只知他爱在女子堆里混，嗲态十足，倒不知他却还有一身功夫，还真是看不出来！

二人谈话之际，在一旁的管照夕，心中可真是有苦说不出，他呆呆的看着池子里的莲花，心说：“我怎么个打法呢？根本也没学过。”

想着往一边的江雪勤看了一眼，略带不悦之色，心想：“你也太愚弄人了，你们不是一定要我比么，反正我往池子里乱洒一把就是了！”

想着气得把头扭开了一边，却见雪勤正抿嘴笑，照夕不由更气了，暗忖：

“看我出洋相，你倒乐了！”

这时那梁厉生笑向照夕道：“管兄使何暗器？”

照夕正在懊恼，闻言气得随口道：“我随便，反正……”

雪勤却接道：“人家是行家，使什么都一样。”

梁厉生连连点头，照夕这一刹那，脸都气白了，当时冷笑着看了雪勤一眼，却见她正看着天微笑呢！小脸上带着一对浅浅的酒窝儿，那姿态天真妩

媚已极，照夕看在眼中，不由气又消了些，心说：“她是个小孩，我又何必跟她认什么真？”

想着微微摇了摇头，这时所有在场之人，都围过来，看三人表演暗器。

楚少秋含笑向梁厉生道：“梁兄请！”

梁厉生似已等不及了，他向楚少秋和管照夕一抱拳道：

“既如此，小弟先现丑了。”

他走近池边，用手往远处指道：“各位看那片荷花开得真好看，小弟这一掌金钱镖打出，却要落下十朵来。”

他伸了一下脖子，得意的晃了一下又道：“这还不算，我要它们所断的部位全一般长。”

照夕这时只是气恼，望着他直发怔，他说些什么都没听见，旁边诸人，都不由惊呼成了一片，纷纷说道：

“高明！高明！”

楚少秋也是连连拱手，面上带着微笑，梁厉生说完之后，身形后退三步，已自探掌入囊，随着他猛然一个转身，身形半蹲，口中如女子似的一声娇叱道：

“打！”

遂见他右掌翻处，一片金光，微闻簌簌之声，已洒向了湖波之中。

这时一阵叫好之声，就有人跑到池子那一边，把折断的花捡了上来。

照夕细细一打量，不由暗自惊心，果然是十枝荷花一枝不少，最奇的是每一枝折断之处，都是一般长短，这种打法，照夕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当时直惊得心中通通直跳，那梁厉生在欢叫声中，把地上荷花捡起，向四周打躬道着：

“献丑，献丑！”

随后又走到了雪勤之前，双手捧花道：

“这十枝莲茎荷花，权充贺礼，请小姐收下玩吧！”

雪勤见他说话之时，那副挤鼻弄眼的样子，真叫人看着呕心，无奈这是人家的好意，只好含笑收下，一面恭维道：

“难得！难得！”

梁厉生这时手叉细腰，那种得意神情，真是不可形容，他对管照夕和楚少秋一抱拳，嘻嘻笑道：“小弟献丑已毕，该二位了。”

照夕苦笑道：“还是楚兄请，小弟不敢贻笑。”

楚少秋浓眉一挑，冷冷道：

“好！那么我先来了。”

四周诸人，早知这楚少秋负一身绝技，人也长得俊，此时见他上场，都不由往前又偎了些，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楚少秋看了雪勤一眼，却见她一双眸子正含情脉脉的瞅着管照夕，不由一时怒火中烧，当时哼了一声，心说：“我倒要看看这姓管的有什么功夫，令你如此着迷！”

想着不由有意大笑了一声，面向照夕道：

“管兄是真人不露相，等一会我们倒要拜赏了……我这里是抛砖引玉……”

他用手远远数了一下荷花数目道：

“方才梁兄高技确是惊人，小弟也想在莲花上凑趣一番！”

他说着，一双眸子在池内转了转，晒然道：

“我这一掌枣核镖打出，各位请看，那后面一排荷花，共是十二株，却要叫它们单数全折，而双数半折，倒而不断！”

众人不由一阵骚动，照夕也吓得睁大了眼睛，心想：哪里会有这种功夫？太不可能了！

这时那半男半女的梁厉生也笑道：

“楚兄这一说，又是透着高明了。”

楚少秋这时把十二枚枣核镖，分握双手，一边六枚，微微一笑道：“着！”只见他双手如同渔夫撒网似的向外一翻，荷池内立刻起了一阵劈落之声。

众人于惊叹之间，果见那为首一排十二株荷花，有六株全数折倒池内，另六株却是茎断皮连半拖着，正如其言。

这一手功夫，照夕不要说眼见了，就是听也没听过，此时惊得目瞪口呆，同时内心更是说不出的苦，偶一偏目，江雪勤却正凝眸看着自己，照夕一看她，她却又抿着小嘴笑了！

这时四周诸人，无不鼓掌称绝，纷纷议论不已，因为他们还不知照夕会怎样呢，自然更是叹为观止了！

梁厉生红着脸，嗙声道：“果然高明，小弟是万万不及，甘拜下风了！”

楚少秋呵呵一笑道：“你休要恭维我，好的在后面呢！”

他说着转过身来，对着照夕一笑道：“管兄该你的了，也叫大家开开眼吧！”

江雪勤这时走了过来，道：“管少侠，该你了。”

照夕一听她唤自己为“少侠”，心里的气不由更大了，当时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只红着脸对众人道：

“我？我真的什么也不会呀！”

他看了池中一眼，讷讷道：“不要说打荷花了，就是打荷叶都成问题！”

那楚少秋又是哈哈一笑道：“管兄也太小气了……今日是为江小姐作寿，你却不能推辞呢！好歹你也要露一手，要不然大家誓死也不走！”

一旁众人久仰管照夕大名，只是从无交往，今日一见，无不想套套交情，纷纷嚷着，非要他表演一下不可！

这时那梁厉生为他抓了一把枣核镖，笑着塞到了照夕手中道，“得啦！你老兄也太藏拙啦，呸！这里是八粒枣核镖，你就露一手，我们也死心了！”

他一只手还抓着照夕的手，媚声媚气，秀眉连扬，管照夕实在受不了这股劲，把牙一咬，当时接了过来，他冷笑了一声道：“既是你们一定要逼着我打，我就打给你们看看，你们总会相信了吧！”

江雪勤这时却依在一棵柳树下，注目池中，她悄悄问身边一人道：

“他手中是几粒枣核镖？”

那人笑道：“八粒。”

雪勤微微领首，管照夕这时剑眉斜挑，他心中是又羞又怒，当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突地把心一死，暗忖：“我本来是不会，又怕人笑什么？反正是你们硬逼我来的……”

想着竟自拉下了脸，哈哈笑道：“你们看好了，我这一手可是精彩，叫做‘乱打莲花’！”

他说着一背身子，胡乱的把一把枣核镖，向池中洒去，只听叮叮咚咚一

阵细响，全数落到了水中！

众人不由一怔，管照夕不由红透了脸，苦笑道：“你们可看见了？这就是我的玩艺！”

楚少秋呵呵一笑，正想出言讽刺，不想那一边的江雪勤却失声娇语道：“呀！真高明……真高明！”

照夕冷哼了一声，方想说你也捉弄得我够了，却见雪勤满面惊异的用手指向池中道：“你们快看呀！看呀！”

这时本来不知所以然的人，听她这么一叫，都向池中仔细看去，楚少秋和梁厉生也睁大眸子向水中看去，这一看各人都大吃了一惊！

原来这时水面上，竟自飘起了八条半尺许的鱼来，由鱼身上流出的血，把水都弄红了！

那狂傲的楚少秋，这时不由抽了一口冷气，用惊疑的眸子看着照夕道：“好一手‘海底落针’，管兄你也装得太厉害了！”

众人更是啧啧称奇，只有管照夕呆呆的站着，这一刻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他揉了揉眼睛，再向水中望去，已见有人用网子，把鱼弄了上来，众人一窝蜂似的偎了上去，他也慢慢走了过去。

只见八尾鲜鱼，每条鱼都是被贯穿双目而死，水中打鱼已是不易，而每一尾都是穿目而亡，这种神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直看得众人怪叫连天。

照夕这时脸上青红不定，他心中通通直跳，暗忖：“这可真是有鬼了……我随便丢一把，就是再巧，也不会有这种事呀！”

可是证物就在眼前，又不容他怀疑，他回头看了身后的雪勤一眼，江雪勤却笑咪咪地道：“我说你是真人不露相吧……管兄有这么一手神技，以后可要教教我呢！”

梁厉生这时也回过身来，动着秀眉道：

“这一手‘海底落针’，小弟还是只听传闻，不怕管少侠笑话，小弟还真是生平第一次见过……真是神乎其技！”

他凑前一步，却把声音放低了些道：“请问尊师是哪位老前辈？”

照夕此时可真是如坠五里雾中，人家恭维称颂他，他却只是傻笑，可是他心中始终是个疙瘩，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时最难受的却是那楚少秋了，他心中虽是又妒又恨，可是管照夕这一手“海底落针”，他自问再练三五年，也是不及。

他怔了一会，这才珊珊行到雪勤身前，淡淡一笑道：

“姑娘，我有急事，却要先行一步了，姑娘有管公子在侧……”

才说到此，雪勤蛾眉一竖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楚少秋叹了一口气，看了左右一眼，声音放小道：“反正我对姑娘是一番真心，如果有人……哼！”

他哼了一声，眸子向照夕瞟了一眼，倏地转身而去，他走得很快，一会已走远了。

江雪勤倏地一惊，她目视着楚少秋愤怒的背影，心中似有所感，黛眉微微一皱，可是她如今全部心力，早已为这个新来的俊美少年吸住了，尤其是看见管照夕那种糊涂的样子，她就忍不住想笑！

这时就有丫环来请，说是请入内用饭，各人也就一哄而进。

饭厅内摆下两桌席，江老夫妇没有出来，雪勤是主人，她让各人落坐后，

自己却在照夕身边坐了下来，一面挥着一块小手巾道：“今天真热！”

照夕点了点头，他仍在为方才那件事情心存纳闷，雪勤微微一笑道：

“你在想什么？”

照夕皱了皱眉头道：“我是在为一件事奇怪，天下不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这一定是有人……”

雪勤忍不住一笑道：“明明是你自己，还装个什么劲呢！好了，现在吃饭了！”

照夕也遂把这念头抛开，当时随着各人有说有笑，一席饭毕，已月上树梢了。各人酒足饭饱，纷纷向主人告辞，照夕也觉出天色不早，向雪勤告辞，江雪勤一直送他到了大门，才笑了笑道：“你回去还念不念书了？”

照夕点了点头道：“考试在即，焉有不读书的道理？”

雪勤忽然转了一下眸子道：“这么说，你还真想中状元啰？”

照夕脸色微微一红道：“这只是家父这么期盼我罢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这个愿望。”

雪勤抿嘴一笑道：“当然，读书不是坏事，不过，我却不赞成一天到晚死啃书本子，譬如说练练武也不妨事……”

说到此，她忽然中止住，露出一对小酒涡儿笑了笑，照夕猛然心中一动，倏地抬起了头，正想说什么，不想江雪勤却眨了一下眸子，半笑道：

“我问你，你晚上不睡觉，却乱想些什么？”

照夕怔了一下道：“没有呀？”

雪勤看了左右一下，走进了一步，她的脸突地红了红，遂又笑道：

“我不是说今天，我是说昨天晚上！”

照夕想了想，不由俊脸一红，讷讷道：“昨天……没有呀！”

雪勤一嘟小嘴，娇嗔道：“还没有呢！我问你！”

她一扬小脸，掀着一对小酒涡道：“你昨天趴在桌子上写什么来着？”

照夕不由一惊，他红着脸，退了一步道：“咦！你……你怎么知道？”

江雪勤羞笑了笑道：“我干嘛不知道？你呀！也不害臊！”

说着用纤指在小脸上划了两下，这时那边有人正在叫着江小姐，她一面转过了身子，手中抛出一物道：“这是你的东西，还给你，傻子！”

说着就跑了，照夕怔了一下，见地上那东西，竟是一个纸球儿。

他捡起来打开一看，顿时脸就红了，原来那纸上写着自己和江雪勤的名字，正是昨夜自己无聊时随便写的，却又如何会到了她的手中呢？

他怔了一下，暗道：“哦！原来是她……真不知道，她竟有这么一身好功夫！”

想着又惊又奇，又羞又喜，匆匆把这个纸球揣入怀中，返回家去。

到了家中，他倒在床上，心中想道：

“这位江小姐，小小年纪，竟会练出了这么一身好功夫，要是昨晚是她，她那身轻功，真是令人钦佩，真是太了不起了！”

想着忙到书房，把昨夜那人留下的字，找出来细看了看，愈觉其字体清秀，出于女子手笔，当无疑问，一时不禁又呆住了。

暗想自己心事，被她看出，真是不大好意思……又想她一个女孩子，居然学成这么一身功夫，而文才也是不弱，真是难能可贵，而自己堂堂七尺男子，除了读了些死书之外，又有什么用？和她比起来，相形之下，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于是他又不由想到了今日的一场比武，所遇的奇事，然后再把雪勤自始至终神情一想，不由倏地跺了一下脚道：

“ 啊呀！原来是她……一定不会是别人！ ”

当时愈想愈对，不由又愣了半天，心中又是羞惭，又是费解。

惭愧的是，堂堂一个男子汉，受人家暗助，竟还蒙在鼓中，费解的是，她又何故对自己如此？

他坐在椅上想：“ 别是她故意捉弄我吧！可是也没有这么捉弄法的……何况她言笑之间，处处都似对我极为亲切……她又为什么要捉弄我呢？ ”

他想到了雪勤那种谈笑的样子，不觉又有些神驰，脸也不觉得就红了，他想：

“ 也许她也很喜欢我…… ”

想着他又摇了摇头，暗忖：“ 像她这么一个侠女，眼界一定是很高很高的，她所喜欢的人一定得有一身好功夫，像我这种只会骑马射箭的人，如何会看在她的眼中？ ”

这么想着，他又不禁有些懊丧，当时重重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想道：

“ 我真是白活了这么些年了，除了读了些臭书之外，有什么用？ ”

他想：“ 我能比得过谁？不要说江雪勤了，就是那楚少秋也不知比我强多少倍！唉！就是那不男不女的梁厉生，他也比我强多了…… ”

想着他紧紧地搓着双手，紧紧地皱着双眉，这一霎，他脑中可是乱极了。

于是江雪勤那句话，又在他耳中响起：

“ 我不赞成读死书……有时间不妨练练武…… ”

他睁大了眼睛忖道：“ 她这话，不是明明指点我，叫我练练武功么？可是我怎么练呢？ ”

“ 常听人家说，练功夫，第一要好质禀，第二要有名师指点才行，一个人死钻，就是白了头发，也是没有什么用，我要是想练功夫，非得先找个好师父不可！ ”

这一霎，他可真像是着了迷一般，他本来就对武学醉心向往已极，此时再有这么多因素刺激他，他的想法更坚定了。

这时正巧那马僮儿快腿张从窗前经过，照夕不由抬了抬手道：

“ 快腿张你过来，我有事问你。 ”

快腿张龇牙一笑道：“ 我也正想问问少爷呢！ ”

照夕皱眉道：“ 你问我什么？ ”

快腿张一面进门，一面道：“ 少爷方才把雪中炭牵出去，还没见牵回来呢，我来问问是拴在哪了，再晚可就不好找了！ ”

照夕摇了摇头道：“ 你不要找了，我把它送人了！ ”

快腿张一听怔了一下道：“ 什么？送人了……哎哟！我的少爷，你可真大方，这匹马全北京城也找不出几匹来，你竟把它送人了……这是说着玩吧？没别的，您快告诉我送给谁啦，我去给要回来。 ”

照夕脸红了一下，不悦道：“ 你知道什么？这匹马今天才算遇到了真正的主人了，送都送了，哪还能要回来，也只有你才会说得出这种话来！ ”

快腿张叹了一口气，一只手摸着脖子，又道：“ 你老可真舍得？平日连我都不叫骑……唉！ ”

言下之意，真是心痛已极，照夕见他如此，不由一笑道：

“ 你也不要难受，我也是没办法，好在这马就在对门，你天天还能看见 ”

它！”

快腿张先是一怔，后来皱着眉道：“看见它有啥用？也不是咱的啦！我是说谁有这么大的福份，原来是她……咳……”

说着咧口一笑，晃了一下头道：“那就难怪了……不过说实在的，这马给了江小姐也算值得啦，她一定会爱惜它，要是给了那些野小子，马也受罪。”

照夕这时笑了笑：

“我是想问问你，你也是老江湖了，你可知道这天下本事最大的是谁？”

快腿张一听这个可怔了，摇了一下头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翻了一下眼皮子道：“少爷，你问这个干什么？”

照夕摇了摇头道：“没什么。”

他又挥了挥手道：“算了，你下去吧！”

快腿张默默的退下，照夕暗笑了声道：“我真是想糊涂了，问他有什么用，这完全要看自己的造化才行。”

想着他又不禁发起愣来。

大雪山苍前岭下，新近迁来了一位老贡生，据说他是江南一个世家出身，儿孙均已成年离家，他的老伴儿也死了，所以这位老先生，就一个人搬到这里来了。

他本来的意思，是想在有生之年，到全国各处去游览一番，再回故乡送终的，可是不知怎么，却爱上了这个地方，竟然在这里长住不走了。

老人家年岁不小了，可是如果你问他多大了，他也不告诉你，只是摇摇头叫你猜，你说六十他摇头，说七十他也摇头，再往上猜他还是摇头，大笑几声也就拉倒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多少岁，只是看他脑后那条小指细的辫子，其白如霜，再看看他那雪珠似的两团眉毛，就可知他很有一把子年岁了。

老人家姓洗，名字也没人知道，所以每逢他出来，人们皆以洗老称之。

他虽是读书人，可是怪癖多，脾气也坏，在他住着的那座小独院里，是不准任何人进去的，即使是有人来访，他也是在门口和人家说话决不往里让，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溜进了他的花园，在他窗口看了看，被洗老看见了，追出来用戒尺把那小孩头打破了，小孩家里很不高兴，为此还请出当地的几位老先生来说话，洗老倒是赔了几个钱，可是他却对大家说：

“以后请你们自己注意，要是再有小孩如此，我还是要打的，不过，我可不赔钱了，我是有言在先。”

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冒失了，再说也没有什么好偷看的，他家里也没有花大姐，更没有小媳妇，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好看的？老人家因此落得安静。

洗老最喜欢花，院子虽小，可是却叫花给占满了，他进进出出，都要在花丛中留恋一阵子，有时候在太阳下面捉虫，他能捉个把时辰，捉好了，大脚丫子把它们踩得稀巴烂，还要骂上两句才算出气。

他说话口音很杂，平常是江南口音，可要是碰着北方人，他也能用道地的北方话和人家聊聊，遇见广东人，他就傻了，扭头就走。

离洗老住处不远的山半坡上，有一所“白云寺”，寺里老师父智法和尚，和洗老是好朋友，因此洗老的三餐便解决了，每一顿饭都是庙里小和尚送来，他门口有一个拉铃，饭到了，小和尚只一拉铃，他老人家就慢慢踱出来了。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来到这苍前岭，已有半年多了，可是平日决不远游，顶多是到白云寺去聊聊，和老和尚手谈一下，他的棋艺很高，每一次都杀得老方丈愁眉苦脸，然后他就笑着出来了。

老和尚请了不少能人报仇，嘿！一样被他老人家杀得落花流水。

你说他怪吧，比他怪的人还有！

秋末，从远处来了一个少年公子，由口音上猜，大概是京里来的，这公子姓管，也不知他为什么来，反正他找了半天，于是就在洗老对面搭了一个小草房住下了。

洗老很不高兴，认为他这间草房离自己太近了，但也没有理由撵人家，只好任人家住下来。

这少年公子，人品学识都是顶尖儿，尤其是那份长相，更是英俊儒雅。

因此他一来，这附近大姑娘都迷上他了，每天洗菜打水，就连淘个米，都借故由他们门前绕上一趟，递个眼波笑一笑，也是舒服。

这么一来，洗老爷子可烦了，有时候连门都不开了，一天到晚闷在屋子里。

管公子真有一股子磨劲，他找过洗老两次，被骂出来两次，可是他仍是笑嘻嘻的，也不急也不气，反正洗老读书，他也读书，好在他带来的书也不少，要说掉文，他作的诗比洗老还强呢！

日子久了，洗老爷子不由也慢慢注意他了。

少年人奇怪的地方也很多。

第一，他明明像是一个阔家子弟，却偏要一个人住在这里受穷；

第二，他像是从北京来的。好家伙！北京离这里可远了，他一个年轻轻的人，跑到这里干什么？他口口声声对外说是应考的举子，可是入秋了，也该上路啦，他这边却连一点动身的意思也没有；

第三，这姓管的少年，似乎每天都盯着自己，他把房子也搭在这里，硬守着自己，你说他是安着什么心？

这么一想，洗老爷子平日就更小心了，他本来是爱在太阳下面，捉花上的小虫的，可是有一次，因为那少年多事要帮着捉，洗老一气，就从此不再捉了，弄得少年也很扫兴。

这一日，洗老穿了一件黑丝长袍，戴着瓜皮小帽，拿着一把布伞，到白云寺去玩耍，一进门，就见那姓管的少年，正在里面，和老方丈交谈甚欢，洗者扭身就走，却为智法老方丈追出来硬给请回去了。

少年由位子上站起，对洗老打了一躬道：“真是幸会，想不到在这里，又遇到你老人家了。”

洗老点了点头道：“我是常常来的。”

少年微笑道：“洗老来此是拜佛还是问经呢？”

洗老摇头道：“我是来下围棋的，和他。”

说着用手一指智法方丈，老方丈忙笑道：“洗檀越棋艺太高，我总是败……”

他忽然笑问少年道：“管公子你行么？”

少年尚未说话，洗老已摇头不耐道：“他们年轻人，就是会也不精，哪能同我下。来！来！我们来手谈。”

智法老方丈点着头，笑着陪洗老到了庙廊下面，那里设着棋盘，二人坐下，年轻的管公子，却在老方丈身后站下来了。

小沙弥端上了一碟脆梨，一碟月饼，是翻毛枣泥馅的，这盘棋就开始了。往常洗老总是要让几个子儿的，可是今天那少年却笑着说：“不要紧，我帮助你来玩玩。”

洗老嘴角带着不屑，可是半个时辰之后，他的态度全改了过来。本来老和尚该输的棋，经这姓管的少年一指引，马上就变过来了，洗老反而处处受了困，一局棋下到了日落，竟是不分胜负。洗老爷子惊于少年高超棋艺，不由大为赞叹，当时搁下棋子道：“明天再下，今天晚了。”

少年也笑道：“洗老棋艺太高，我今夜要仔细想想，明天好出奇兵制胜。”

智法老和尚更是惊叹不止，对少年赞不绝口，坚留二人在寺里用晚膳，二人自然都答应了。

饭间老方丈问少年道：“少施主住处离此远不远？”

洗老点了点头道：“他就在我对门，也是一个人。”

少年连连点头道：“是的！我就在洗老对门……”

老方丈呵呵笑道：“真巧呀！”

洗老心说：“一点也不巧，他是成心的！”

想着不由一双深凹在眼眶里的眼睛，仔细的打量着这个少年，咳了一声道：“管先生大名是……”

少年受宠若惊道：“不敢，小侄名照夕。”

洗老轻轻念了声“管照夕”，觉得名字很陌生，自己从没认识过姓管的人，当时就很放心的笑了笑道：“你的棋艺不错啊！是和谁学的？”

照夕弯身道：“小侄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从前常和家父下下，肤浅得很，以后老先生要多指教。”

“不敢，不敢。”

饭后老方丈拿出布施簿子来，照夕在上面写了纹银三十两，老方丈很高兴，洗老怕天下雨，就告辞，照夕忙也告辞而去。

老方丈一直把二人送至庙门口，道了声再见，才回转身去。

照夕方要和洗老凑凑近，不想他老人却扬长而去，照夕忙跟上，想不到走了百十步，天上果然下起小雨来了，洗老张开伞，踉踉行着。

照夕忙叫道：“洗老，借伞用用吧！”

不想那老头子，却装着没听见，转过几棵树，就往山下走了。

照夕追上，却见他一只手拉着长袍，一只手打着伞，微微弯着身子，走得很快。

照夕又叫了两声，洗老已走远了，他望着洗老踉踉后影，不由怔住了。

这时他衣服全湿透了，水珠子顺着头发，流在脸上，他紧紧咬着嘴唇想道：

“他也太狠心了……这半年来，我吃了多少苦，可是又得到了什么？”

想着他不禁流下了两行泪，想到自己留信离家，曾发下志愿，不学成绝技，绝不返家，可是这异人到哪里去找啊！

他又想到了洗老，虽然他怪处极多，可是自己撇来这两个月，日夕观察他，就没见他现过一些本领，自己怎可断定他是一位身怀绝技的人？

想着一时又愣住了，就连脸上的雨水也忘了擦了，他不由又想道：

“常闻人说，凡是身怀绝技之人，是决不轻易露出来的，半年来我虽是失望了好几次，可是这一次，我却要有始有终，不可轻易放弃，我要再忍一个时期，把他摸个清楚。”

想着把脸上的水擦了一下，一个人失神落魄的朝山下走去。

他来到了草房之中，才坐下来，却见洗老拿了一块很大的干毛巾，打着伞走了过来，照夕忙自迎上，洗老只把毛巾丢过来道：

“你淋了雨，要用力把身子擦干，换上干衣服才不会生病……年轻人要爱惜身子。”

说着转过身子，又回到他那所小屋中去了。

照夕拿着毛巾，心中又喜又惊，暗忖：

“他可真是一个怪人，既是这么好心，方才把伞给我合打一下，也就没事了，又何必多此一举！？”

想着把门关上，脱下湿衣把身子擦干，换了一身干衣服，忽然他心中一动，暗道：“有了，等一会我可借故还他毛巾，到他房内看一看，定可看出一点名堂。”

想到此心中很高兴，当时拿上了毛巾，又等了一会，雨也小些了。

再过一会，洗老房中已亮起了灯，琅琅的读书声，由他房中传了出来，管照夕不由又有些失望，心想：“我自己就是一个书呆子，不要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再找着一个老书呆子，那才是真冤呢！”皱了会眉，暗忖：“管他呢，过去看看再说。”

想着轻轻把门关上，走了过去，他轻着步子，慢慢走进了洗老的花园，心中想这里平常是不能随便进来的，忽然他又想道：“我何不轻轻的走到他门边，看看他屋里情形，反正他也不知道。”

想着就轻着脚步，悄悄走到了洗老窗前，方要由窗缝向里窥视，读书声忽止。

照夕忙往后退了几步，却见洗老已在门口出现了，他看了照夕一眼道：

“你进来干什么？”

照夕红着脸道：“我是来还毛巾的。”

洗老鼻中哼了一声，伸手把毛巾接了过去，他看着管照夕道：

“以后不可随便进来，门口有一个拉铃，你可以拉铃，知不知道？”

照夕连连点头道：“是！是！”

他说着方要往前走一步，不想洗老却点了点头道：

“我要读书了，你不要打搅我。”

说着很快的转身而入，那扇小门遂又关上了，管照夕不由怔了一会，叹了一口气，转身而回，那琅琅的声音，又由老人房中传了出来。

照夕徘徊在斗室之内，心绪重重，他想：

“要是这么等下去，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来。”

他又想到，方才自己已走路极轻，居然离他窗口甚远，就被他发觉了，可见此老听觉极灵，他的心不由又激动了。

暗想来此已两个多月了，如果就此离去，非但前功尽弃，而且心也未甘。

因为他认为，这姓洗的老人，定是一非常人，对于这种非常人，自然要特别不同，尤其是要有耐心，过去他也读过不少的书，深深知道，要学惊人技，需下苦功夫，当初张良在桥下为老人穿鞋，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很明白的，因此他考虑的结果，仍是留下来。

十一月的天，在这苍前岭可是很冷了。

洗老院子里堆满了落叶，天还未明，照夕已早早起来，他轻轻推开了老人的门，用扫帚，把落叶扫成了一堆，然后用手捧了出去。

他的动作很轻很轻，生恐吵了洗老的睡眠，然后他再回到自己屋子里。一个月以来，每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有时候在庙里遇到了洗者，就下下棋，可是洗老从不与他多话。

管照夕既下了决心，要以至诚打动这位老爷子的的心，所以也就不如从前那么的急躁了。

这一日清晨，天还不十分明，照夕按照往常的规矩，又早早起来了。

他轻轻又走到老人花园之中，当他把枯黄的落叶一捧捧送出门外之时，忽见老人门前，放着一个锦袋，照夕心中一动，暗想：“这老爷子真粗心，钱袋也不好好收着，掉在外面了。”

随手捡起来，觉得重重，打开袋口一看，照夕吃了一惊。

原来竟是整整一袋子珍珠，还有十来块翡翠，光华夺目，照夕忙把袋子收好，心想：

“这些东西，洗老竟不小心，真是糊涂透了。”

想着马上走过去，方要用手敲门，可是转念一想，不由又把手放了下来，暗忖：

“他是不准人进来的，我又何必自讨无趣。算了，还是偷偷给他放进去吧！”

想着见门下有三四寸空隙，照夕就把这钱袋，用手轻轻推了进去，又用棍子往里送了送，心想洗老起身之后，定会发现的。

想着这才又把枯叶扫尽，一个人低着头回到了草舍之中，不想他才一进门，顿时就怔住了。

原来不知何时，洗老竟坐在了他的屋中，他那双深陷在眶子里的眸子，紧紧地看着照夕。

管照夕不由脸一红，讷讷道：“你老人家已经起来了？”

洗老点了点头，他用手一指椅子道：“你坐下！”

照夕忙坐了下来，心中猜不透这位老爷子要说些什么，不由得有些惊慌失措。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洗老的脸色比平常好多了，而且还有一丝笑容。

他点了点头，对照夕道：“这一个月来，你每天早晨扫地的事我都知道……很是难得。”

他咳了一声又道：“其实在你起身之前，我早已起来了，我喜欢天不亮出去散步，因为空气好。”

照夕心中惊异，可是不敢说什么，他只用惊怔的眼睛看着老人。

洗老忽然站起了身子，在小室里走了一转，他那双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搓了搓，那雪团似的一双眉毛，倏地皱了起来。

他走了一转，站住了脚，皱着眉道：

“在你初来之时，我就对你很注意，而且很奇怪，我真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他点了点头，又叹息了一声道：“现在，我总算知道了，你定是有所为而来。”

说着他坐在了椅子上，朗声道：“现在，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事要求我做呢？”

他又追了一句道：“一定是有事……孩子！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呢？不要怕！你说。”

照夕心中这一刹那，真不知是喜是悲，当时差一点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猛然往地上一跪，抖声道：“老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奇人，你老人家定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武林怪杰，你收我做徒弟吧！”

洗老猛然一惊，接着他哈哈大笑了起来，连道：

“哎哟！你快起来，快起来！”

照夕流泪道：“你老人家一定得收下我！”

洗老白眉一皱道：“谁告诉你我会武功？我……我只是个老酸丁，连棍子也提不动呀！你叫我收下你，收你干什么呀？”

照夕见他居然还不承认，当时想起自己可能又落了空，不由一时呆住了。

他紧紧地咬着自己嘴唇，几乎都快要咬出血来，可是他仍然跪着没有起来。

洗老这时皱着眉，看了他一会，忽然长叹了一声，道：“再说，你一个念书人，有这么好学问已经够了，还要学什么武功？”

照夕一听，顿时破涕为笑，因为洗老这句话，已似乎说明了，他是会武的了。

当时不由连连叩头道：

“你老人家不知道，我是自幼就想习武，只是被父亲管着读书，如今我留信而出，遍访名师，非要学成一身绝技不可。”

洗老皱眉道：“可是，你怎么会找上了我呢？我一个老人，头上也没写着字，谁说我会武呀？”

照夕听他这么一说，不由笑了，他眨着眼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你老人家定是会武，而且还是江湖侠隐之流。”

洗老呵呵大笑道：“你是剑侠小说看多了。”

他走过去，用力把照夕搀了起来，一面道：

“孩子，起来吧！不要胡思乱想啦！”

说也奇怪，照夕这么重的身子，洗老人这么随便一搀，竟自站了起来。

就在照夕惊怔之间，洗老却已走出房子去了，管照夕这一霎，反倒是一阵惊喜，他淌着泪想道：“果然不错，他是一个异人，我没有看错。”

想着转过了身，却见洗老已进了他自己的房中，门也关上了。

照夕对着门怔了一阵子，心说：

“你别想叫我中途而退，我是守定你了，非拜你为师不可！”

想着把脸上泪擦了擦，一个人靠着门暗暗道：

“方才他自己说的，他每天起得比我还早，这就对了，练功夫的人，都是早起的，我明天半夜就起来，我等着他起来，跟着他，倒要看看他去哪里，或是练什么功夫，只要给我发现了，他就是赖也没有法子赖了。”

这么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也就安心了。

他注意到，那洗老，竟是整整一天没有出门，照夕看着他紧闭着的两扇小门，心说：

“为什么他们有本事的人，偏要如此的装伪，这多不自然呀！”

想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脑子里这时极乱，他想到了北京城的父母，又想到了江雪勤……他想道：“他们也许认为我现在早已学了武艺，谁知我却连门还未入呢。”

这么一想，心中不禁有些难受，可是转念一想，眼前这洗老，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他所以不敢答应自己，定是对我还有很多不放心的地方，要慢慢观察我，我却不可就此懈怠，否则才真是前功尽弃了。

晚上他早早的上床了，明天要早起，一定要窥出一些端倪来。

这时对门琅琅的读书声，又传了过来，那是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一段：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洗老把这一段书念得有声有色，管照夕却不觉浮上了一层莫名的悲哀！

虽然，他并不如这段书中所形容之凄惨，可是自己孤身一人，千里迢迢来此，如今一事无成，思前想后，也不禁有些伤感了。

管照夕在他琅琅的书声里，不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还是大黑着呢，他已轻轻的穿上了衣服，隔窗子向对面望去，果见洗老窗前亮着豆大的一点灯光。

管照夕心中一惊，暗忖：“糟了！莫非他已经起来了？”

想着正要出去查看一下，却听“吱”一声，门开处，现出了洗老瘦高的

影子。

照夕见他穿着一身短马褂，也没罩长衫，他手中提着一个黑布长口袋，光着头也没戴帽子，出门之后先东张西望了一阵子，然后轻轻把门带了上，慢慢踱了出来。

照夕忙退后了几步，其实洗老也看不见他，然而他却有些作贼心虚。

过了一小会，他再趴在窗上看，却见洗老已顺着门前的小路走了下去。

管照夕生恐他走远了追不上，忙跟了出来，远远的缀着他，就见洗老由一条极小的路绕向了山坡，照夕也忙跟随了上去。

当他才走到山岔口的时候，却见洗老已经上了十丈有余，管照夕心惊道：

“好快的身法！”

这时天仍然很黑，尤其是夜里的小雨，草上水还没干，照夕走了一路，两只裤腿全湿透了，再加上衣服又穿得少，可真是有些冷的吃不住。

可是眼前那洗老，却是十分疾劲，他爬上了一个山坡，像是没事一般。

这时他走向一片平地，就把身子站住了，照夕见他放下了手中的包裹，长长的吸着气，可是面部却是朝着东方，也正是朝着照夕这面。

如此一来，照夕只得把身子蹲着不敢动了。

却见洗老吸了几口气之后，身形半蹲了下去，由他喉中发出呼呼的喘息之声，这种声音初听来还不十分吃惊，可是数十喘之后，声如豹啸，四周都有了回声，管照夕不由吓得脸都白了，心说：“我的天！这是什么玩艺？哪有这么练功夫的！”

正自惊异之间，却见洗老慢慢把声音放小了，而且一双眸子，微微闭了起来。

可是却由他那微闭的眸子之中，射出了凌人的精光，照夕吓得忙把头低下，他心中这一霎时，真是欣喜欲狂，差一点叫出声来，只是他还想更清楚一下洗老的功夫，所以借着长长的草，把脸遮住，只由草缝中向外面看。

这时洗老已站好身子，背着手，在那里走了一转，忽见他弯腰，把放在地上的那个黑口袋捡了起来，照夕就更注意了。

洗老很快的由袋中抽出了一口长剑，方要拧把抽出剑刃，忽然他怔了一下，又把宝剑收回到了袋中。

照夕见他把剑一放回，就知不妙，忙把身子向下一蹲，不想才一蹲下身子，就听得洗老叱了声：“是谁？”

管照夕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哪还敢多耽误，猛然回头就跑，不想才一举步，就觉得头上一股疾风掠过，照夕吓得口中叫了声：“啊哟！”

再一抬头，那洗老已满面怒容的站在了自己身前，照夕不由觉得腿一软，顿时就坐了下来。

洗老嘿嘿冷笑了几声道：“管照夕，你的胆子可是愈来愈大了！”

照夕不由吓得抖声道：“老先生……我没有看见什么……我只是好奇而已。”

可是此时洗老的态度，和平常就大大不一样了，他眸子里射出两股逼人的奇光，直看得管照夕全身簌簌颤抖。

他嘿嘿笑了几声，冷冷地道：“可知我生平最忌讳的是什么？”

照夕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

洗老冷笑了一声道：“你自然不知道，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

这位老爷子，说话之时，面现杀机，他逼近了一步道：“我生平最忌人

家偷窥我练功夫……不要说人了，我练功之时，即使是有飞鸟掠过，我也不会轻易饶它们活命。”

他说话之时，竟真的突然有一只黑鸟掠空而过，洗老说着话，倏地一伸右手，那黑鸟本已飞出数丈，却在当空打了一个转儿，直向洗老掌中落了下來。

照夕这一霎那，只吓得目瞪口呆，却见是一只黑身红足的大鸟。

这黑鸟在洗老掌心之上，几番振翅哀鸣，却总似被一股吸力吸住，休想飞起一分一毫。

洗老冷笑了一声，倏地一翻掌心，那黑鸟已尸横当地，血肉一片模糊！

照夕吓得打了个寒颤，想不到素日温雅的一个老儒生，竟是如此残忍的个性！

而且他这一手功夫，照夕不要说眼见了，真是听也从未听过。

当时不由直直地看着他，洗老哈哈一笑，随即一敛笑容道：“你看见了没有？”

照夕点了点头，洗老这时目射奇光道：

“你如今犯了我的大法，我虽有爱你之心，却是饶你不得，这只怪你命该如此，却怨不得我洗又寒手狠心辣！”

他说着一晃身，已站在了照夕身前，倏地一伸手，已按在了照夕天灵盖上，照夕就觉一股极大内力，由顶门上直贯而下。

当时自认必死，不由叫了声：“洗老先生且慢！”

洗又寒冷笑一声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照夕这时反到不如方才那么害怕了，他苦笑了一下道：“既是命该如此，弟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请死后能将弟子尸身运回北京，得正丘首，弟子即使是死于九泉，也感恩非浅。”

他说话之时，洗又寒那双炯炯的眸子，在他脸上转来转去，冷冷地道：“还有话么？”

照夕忽然张大了眸子，问道：“方才你老人家掌毙黑鸟，虽是过于残忍，可是那种功夫，弟子竟是毕生闻也未闻过，你老人家可肯在弟子临死之前，告诉弟子一下，那是一种什么功夫？”

他这天真的一问，就见那洗又寒倏地神色一变，他长叹了一口气道：

“罢了！罢了……我洗又寒毕生行事手狠心辣，就从来没有心软过，今日为你这孩子，竟破了戒！”

他说着脸色十分难看，同时缓缓把按在照夕顶门之上的右手收了回来。

管照夕不由一怔，同时洗老的手离开了，那股压力也就随之而去，他不由拜倒在地，感激道：“弟子多谢你老人家不死之恩！”

洗老这时苦笑笑道：“管照夕！你算把我的底细摸透了！只怕我不杀你，日后你却要……”

他忽然把话中途打住，脸上颜色更是一片死灰，他忽然冷笑了一声道：

“你如今还要拜我为师么？”

照夕这时喜得连连叩头道：“弟子梦寐以求。”

洗老脸上仿佛带上了一丝笑容，他点了点头道：“可是你知道我的来历么？”

照夕怔了一下，可是他立刻又磕头道：

“弟子不知，可是弟子绝不后悔，只愿终身追随你老至终。”

才说到此，洗老忽然仰天一阵大笑，声震四野，笑声一敛，就见他一翘大拇指道：

“好！我老头子想不到，在此垂暮之年，竟会收下了这么一个好徒弟。来！”

他说着忽然向前迈了一步，一伸手，已把照夕搀了起来，一面笑道：

“我们回去说话。”

他说着话，身形倏起，在这昏沉沉的早晨，就如同一只大鸟似的，一路倏起倏落，直向来路上飞驰而去！

照夕这时在他单臂挟持之下，真个是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只觉得两耳风声飕飕，身形却如同星丸跳掷一般，洗老带着他，在那峭壁陡崖之间，往往只用足尖，在壁面上一点，如飞星下坠似的已纵了开去。

管照夕这一刹那的心情，可真是惊喜到了极点，暗忖自己真是苦心没有白用，想不到遇此奇人，自己定要学成一身惊人之技。

他这么一路想着，洗老已倏地停住了脚步，道了声：“到了！”

照夕再一看，原来已到了自己和洗老住处，当时慌不迭就要下跪，洗老哼了一声道：

“入内再说！”

说着已转身走了进去，照夕怔了一下道：

“洗老……我可以进去么？”

洗老本已入内，此时闻言，回过身来，冷冷哼道：

“自然可以了，你进来吧！”

他这种喜怒不定的个性，很令照夕吃惊，只是他现在完全已醉心着学成惊人的武功，他能忍受任何的冷漠和奚落，只要能达到学武的目的，他一切都可以忍受。

照夕就在这种惊喜的情绪之下，进到了洗老的房中，他立刻怔住了，暗想这房子并没有什么奇处。

原来这房子十分简陋，外间有一个大书架，堆满了各种书典，还有一个书桌，擦得十分洁亮，一尘不染。

另有一间卧室，和外间相接，却见内中并无床褥，却是一个极大的蒲团，置于室中，一支高腿白铜蜡台，置在蒲团旁边。

照夕心中暗想：“常听佛法高深的和尚，以坐禅代替睡眠，倒不知凡人亦可如此。”

想着不敢多看，这时洗又寒已在一张太师椅子上坐了下来。

照夕往地上一跪道：“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洗老却没有说什么，等照夕叩完了三个头之后，他冷冷的抬了一下手道：

“你起来，我有话告诉你。”

照夕忙起来恭侍一旁，他顿了一顿才道：“我本来是不打算收徒的，因为我对我的弟子们不敢信任了……”

他略为犹豫了一下，才慢吞吞地道：

“可是却为你的至诚所感动，我破格收你为徒，我想你也许不会同你的两个师兄一样，落得那种凄惨的下场……”

管照夕只是静静的听着，虽然他有一肚子疑问，但是，他却不敢问。

洗老又点了点头道：“你既拜我为师，今后我自然是不会令你失望，定可把你造就成一身惊人绝技……”

照夕不由喜道：“谢谢师父！”

洗老冷笑了一声道：“你先不要谢我，我有几句话说在前头，你看看是否可以接受。”他眨了一下眸子，慢吞吞地道：“第一，既入我门，当遵守我任何戒条，违者只有死路一条！”

照夕打了一个冷战道：“弟子谨遵。”

洗老冷哼了一声，遂又道：“第二，为师我今后也许有许多奇怪的行动，你却不可多疑和询问，自然对你绝对无害的，你能做到么？”

照夕点了点头道：“弟子能做到。”

洗老这时脸上才带出了一点笑容，他面色变得稍微和善了一点，遂道：

“只要你能谨遵我言，我自然不会亏待你，可是你如果有违我言，那时也说得叫你血溅我肉掌之下！”

这一番话，不禁说得照夕一阵心惊肉跳，唯唯称是，洗老往起一站道：

“口说无凭，来！我们立个字据。”

他说着遂返内室而去，须臾，他拿着一个黑色的小布包走了出来。

他此时脸上，更显得阴森可怕，他把这个布包往桌上一放，满面戚容地道：

“你进来！”

照夕忙应了一声，小心的走到桌前，洗老用手一指桌上的布包道：

“你把它打开看看。”

照夕闻言答应了一声，依言用手把这黑布包慢慢打了开来，只觉得内中包着软软的东西，似乎还有一本书，待打开一看，内中是两个小皮袋子，另有一本厚厚的典册，同时有一股腥臭之味上冲鼻端，照夕不由剑眉微皱，暗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

洗老点了点头，冷笑道：

“你把书翻开……翻到最后一页！”

照夕不由信手一翻，只见全是一个个血红的手印，另一边却有记载文字，当时只觉得一阵阵心惊肉跳，也不敢多看，匆匆依言，翻到了最后一页，见是一张白纸，洗老示意的点了点头。

照夕忙放下了簿子，垂立一旁。

洗老用手一指桌上的笔道：“你把你的姓名、住址以及年月生辰写下来，要写得很清楚。”

照夕怔了一下，可是转念一想，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想着就依言，把姓名年岁住址写了下来，洗老就立在他身后，冷冷的嘱道：

“如违师言，愿受本门火炙尸刑！”

他哼了一声道：“把这句话加上。”

照夕不由仰着脸道：“师父！什么是火炙尸？”

洗老倏地一瞪双目道：“我叫你写，你就写上，哪里有这么多废话！”

照夕只好依言写了上去，最后又具了名字，洗又寒把本子拿起，看了一遍，才点了点头，他又一指桌上的印泥道：“把十指指模打上，慢慢来！”

照夕暗自叹息了一声，心说：“原来拜师还有这些手续啊！这简直不就是形同卖身一样么？”

可是他此时，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些了，洗老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

一切就绪之后，洗又寒才点了点头笑道：

“其实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不过这是我们中的必要手续。”

照夕连连称是，洗又寒又点了点头道：

“你把那个皮袋子打开看一看。”

照夕现在真是听话，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依言忙把一个皮袋子拿起，将束口的细绳子解开，才一开袋口，只觉一股血腥之味，中人欲呕，当时吓得差一点把这皮袋子丢了。

可是洗老一双眸子却紧紧的盯着他，照夕吓得忙又收了回来，仔细往袋中一看，不由吓得手都抖了。

原来袋中竟是一条血迹斑斑的发辫，尤其是辫根上，尚还连着一块枯黄的人皮。

管照夕就是再沉着，看到此也不禁倏然变色，他叫了声：“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洗老呵呵一笑，就手拿过了这皮袋，收上了口，一面笑道：

“你不要怕，我只是叫你来一看，知道一下为师的手段而已。”

照夕不由张大了眸子道：“这个人是谁？师父怎会……”

洗又寒点了点头道：“这是你二师兄……他叫谷云。”

说着不由长叹了一口气，照夕更是大吃一惊，忙问道：“既是二师兄，你老人家又何故将他……”

洗又寒倏地哼了一声道：“我方才不是说过么？他妄敢不遵我言，而且竟敢……勾引外贼，对我加害……所以我……”他冷笑了一下，用手指着另一个皮袋道：“这是你大师兄，他和你二师兄是一样的下场……我也把他杀了！”

管照夕一时呆若木鸡，洗老看了他一眼，收了脸上的笑容，转为微笑道：

“可是你放心，只要你对我忠心，不出卖我，我不会对你如此！”

照夕翻了一下眼皮，道：“我那两个师兄，原来是出卖了师父？”

洗老不由一阵咬牙切齿，愤然作色道：“岂止出卖我……我这条命，还差一点送在他二人手中，嘿嘿……”

他冷笑了几声，点着头道：“可是，他们仍是没有逃过我的手去！”

他说着，脸上罩下了一层阴影，看着十分可怖，就见他仰着脸喃喃道：

“可恨的孽障……可恨的淮上三子！”

照夕不由惊问道：“淮上三子……师父……”

洗老忽的一怔，叱道：“不要多问！”

照夕心中这时暗暗想道：“师父真是一个令人敬怕的怪人啊！”

他想猜到，这洗又寒本身定有一件极为隐痛的事情，不为外人所知，可是，因为师父曾经关照过对他不可猜疑，所以管照夕一想到这里，忙岔了过去。

洗又寒这时已把簿子收好，又用黑布包扎了起来，他目光灼灼的注视在照夕脸上，半晌才道：“你那两个师兄，虽是随我多年，学成了一身难得的本事，可是到底限于根骨，未能登峰造极……他们死了之后，我也就失去了传人。”

他叹息了一声，看了管照夕一眼道：“这多少年以来，我因收徒灰心，差一点死在了徒弟之手，所以抱定宁可把一身绝技失传，也决不再收一个徒弟了……”说到此，他顿了一下又道：“自从你一来此，我已猜出你安有拜师之心，只是一来我已下定决心不再收徒，再者我取徒条件太苛责……也不

知你是否有此资格……”

他微微一笑道：

“这几个月以来，你固然是在天天留意我，可是我又何尝不在天天注意你？”

说到此，照夕不由脸色一红，洗老笑了笑，又接着说下去道：

“经我仔细观察的结果，你质禀、根骨、智慧无不是上上之材，我的心就有些动了。”

管照夕不由暗自欣喜，洗老白眉微皱，又道：

“后来又见你诚心可感，而且我为试你是否贪财，故意遗落珠袋在外，你居然见财不昧，诚心难得！”

说着他又狞笑了一下道：“当时如果你一时贪心，可就为你自己造下了杀身大祸了！”

照夕吓得直打冷颤，洗又寒又接下去道：

“也就是因为以上几点，所以我才饶你不死，竟破格收你入我门下，在你来说，确实福缘不小！”

他冷笑了一声又道：“这是因为特殊的事故，才追使我洗又寒来此穷途，否则青海天沙岭冷心轩，和江南十二道台，那种势派和今日又自天壤不同了！”

他像是有无限的感慨，长吁了一口气，那瘦癯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回忆，这一霎，在他脸上的皱纹里，荡漾着悲痛、愤怒和仇恨。

管照夕只是静静的听着，不敢多岔一句，可是听到此，实在又忍不住，不由问道：

“师父为何不回去呢？”

洗又寒冷峻的目光扫视了他一眼，嘿嘿冷笑了几声，低头自语道：

“总有一天，我会回去的。”

他突然正色道：“今天我对你说的任何话，你都不许对外人泄露一字，否则……”

照夕打了一个冷战，连连点头道：

“你老人家放心，弟子一定守口如瓶。”

洗老笑了笑：“我倒不是怕你说，只怕你说出来之后，我又要多杀一个人了！”

类似这种的话，真是句句令照夕心惊肉跳，他连连的答应着，洗老又道：

“还有一点，以后你在人前，不可叫我师父，仍称我洗老就是……至于练功也不必过急，我自会慢慢授你的。”

照夕又连连称是，洗老提起一把砂壶，倒了两杯白水，道：“你喝水！”

照夕恭恭敬敬的端过了一杯，就口呷着，这时洗老完全回复了平静的态度，他走了一转，回过头来问道：“你以前练过功夫没有？”

照夕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功夫也没练过。”

“好！好！最好是没有练过。”

他眨了一下眸子道：“中国技击之术，可分为内、外两派，其实殊途同归，其理则一。”

“内家开派为武当，创自宋徽宗时之武当道士张三丰，他的原理是由内往外，先以养气而后则动以拳掌，讲究的是十八字秘诀……”

照夕不由听入了迷，洗老咳了一声又道：

“这武当派动手讲究狠，所谓‘犯者立仆’，外表上看来，凡属于内家一脉者，永远是一派斯文，看不出有何异状，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触我，力随意施……我本身内力，大部分是脱胎于此派的。”照夕不由点了点头，洗老又皱着眉道：

“所谓外家派者，始自魏时之达摩禅师，也就是今日之少林，他们是由外往里练，可是不论内、外哪一家，都是最注意于内功吐纳一道……”

他眯着眼睛笑了笑，道：“为师我六十年来，浸淫吐纳一道，却又收到‘澄波返渡’之功，这自然非你如今所能想得到的，不过，我准备第一步，就让你由‘吐纳’上着手去练，我有几种厉害的手法，至今仍可说是绝步武林，只是要看你是否有此造化了。”

照夕不由极为神往，当时点了点头道：

“只要师父肯传授，弟子定下苦功夫锻炼，决不令你老人家失望。”

洗老又寒闪闪的瞳子注定在照夕脸上，笑了笑，道：

“但愿如此！”

他又笑了笑，道：“跟我学功夫，可是最苦的……我不像一般人一样只练子午二时，有时候却要连下夜去！”

照夕这时连连点头道：“弟子愿意受苦。”

洗老又寒笑了笑，一挥手道：“那么你先回去，午夜再来。”

照夕忙躬身行礼，转身回房而去。

时间真快，转眼之间已是三度寒暑，而平静的日子，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仍然是和从前一样。

可是谁又知道，那个没有人注意的少年书生，却强大了。

三年来，管照夕跟着这个奇怪的师父，学了一身惊人的功夫。

他这种不分日夜的苦练，有时候，连洗老都颇为惊讶，因为这个弟子的成就，简直是太惊人了，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而更令洗老满意的是，这管照夕果然除了随自己练功夫以外，别的事，是任什么也不管不问，这一对奇怪的师生，居然这样的相处了下去。

照夕到了今天，对洗老一切仍是一个迷，虽然他和这个师父相处了三年，可是他对洗老的一切，知道得太少了，同时他并不想多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却令他始终怀疑，因为洗老的行动太怪了，他总像是在逃避着什么似的，这几年以来，他只是去“白云寺”走走，别处哪里也不去，可是时时见他长吁短叹。

而更有一件事令他吃惊：洗老本身有一种极为离奇的怪病，这种病差不多五十天发作一次，每发一次总是要数日方才复元。

而发作之前，洗老总是先有预感，他一个人远远的出门，总是要十天半月才回来。

他对照夕说他是去一个朋友处治病，可是他从不告诉他是什么病，要怎么医治，照夕只知道是一种怪病，却不知如何个怪法，而老人的功力，尤其是他独有的一种功夫“血神子”，更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血神子”是一种怪异的内家掌力，运用之时，只需长吸一口气，凝气于掌，右手立刻暴涨如箕，而且赤红似血一般。

这种掌力发出时有红雾少许，可在五十步之内，制人于死命！

照夕亲眼见老人，用这种掌力试打过一条花豹，那豹子全身肿胀而死！

管照夕对师父这一手功夫，极为向往，可是洗老却不肯传他，每一次告

诉他，总是说不到时候，照夕也就不敢多求了。

洗老的功夫极为混杂，差不多的家数，他都精一点，尤其是传授照夕的方法特别，有些方法，真是照夕作梦也梦不到的。

可是不可否认的，这三年来，管照夕在老人的悉心教导之下，有了惊人的长进，他的收益，是一般人八十年也难学到的。

这一日清晨，照夕在松坪行完吐纳之术，返回住宅，却见洗老正自一山涧中，纵跃如飞而上，管照夕忙也纵身迎了过去，见老人面有喜色，不由叫了声：

“师父！你上哪里去了？”

洗老笑道：“来，照夕！我正要找你。”

照夕很少见他面有笑容，不由很奇怪，问道：

“什么事你老人家如此高兴？”

洗老端详了他一会，正色道：“这三年来，你确实有我意料不到的进步，你的长进，就是你那两个师兄在世，也是很难和你比的。”

照夕不由垂首道：

“谢谢师父夸赞，只是弟子总觉得还不够。”

洗老点了点头道：“不错，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理由。”

照夕不由大喜，脱口道：“师父莫非要传我一手新的功夫么？”

洗老冷笑了一声道：“岂止是一套新的功夫！这功夫简直是你梦想不到的，而且也是你的造化。”

照夕不由一怔道：“这是一套什么功夫？”

洗老嘿嘿一笑道：“武学一道，实是微妙，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想在武林之中，占一席之地，你必须要有有一手绝技，我是说有一手众人不会也不知如何练的功夫。”

照夕点了点头，洗老眉头深皱道：

“这几年来由于你功力长进过甚，很令我惊喜，我也考虑到传你一手功夫，可是，总是没有适合你练的，今日想不到，却为我无意中发现了。”

照夕不由又惊又喜，正要说话，洗老已转身道：

“来！你随我来！”

说着一路直向一处山涧下飞坠了下去，管照夕也紧紧随后随着纵身而下。

却见这虽是一处山涧，可是涧内杂花异草，到处都是，蜂蝶成群，尤其是松树成林，高可遮天，是一处极佳地方。

洗老边行边道：“我来此已逾十载，竟没有发现这地方，真是奇怪了！”

照夕也甚奇怪，忽见师父倏地纵身跃上一株大松，回身点手道：“你也来！”照夕忙跟纵而上，他身子才一上树，耳中已听到一片“嗡嗡”之声，同时目光之中，已见无数黑蜂由当空左近穿行飞鸣着。

照夕不由一皱眉道：“这里怎会有这么多蜂子？”

洗老倏地用手一指道：“你看！”

照夕顺其手指处一看，就在身前不远一棵大古松枝桠之间，有一个极大的蜂巢，嗡嗡之声，震得两耳阵阵发麻！

照夕心中虽吃一惊，可是仍不明师父意思，当时转过身道：“这不是一个大蜂巢么？”

洗老这时目光注视着蜂巢，闻言点了点头道：“这正是……”

他回过头来对着照夕道：

“这是一个大墨蜂的蜂巢。”

照夕看着天空嗡嗡不绝的墨蜂道：“什么是墨蜂？”

洗老哼了一声道：“这是一种极为稀有的蜂类，想不到这里出现这么多！”

照夕皱眉道：“师父方才说练一种特别的功夫，莫非与这些墨蜂有关系么？”

洗老哼了一声道：“我如今年岁已老，血气也不如少年人那么容易恢复了，所以这种功夫，你倒能练！”

他说着眨了一下眼道：“只是你要受些痛苦就是了，好在你如今内功已有很好的根基，倒不怕伤了元气！”

他说着倏地伸出了一只手来，就有两三只墨蜂落向了他的掌中。

那墨蜂在他掌心欲飞不起，纷纷振翅打转，最后更掉尾往他掌心上刺来！

洗老咬着牙，连连冷笑道：“我就是怕你们不刺我……愈多愈好！”

那三只大蜂刺了数十下，眼见洗老一只瘦手肿了起来，他才一挥手，那三只墨蜂却掉在了地上。

照夕不由大惊道：“师父这是何苦？”

洗老呵呵大笑道：“这正是我要你练的功夫！”

他用手往地上一指，再看那三只墨蜂，却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虽举翅亦飞不起了。

照夕不由惊异道：“师父莫非以内力伤了它们么？”

洗老注视着地下，慢慢摇了摇头道：“我何尝是伤了它们，只是它们全身精力已失，只怕是活不成了！”

说着蹲下身来，用手再拨弄了一下，那三只墨蜂果然就不动了。他讷讷道：

“怎么样？死了吧！”

然后他回过脸来笑道：“这种墨蜂最毒，它却不知本身精力有限，而每刺人一下，就要消耗不少精力，是以，我虽不杀它们，它们也活不成了！”

照夕只是怔怔的听着，惊心不已，就见洗老微笑着站起，双手搓揉道：

“它们身上的精力，现在全在我掌上了，对我是大有好处。”

照夕不由惊道：“难道这墨蜂身上没有毒么？”

洗老冷笑了一声道：“谁说没有？只怕这毒更厉害呢！”

他看了照夕一眼，微微点着头道：

“蜂刺时，毒汁顺血而下，这时却要以内功暗锁全身血穴，尤其不可令毒攻心！”

他笑了笑又道：“有一种极普通的毛衣草，这里也多得很，只需用它的汁全身遍擦，一个时辰之后，蜂毒尽去，那么留在体内的只有那墨蜂的精力了。”

照夕不由暗暗惊心，洗老说着话，四处找了找，随手摘下了几株圆形的草叶。

这种草叶，如指甲般圆圆小小的，其上还有些细毛，洗老摘在手中，在那只肿掌之上，连连搓揉，这种毛衣草浆汁极多，流出一种白色的浓汁，洗老把这只手擦满之后，嘻嘻一笑道：“如此，一个时辰之后，肿自然也就消了。”

照夕不由张大了眼睛，像是听神话一般的仔细听着，洗老随手把这毛衣草丢到了一边，道：“从明天开始，你天天来此如法苦练，只需半年之后，

你就可看出，这种墨蜂对你的补益及好处了！”

管照夕打了个冷颤道：“可是如果这种毛衣草要是没有了呢？”

洗老摇头一笑道：“方才我已看过了，漫山遍野全是，你一辈子也用不完！”

照夕一时又怕又喜，洗老却又道：“你初练之时，可伸一臂，一日之后，可出二臂，再后不妨全身。”

照夕听来已够吓人了，洗老笑了笑道：

“练时，可以皮帽，遮住面部，下着皮裤就无妨了。我们回去吧！”

说着转身而去，照夕跟了出来，洗老似颇感慨的叹了一口气道：

“要是数十年前，我有此机缘，今日造诣当更不止此了，只是我因练了那‘血神子’，对此功却有如水火而不能相融了。可惜之至！”

说罢，尚自连连摇首不已。

管照夕这时边走边思，师父可真是一个怪人，他所教练的一些功夫，无不是闻都未闻过的怪理论，就拿这种墨蜂来说，也是骇人听闻的玩意。

他边走边想：“反正师父这么关照我，我照练就是。”

他想着一路低头而行，洗老这时伸出手道：

“如何？你看肿消了吧！这是因为内功高深，自然驱毒更快，要是你来，非一个时辰之后才见功！”

照夕再看他手，果然已恢复如前，心中不胜惊异，不由连连点头道：

“如此弟子明日试它一试。”

自此以后，管照夕就日日依言，前往那松涧之中，引蜂刺体，待肿麻后，才采那毛衣草，以之擦体，果然肿就消了。

他起先只是一臂，随后二臂，最后全身，虽吃了极大的痛苦，可是竟有想像不到的好处，不知不觉之间，内功、内力、轻功提气各方面，都比半年之前，少说也增加了一倍有余。

他因心怀恻隐之心，不忍令群蜂精尽而亡，所以每次只让它们刺数下，就放它们飞回，另换一批再行功，如此蜂既无害，

他本身却有了更大的长进。

这期间，那洗老却是连连外出走动，有时十天半月回来一

次，归时匆匆察考他一下功力，总是赞赏有加，照夕也因有了方法，所以也不必天天要师父在他身旁，无形中，就等于照夕

独自苦练了。

这一日照夕又按时来到松涧，把衣服脱下，往草地上一躺，再由一小瓶中，倒出些蜂蜜，遍擦全身，就有无数墨蜂纷纷落

在了他身上。

他方欲以内功，把众蜂吸住，好令它们性急之下用针投刺，不想这时耳中却听到咦的一声道：“哎呀！不得了啰！”

声调细柔，分明女子，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略一失神，群蜂已离休而去。

他忙自挺身跃起，却见松树之后，慢慢走出一个少女，这少女修长的身材，身着一身紫衣，尤其是一双眼睛，水汪汪透着无限惊恐之色，她张大了眼睛道：

“你……你被蜂子刺了么？”

照夕这时因没穿衣服，不由又羞又急，忙用双手把身子抱住，一时羞得

脸色通红，连连点头道：“是……是……”

才说到此，就见那少女猛然纵身扑了过来，照夕方要拿起衣服躲开，那少女却尖叫了声：“傻瓜！不要跑啊！”

照夕不由一怔，抖声道：“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那少女似乎颇为关心的皱着一双秀眉，满脸焦急关心之色，她比着手势道：

“快坐下，快坐下……先不要管我是谁！”

照夕怔了一下，心想：“她到底想干什么？”

想着见一边有一块大石，忙坐了下来，讷讷道：“姑娘……你要做什么？”

少女这时匆匆把背在背后的一个小篮子放在地下，娇声问道：

“是我们的蜂子刺了你。”

照夕心中一动，暗忖：

“啊！原来这墨蜂，是有人养的呀！”

这么一想，自然不愿照实说出，只傻傻的点了点头道：“是的。”

少女这时走到照夕身前，轻轻弯下了腰，仔细看着照夕身上，口中啧啧连声道：

“真可怜……刺得这么厉害。哎呀！你这人怎么惹了它们了？”

照夕此时近看这少女，大约有十八九岁的年岁，长身玉立，头上青丝挽了两个发髻，体态极为婀娜，身后还系着一口长剑，飘着杏黄的剑穗子。

她转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满脸痛惜关心之容，尤其是照夕仅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她竟忘了避羞，管照夕红着脸点了点头道：

“不要紧……不太重。”

少女翻了一下那双长长睫毛的眸子道：

“不要紧？你知道什么哟！今天要不是遇到我，恐怕你命都没有了！”

照夕摇了摇头道：“不会，我每天……”

说到这里，忽然想到，这种事情，怎可随便对人家说？只好临时把话停住，一时偏又找不到什么说的，只把一双俊目看着这少女。

那女孩这时匆匆由地上小篮子里，拿出一个瓷瓶，内中盛着半瓶白色浓汁，倒出了些在手上，忽然她脸色一红，退后了一步，把瓶子往照夕手上一递道：

“你自己擦……要揉一揉。”

照夕这时真想笑，可是看见这少女那种关心害怕的样子，他又笑不出来，人家是一番好意，他也不便拒绝，当时小心的把瓶子接了过来，道了声：“谢谢姑娘……”

他由瓶中倒出了一些在乎上，在鼻上闻了闻，才知道原来就是那种毛衣草的汁液，只不过比那个浓些罢了，他慢慢在身上擦着。

这少女始终皱着两弯秀眉，似乎比他还要痛的样子，照夕擦完之后，把瓶子还给她又说了声：“谢谢！”

这女孩脸上才算露出了一些笑容，小小的嘴往两边微微分着嘴角，露出又白又亮的牙齿，她问照夕道：“痛不痛？”

照夕自从离开江雪勤后，从来没见过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尤其像眼前这女孩的姿色，已深深的把他吸引住了，他觉得这女孩太美了。

当时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这少女不由抿嘴一笑道：

“原来你也知道痛呀，我方才看你那样子，就好像没事一样的。”

她说着不由又微微皱了一下眉道：“现在好些了么？”

照夕笑了笑：“好些了。”

少女把小瓶子又放回篮中，她这时才开始细细朝着照夕脸上看了看，她脸上立刻显出了一些红晕，照夕不由也脸红了一下，少女却把身子背了过去道：

“你把衣服穿上……我不看你。”

“你早都看过了，还说什么不看我？”

想着也顾不得身上发粘，忙把衣服穿上了，少女慢慢回过身来，照夕窘笑道：

“谢谢姑娘……”

他说着方转身欲去，那姑娘却娇声道：

“喂！你回……来！”

照夕回过身来，怔了一下道：“姑娘还有事么？”

少女脸色一红道：“你姓什么？这地方我常常来，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呢？”

照夕弯腰笑道：“我姓管，这地方我也常常来，也没有见过姑娘。”

少女脸色一红，白了照夕一眼，她轻轻说了声：“油嘴……”声音很低。

照夕这时也反问道：“还没请教芳名，来此有何贵干？怎么这些墨蜂是你们养的呢？”

少女微微一笑道：“你竟也知道这些蜂子是墨蜂，倒是难得。”

她扭脸看了那蜂巢一下，微微皱眉道：“这蜂子是师父养的，已有十年了，每日我都来此采蜜一次，这一次想不到碰到了你……你怎会不穿衣服呢？”

照夕不由笑了笑，掩饰了一下他脸上不自然的神色，道：

“这附近有个水潭，我每天都来游泳，却不知会惹上了它们，幸亏你来救我，要不然我恐怕……”

少女格格一笑，她扬了一下秀眉道：“你这人怪有意思的……”

说着忽然又顿了顿，想是在生人之前，这句话说得有点太冒失了，她眨了一下眸子道：

“你大概也练过些武艺吧？”

照夕本来很少跟女孩子谈话的，尤其因为师父管得太紧，今天也凑巧洗老外出未归，照夕不由胆子大了一点，再说这姑娘实在很风趣，一时他也就不想走了。

他点了点头道：“我会一点。”

少女似乎很开心，她又问：

“你家离这里远不远？”

照夕用手往山那边一指道：“不远，就在苍前岭。”

少女点了点头，她低下头，一只手扭着那件紫色的裙边，照夕遂笑道：

“你一个人，如何能到那蜂巢之中去取蜜呢？”少女抬了一下眸子，抿嘴一笑道：“所以我才请你帮我一下……不过……”

她又皱了一下眉道：“不过你身上伤未好，恐怕不大方便吧？”

照夕这时不知不觉已为少女风采深深吸引住了，当时竟摇了摇头道：“没有关系，我帮帮你就是了。”

这女孩喜得拍了一下手道：“你真好，只是你不痛了么？”

照夕笑了笑，道，“不怎么痛了，还要谢谢你的药。”

他看了那大蜂巢一下，剑眉微轩道：“这蜜如何采呢？”

少女这时想了想道：“其实你也不要帮什么忙，只请你替我赶一赶蜂子就是了。”

她说着由竹篮内，拿出了一条很长的白绸子，顺手在一边折了一很长长的树枝，把那块白绸子一边系在了树枝顶尖，然后又由篮内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内中是一种红色液体，她笑了笑：“这是牡丹花神，只要洒在绸子上一些就够了。”

这突然出现的少女，就像一朵山中的玫瑰花似的，那么娇艳，那么迷人，管照夕不知不觉，已对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见她把那一瓶红色液体，慢慢往白绸子上洒去，不由翻着眼睛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少女看了他一眼，道：“这是一瓶玫瑰精，只要洒一点就够了，香得刺鼻子！”说着还扇着小手，耸了一下鼻尖。

照夕皱着眉道：“刺鼻子？”

少女不由翻了一下眸子，以为他是逗自己开心，不由低笑嗔道：

“讨厌！”

照夕见她这种轻颦浅笑，更添无限娇媚，尤其是前额上那几缕散乱的发丝，小风吹来，吹得它弯弯的，逗人怜爱已极。

那种欲羞还笑，欲笑还颦的神采，令照夕仿佛又回到了昔日江雪勤的身边，而雪勤以及这个不知名姓的少女，她们总似有很多地方相像。

管照夕数年来兢兢于练功，可谓念无及它，而今日一旦遇到了这可人的姑娘，轻颦浅笑之中，不禁有些飘然之感。

假如说陶醉也是一种“快感”的话，那么管照夕此刻正沉迷在极度的快感之中。

他痴痴的看着她，那发亮的牙齿，大而有神的眸子，白中透红的皮肤……

他想到了古人的一首诗：

“由来闺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日下看……”

这两句诗此时拿来点缀这个姑娘，可谓十分恰当了，少女这时收起了小瓶子，才发现照夕怔怔的看着自己，不由低下了头。

她嘴角动了动，本想笑，可是又带着几分矜持翻着那双大眼睛，应该形容它是“剪水双瞳”，她微微摇晃了一下身子哼道：“你看什么吗！不来了……”

照夕这才大梦初醒似的惊醒过来，也不禁俊脸一红，赶忙笑道：

“我……姑娘弄好了么？”

少女嘟着小嘴，浅笑着，看着系好的绸带，那是一种女孩儿家的做作。

当她们发觉情绪过于“热情”或是“上升”时，本能的有一种掩饰，要使自己顺应和自然。

现在这个女孩就是这样的，她用小蛮靴轻轻挑动了地下一粒石子，嘴角微微上弯着，道：“你老是这么看人家，你到底想些什么呢？”

照夕不惯说谎，而这女孩直率的语句，单刀直入的刺了进来，他红着脸，半笑道：

“想不到会认识你……我住在这里已快四年了，就没见过一个漂亮的姑娘……想不到……”

少女瞟了他一眼，脸上有点红，可是女孩子家，有时候却情愿以“羞涩”来换取一两句适当的赞语，因此她眨动了一下长长的睫毛道：

“想不到什么呢？”

她想笑，可是她仍然抿着嘴，仿佛一笑出来，就显得有点“明知故问”了。

照夕看了她一眼，心说：“这小丫头真会逗人，非逼着我红脸不可！”

当时叹了一口气，低眉下视，道：“想不到会遇到了你！”

少女皱了一下眉毛，娇声道：“我怎么样呢？你说呀！”

照夕抬起了头，讷讷道：“你……很美……”

女孩眸子眨了一下，红晕和笑容同时涌上了她那吹弹得破的小脸蛋上，她心中松了一口气，仿佛是在说：“到底你还是说出来了。”

当静下来的时候，我偶然也会分析到少女的个性和脾气，我觉得实在很微妙，我们常常会错觉女孩子是非常害羞的，这也并非不对，不过我以为，她们只是在很豪爽直率的男孩面前害羞的，如果她们遇到一个本身就有些‘害羞’的男孩时，那么有时候，她们却不十分害羞了。

这女孩转动了一下眸子，而照夕那滚动的眼波，就像两股电流似的，在她脸上看看，她不得不把眼光降低了一下，看到照夕那零乱不整的衣服，觉得也不是好的浏览之处，随着又移开了。

照夕拉了一下衣服，尴尬地道：“我说的是真的！”

少女笑了笑，抬起头道：“我也没问你是真是假……”

照夕不由脸又一红，道：“方才我问你的名字，你还没告诉我呢！”

女孩用手把前额的乱发，往上掠了一下道：“我叫丁裳！”

然后她脸又红了一下，遂斜眼小声道：“你呢？”

照夕把自己名字说了，这时东方已现出了红霞，太阳已快出来了，丁裳忽然啊呀一声道：“我真糊涂，光顾和你说话，竟忘了师父还在等着我呢！她不骂死我才怪！”

她说着话，倒像是真的急了，匆匆把那捆好绸带子的树枝递与照夕道：

“你快帮帮我吧！”

照夕也忙站了起来，接过了那树枝，往上摇了摇道：

“是这样吗？”

丁裳点了点头道：“对了，可是你千万记住手不能停，手一停它们可就要下来刺你了！”

照夕连连点头道：“我知道啦！你呢？”

这时丁裳已由篮内取出一件黑色软皮衣裤，匆匆穿了起来，活像是一个大猴子，她红着脸笑了笑：“你别净看着我，要是蜂子刺了我的手，我可怪你！”

照夕笑了笑：“不会！不会！”

说着把那长枝举了起来，果然有少数墨蜂飞来，数目一多，嗡嗡之声就大了，眼见那大蜂巢之中，“轰”的一下，弥天盖地的飞来一片黑云，围着照夕的白绸转来转去。

照夕虽是日日身受蜂刺，可是那顶多也不过百十墨蜂，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不由吓得啊了一声。

丁裳这时正一手提篮，一手提着一柄晶光四射的小钻子，方要纵上蜂巢，闻声回头一看，不由格格笑道：“傻子！你不用害怕，只要你手不停，保险它们不会飞下来刺你的。”

照夕只好双手用力的摇着，一面笑道：

“这玩意倒蛮好玩呢！你怎么想出来的？”

丁裳这时身形微矮，猛一长身，已用“金鲤探波”的轻功绝技，跃到了那大蜂巢的面前。

只见她用手中的钻子，向前一按一拨，已开了一个大可进人的穴门。

照夕这时不由颇为惊异，心想：

“原来这蜂巢也是她们预先特制的呢！”

想着，丁裳已弯身钻了进去，仍有不少墨蜂扑着她身上飞。

可是她那件看来虽不十分厚的衣裳，却是不怕蜂刺，只是她却机灵的防着她的脸面和手，因为这两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照夕口中叫着小心，丁裳回头笑道：“知道了！”说着就爬进去了，照夕这边仍是加紧摇动着，那漫天的墨蜂只管嗡嗡的振着翅膀，向那散着奇香的绸带子上偎去，可是它们始终也没办法往绸面上落脚，只管不停的飞着涌着。

看过去，就似一大片黑云，围着一条匹练似的长虹，煞是美观！

约有盏茶时间，丁裳已由巢内探身而出，她飞快的在四面纵着，把跟随她的少数墨蜂摆脱了，才一路纵驰到了照夕身前，笑嘻嘻地道：

“你就紧摇吧！只要你不怕累！”

照夕闻言脸一红，方要停手，丁裳忽然惊叫道：

“不要停！用力丢出去，再用力！”

照夕闻言，力贯右臂，一声长啸，单臂一振，这条长枝，连着丈许的绸带，就如同是一支箭似的，直穿出了百丈之外。

那漫天的蜜蜂，“轰”地一声，齐向那掷出的绸带追了上去。

霎时之间，已消失净尽，照夕不由感慨的的笑了笑道：“真好玩！”

不想这时那丁裳却睁着一双大眸子看着他，脸上带出一种极为钦佩的表情，道：

“看不出，你有这么大的力量。真吓人！”

照夕不由红着脸笑了笑，他搓着手道：“哪里……”

丁裳一跃至前道：“真的，有一次我和师叔来采蜜，他用尽了力量，还没你丢得远呢！你力量真不小！”

照夕心中不由欢喜十分，他笑了笑道：

“我还没用出全力呢！要不然丢得更远。”

丁裳这时就像审察怪物似的，仔细盯着他看，半天才眨着眼笑道：

“你这人真了不起……”

照夕这时笑着看了看她，只见她全身上下都是粘粘蜂蜜，不由问道：

“你采了蜜没有？”

丁裳这时把篮上的布掀开，笑道：“你看！”

照夕这时往其篮中一看，只见篮中全是如同黄腊似的浓蜜，同时鼻中已可嗅到阵阵清芳，丁裳眯着眼睛笑问道：“你要不要尝尝？”

照夕以手指沾了些，放在嘴中一尝，不由猛力的往外碎了一口道：

“好苦！”

丁裳不禁格格的笑了出来，直笑得前俯后仰，照夕不由又气又笑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

丁裳忍着笑道：“怎么不好笑？谁叫你馋嘴的，你以为这是普通的蜂蜜吗？”

照夕奇怪道：“为什么它是苦的呢？”

丁裳笑咪咪地道：“并不是苦，只不过是太甜了罢了，其实少取出一点，用水冲开，你再喝，就觉得很可口了。”

照夕不由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正在说话之时，忽听得远处传来一片当当之声，声音细尖刺耳，丁裳不由一惊道：

“ 啊呀！我师父在叫我呢！都是你！我走了！ ”

她说着正要转身而去，此时照夕心中充满了好奇，暗忖这大雪山上，原来还隐藏着她们一对师徒，我倒要看看她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么一想，照夕不由笑道：

“ 我也和你一块去好不好？ ”

丁裳这时已经纵出数丈以外，闻言回身笑了笑：

“ 我回去，你干嘛跟着？ ”

照夕不由脸红道：“ 我很想见一下你师父，我想她一定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

丁裳看着他，摇头一笑道：“ 她是一个怪人，你还是不要见她为好。 ”

照夕这时已走到她身前，闻言更是惊异道：“ 为什么呢？ ”

丁裳似乎急着回去，闻言皱着眉，一面摇着头道：

“ 她从来不见生人的，而且最讨厌生人，假使她要是知道你和我一块来的，不但你倒霉，我也要跟着你受连累，你又何必呢！ ”

照夕不由低下了头，心想：“ 听她这么说，她师父脾气，倒和我师父是一个样子，这倒是奇怪！ ”

想着不由愈发想见她师父了，当时皱眉道：

“ 那么，我就跟在你后面，你可假作不知就是了。 ”

丁裳低头想了想道：“ 那要是师父发现了你呢？ ”

照夕笑了笑：“ 要是令师发现了，一切由我处理就是了，反正绝对连累不上你。 ”

丁裳皱了一下眉道：“ 其实我并不是怕我被连累，而是担心你。 ”

照夕笑了笑：“ 那你倒不用管，我只是想看看你师父，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

丁裳略一低头，然后才叹了一口气道：

“ 她老人家已走火入魔达十年了……如今形同一个废人一般，又有什么好看的？ ”

照夕不禁吃了一惊，当时怔了一下，正想再问问清楚，却不想，后山又传来一阵当当之声，似乎比方才更形紧促！

丁裳一听，不禁变色，啊呀了一声，拔脚就跑，照夕忙追上道：

“ 什么事？什么事？ ”

丁裳花容失色道：“ 不好！我师父有急事相召，我回去了。再见！ ”

她说着倏地脚下加劲，一连几个纵身，已跃出了十数丈以外。

管照夕这时心中奇怪万分，又因听师父急事相召，不由更是心中存了好奇之心，想要看上一看。

这时丁裳在前飞驰，他也就一声不哼，用轻功提纵之术，紧紧蹑着丁裳身后数丈以外，紧逼了下去。

不多时已翻出了百十丈以外，丁裳突然发现身后有人，猛然转过身来，皱了一下眉，无奈这时云板之声又起，较之方才更急。

丁裳用力跺了一下脚道：“ 你…… ”

说着又转过身来跑了，那样子仿佛是拿他没有办法之意。

照夕也就毫不掩饰的一路随了下去，这时只见不远处枫林内，似在冒着白烟，并像是有些红红的火光，同时空中传来阵阵枯焦之味！

前行的丁裳这时口中已大哭了起来，她大叫道：

“啊……啊……可怜的师父……怎么会起火了呢？”

说着已由一道细小的山路上转了进去，照夕这时心中也吃了一惊，他由路旁奋力拔下来了一株小松树，扑到了丁裳身前道：

“姑娘，你不要哭，我来帮你扑火，先把火救灭了才好。”

丁裳这时也失去了主张，她一面哭着，一面道：

“你拔树干干什么？”

照夕皱眉道：“打火呀！”

这时二人已扑进了起火之处，只见那火起的地方，却是在山根之下，由于风向，那火苗全是吹着卷向山根，阵阵浓烟弥天盖地，虽只是局部的火势，可是看来却也是惊人。

这时丁裳已哭了起来，她只围着这起火之处转来转去，却是无处可入。

照夕这时也不由急道：“你住在哪里呀？”

丁裳用手向山下指道：“在那里……都被火围住了。”

说着干脆更是放声大哭了起来，照夕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来！我帮着你。”

说着抡动手中小松，扑到火堆中，左舞右抡，一时倒给他打灭了了不少。

丁裳见这法子有效，也不哭了，当时放下了小篮子，也找了一株小松树，扑身至前，两株松树，啪啪哗哗，颇具声势。

所幸这时风势一转，火势向反方向烧起来，山根处空出了一块地方，却为白色的烟遮住了。

丁裳丢下了小树，一面用手拂着脸上的汗，半哭道：

“我要过去看看！”

这时火势虽小了许多，可是因风向的关系，却向着二人立身处卷来。

照夕不由拉着丁裳道：“你不能过去，火还没灭，太危险了！”

丁裳尚还哭着，挣着不依，正在推拉之际，忽听得一声冷笑道：“这火，是你们打灭的么？”

二人不由忙一转身，这才见有三个人站在身侧不远。

这三人一高两矮，都穿着半灰不白的长衫，长衫下摆，都拉起来掖在腰带上，岁数都不小了。

三人之中，身材高的人，岁数有六十多了，一条花白的小辫子，盘在脖子上，两袖高高卷起，正是他在向二人发话。

尤其怪的是，三人背后都背着一个圆筒一样的东西，用青布包着筒子，一端尚有拉手，其中一人，尚不时弯腰，用手拉着，发出叭叭之声，同时由筒子内，射出一枚枚通红的火弹子。

这种火弹是以硫磺制成，一落下地，立刻火星飞溅，碰着什么马上就可烧起来。

二人不由一怔，丁裳立刻大怒道：

“你们三个人是哪来的？为什么放火……我师父她老人家还在里面，你们不知道呀！”

那身高的老人哈哈一阵大笑，遂道：

“她要不在里面，我们还不烧呢！”

说着猛一晃身，已蹿到二人身前，厉叱道：

“你们还不闪开，否则大爷火了，连你们两个小东西也给烧了！”

说着猛然向丁裳一掌推去，丁裳这时一听，这三人原来是有心向师父下

毒手的，不由又惊又怒，当时尖叱了声：“你们好大的胆子，我和你们三个鬼贼拚了！”

说着一闪身，已躲开了老人一掌，同时娇躯下塌，猛然双掌齐出，用“排山运掌”的掌力，直向这高个老人当胸劈去！

这时那两个矮子，见同伴居然打了起来，不由各自呼叫了一声，一齐朝丁裳扑去。

照夕这时既忧心那火势未灭，更为丁裳着急，此时见三人齐向丁裳下手，不由把手中小松枝往一边一丢，大吼了声：“姑娘闪开了！”

这时丁裳已为后来的二矮之一，一掌伤了右腿，踉跄出了五六步之外，此时闻声，忙向一边拚命一纵，照夕已蹿至三人身前，用手一指三人道：

“你们三个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放火？说！”

三人见少年这一声吼，真个是山摇地动，不由俱是大吃了一惊，当时已为照夕先声所夺！

那高个子冷笑一声道：“你是干什么的？莫非你也想死么？”

那二矮之一也挺了一下胸道：“妈的！小杂种，你也要管闲事吗？”

照夕冷笑了一声，使他自己不解的是，这一刹那，他竟会觉得全身血管都暴涨了起来，同时两掌掌心，阵阵发痒，直痒得连连互搓着。

他抖声道：“你们不要跑，我来对付你们！”

正巧三人之中，已有一人不耐，腾身而来，在空中施一口剑，直向照夕咽喉上点来。

丁裳这时惊叫道：“当心！”

可是管照夕喉中，已发出了一声连他自己平时也不知道的声音，那声音极为尖厉，如同夜枭也似，随着他这声尖吼同时，右掌已张开如箕，猛的向当空击去。

只听见一声惨叫，那空中扑来的人，已如同一个弹珠似的，倏地弹了起来，跟着“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下，众人低头看时，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他这种掌力发出后，自己也大大吃了一惊，他做梦也不知道竟会有这种功力，当下怔了一下！

同一霎时，似有一种声音，在他脑子里继续喊道：

“杀得好！杀得好！还有两个，也把他们干掉了吧！”

那一旁一高一矮二人，这时见状，脸都吓白了，忽见那高个老人，倏地大吼道：

“并肩子！快爬开，这是‘蜂人掌’，慢了就没命了！”

那矮子一听，面无人色，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可是这时照夕，就如同一只出笼的猛虎一般，他狂笑了一声道：

“朋友！你们还想走么，这火场也就是你二人埋骨的地方！”

说话之间，只见他双目一张，厉叱道：“回来！”

倏地双掌平着向外一推，十指箕张，说也奇怪，那一高一矮二人，本已跑出了丈许，竟似突遇阻力，不由震了一下，转过身来。

这时二人吓得一阵颤抖，那高个老人发抖着道：

“小朋友……你掌下留情……留情！”

要按平日性情，照夕万无再杀害他二人之心，可是这时他那发痒的掌心，真恨不能立杀二人而后已，同时也不知一种什么力，倏地起自丹田，贯之全身，他竟是再也控制不了。

当时他扑前了一步，又是一声怪啸道：“去！”说着掌心向外一推，力发掌心，这一双掌心向外一展，只听见两声惨叫，再看二人，早已横尸丈许以外！

同时，二人身上硫磺火筒也爆开了，熊熊的火，燃烧着两具尸体，一阵腥焦之气随风四散。

这种手法可谓是快到了家，三人霎那之间，俱已各自横尸就野。

照夕那沸腾着的热血，也不禁慢慢的凉了下來，那双掌心也不再感到发痒了，他微微笑了笑：“你们总该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那一边看着的丁裳，这时张大了眼睛，几乎都要吓呆了，她真没见过有这么厉害的掌力，同时照夕杀人时的那种厉雷之声，也令她胆战心惊！

她痴痴的看着照夕，正要说什么，照夕重拾起了地上的那棵小松树道：

“你还不帮着救火，你师父要烧死了！”

丁裳这时才想起，当时又直想哭，由于那火势已转了方向，所以二人只要把附近的残火打灭了也就行了。那转了方向的火，烧到了石头边，由于无物可燃，也就灭了，只是还往上冒着烟。

丁裳哭着，朝一处地方扑了进去，她手中还提着那个采蜜的篮子。

照夕见她进到一个凿在山壁上的石洞之中去了，当时也跟着进去。

他猜想着，可能那残废的老婆婆，一定是死在洞中了，那洞中集满了浓烟，把人熏得直咳嗽。

照夕一入洞中，就见正面靠着石壁，坐着一个白发如银，瘦骨嶙峋的老太太。

她下半身，用一床厚厚的红毯盖着，只露出穿着黑色宽大绸衫的上身，一双眸子更是闪闪放光，炯炯有神。

那丁裳这时正哭倒在她的怀中，她却是面带冷笑的看着照夕，想是因为被烟火熏烤得太久之故，喘得很厉害。

照夕见状，忙弯腰行了一礼道：“弟子管照夕，叩见前辈，不知前辈受惊了没有？”

这老太太嘿嘿笑了几声，道：“你就是方才在门口，杀死那三个人的人么？”

照夕点了点头，方要说话，只见这老婆婆，倏地脸上神色一变，猛然一伸右手，骈二指向照夕隔空点了去，只听“哧”的一声，照夕只觉得身上一麻，倏地打了一个冷颤！

当时不由大吃了一惊，只以为被老婆婆隔空点了穴道，不由抖声说道：

“前辈你……”

方说到此心中一动，暗忖：“不对呀！我要是被点了穴，还能说话吗？”

想着不由更是惊异不止，正在狐疑费解，老太太已冷笑了一声道：“洗又寒是你什么人？”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道：“是……家师！”

这老婆婆忽然冷笑了一声，遂自语道：“这就是了！”

她说了这句话，才又把一双眸子回到了照夕的脸上，厉声道：

“你回去给家师说，就说我老婆子曾经对他说过，这个世界之上，我只容许有一个极恶之人，绝不容许有两个……”

她叫着，连声音都有些抖了，遂又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不过，我并没有说不容许有一个半……”

她翻了一下眼皮，哼道：“所以我才能保全你一条活命，可是你要想继承你师父的秉性，却是万万不能了！”

她说着猛然尖叱道：“快滚！”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心中又疑又气，暗道：“好个不讲理的老太婆，要不是我帮着你把那三个人杀了，只怕你此刻早已被烧死在洞中了，你非但不谢我救命之恩，却反而对我如此无情！”

当时一怒之下，真想骂她几句，可是看到旁边的丁裳哭成泪人似的，他的心就软了。

当时叹了一口气，道：“既如此，老前辈大名如何称呼，弟子也好禀知家师。”

这老婆婆一睁眸子，怪笑连声道：

“你只一提我姓蓝，他就知道了。”

说着手一挥道：“快滚！快滚！”

照夕气得面色一青，冷笑了一声，一跺脚道：“好！我走！”

说着头也不回的，就转身走了，他耳中仿佛听到了丁裳一面哭，一面在说：

“师父！是他救你老人家的！”

老婆婆却阴森森地冷笑道：“下次要是再见你和他来往，你就休想再入我门中，我决不要你这个徒弟！”

照夕耳中听着这句话，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一时心中真是又怒又伤心。

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他走出洞外之后，仍是愤愤难平。

这时太阳已高高的升了起来，这一带湖光山色，景致绝佳，只是方才那一阵大火，烧了数十株松树，留下半坡焦土，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

照夕一个人垂着头，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自想着，这真是一个世间最怪的老太婆，我对她明明有恩，却反被她奚落一番，真是岂有此理！

他又想到了老婆婆对自己所说的话，更是心中不解，他想：“听她口气，似乎已用隔空点穴之法伤了我，只是我却为何一点也觉察不出来呢？”

想着不由又站住了脚，皱着眉头，仔细运行了一遍气，也是通行无阻，运了运力，更是出发由心，他更是费解了，暗忖：“管他的！反正回去见了师父再说吧！”他猜想那老太太，既知道师父的名字，而且只一看我，就知道我的门路，想必和师父认识，说不定他们或许是仇人，否则她又何故如此对我？

他脑中这么不停的想着，不一刻已到了原先蜂巢的地方，看了看蜂子，也没有心情再练那功夫了，便匆匆回了家。

谁知这才一进门，那洗又寒却早已坐在蒲团之上了。他深深的皱着眉，冷冷地道：“你回来了，到哪去了？”

照夕先向师父行完了礼，这才长叹了一声道：“师父，原来那墨蜂，是人家养的，哪里是野生的呀！”

洗又寒不由一怔，他紧张地问道：“谁告诉你的？你怎么会知道？”

照夕见他如此，不由心中暗道：“原来他早知道！”

当时便把方才之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只是不敢把自己和丁裳之事说得太清楚。那洗又寒听完之后，一时呆若木鸡，他连连点头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照夕不由忙问道：“师父，这老婆子是谁？她干吗这么不讲理？”

洗又寒微微冷笑了一声说道：“你能自她手中逃了活命，这已是万幸了，你还不知足么？”

照夕听师父这么说，不由更是不解，当时又不敢多问，只是翻着眼睛看着他。洗又寒以一双炯炯光瞳，注目看他道：

“她就是二十年前江湖中闻名丧胆的鬼爪蓝江！”

照夕对“鬼爪蓝江”

这个名字，虽十分生疏，可是由师父说话的态度上判来，这“鬼爪蓝江”，确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人物。当时不由皱眉道：“你老人家莫非和她……洗又寒斥道：“不要多问！”

他走下蒲团，伸出了一只手拉住了照夕的手臂，苦笑道：“来！我看看她怎么伤了你？”

照夕怔怔的凑了过来，洗又寒哼了一声道：“你坐下来，闭上眼睛！”

照夕如言而行，心中知道师父要以本身真元，把自己全身一百零八穴通行一周，看看病在何处。

当时怀着惊惧的心，忙把眼睛闭了起来，洗又寒一只手已按在了他的头上了。

由他掌中贯下了一股热流，就如同是一只小长虫似的，一会钻上一会钻下，约有一盏茶的时间，洗又寒才把手放下来。

照夕忙睁开眸子，惊慌问道：“师父，伤在哪里？”

却见洗又寒雪团似的眉毛，紧紧的皱着，半天才道：“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呀！”

他又伸出双手，在照夕两膝以及后颈“琵琶大筋”

上按了按，摇头道：“真怪，她要是把你废了，除了这几个地方，又能在何处下手呢？”

照夕不由喜道：“也许没有什么，她只是吓着我玩罢了！”

洗又寒冷冷的笑了笑道：“绝不会，这老婆子个性我最清楚，绝不可能是和你闹着玩的！”

他皱了一下眉又问道：“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照夕又把那鬼爪蓝江的话重复了一遍，洗又寒脸上变色道：“不错，这句话她是说过，这……”

他咬了咬牙，到底是忍不住，在照夕肩上拍了一下道：“来，你跟我出来！”

照夕不知究竟，忙跟着洗又寒出了房子，洗又寒却是直向山里走去，因为白天，这一带虽是僻野，到底还住的有人家，所以二人都不肯施展轻功。

洗又寒一直把照夕带到了一个无人的山坡边上，才停住了脚，他愤愤地道：

“我苦心苦意的把你造就出来，要是叫她轻易就把你废了，我实在是不甘心！”

照夕问道：“师父领我来此做什么呢？”

洗又寒冷冷地道：“我方才察你奇经八脉，各处穴道，都无异处，只是这老婆子手法高绝已极，有时也许连我也看不出端倪，所以，我要你试试功力才放心。”

他说着用手指着一株四丈以外的松树道：“你用掌试试。”

照夕答应了一声，猛力双掌齐出，劈空朝着那株树上击了过去，只听见

“喀嚓”一声巨响，一时树断枝扬，连根下的土都翻起了好些！

洗又寒似乎很满意，点了点头道：“很好！很好！”

他说着又用手指指一座岩石道：“这里！”

照夕一抡双掌，只觉丹田起了一股热气，直贯双掌，当时怪啸一声，双掌齐出，那岩石轰的一声巨响，一时石溅灰飞，竟被照夕掌力，整整打碎了数尺见方的一块岩石！

洗又寒皱了皱眉，心中暗忖道：“看样子，这管照夕分明武功未失，只是那蓝江既有此说，怎会是一句空话呢？”

这时，一只羚羊走过，洗又寒用手一指道：“打它！”

照夕又是一掌过去，那羚羊哞了一声，顿时横死在地！

洗又寒点了点头道：“很好……由此可见，你没有受什么伤。”

他口中虽这么说，可内心仍是不无疑虑，原来那鬼爪蓝江本和洗又寒是夫妇二人，只因这洗又寒生具怪性，手黑心辣，杀人如芥，动辄制人于死命，所以江湖上送了他一个绰号叫“血魔”，死在他手中之人，简直是不计其数。

他这杀人性情，久之已成了习惯，假如每月不杀上几人，就痛苦已极，所以常常背人而出，杀上几人才能安心。

如此一来，自然那蓝江对他大为不满，进而夫妻反目，鬼爪蓝江论起功力来，实还在洗又寒之上，而心机敏慧，老谋深算较洗又寒亦过之，最惊人的是，这蓝江还有一身医术，擅治任何疑难杂症。

她因见丈夫杀心成性，似乎是先天遗下的劣性，所以几次想把洗又寒废了以除人间之害，只是因夫妻之情，不忍下手，所以离去之日，曾告洗又寒道：“我们总算有过夫妇之情，我虽一生除恶无数，可是对你却不忍下手，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是我只允许世上有你一人，若是你再造就出第二人来，也就是你死期到了。”

蓝江说完了这句话含愤而去，来至大雪山，立志苦修。

可是有些事情是人意料不到的，想不到这鬼爪蓝江，竟会走火入魔，下半身形同瘫痪了一般，十数年来未能复原。

她只想以本身真元，慢慢使半体复元，可是这时间可太慢了，而且并不是一定有把握的事情。

她苦苦的挨着，希望有一天痊愈。

他十数年来，被这种杀人的怪性左右着，可是他内心十分痛苦，他总希望能有一个同样个性之人，可是他收下两个弟子，都让他失望了。

那两个弟子，因发现师父竟是如此一个杀人魔王之后，欲图逃走，却不幸，竟先死在师父手中了。

血魔洗又寒虽是心黑手辣，可是怪病不发作之时，却是温文儒雅已极，十数年来，他念念不忘离开了他的妻子。

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总算让他找到了蓝江隐居的这个地方，同时他也知道了蓝江走火入魔的事情，这痴心的老人，终于想出了一个救她的方法。

他又发现了蓝江在附近养的一窝墨蜂，每月以蜂蜜服食，以这种蜂蜜特有之力，活血通脉，洗又寒苦察医经，走访江湖各处名医，总算得知有一种花，是可治愈蓝江的瘫痪的。

可是他知道，明面去说，以鬼爪蓝江的个性，非但不会采用自己为她想出的方法，很可能会念旧恶，马上与自己翻脸。

所以这洗又寒不得已之下，想出了一种法子，他找来那种怪花的花种，

在后山一处山坡上，广遍栽种了满山都是，花开时香气如雾，中人欲醉。

于是那些墨蜂，都纷纷飞到这些花上去采蜜，又归回吐出酿蜜，无形之中所酿的蜂蜜之中，已带了那种花的精华药力。

如此蓝江命人采回蜜去，服用的结果，自然药力大行。

三年以来，她竟能盘地而起，而且竟可小小的移动了。

蓝江又哪里知道，这会是洗又寒弄的手脚，尚在自喜呢！

她身边的丁裳，却是友人荐来，新收不久的门人，而她因瘫痪年久，一些绝功，却未能详加面授，所以丁裳并没学到太惊人的本事，可是比之一般，也是绰绰有余了。

同时在血魔洗又寒这边，竟意外的收到了照夕这个徒弟。

洗又寒鉴于照夕奇特的质禀和骨骼，已决心把他造就成有一身惊人功力的人，同时更安下私心，要把照夕变成和自己一样怪性，这样师徒才能彼此相容。

所以他这才狠着心，把照夕带至蜂巢之下，传授他一套可怕的“蜂人功”！

这种功夫，前文已叙，是说以内力，吸取墨蜂身上精力，而充沛自身，人蜂体质自是不同，久而久之，自可使人性有所变质。

管照夕哪知师父是如此用心，尚在日日苦练，一年来，他功力虽是有意想不到的猛进，可是性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改变了。

那蓝江并不知洗又寒就在附近藏身，可是她隔洞一看照夕这种功力，大大吃了一惊！

她知道普天之下，知道这种“蜂人功”练法的，除了洗又寒之外，并无第二人。

所以在惊奇、痛心之下，这才实践前言，一方面又不忍见照夕陷入歧途，这才拚着一年苦禅的一点空灵之力，借一点之力，透入照夕体中，隐于照夕“气海俞穴”之上，把那意志的两道奇经伤了一根，如此照夕在愤怒之时，可收心平气和之功，

自然可少杀许多无辜。

此举实在是为了实践前言，一方也是为了报答照夕救她活命之恩。

只是洗又寒却发觉不了。

如此他考验着徒弟的武功，丝毫也窥不出有什么异端，可是想到了鬼爪蓝江的话，又令他实在不解，他看着照夕点了点头道：“我们回去吧！”

照夕随师父回身而去，他不禁暗暗为自己这一身功力而惊喜不已，在以往他是一直不知道的，若非是早晨和人家动手时施出掌力，他还真不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会练成了这么厉害的掌力。

他睡在床上，反复的想着这一切，丁裳亭亭玉立的影子，又不禁浮上了他的眼帘……

他暗中想道：“她真是一个天真的姑娘……只怕以后再也看不到她了……”

想到此，不由得又联想到，那在故居的江雪勤，他脑中立刻又充满了喜悦，他想：

“再过些时日，我也就差不多可以回去了，那时她不知如何了……她一定还在等着我……”

想到此，他微微笑了笑，他忆起那一日雪勤过生日之时，在她家里，被迫比武时的尴尬场面，和江雪勤暗中相助的情趣……

想着，他的脸不禁就慢慢红了，一个堂堂男子被一个女孩子暗中帮助，这总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照夕脑子里重复着往事，他暗想，这一次回去之后，我一定要把那楚少秋和梁厉生找来，再和他们再比一比，即使是江雪勤，也要和她试一试，看一看到底是谁本事大！

这么想着，他更是归心似箭，可是暗忖师父对自己的态度，并不似有令自己下山的意思，也不知还要学上多久，真是令人纳闷。

晚上洗又寒把照夕唤进，告诉他说，因有事需外出几日，嘱令照夕抓紧练“蜂人功”，不可间隔，要照常天天去练习，并告诉他说，他本人十天后回来，要严格察考，同时又嘱咐他千万不可再去接近那鬼爪蓝江，甚至连蓝江的洞口，也要避免走过，因那老婆婆静中参悟十数年，听视之力，已非常人所能意料，如果冒失往探，很可能会遭到那老婆婆毒手！

照夕唯唯称是，由是心中对那蓝江，有了敬畏之心！

洗又寒又令他把剑术练了一回，指点了几招错处，这才出门而去。于是，又只剩下管照夕一人了。

管照夕待师父走后，一个人暮晚在岭前小镇上走了一转，甚感无聊。

村前的杏花，开得正炽，一朵朵都似少女多情的芳唇，又似情人的眼睛，而眼前万顷春光，无限芳菲，却给异乡的游子管照夕，带来了无限的相思和伤情，他低低在花前徘徊着，想到自己一意孤行，总算是上天有眼，拜师学成绝技。

可是此后的进展，却未尝没有茫茫之感！

一个人在努力干一件事之前，常常把它想得太美了，可是当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又会感到“不过如此”而已，甚至似乎还会让你觉得反不如前的感觉。

而“不知足”却是每一个人所不能避免的，身在平地向往高山的壮观，可是当你爬到了高山的顶峰，你又会仰慕苍穹的辽阔，可是那却是你无法达到的，因此你将会失望、嗟叹和抱怨！

管照夕这一霎，虽不能说已有了这种思念，可是却有一种茫然莫释的烦恼感觉，而这种感觉，在他过去认为，是不应该有的。

他在岭前走了走，遇到了不少的熟人，他们和他亲切的招呼着，而他只是微笑的点着头。

正当他穿过一个小木桥，踏向山路之时，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的背影。

那女孩披着一件水红披风，纤腰细摆，风姿绰约，方由一条小溪边走过，照夕定目一看，不由叫了声：“丁裳！”

那女孩正是晨间见面的丁裳，她手中提着一个小竹篮，正要穿山入径，闻声向照夕看了一眼，面色似突然一喜，可是马上又转过身去，同时足下加快，往那条小路奔去。

照夕不由一纵身来到了她身后，道：“姑娘，你上哪去？是我呀！”

丁裳依然低头前走着，照夕不由忙追了上去，转在她前道：“咦！你怎么不理我了？”

了裳这时也站住了，她瞟了照夕一眼，小脸上带出一层羞红之色，半天才道：

“管大哥，你不要与我说话了，我师父要知道，会骂我的。”

照夕不由愣了一下，遂皱眉道：“为什么？我又不是坏人。”

丁裳翻了一下大眼睛，眸子内含着一汪泪水，道：

“我也不知道，反正师父说以后不许理你，而且她说，她说……”

照夕冷笑了一声道：“她说什么？”

丁裳讷讷地道：“她说……说你师父是一个杀人的魔王，是世界上最坏的人！而且……”

照夕又惊又怒，当时哼了一声道：“而且什么？你说不要紧！”

丁裳偷偷看了他一眼，才又道：“师父说，你也是一个杀人的小魔王，早晚要和你师父一样的。”

照夕不由脸都气红了，当时冷笑了一声，心想：“好呀！你这个老太婆，我把你从火场里救了活命，你非但不说一个谢字，反而竟如此辱骂我师徒二人，嘿！我是杀人小魔王，真是见鬼！”

当时几乎连丁裳也恨上了，他冷笑一声道：

“她是这么说我的么？”

丁裳点了点头，又瞟了照夕一眼，好似真有一点畏惧照夕的模样。

管照夕愈想愈气，当时紧紧握拳道：“难道你真的就信了她的话？你认为我是爱杀人的人么？”

丁裳连忙摇着头道：“不！不！不是的……我不相信。”

照夕心中这才少宽，道：“那你又为什么不理我呢？”

丁裳抬起了头，看着照夕吞吞吐吐道：“你师父是血魔洗又寒，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你怎么会是他的徒弟呢？”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他从师已四年多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师父的绰号，顿时就怔住了，忙问道：“你说什么？什么血魔？”

丁裳翻了一下眸子道：“你师父不是洗又寒么？”

照夕点头道：“是呀！他又怎会是……”

丁裳道：“他就是江湖中闻名已久的‘血魔’！你莫非不知道？”

照夕低下头想了想，苦笑着摇了摇头道：“不会的，我师父虽是洗又寒，可是绝不会叫什么血魔的外号，你们一定弄错了！”

丁裳张大了眼睛，似乎也有些相信他的话了，照夕马上道：“我随师父四年以来，就没见他杀过一个人，而且举止文雅，怎会是血魔呢？”

丁裳点了点头道：“是呀！我也不大相信……”

她眨了一下眼又道：“可是……我看你杀那三个人的时候手段也真狠，我不由又有一点相信是真的了。”

照夕脸色微微一红，遂道：“我是为了救你师父，想不到你们还怪我手狠心辣！”

丁裳不由汗颜道：“我应该谢谢你的，可是你不应该把他们都杀死……太惨了。”

照夕不禁低下了头，心中这一霎，似也有一种莫名的感伤，暗忖：“她说的不错，我当时怎会那么心狠，把我第一次见面的三个人，全部都制于死命？这的确太残忍了。”

想着不由一时答不出话来，丁裳见状倒笑了笑笑道：

“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用不着再为它难受了，只要下次不要再这样就是了。”

照夕苦笑笑了笑，丁裳似想再安慰他一番，可是又不好出口，她顿了顿，才轻轻叹了一声道：“好吧！再见吧！我走了！”

照夕不由忙道：“你真的不理我了？”

丁裳走出不远，慢慢又回过头来，轻轻叹了一口气，皱了皱眉道：“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否则师父知道了，对我们彼此不利……”

照夕只是看着她，没有说一句话，丁裳说完话，又叹了一口气，才转身而去。

她手中提着那个小竹篮子，是为她师父抓的药，照夕目送着她走远了这才叹息了一声，返身而去，他心中沉郁着说不出的感伤，而首次感觉到“冷漠的滋味”，虽然丁裳在他眼中，只是一个不太解事的小女孩，自己对她，也只不过是匆匆一面之交，尚谈不到什么感情，可是她却给照夕一个很深的印象，绝不似和人初次相交的那种平淡，因此，照夕十分懊丧的感叹着。

尤其是丁裳那句“小魔王”，已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同时他也为自己所为而震惊，要是丁裳不提起，他是很难自省而知的。

同时他也怀疑到了师父洗又寒，听丁裳说，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人，这似乎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因为师父的个性，他是了解的，有时候确是十分怪异和残忍。

他想着这些问题，更是不胜感伤，但拼命的摇了摇头，不愿再去多想了。

第二天清晨，他仍然早早的起身，到松涧蜂巢之下，练习“蜂人掌”的功夫，他希望在那里能够再遇到丁裳，因为他想由丁裳的口中，更了解一下师父，甚至师父和那鬼爪蓝江之间的往事，可是他失望了，丁裳并没有再去。

他一个人，练了一阵子，怅怅而返。

由此一连五六天，丁裳都没有再出现过，照夕也就把她忘了，他推测，一定是那鬼爪蓝江限制丁裳和自己来往，因此也就赌气不再去多想了。

本来他想去蓝江洞中探访一番，可是他又忆起师父临走时的嘱咐，终于没有敢冒险而去。

这一天，也就是洗又寒离开的第八天了，照夕在蜂巢之下，方自让群蜂上身刺体之时，忽然丁裳在松树之中款款走了出来。

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忙由地上坐起，那些蜜蜂“嗡嗡”一声全都飞了。

照夕忙穿上了衣服，丁裳已走到了他身前，她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色，似乎十分惊惧害怕，照夕不由含笑道：“你来了？”

丁裳忽然退后了一步，嚅嚅地道：“你刚才在做什么？”

照夕不由脸一红道：“没有……没有干什么呀！”

丁裳摇了摇头，冷笑道：“你不要骗我，我都看见了。”

照夕窘笑了笑道：“只是好玩而已。”

不想丁裳忽然秀眉一挑，睁大了一双眼睛道：

“什么好玩！这一点也不好玩，简直是怕人！”

她走上了一步，又道：“你也不要骗我，这七八天，我每天都在松树里偷看你，你不知道就是了。”

照夕不由脸色一红，当时暗忖：“师父曾关照我，练这种功夫，不可对任何人轻易泄露，只是她既然已偷看到了，我也不便再瞒她了。”

想着不由笑了笑：“你既然看见了，我自然不便瞒你，我是在练一种功夫……你不知道。”

丁裳这时睁着一双大眼睛，仔细的看着他，半天才吞吞吐吐道：“你真的是在练蜂人掌……师父没有说错。”

她猛然用双手掩着脸，倏地回身就跑，照夕不由一怔，当时见状，又惊

又奇，忙纵身而上，跟到了丁裳身前，大声道：“姑娘！你怎么了？你……”

丁裳这时眼中含着热泪，闻言站住了脚，带着气道：“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人呢！”

她顿了一下又道：“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你，仍然认为你是一个好人，谁知你真是……”

照夕不由又惊又怒，当时颇为不悦道：“姑娘！你这话可是要说清楚，不可随便诬人！”

丁裳用手擦了一下眼泪道：“你不要再装了，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师父一点都没有说错。”

照夕皱眉道：“你师父说我什么？你难道相信她说的？”

丁裳这时看了看他，面色微愠道：“我为什么不信，我都亲眼看见了。”

照夕也不由有些生气了，可是他极力的容忍着，丁裳遂道：“你为什么耍练这种功夫？你难道甘心要把自己毁了吗？”

照夕突地一惊道：“你说什么？”

丁裳还以为他是有意装傻，当时心中又气又难受，她皱眉跺了一下脚道：“算了！我不与你谈了……你去杀你的人，不关我什么事！”

说着转身就走，这么一来，照夕真是给弄糊涂了，当时忙又跟上了一步，伸手抓着丁裳一只衣袖急道：“姑娘你不要走！”

丁裳猛的转过身来，正想叱责，可是却又不忍，只轻道了声：“你……不要拉。”

照夕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方才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我是真的不知道，请详细说一说好不好？”

丁裳皱了一下秀眉道：“难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照夕摇了摇头道：“我只是遵从师父的话来练功夫，我又知道什么呢？”

丁裳转了一下眸子，面色稍霁道：“这真是奇怪……天下会有你这种人！”

照夕不由更是怀疑，追问道：“你师父说什么？你怎会知道我练的功夫叫蜂人掌？”

丁裳叹了一口气，反问道：“我问你，这种功夫你练了有多久？”

照夕想了想道：“大概已有七八个月了。”

丁裳闻言脸色大为紧张，她后退了一步，“啊”

了一声，遂又摇了摇头道：“这么久了……这太……太晚了！”

照夕此时真是不明白丁裳说些什么，当时皱眉道：“你说些什么？真把我急死啦……你倒是快说呀！”

丁裳一双大眼睛，在他脸上转了又转，似已相信照夕所说全是实言，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唉……你被你师父害了！”

照夕剑眉一挑道：“你为什么这么说？”

丁裳不禁流下了两滴泪，她是一个同情心极重的女孩子，此时见照夕那种天真茫然的样子，不禁触动伤怀，一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照夕见状更是莫名其妙，重重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把事情告诉我，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令你如此伤心？”

丁裳不由又气又笑，当时叹了一口气道：“你真是个傻瓜……我是为你难受啊！”

照夕怔了一下道：“为我？”

丁裳轻轻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先坐下，我慢慢把事情告诉你，你就知道了。”

照夕忙点头笑道：“好！好！你再不说，我都要急疯了。”

丁裳用含泪的眸子瞟了他一眼，心说：“你还笑呢！等我说出以后，恐怕你连哭都来不及呢！”

她坐在一块石头上，又叹了一口气道：“师父虽然再三关照我，叫我不理你，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见你如此受害，今天拼着师父知道以后受罚，我也要告诉你。”

照夕不由十分感动道：“你真好……”

丁裳玉面微微一红，当时一双眸子在照夕面上转了转才道：

“你师父外号人称血魔，是江湖上一个极为凶残的怪人，他一生杀死的人，恐怕数也数不清。”

照夕皱着眉一言不语，丁裳叹了一口气道：

“这话也许你不信，其实连我也不相信，可是师父她老人家，对你师父是最清楚不过了，她绝不会骗我，不相信你将来到江湖上一问就知道了。”

照夕怀疑地问：“可是这几年，我并没有见他杀过一个人呀？”

丁裳冷冷一笑道：“这话我回去也问过师父了，她老人家说，他杀人是不会让你看见的，因为这是他一个隐病，谁要是发现了他这隐病，他就会杀谁！”

照夕这时痴痴的听着，听到最后，他突然哦了一声，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的……我知道了！”

他说话之时，脸色十分难看，丁裳不由问道：

“你知道什么？”

照夕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姑娘不要多问，反正我相信这句话就是了。”

丁裳见他相信了，似乎更是起了无限伤心，她低低的叹了一口气道：

“我师父说他连他的徒弟也一样杀，从前他本有两个徒弟，也都死在他手中了。”

照夕点了点头道，“是的！这是真的，只是并不能怪师父，因为我那两个师兄，是想叛逆师父，所以师父才先下手，把他们两个杀了！”

丁裳睁大了眸子道：

“你么？你居然认为他们该死？”

照夕脸红了一下，叹了一口气道：

“实在的情形我并不知道，只是师父是这么对我说的。”

丁裳这时心中暗暗忖道：“他虽是下手狠毒，可是内心尚不失良善，也许不致于如师父所说的那么严重。”

想着又摇了摇头，照夕这时忙道：“你方才说，师父把我害了，是怎么回事？”

丁裳眨了一下眼睛道：“起先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天，你帮我师父仇人打死了，救了师父，后来师父才告诉我。”

照夕静静的听着，丁裳看了他一眼，接道：

“你在洞外所用的掌力，师父已看见了，她后来告诉我说，这种掌力叫‘蜂人掌’，天下擅此掌力的只有你师父一人。”

照夕不由吃惊道：“这是一种很难练的掌力，可是又有什么害处呢？”

丁裳皱眉道：“你先不要急，听我说呀！”

她又叹息了一声，才道：“师父说，这种掌力，练时要受极大的痛苦，当时我再三追问，她才告诉我说，练时要把全身衣服脱净，一任这种墨蜂，用尾上毒针来攻。”

照夕点了点头道：“是的！所以我才要脱光衣服。”

丁裳冷笑道：“但是你可知道这种功夫的害处么？几百年来，知道这种功夫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人，可是他们从来不敢练，就拿我师父来说吧，她老人家就不敢练！”

照夕皱眉道：“她是女人当然不好练。”

丁裳瞟了他一眼道：“你知道什么，告诉你吧，凡是练这种功夫的人，练久了性情都会大大改变。”

照夕不禁怔了一下道：“会变性情？怎么变呢？”

丁裳叹了一口气道：“将来就会变得凶残之极，所以百年以来，从没有一人敢轻易练这种功夫。”

她顿了一下又道：“固然这种功夫，极难练成，而且威力无匹，可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凶残个性，究竟有违人道，所以没有一人敢练它，想不到你……”

她哼了一声，无限伤感地道：“你师父把你害了，他所以要教你练这种功夫，用心是想让你变成和他一样……”

照夕不由打了一冷战，可是他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他痴痴的摇了摇头道：“这……不会吧？”

丁裳忽然拉住他一只手道：“你千万要想个办法离开他，你也不要再练这种功夫了。”

照夕这时心中想着丁裳所言，深深皱着眉头，他忽然把丁裳的手向外一挥，丁裳脸一红，遂低下了头，流泪道：“其实我是要好……反正，今天我见了你，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不禁伸出手来，握住了丁裳一只手道：“姑娘，你对我好，我永远感谢你……只是我绝不相信，师父会这么害我，等他回来我一定要问问他。”

丁裳不由面色一变道：“你千万不要问，只怕一问，连你的命也没有了！”

照夕这一霎时，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感伤，他只觉得一阵阵发冷，似乎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

尽管丁裳如此关心着他，可是他却如同处身在一个大冰窖里一般。

他猛然站起了身子，冷笑道：

“你还是回去吧！不要再理我了！”

他说着猛然转身而去，丁裳又叫了一声：“管大哥！”

照夕回过身来，他脸上似已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变得十分阴沉可怕，丁裳跟上了一步道：“我不会不理你的……只是我怕！”

照夕苦笑道：“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他说完了这句话，转身而去，这一次丁裳没有再叫他，她痴痴望着他英俊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松林之中，这才低下头来，眼泪汨汨的由她眸子里流了出来。

照夕一个人失神落魄的回到了所住的草舍之中，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疑惑。

他仔细的把丁裳方才所说的话想了一遍，似乎觉得并非全然无理，因此

更不禁心惊肉跳，他紧紧的咬着牙齿，暗忖：

“等师父回来了，我一定要问问他，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离开他，这太可怕了！”

可是他转念一想，想到了昔日师父出示那两条血迹斑然的发辫时所说的话，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不由紧紧皱起了眉头，又摇了摇头，忖道：

“我是不能问他的，要是问了，即便是真的，恐怕我也万难活命！”

这么想着，不由又发起愁来，他又想到了师父再次外出的原因，自己虽不知他外出何为，可是如今想来，可能如丁裳所言，又去杀人了！

“这真是一个恐怖的老人……我怎会投到了他的门下，只怕日后要想摆脱他，是大大的不易了。”

他一个人，在静静的深夜里，愈想愈是胆战心惊，最后他又想到了自己，暗想自己来时的性情，和近来真是大大不同了。

虽然平时和常人一样，可是发怒时，双掌发痒，血液发涨，这种情形，却是往日所没有的，尤其是那种杀人后变的残暴性格，更是以往所未有的，如此想来，果然是那“蜂人掌”之害了。

这么一想，他如同是一具木人似的怔住了，他猛然由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心想：“我还是逃走了算了。”

可是他又摇了摇头，觉得事情并未完全证明是真的，何况师父那种严厉手段，令他思之心寒，不禁让他很快的又打消了此念。

他叹了一口气，心想：“无论如何，反正这蜂人掌的功夫，从明日起我是不练了。”

他左思右想在床上辗转了一夜，到天亮也没有睡着，而且也无心再练功夫了。

中午，洗又寒由外风尘仆仆的回来了，照夕仍如从前一样的不闻不问，他却暗中注意师父的态度，可是并没有什么异样。

到了傍晚，洗又寒忽然把他唤到了身前，含笑问道：

“你的功夫练得如何了？”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洗又寒忽然哈哈一笑道：

“你不要怕，你已学到不少功夫，也该知足了。”

说着又笑着点了点头，照夕不由肃然道：

“弟子功力尚差……师父夸奖了！”

洗又寒摇了摇头道：“你不要再客气了……我早已想到了，你的功夫也差不多成了，就是那‘蜂人掌’尚不到十分火候。”

他说着，把那一双雪珠似的眉毛皱了皱，如电的目光，在照夕身上转了一下道：

“不过，也差不多了，我预备明日一早，考察一下你的功力。”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洗又寒又叹了一口气道：

“你来了也快五年了，要是功夫练成，也该下山了。”照夕听到了这句话，倒不由一喜，心想：

“果真能下山，岂不等于离开他了么？”

四

第二天清晨，照夕早早就起床了，洗又寒带他到素日练武的地方，他的脸上浮着一层忧虑，使人望之生寒，也许他是为这个即将离他而去的徒弟而有所感伤吧。照夕只是默默的随着他，不发一语。

他虽知道师父是一个个性极怪，又有着特殊隐情的老人，他那冷落的态度和孤癖的性情，很难使人有好印象，自己对他也有特别畏惧的心情，可是如今不同了。

从丁裳的口中，得知了这个令他战栗的隐秘之后，对洗又寒的感观，可就完全变了，同时也不禁兴起逃脱之心。

他一句话也不说，望着洗又寒那张消瘦的脸，心中不由暗自盘算着：

“不知他今天要怎么来考我？我是不是能通得过？”

同时那双眸子，也不禁仔细的打量着这个老人，令他暗自惊心的是，那看来道貌岸然的面孔，竟会是一个杀人的魔王！这真令人不敢相信，可却又令人不能不信，照夕望着他，脑中不停的思索着。

洗又寒那双闪烁的眸子，对他注视了半天，白眉紧紧的皱着，他说道：

“你明白我今天带你来此的目的么？”

管照夕点了点头道：“师父是为考察一下我的功夫。”

洗又寒笑了笑，但仍似未能掩饰他面上的忧愁，他道：

“这自然是一个原因，可是……”

他眸子转了一下，似把到口的话忍住了，极不自然的笑了笑：“我老实对你说吧！当我初投师门的时候，那情形是和今日一样的。”

他目不转睛的望着管照夕道：

“我师父紫衣道人当初苦心传了我一身功夫，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不独如此，而且我还继承了他的事业甚至他的秉性与为人。”

他说到这里，面色带出了些阴森的味道，照夕听着，不由由背脊骨中直冒冷汗，他仍是静静的听下去，洗又寒冷笑了一声道：

“这数十年了，紫衣道人也许早已归天了，可是我却并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他目光重新看在了照夕脸上，笑了笑：

“现在，我同样的希望你也是如此，因为我在你身上，是用了很大的苦心的，我把我全身的功夫，也都倾囊传授给你了，我知道这些年，你也很用功，自然像今天的考验，你定能顺利通过的。”

照夕仍是一声不哼，洗又寒站起身子，走了几步，他那沉重的步伐，令管照夕心中怀疑着，不知除了武功之外，师父另外还有什么交待没有。

洗又寒倏地转过身来，沉声道：“管照夕，与其说今天是对你一种武功考验，不如说是你对生命的一种生死判决！”

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当时紧张地道：

“师父，你说什么……怎会是生死的？”

洗又寒仰天一阵狂笑之后，道：

“你自然不懂……可是你也就快要懂了。”

照夕一时有些毛发耸然，他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个语无伦次的怪老人，不知他心中什么打算。

这时洗又寒却由提来的一个口袋之中，取出一件黑色长衣，穿在了身上，又由袋中摸出了一小块石灰，递与照夕道：“这是一块石灰，你把它捏碎了，抹涂在你右手中食二指之上……”

他又抖了一下身上的衣服道：“我这件黑衣服，是很干净的，现在我们可互相对一阵功夫，你可把你所学的一身小巧功夫，完全施展出来，向我身上下手。”

照夕似乎面上微有难色，洗又寒又笑了笑道：

“你可以放心，我决不会向你下手，可是我却会尽力躲闪，在三十招之内，看你指上白灰，点在我身上多少。”

管照夕这才知道，原来师父是借此来考核自己的身手，当时点了点头，洗又寒又道：

“可是，你所点的地方，必须是我身上的穴道，在动手之间，我口中会不停的报出各处穴道的名字，每一处穴名，我只报一遍，在我口中报出的时间之内，你没有点中，便失去了再点的机会，你清不清楚？”

照夕不由惊恐道：“师父如此身手，只怕我一下也点不中。”

洗又寒冷笑了一声道：“要是如此，这五年以来，我的心血可就全白费了！”

照夕闻言，不敢再说什么，只好依言，把那石灰块紧紧夹在双指中间，他不敢把石块捏碎，因怕那么做，会不太清楚。

这时洗又寒已纵身在草坪间，回身点头道：

“你快点来！要记住我口中所说的穴名，不可有错。”

管照夕到了此时，也只好把心一硬，当时身子往前一纵，已到了洗又寒身前，就见洗又寒身如败絮残花似的猛然飘出了丈许，同时由他口中传出了一声低叱道：

“志堂！鸠尾！”

照夕这时集中全身精力，闻声唯恐时光不再，哪敢丝毫怠慢，猛然用“踩云步”的身法，追到了老人身后，骈指就点！

可是他才点到了“志堂穴”，尚不及往下再点“鸠尾穴”时，洗又寒身子却紧跟着变了。

同时在他柳浪似的身形变化之中，一连串的穴道名称，就如同炒蹦豆似的脱口而出，那一袭黑色长衫，带起了嗖嗖的风声，猎猎起舞，真似鬼影飘荡一般，只见呼呼的疾风影中，裹着照夕倏起倏落的身影，约半盏茶之后，那洗又寒一声长啸，倏地振臂拔上一耸石尖，高叱道：“好了！”

照夕本已扑上，闻声不由把去势一收，这时洗又寒已由石尖之上，如同一片枯叶似的飘了下来，他那枯瘦的脸上，带着无比的兴奋之色，道：

“想不到你的身手，竟有如此进步。”

他一面说着，一面不时低头，审视着身上那件黑色长衫，只见黑衣之上，白斑点点，他略一注视，点了点头道：

“我报出了六十三穴，你仅有五穴没有点中，其它都差不多……实在很难得！”

他用手把身上的白粉拍掉后，看着管照夕道：

“你在武功方面，我也不用试了……现在你随我来。”

他说着回过身来，直向山边走了过去，管照夕这时心中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这多年以来，总算没有白费时间，忧的是不知师父下一步又将如何。

当时跟着洗又寒走了有三四里路，来到了一处窄道，照夕不由道：

“师父，再走可有住家的人了。”

洗又寒站住了脚步，见道旁有几块石头，他用手指着一块石板道：

“我们先坐下。”

照夕怔了一下，依言就坐，洗又寒这时脸色铁青道：

“我们等一个过路的人！”

照夕心中不由奇怪，可是也不敢多问，只低着头，心中动着心思，洗又寒铁青着脸，坐在一边良久，也没有说一句话。

又过了一会，才见一个背着锄头的人，由远远的山道上走来，洗又寒微微一笑道：

“好了！有人来了。”

照夕不由马上由石上站起，仔细向那路人望去，奇怪地道：

“他是谁？我不认识。”

洗又寒微笑道：“我们都不认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过路农人。”

照夕不由惊道：“可是，你老人家……找他有事么？”

洗又寒冷笑了一声，翻着眼皮，慢慢道：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凡入我们中之人，在出道之前，需要当着师父面，亲手杀一人！”

才说到此，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怔了一下道：“这……这又为什么呢？”

洗又寒忽然哈哈一阵大笑，他那冷峻的目光，如同是两道寒电似的在照夕面上扫了一下，道：“不为什么！这是规矩。”

照夕不由讷讷道：“可是，这人是一个好人，而且和我们又没有什么仇。”

洗又寒这时并不理他的话，只用手一指那行将来到眼前的农人道：“用你学成的蜂人掌，往他身上下手。”

这一霎，管照夕心中起了极大的变化，原本是明辨是非的人，可是不知如何，洗又寒这句话，竟在他内心起了莫大的鼓励。

他猛然跨出了一步，右臂向外一探，五指箕张，怒吼了一声，那农人已在他奇异掌力笼罩之下了，洗又寒看到此，似面有喜色，他笑道：

“快撤掌力！”

管照夕这只麻痒的手掌，每当他欲施“蜂人掌”力时，都似有“杀而后快”的意念。

可是这一霎，竟觉一丝冷冰之气，由脾肺之间上冲顶门，顿时那股杀人的怒焰冷了不少。

他颤抖着举着未曾发出内力的那一只手掌，一时不禁犹豫了起来，这时内心似在谴责着他道：“你不可任意杀人！”

他看到在痛苦挣扎中的那个农人，他的气焰愈发消失了，他偏过脸向洗又寒看了看，却见这怪老人，脸上带着又惊又怒的神色看着自己，他那双愤怒眸子，似乎都快要喷出火来了，鼻中发声冷笑着。

管照夕立刻感觉到，如果自己违背了这项命令，恐怕自己将会遭致到杀身之祸。

由此更证明了那丁裳对自己所说的话，一点也不错，这老人确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怪人。

一刹那，他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许多了，同时也就在矛盾的内心之下，

猛的一拍掌，叱了声：“去吧！”

倏地力贯单掌，一掌击出，只听见一声惨叫，那农人竟被他这种无比的怪异掌力，打向了半天之上，尚未落地，已是血肉横飞了！

照夕掌力发出之后，身子也由不住向前扑了好几步，他触目着那血肉模糊的尸身，内心痛如刀绞。

可是现在他眼中没有一滴泪，他像是一个麻木的人，在这个凶残的师父之前，他是不敢有任何举动的……洗又寒终于满意的爆出了一声长笑，他走到了管照夕身前，在照夕肩上拍了拍，朗声道：“好！毕竟是我入门的弟子，现在你已通过了我的考试了。”

他微微笑了笑，又道：“老实说，方才我见你那种犹豫不决的样子，心中真不禁替你担心，总算你后来又下了决心。”

他狂笑了一声，又在照夕肩上拍了一下道：

“现在你可以出道江湖了，我们师徒再见有日。”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仍然为着方才的盲从而忏悔，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洗又寒说完了这句话，竟头也不回的走

他痴痴的看着师父的背影，心中又似乎有些依恋，可是他并没有追上去，叫一声师父，直到血魔洗又寒的影子完全消失之后，他才叹息了一声。

突然他像发疯了似的，扑到了那具死尸之前，低头看着那无辜屈死在自己掌下的农人，心中涌出了无比的惨痛和懊悔。

他注视了良久，才慢慢的叹息了一声，心中追忆着方才自己凶残的举动，不觉心惊肉跳，他抖索的想道：“啊！我真的是变了……变了……而洗又寒果真是这么一个怪癖可怕的人物，我如今侥幸脱离了他，又有什么可值得依恋的？我还不快走，等些什么！”

想着倏地转过了身，唯恐回去又遇到洗又寒又生出事端，所以他居然舍下房中的衣物，径自头也不回的就往山下行去了。

傍晚时分，他已远离了这座山岭，来到了一处叫做“丰城”的镇街之上。在一处客栈歇了下来，他睡在硬邦邦的床板上，想到了这六年来的一切，恍如是一个梦。

六年来自己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摇身变为一个吃尽千辛万苦的穷小子，所幸六年来，自己锻炼了一身铜筋铁骨，兼有一身惊人的功夫，比之从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么一想，他又不禁觉得异常欣慰，真恨不能插翅飞到北京的家中，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一些久远的往事，又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记忆之中，尤其是雪勤那娉婷的影子，更令他倍增思慕之情，他仍然记得那一日雪勤过生日时，自己去贺寿的场面，若非是雪勤暗中相助，自己只怕就出了大丑，可是江雪勤那种俏皮的举动，捉弄自己的神情，至今想来，心中也有一种气笑不得的感觉。

他想着这几年又应该对她说些什么呢？

还有那楚少秋，此人也不知如何了？想到当初他那种骄傲的神态，照夕不由一时热血沸腾，他心中默默地想道：

“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他看一看我如今的功夫，我现在不用雪勤暗中相助，也一定能比过他去！”

想着她更是心事重重，一直到了天快亮，才昏昏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快到中午，他才起来，胡乱吃了些东西，匆匆上路，这时午时已

过，可是当空骄阳，仍像是一个极大的火球，在每一个路人的头上悬着，管照夕把一条大辫子由左肩头拢过，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身上打扮更是古怪，一条青绸的单裤，上身是一件府绸的汗褂，露着一双结实的膀子。

这本是他在山上学艺时，平日的衣着，因为山上没有什么人，也就很随便，如今匆匆下山，竟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身上虽有几两碎银子，可是要想添购衣物，却不够。

他一个人匆匆在路上走着，他这种样子，立刻吸引了许多的路人。

看他这种打扮，又不像士子，更不像出力的苦朋友，尤其是他背上还背着一口宝剑，说他是镖行里的朋友，倒有几分相似，只是却连一匹马也没有，未免太落魄了。

管照夕凭着一时兴奋下得山来，并没有考虑到许多，可是上路之后，他不禁深深的后悔了，暗怪自己，真是走得太仓促了，应该回去一趟，打点一下衣物银两再走就好了。

当时愈想愈后悔，可是再回去拿，一来心有未平，二来又怕那洗又寒起了疑心，那时只怕自己再如此从容下山就万难了。

想了想，仍是狠着心不回去，咬着牙往前走着，如此紧赶了一程，直到晚上，可就到了距离朱仙镇不远的一个叫“守口子”的地方，前望开封城门，也不过只有三四十里的距离，照夕又饥又热又累，到了这里就不想再走了。

他摸了摸身上的几两碎银子，就决心在这里歇息一夜，到明天精力恢复了再说。

太平年间，此地民性敦厚，地方上很富饶，又因这地方靠近开封，所以更显得十分富足，入晚以来各处都掌上了灯，尤其是飘着青黄布幌子的小饭馆，更是显得十分热闹。

照夕把草帽脱下背在背后，走到了一处不十分讲究的食店门前，见招牌上写着“嵩云阁”，店门一边还挂着一个葫芦，表示卖酒的意思，正有两个堂倌在门外吆喝着，店门左边大师傅正下着蒸笼，笼里是香喷喷的肉包子，还有白面卷子，照夕看了看，遂向店内走去，他可是实在饿了。

当时就有一个小二招呼着他坐下，照夕要过了手巾把，在脸上擦着汗，伙计又送上了茶，他就慢慢的喝着，心中暗自算计着今后的一段日子，该如何去应付。

这时却见一个店伙，慌慌张张由他桌前跑过，惊慌的向柜上的账房先生高声道：

“快看，七小姐来啦！”

那账房先生大惊道：“上咱们这来了？不可能吧？”

伙计还来不及点头，却见一匹白马在店门口站住了，一个全身雪白衣裙的少女翻身下马，匆匆向店中走来。

那柜上的先生也走了出来，躬身向那少女叫了声：

“七……七小姐……你来啦！”

这时所有的食客，似乎都大吃了一惊，慌忙离座而起，就像是恭迎皇帝圣驾也似，却只有管照夕坐在那动也不动。

他心中十分惊奇，因为想不透一个少女，竟会有这般威风，她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想着不由仔细的打量这个叫做七小姐的少女，只见她约有二十二三岁的年龄，一身雪白的衣裳，足下是一双双凤戏水的弓鞋，满头的黑发，长可披

肩，却用一条肉色的纱巾在发根上紧紧扎住，手中挽着一条细皮编就马鞭子，虽是不伦不类，可是看起来，却只是美，她那丰美的姿态，立刻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

照夕心中也不禁有些惊异，暗想这地方，竟会有此姿容，只是她一个女的，居然到这个地方来，总是有些不大正道。

想着不由呆呆的看着她，却见这七小姐往店内走了三四步，停住了脚步，这时她身后跟进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从装饰上可看出，是她的丫环，她追了上来，向里看了半天，才向那少女道：“小姐！他在里边，一点没错。”

白衣少女微微瞪了她一眼，小丫环立刻停住了话，还伸了一下舌头。

这时那柜台上的先生跑上前，深深鞠了一躬道：

“想不到七小姐今天竟会光顾我们这个小店，真使蓬荜生辉。”

白衣少女含笑走了进来，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堂内转着，略微在管照夕身上停了一下，嘴角微微向上弯着，带出了一丝笑意，照夕不由一怔，等到再注视她时，少女的目光，却又移向别处去了。

那小丫环更是在照夕身上盯了一眼，才跟上了白衣少女。

这时那掌柜的又笑着弯言道：

“七小姐……是要吃点什么？请吩咐一声，小人好亲自关照厨房。”

说着搓着双手，口中嘻嘻的笑着，白衣少女此时已坐了下来，和照夕遥遥相对。

她点了点头道：“随便弄点来吧……快一点！”

那小丫环也坐在了她的旁边，四道目光，有意无意又向照夕投了过来。

管照夕不由脸色一红，忙把头转向一边，心中暗自惊奇道：

“怎么她们一直看我呢？我也不认识她们主婢呀！”

想着不由回头看了看，身后却没有第二人，他又看了看身上，不由恍然大悟道：

“啊！一定是她们见我衣衫不整，光着两只胳膊，在笑我。”

想着不由尴尬的把那短过两腋的袖口，往外拉了拉，又把前衫的扣子扣上，再一抬头，却见二女正低头微笑，那小丫环尚似低声的说着什么，嘴却向照夕这边努着，白衣少女却又似以目止住她如此。

她主婢二人这种表情，直把个管照夕看得如堕五里雾中，心中纳闷异常。

这时小二上了两菜一汤，还有一盘馒头，他吃着，不再去看她们了。

谁知他虽不看人家，人家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注意得很，那白衣少女微微向小丫环说了几句，就见那青衣小丫环笑着叫了

声：

“堂倌！”

一个伙计忙弯腰跑了过去，那丫环用手中的筷子，向照夕指了指小声道：

“这位相公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竟用这种菜去招待人家么？”

这堂倌一听这话，不由吓得两眼一翻，马上弯着腰道：

“小的们哪知道是七小姐的客人，要是知道，天胆也不敢如此怠慢，只是……”

他小声道：“只是这菜是那位相公自己点的，再说……”

白衣少女似已不耐，只见她秀目一皱，薄嗔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现在你既然知道了，还有什么话好说？还不快去给人家换几样好菜？你真是想讨打么？”

那小二闻言吓得面无人色，口中连连道：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他一面说着一面往后退了几步，遂附在那掌柜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并挥手向照夕指了指，掌柜的闻言面色突变，他惊异的看了照夕一眼，匆匆退了下去。

这时照夕正在埋头吃饭，哪知人家纷纷在议论着他，一抬头，只见四下目光，全在看他，他就显得愈发的不安了，心中想道：

“难怪那两个女孩看我，原来连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呢！看起来，我衣着是相当怪了！”

想着脸红着又把衣服拉丁拉，却听得二女已格格笑出了声来，照夕不由心中有气，狠狠的向二女瞟了一眼，才又低下头来吃饭。他心中想着早点吃完了饭走了算了，不想方才咬了一口馒头，却见一个店小二手中捧着一个托盘到了他面前，躬身弯言道：“适才多有怠慢，请大人不要见怪，小店给你赔个礼。”

他说着遂把照夕案上吃的碗筷都撤了下去，重新换上了一副精致的瓷器杯盘，由托盘中捧出了四个拼盘，菜肴极为讲究，又由酒壶中，为他斟上了一杯酒，这才媚笑道：“相公你老要是吃着不合口味，请随便招呼一声，我们再重换！”

说着又干笑了一声，才退了下去，照夕不由一怔，他皱着眉向那堂信点了点头，那小二忙又跑了上来，赔笑道：“你老有什么吩咐？”

照夕见众人目光全看着他，就连那主婢二女，也都在睨着自己微笑。管照夕不由把到口的话吞了回去，生怕说出来丢人，但又不能不说，他轻轻的对店小二道：“你们是弄错了吧？”

小二闻言嘻嘻一笑道：“得啦！相公你就别耍我们啦！要是小的早知道你老的身份，我们又怎么敢这么怠慢你老！”

他又干笑了两声道：“你老先喝着酒，厨房这就给你和七小姐弄菜，你老尝尝就知道了，我们这店铺门面虽不大，可是师傅手艺很高。”

他又低下头，用一只手遮着嘴，小声道：

“小号最拿手的名菜是‘香脆美人’，等会上来了，你老一尝就知道了。”

说着又笑了几声，看起来倒像是照夕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也似。

管照夕心中怔了一怔，暗想这堂馆一定是看错了人，定是把自己当成了什么阔公子之流的人了。

“只是……”

他皱了皱眉，心中又想道：“可是，我这身打扮，哪又像是什么阔人呢？”

想着红了一下脸道：“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管某可不愿平白无故受你们什么！”

方说到此，那店小二又打了哈哈，弯着腰道：

“你老还说什么平白无故，能巴结大爷你这种人物，是我们的福分，你老就慢慢吃吧，小的也不多在旁边麻烦你老了。”

说着弯着腰又要退下，照夕不由心中暗暗称奇，只是表面尚能镇定，他咳了一声，把声音压低了一些道：“你先别走，我问你，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会点武功，所以特别……”

店小二弯腰笑道：“谁说不是！冲着你老背那玩意……唉！得啦！你老就别说了，我们刚才都算瞎了眼了。”

照夕闻言发了一会怔，心中着实不解，暗付道：

“倒看不出，这地方人情如此温暖，对我如此体贴。”

想着窘笑了笑道：“既如此，就请谢谢你们掌柜的一声，还有……”

他红着脸看了桌上一眼道：

“我已七成饱了，也吃不了多少，再喝点酒也差不多了，用不着再上菜了。”

店小二闻言似有喜色，他眼睛向白衣少女溜了一眼，却见对方却在盯着自己，目光之中隐有怒色，似乎像是在说：“你敢！”

这小二吓得马上赔笑道：“不敢！不敢！你老慢慢吃吧！菜一会就来了。”

说着，再也不说什么，匆匆退了下去，管照夕此时心中真是纳闷到了家。

他向四面看了看，却见众人目光，仍在看着他，都带着惊羨之色，他就更不解了。

尤其是那白衣少女，更是眯缝着一双眸子，远远的瞧着自己笑呢！

照夕忙低下头，他举着筷子，心中却在暗暗发急，有心不吃吧，人家却是诚心诚意送上来的，岂不是伤了人家面子？

可要吃吧，似乎这太荒唐了，自己和他们素昧平生，岂能平白无故受人如此招待？

他举着筷子发了一会急，却见四周的人都在看他，似乎都在奇怪他为何不吃似的。

照夕不由心一横，暗忖：

“管他的，既是非叫我吃不可，我又客气什么！我又不是大姑娘，还害的哪一门子羞？管他的，吃了再说！”

想着一横心，就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塞，这时听到少女桌上发出了哧哧的低笑之声。

他也顾不了许多，一时酒到杯干，风卷残云般的大吃了起来。

这时店小二又陆续上了几道菜，无不是锦碟玉食，色香味俱佳。

到了这时，照夕也就不再多说了，是来一样吃一样，似见对面桌上，也是杯盘云集，菜肴同自己这边一样丰盛，凡是那边上一样，自己这桌上也必有一样，一直上了十几道，他不禁心中有些憋不住了。

这时正值那店小二又把名菜“香脆美人”端了上来，照夕已有了几分酒意，忍不住伏案道：“我一个人吃不了……不要再上了……我可是要走了。”

店小二陪着笑道：“你老再尝尝这个菜吧，回头叫人给相公你雇车。”

照夕笑了笑道：“不用了，不用了。”

说着低头见这所谓的“香脆美人”，原来是用一只整整的胎羊做成的，煎得全身酥焦，试用筷子往羊身上一扎，滋滋直响，未曾入口，已先闻到了阵阵香味，不由得食欲大动。

他忍不住又吃了一口，这时却见对面桌上少女已离座而起，全体客人都站了起来。

照夕心中暗笑道：“一个黄毛姑娘，也有这种势派，吃个饭却有如此排场！”

想着仍是坐在位上动也不动，却见那白衣少女微笑着，用手中小马鞭，往照夕这边指了一下道：“不许收他的钱，都算是我的，回头叫人到我家里去拿。”

照夕不由一惊，因还不清楚那白衣少女所指的是谁，不由直翻白眼，心

中虽是惊异，却没有说什么，却见二女已走下座来。

那白衣少女又笑咪咪的看了他一眼，才带了那丫环走了出去。

掌柜的狗颠屁股，一直送到了门外，却见两匹马得得的直向南方跑了。

立刻馆子里都谈开了，有人说道：

“想不到七小姐会来这个地方，这真是怪事了！她府上十几个人侍候着，什么吃不着？居然下馆子，真怪！”

又有人轻轻的咬着耳朵，不时用筷子往管照夕身上指划着。

管照夕不禁大力纳闷，当时把碟子一推，站起了身子笑道：

“行了，我也要走了。”

他一面用手摸着袋中那几两碎银子，一面红着脸道：

“你们掌柜的呢？请他出来，我要当面谢谢他，实在是不好意思。”

店小二躬着身子，就像个大虾米似的，口中连道：

“是……是……”

说着转过了身子，那掌柜的倒是不待请，自己就走了过来，笑道：

“相公还有什么吩咐？慢悦小号有七小姐的嘱咐，不敢对相公怠慢，今后就是没有七小姐吩咐，相公来了，我们也是一样的侍候着。嘻嘻……”

说着连连搓着双手，谄媚的笑着。

照夕不由突地一怔道：“什么七小姐的嘱咐？谁是……”

他脑中立刻想到了方才那个白衣少女，大伙都管她叫七小姐，莫非竟是她光顾了这饭店中的人不成？

想着不由皱着眉，又接口道：

“她……我并不认识她啊？她好好的关照你们做什么？”

这老板一听翻了一下白眼，先是一怔，遂又嘻嘻一笑道：

“得啦！你老是真人不露相，其实你相公不说，我们也不敢多问。”

他一面说着，尚自耸着眉尖，嘻嘻的笑着，照夕这时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他还要问，却见那老板已弯腰鞠着躬道：

“相公你请吧，你的饭钱，七小姐已代付了，她是刚走，也许在前面等着你呢！”

照夕虽是一肚子莫名其妙，可是和这拿柜的也说不清楚。

他怔了一下，心想这少女平白无故请我吃饭，是什么道理，我眼前虽穷，可也不愿受人无故赠食，不由追上去想问个清楚再说。

想着匆匆别了饭店，往外走来，这时天已经黑了，“嵩云阁”门前，点着三个大灯宠，光射十数丈，各家店门买卖，也都上了灯。

管照夕跑出来四下望了一阵，却不见先前那主婢二女，他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天下还会有这种怪事情，哪有平白无故请客的道理！”

同时他感到又有些歉疚，暗忖自己堂堂男子，爱人家一个姑娘的赠食，要是传出去，也够自己丢脸的了，想着心中又有些生气。

他这么想着，一步步的向前走着，过了一座小桥，这一带灯光可就少了。

照夕小心的看着路，方想找一处较小的店，投宿住下再说。

不想才拐了一个弯，却听见前面暗处，一人娇声招呼道：

“喂！你先站着！”

照夕不由站住了身子，皱眉道：

“是谁？是和我说话么？”

这时却见一匹黑马慢慢走了过来，照夕又看兄了，那马上坐着一个小女孩，这女孩不是别人，正是那白衣少女的随身小婢。

照夕不由口中“哦”了一声，忙道：

“原来是你，我正要找你们呢！”

那小丫环在马上微微笑道：

“你找我们？谁是我们呀？”

照夕脸红了一下道：“我是说你和另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她现在在哪里？请她出来，我有话问她。”

小丫环格格一笑道：“小子！我正要问你呢！”

她说着抬了一下头道：“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到这里干什么？”

照夕怔了一下，心说这小丫环问这些做什么？但对方既有赠食之恩，似不便太过冷漠，当时笑了笑：“我姓管，是归家经过这里，你问我这些做什么？再说我们又不认识，你们又何苦……”

说到这里不由又皱了一下眉道：

“那一位姑娘呢？”

这骑马的婢女撇嘴道：

“你好大的口气，开口姑娘，闭口姑娘，这开封附近地面上，哪一个不尊我们小姐一声七小姐，你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她说着话，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照夕，似乎很是不服。

照夕不由有些生气，哼了一声道：

“七小姐？我又不认识她，称什么小姐，你这小姑娘快告诉我她在哪里，我要找着她问一问，看看她为什么好好的请我客？”

这小丫环一听这句话，不由得捂着嘴，“噗哧”一声笑了，一面娇声道：

“好呀！你这人真是蛮不讲理，七小姐好好的请你吃饭，你不但不追出来说一声谢，却还有怪罪的意思，天下哪有你这种混球！”

照夕方把眼睛一瞪，正要喝叱她一番，令她不可随便骂人，谁知正要开口，却听见身侧一声浅笑道：“文春！不可无理，你退下去！”

那丫环闻言，把马带向了一旁，笑向照夕道：

“小子！七小姐来了，你说话可要放仔细一点，小心挨打！”

照夕正气笑不得，却见树影里，走出了一个小素服姑娘，正是那白衣少女。她轻款莲步，走到了照夕身前，先笑了笑才道：“小婢无知，冒渎了相公，尚请海涵才好。”

照夕忙一抱拳道：“不敢！”

他本想一找着这少女，便问问她，为什么无故赠食，谁知对方却是如此彬彬有礼，一腔闷气，顿时化解了不少。他脸色微红道：“姑娘既出来了就是了，我只是想问问。”

少女一双眸子在他身上转了转，微笑道：“一桌粗食又算得了什么？何必如此客气。”

照夕摇头道：“一桌酒菜固是所值无几，可是在下却不愿无故受姑娘示惠，尚请明言赐告才好。”

白衣少女似怔了一下，因想不到照夕竟会如此冷漠，她秀眉微蹙，却不

想身侧的文春，这时却由马上飘身而下道：“你这人也太不知趣了，七小姐是看得起你，想和你交交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莫非请你吃饭，还请坏了不成？”

白衣少女不由用手一拉她，可是这几句话，已把照夕激怒了。只见他剑眉一挑道：“噢！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管照夕岂能无故受惠于人？今日你们要是说出道理，我也不为已甚，否则……”

他这句话才说完，那文春竟一声娇叱道：“否则怎么样？”

她说着往前跨了一步，双手往小蛮腰上一叉，回头对那少女道：“小姐，你后退一步，让我来管教一下这野小子！”

白衣少女秀眉微微一皱，笑向照夕看了一眼，微微颌首道：“也好！可是你不可伤他。”文春叫了声：“我知道。”说着，遂转过了身子，用手一指照夕道：

“小子！你来试试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敢在我主婢面前张牙舞爪的。”

管照夕此时真是有些啼笑皆非，当时见状冷笑了一声道：“好！好！我就见识见识你这小丫头有什么本事。等见识完了你之后，再向你们小姐请教请教！”

白衣少女嗤的轻笑了一声，只见她纤腰微扭，已后退两丈以外。

她笑咪咪地道：“文春！只许你出三十招，要是不能取胜人家，就下来，人家还要见识我的功夫呢！”

照夕这时见白衣少女这种退身之势，竟是轻如飞絮，落地丝毫无声，心中也不禁暗自吃惊，忖道：“倒看不出，她一个少女，竟有如此功夫，看来这小丫环，也不可太轻视呢！”

想着只是注视着那文春，文春一面卷着袖子，露出一双细白的胳膊，漫不在意地道，“收拾这么个小子，还用三十招？小姐你看着吧，不出十招，我就能把他打趴下！”

照夕只是冷笑不语，冷不防，那文春一个迈步，已蹿到了他身前，她口中叱道：

“小子接掌！”

这野丫头，口中这么说着，一双纤掌，倏地在空中一分，用“野蝉过枝”的手法，双双向管照夕胸肋的“心坎”和丹田的“气海”两处穴道上，猛然戳了过来，一旁的白衣少女见状急叫道：“不可！”

她猛然向前一蹿，正想递双腕把文春双手分开，却不想照夕一声狂笑道：“你还差得远！”

他身子猛的向后一弓，凹腹吸胸向内一收气，文春的双掌指尖，竟是差着半尺没有递上。

文春陡然吃了一惊，身如旋风似的，向后飘出了丈许。

这时那白衣少女，才知道低估了对方的功力，身子也跟着旋了出去。

文春身形方一落地，却不知照夕已如影附形的逼近了身子，他冷笑着拑二指，向文春气海穴上就点。

双指未到，已有一股无形的劲风透体而至，文春不由大惊失色，当时惊呼了声道：

“啊呀！”

她猛然向后用力一坐，用“浪赶金舟”的身法，向一边蹿出了丈许。

可是身形甫一站定，那少年却又如同影子似的逼了过来。

文春至此，才发现不妙，当时一沉玉腕，身形“唰”的一个猛转，左膝微微向下一曲，五指一挑，紧挨着地面，用“海底捞针”的疾招，直向照夕小腹丹田穴上猛力戳来！

这一招可算是用得快、劲、巧，在她认为，鲁莽的照夕，万难逃得开这一招。

可是这甫入江湖的少年，挟了一身苦学的奇技，他的身手，已是近几年来武林中仅见的，确实是不同凡响。

文春这一势来得疾巧异常，眼看已到了他的小腹之上，就见他仍是向后一吸小腹，不闪不让，文春心中一喜，心说：“傻小子！这一次你可上当了！”

原来这丫头也曾苦练过内家掌力，此时见机会难得，不由把指尖向上倏地一翘，用劈空掌的功力，把掌力泄出了四成。

她因心念着小姐的嘱咐，不敢伤了照夕，所以只用了四成掌力，用心只想把照夕打倒地上，也就出气了。

她却又哪里想到，这个敌手，不要说她这点功夫了，就是她们小姐一齐上，也休想能讨得好去。

可笑她口中还低声笑嗔道：“倒下去吧！”

说话之间，掌力已自发出，可是这股掌力方一击出，那少年人，已如同正月的走马灯也似，滴溜溜快如疾风的一闪，已自无踪，等她觉出不妙，再想躲可是来不及了，只觉后腰“笑腰穴”上一麻，连唉呀二字尚未出口，人已“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管照夕轻轻点倒了文春，身形用“倒踩莲枝步”的身法，一连后退了五六步。

这时那白衣少女，已扑到了文春身前，倏地弯身，把那丫环给抱了起来。

她目光之中，带着无比的惊异，看着照夕道：

“你……你好狠心……”

说着在那丫环后背击揉了一阵，文春幽幽的醒了过来。

白衣少女救醒了文春之后，微一耸身，已来到了照夕身前，她那双又惊又怒，还多少带着一点喜悦的眸子，在照夕身上转了转，才道：

“你好厉害呀！”

照夕这时冷笑了一声道：“现在我要向你请教了！”

说着不怒不笑的一抱双拳道：“姑娘请！”

少女目光转了一下，似笑不笑道：“你要和我动手么？”

照夕略微有些汗颜道：“只要请教了姑娘的身手，在下掉头就走，还有那请客的银子，在下也要原壁奉还给姑娘。”

这姑娘眨了一下眼睛道：“啊！你要还我银子？”

她说着话，在照夕身上转了一转，微微笑道：

“我不收，就要和我打是不是？”

照夕红着脸道：“还银子是一件事，和姑娘比武又是一件事，因为你那个丫环太欺侮人了。”

白衣姑娘点了点头道：“好吧！你一定要还我银子，就还吧，还完了钱，我们再比一比，看看到底谁强谁弱！”

说着玉手一伸道：“拿来吧！”

照夕突然一怔，心说：“糟糕！我口口声声说要还她银子，竟忘了我此

刻身上哪有钱呀！”

想着不由头上急出了汗，一只手插在衣袋里，抽不出来了。

少女目光是何等锐利，此时一看，已知所以然，当时抿嘴一笑，又往前走了一步道：

“我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愿平白受我们女人赠食，既如此，你还我银子就是了，这顿饭也不贵，一共二两银子。”

照夕这时头上青筋直跳，可是急坏了，人家本是要不要，自己非要还不可，现在人家要了，自己焉能再有不给的道理？

想着真恨不能有个地缝，叫自己钻了下去，口中不禁结结巴巴道：“这……好。”

说着抽出手，掌中是三块碎银子，他把这三块银子向前一递，窘道：

“我因出来匆忙，没有多带银两，这是一两银子，暂先还姑娘一半好了。”

少女噗嗤一笑，后退了一步，口中啾了一声，道：

“哪有这么还人钱的呀！告诉你！你家七小姐可不是这么容易打发的，你要还就全部还，不还也……也可以！”

照夕这一霎，真急得想哭，无奈又红着脸，把手中银子收了回来，讷讷道：

“还有一半……明天再还你。”

少女哼了一声道：“我认得你是谁呀？明天？还后天呢！”

照夕碰了个钉子，心中发狠道：“这丫头也真损，先前她明明是要不要的，现在我还她，她又嫌少了。”

可是一时却又说不上口，因为银子是自己坚持要还的，现在断断不能怪人家无理了。

想了想，竟是忍不住气，不由冷笑了一声道：

“姑娘话是不错，可是你我萍水相逢，你好生生又何故要如此捉弄我呢？”

他这么说着，更像是有了理由，心中暗想：

“真奇怪！那些菜是你给我叫的，也不是我自己点的，我这里倾囊把钱还你，你却又嫌少了！”

想着不由微怒道：“何况，我并不要吃那些东西，而且我也吃饱了。”

少女低头一笑，哪像是要和人打架的样子？手中小手绢在脸上扇了扇道：

“吃饱了？我看你哪一样也没有剩下呀！”

照夕不由脸又是一红，暗想：“好刁的丫头！”

当时气道：“怎么没剩下？”

再一想，这些话就像是小孩子说的一样，不由又把话吞了住，他怔立了一会，见对方只是伸着一双玉手，含着微笑向着自己，也不说一句话。

管照夕不由跺了一下脚道：“好！我还你钱！一共二两银子不是么？我一个也不少你的，明天上午给你送去，把你家住址给我留下来吧！”

少女笑咪咪地道：“好吧！我家在打磨场红桥。”

照夕点了点头道：“好！我记下了。”

少女又一笑道：“你怎么不问我名字呢？到时候你找谁呢？”

照夕红着脸道：“你不是叫七……七小姐么？”

白衣少女不由咯咯的笑了，她边笑边点着头道：

“不错！你既也知道七小姐的大名，怎么敢如此跟我要横呢？”

照夕冷笑道：“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

他忽然上前一步道：“我们先比武，明天再还银子。”

这时那小丫环已走到了七小姐身后，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管照夕，她可是被照夕打怕了，这时不由在少女耳边，悄悄说了几句，那白衣少女，忽然笑了，她打了一个哈哈道：“你这人真不讲理，不还我饭钱，打了我的丫环，现在还要和我打架，天下有这个道理没有？”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心说这话似也有理，当时不禁有些怒不起来了，他慢慢说道：

“可是，我们方才说好的要比武呀！”

少女眨了一下眼睛道：“你银子没还我，我是不和你比武的。”

她说着笑了笑，低了一会头，遂又抬起头道：

“这么好了，明天下午，我在家等你，你来还我银子，顺便我们再好好比一下功夫，也叫你心服口服，你说怎么样？”

管照夕想了想，不由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着，明日午后我一定至府讨教就是了。”

少女回眸对文春道：“我们回去，带马来。”

她一面又回头向照夕笑道：“不要忘了打磨场红桥。”

照夕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

说着就见文春已把那匹白马牵了过来，少女扳鞍上马，用纤指拢着秀发道：

“不要忘了带银子。”

照夕皱着眉道：“知道！”

少女又一笑，用手指了指背后道：“还有宝剑。”

照夕连声道：“知道，知道。”

白衣少女又抿嘴一笑，策马如飞而去！

照夕目送着二女走远，这才转过身来，摇了摇头道：

“天下是什么事都有，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他慢慢走着，心中还再想，我堂堂男子汉，岂能输给了她？明天我是非去不可！

当时匆匆往前走着，找了一家店铺，字号是“来顺老栈”，门面不大，可是一进里面，倒也是东西厢房，一进一进的有四五进。

照夕找了一间房子住下，店小二打了一盆洗脸水，照夕不由红着脸道：

“这附近有当铺没有？”

店小二怔了一下，才又龇着一口黄牙笑道：

“正东头上有一家，西柿子口也有一家正兴老铺子，买卖都很公平，你老是……”

照夕不由将无名指上一枚汉玉扳指脱了下来，递与那小二道：

“你去给我押些银子去。”

那小二接过了玉扳指，只觉光华莹莹，也看不出什么名贵来，当时伸了一下脖子道：

“这东西怕……”

他咳了一声道：“相公要押多少两？”

照夕叹了一声道：“你就先押它五十两吧！”

伙计吃了一惊，吓得吐了一下舌头道：“好家伙！相公你是开玩笑吧！这小东西，能当五十两？”

照夕不由冷笑了声道：“你知道什么，你只管当去。”

店小二碰了个软钉子，才哈着腰出去了，照夕不由心中有些感伤，因为这枚古玉扳指，是父亲赠给自己的，却想不到如今英雄末路，却把它拿出来当掉了。

他这里洗完了脸，一个人扇着扇子，天气热，蚊子又多，嗡嗡之声不绝于耳。

他一个人扇着扇子，走到了前堂，问清了地方，洗了个澡，在院子里乘着凉。

只见满天星斗，静静地陈列在当空，一轮皓月斜挂西天，洒下了满天光雨。

他望着月亮，心中不禁又回想到了故居，想到了父母，正应上了那句“看月思故乡”的话了。

于是他又联想到江雪勤，那个俏皮挺秀的影子，恍如梦中仙子似的，在他眼前飘着。

管照夕嘴角含着微笑，想到了不久即可回到北京，自己拜见了双亲之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她，我要她看一看我这身功夫，到底配她不配！

想着他心中那份快乐，就别提了，真恨不能立刻插翅飞了回去。

于是又联想到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由有些后悔了。

心想她一个女孩子，我又何必跟她认真？好端端又何故非和她比武呢？这不是自找麻烦么？再说，因此拖延了回京的时间，才叫不值呢！

想着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深深后悔着，有心想明天不去了，可是又不愿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失信，想着不由发起愁来。

这时却见先前那个伙计，由前廊笑着跑了过来，他手中捧着一个红绸子小包，老远就笑道：“相公，给你押来了，一个不少，整五十两。”

照夕接过了银子，这伙计一面用手在脸上擦着汗，一面咧着嘴笑道：

“还真是一件宝物，听那柜上的先生说，还能多押，要紧着数押，可以押一百五十两银子，我就说要不了这些，你给押五十两吧，那老头子说要明押五十两，扣去利息，只有四十八两八钱，我就说要实拿五十两，当票在这里，可是不知道他怎么写的？”

说着把当票递了过去，照夕看，他也伸着脖子从旁边看，口中尚道：

“不错吧！”

说着又笑了笑，道：“喝！我跑了不少路呢，东头上正义当铺死了媳归儿，今天关了门，我又跑到了西柿子口……那正兴铺里的马老头子是个回子，你相公不知那老家伙可有多难说话，我……”说到这里见照夕已有不耐之色，不由忙把口边的话吞住了，同时又搓了一下手，干笑道：“不过……总算给您押来了！”

他一面说着，两只眼还直往那包银子上溜来溜去，心中却发急道：

“这小子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怎么一个钱也不赏呢！”

照夕见他老怔着不走，还没想到其它，那伙计实在忍不住了，又指了一下银包道：

“你老把那块包银子的绸子给我吧！我就这么一条，还留着擦汗呢！”

照夕啊了一声，忙把绸子解下来，递还给他道：“麻烦你了。”

伙计哈着腰道：“好说，好说。”

他脸上笑容消失得也真快，可忍不住，就有些挂在脸上了，这时照夕才恍然大悟，忙取了一块约有一两左右的银子，递给他道：“我都忘了，这银子给你做跑腿费。”

店小二脸上立刻又露出了笑纹，腰弯得像虾米似的道：

“咳！咳！谢谢相公！谢谢！其实跑这么点路，算不了什么！”

照夕对这种人物，实在很厌恶，正想挥手令去，可是却想起一事，不由问道：

“嗯！你先别走，我想问你点事。”

小二笑道：“是买衣服么？”

说着一双黄眼珠子，在照夕身上转了几转，照夕不由笑了笑：

“不是……不过等会也要买，我是问你，这附近可有个地方叫打磨场么？”

店小二点头笑道：“有！有！由西柿子口出去，往正北走上三里地，也就到了，那是好地方，都是阔人住的，你老找谁？我许知道。”

照夕又问道：“打磨场是不是有个地方叫红场的？”

店小二不由一怔，遂惊道：

“有！我的爷！你怎么问那个地方呢？你认识里面的人么？”

照夕笑了笑：“有一个叫七小姐的，你知不知道？她是不是住在那里？是干什么的？”

这小二闻言，不由脸上吓变了颜色，当时东张西望了一阵子，才小声道：

“我的爷！七小姐我能不知道么？这地方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七小姐的大名，你老就是问她么？”

照夕见任何人，只要一听到七小姐，都似又惊又怕，心中更是不解，当时皱了一下眉道：“我正是要找她，她一个姑娘，为什么你们这么怕她呢？莫非她还能吃人么？”

这小二在照夕说话之时，连连比着手式，用手在厚唇上直按，可是照夕也不管他，仍是把话说完了。

他吓得脸又变了色，等照夕说完了话，他忙跑到路口看了看，才回过来道：

“到房子里再说。”

照夕真是气笑不得，可是为了要听他说些什么，只好随他进屋。

这小二又把窗子关上，才吐了一口气道：

“哎呀！我的爷！你老人家说话可小声一点呀，要是给人听见了，不要说我一个伙计，就是我们老板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照夕不由气道：“真是大惊小怪，这又有什么关系，那七小姐真是母老虎么？”

这一句话又吓了小二不轻，他直着眼道：

“我的爷爷！你可别再说了，这话要是给钱乡长听见了，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照夕这才知道，原来那七小姐在此地竟有这么大势力，就连附近的乡镇，都为她收买了。

当时愈发想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为了使这小二说出实话，只好装着吃惊道：

“啊！原来这七小姐有这么大势力呀！”

店小二一咧嘴道：“那还能假了？连开封城里，要是提起了七小姐的大名来，也是叮铃当啷的乱响！”

照夕点了下头道：“我因是外乡人，初来这地方，总听见七小姐的大名，可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干什么的？她今年许有七八十了吧？”

店小二噗的一笑，一面抹着鼻子道：“教相公你说的！”

他把头凑近了，小声道：“嘿！那七小姐长的别提多么美了，谁见了她一面，夜里准睡不着觉。”

照夕点了点头道：“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店小二又小声道：“不大清楚，反正红场有她的大农场，开封城有她十二处字号，七小姐本人的祖上，也必定是什么总督将军的大官，要不哪能存这么多钱！”

照夕点了点头道：“听说她很有本事？”

店小二笑了笑道：“这就更不用说了，你相公是外乡客，问这个话，我不奇怪，要是问第二个人，人家不笑话才怪！七小姐身上那身本事，可神啦，我看许会掌心雷！”

照夕几乎想笑，当时皱了皱眉，知道这小二是瞎吹一气，也就不多问他，只问道：

“这七小姐，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小二压低了嗓子道：“相公这话是问我，要是问人家，是准保不知道，人家知道，也不敢说……”

照夕点着头笑道：“是！是！所以我才问你呀！”

这小二扬了一下那两道秃眉毛，嬉皮笑脸的凑上去，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的指头，在掌心画了一个字，然后笑道：

“姓这个、叫这个，知道了吧？”

照夕只看清他写的是一个“尚”，至于叫什么却没有看清，不由皱眉道：“叫尚什么？”

那小二又吓得唉呀了一声，一面小声道：

“小声！小声！这是忌讳。”

说着又伸出手来，用手指头在掌心上，又匆匆的写了一遍，小声道：

“知道了吧！这是官名，至于外号是这个……”

说着又写了几个字，照夕这才看清他写的是“雨春”和“白雪”，心知那七小姐名叫尚雨春，外号叫“白雪”，心中暗忖道：

“好雅致的名字！”

当时点了点头，轻轻自语道：“白雪尚雨春。”

店小二急得直咧嘴，一面道：“我的爷！我算服了你了，在这地方上，敢这么说的，大概只你一人。得啦！我算是惹了祸了，只请以后闯了祸，不要把我给拖出来就行了。”

说着打了一躬就要退下去，照夕见他这副样子，不由笑了笑道：

“好了，我不说就是了，你去给我买一套衣服去，我这身衣服不像个样子。”

店小二接过银子，嘻嘻笑道：“相公这身衣服是真不行了，我这就去。”

照夕待这店小二走了，心中不由口想到方才那些话，心中默默的念道：

“白雪尚雨春，她是一个什么人呢？听那店小二说，她倒似名门闺秀，

可是却又为何自己开着农场，做着买卖呢？”

他走出了房子，心中琢磨着：“我明日去她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她要是一个坏人，我就要给她个厉害，要是好人，我也犯不着同她比什么武，把银子还她之后就走。”

这么想着，心中就定下了，随后小二买来了衣服，是一身很讲究的细绸子衫裤，穿了穿也挺合身，把剩下的钱又赏给了那小二。

然后他一个人，到房中盘膝运行了一会功夫，正要睡觉，耳中似听到外面有女子娇声道：“店家！小心看着我的马，找一间上房。”

那声音颇熟悉，可是一时却又想不出是谁，心想下床开门去看看，可是一想自己一个大男人，开门看人家姑娘干什么？

想着也就忍着没有动，随后也就没听见什么声音，他也懒得多想，遂解衣睡了。

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了，按说他本该早早的上路，可是因有头天的约会，他只好耐着性子，再等一天了。

一个人闲坐房中耐着性子，硬磨了一上午，吃过午饭之后，他就想去打磨场红场赴约，可是看一看当空的太阳，火炙炙地，实在是吃不消。

只好又睡了个午觉，唤来伙计打水，洗了一个脸，觉得凉快多了，又吃了两块西瓜，这才脱下旧衣，换上了买来的新衣服，把那口宝剑，用原来的绸袋子套上，紧紧系在了背后，又把辫子盘在了脖子上，也没带草帽，就出去了。

自己走起路来，也觉得和先前那副土像大大不同了，由一个土佬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翩翩儒雅的佳公子，他又走到一家帽子铺，买了一顶瓜皮小帽，这才问清了打磨场的路，一个人慢慢的走去。

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才到，只见这地方极为空旷，并不是热闹的街市，却是住家的好地方。

有些大庄子，都是门禁森严，照夕又问了一个人，才找到了所谓的“红场”。

原来那红场一带地色，全系红土，因而得名，到了这里，可就看出明显的不同了。

这地方只有一幢占地极为广大的院落，四周全是高有两丈许的砖墙，墙内古树参天，楼台交错，确是够势派。

照夕到了门前，见正门右侧边上一个大铜牌，上面刻着两个字，“尚寓”。

照夕想了想，知道定是那尚雨春的住处了。

他在门前正要以手扣环，却听见墙内喧闹嬉笑之声不断，似乎全是女的。

他不由犹豫了一下，正觉不大妥当，却见一个皮球自门内飞出，直向照夕身上飞来，他不由轻舒铁腕，把那皮球接在了手中。这时那大门侧边，另开了一扇小门，由门内一连跑出了七八个少女来。

她们陡然看见照夕在门前，而且手中拿着球，不由怔了一下，遂又笑了起来，一时纷纷问着：

“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拿我们的球干什么？”

照夕把手中球向她们一丢，当时红着脸，拱了一下拳道：“在下是来此访尚雨春姑娘的，不知她可在家么？”

几个少女闻言，脸上带出惊异之色，互相交视了一下，其中一个绿衣少女才上前一步，微笑着点头道：“不错！那是我们七小姐，你找她做什么？”

照夕正色道：“昨天我和她约好了，今天来还她银子，顺便想和她比一下……”

那少女开口笑道：“还什么银子？几百两？”

照夕摇了摇头道：“只二两。”

五

这女孩一听，先是一怔，又不禁格格笑了，她摇着手道：

“我当是多少呢！原来只是这么点银子，不要紧，你就别还了……”

此时那身侧几个女孩都嚷嚷道：“喂！小娟！你到底还打不打球呀？紧着啰嗦个什么劲呢！”

小娟才窘笑了笑，正要回身，照夕已忍不住道：

“喂！姑娘！你代我去通禀一声，这银子虽然少，我也要还，而且……”

他方说到这里，小娟已为她同伴拉进了门去，随着这扇侧门，也就“碰”一声关上了，同时由墙内，发出了一片格格笑声，似有人笑道：

“找便宜找到这来了，这小子八成是欠打……”

照夕闻言，一时不由无名火高三丈，当时一撩长衫下摆，身形一长，已蹿上了高墙之顶，随着往下一飘身，已落在了大门之内。

那群女孩正自嬉笑一团，突见照夕入内，都不由哗然大惊，同时数声娇叱，已有四五人，把他团团围住，一时众口齐开：

“小贼！你好大的胆子！不想活了是不是？”

还有人道：“你想打架是不是？”

最后有一个青衣的矮女，她把众人分开，向前跨了一步，直着脖子道：

“小子！姑娘叫你来一个狗吃屎！”

这矮女可真是蛮横，说打就打，只见她一晃身子，已来到

了照夕身前，那条短腿，贴着地面，“唰”的一声，直向管照夕双足上扫了过去。

照夕本就是一腔愤怒无处发泄，想不到这丑女如此欺人，当时见她单腿扫来，只冷笑了一声，一时运气双足，只听见“叭”的一声，众少女都不由凉得“啊哟”了一声！

却见那矮女杀猪似的怪叫了起来，东倒西歪，一直退后了十几步，“扑哧”一声，坐在了地上，一时痛得挤鼻子眨眼，口中兀自“啊哟、啊哟”叫个不停。

管照夕冷笑了一声道：“这是你自我的，可怪不得我。”

这么一来，余下的几个少女，一时都惊叫了起来，有的去搀那矮女，有的却向照夕扑了过来。

管照夕方自打起精神，想好好惩治她们一番，正在此时，却闻红楼阁檐间一声清叱道：

“不要打！不要打！”

接着这人用“燕子穿帘”的轻功绝技，三四个起落，已来到了近前。

这人一来近，照夕才看清了，来人就是昨夜败于自己手下的那个文春，不由向后退了一步，一沉双掌，怒目向她视着！

这时其余几个少女，也都后退了几步，见文春来到，一时七口八舌的嚷道：

“文姐姐！你来得正好，快收拾这个小子，他伤了人了！”

文春匆匆向照夕点了一下头，遂回过头，绷着小脸对姐妹道：

“你们胡闹些什么？这是七小姐的朋友，你们竟敢得罪，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她这么一说，众少女都不禁吓得一怔，那个受伤的矮女，口中也不敢再

唉哟了。

文春这才收回了怒容，回过头来，对着照夕福了一下，含笑道：“公子真是信人，说下午来，就下午来，我们小姐早就等着你呢！”

照夕剑眉微皱，心想这个丫头倒是改得真快，昨日还同自己拳来脚往的厮打，想不到一夜之间，居然变得如此客气了。

当时仍是不欢不笑，只冷冷道：“那么就请带我一见，我只把银子给她留下，和她比一比功夫，比完了就走。”

文春妙目微合，浅浅一笑道：“这点银子，干嘛老挂在嘴上，其实我们七小姐……”

她说着，目光向一边的几个女孩转了一下，遂不多言，只点了点头道：“公子！你随我来。”

说着转身自去，照夕冷笑了一声，向四周之人看了一眼，也就放步跟去。

他这时才留意到，这院中好大的地势，亭台楼榭，花池松石，美不胜收，树枝上小鸟啁啾，俨然深府巨院，他心中更猜测不透这白雪尚雨春是一个何等之人了。

想着已踱过了一条回廊，眼前草地上，耸立着一座红楼，楼前十数株老松青郁郁的十分雄伟，微风过处，发出一阵阵清啸，十分悦耳。

照夕见厅门大敞，正有一个红衣使女，侍于门首，笑着向这边看着，文春回头笑道：

“公子请在客厅稍坐，我这就去请我们小姐。”

说着她便由一条小松径，伺一边侧楼走去，照夕点了点头，向厅内走去。

那门前红衣丫环，弯腰叫了声：“管公子！”

照夕不由剑眉微轩，心想：“怎么我的姓，她们都知道了。”

当时怀着惊异，进到了厅内，见厅内一色的黑漆家具，大师椅上都加着猩猩红的坐靠垫子，另有紫藤团椅六张，作梅花状散于四隅，正厅粉墙上，挂着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喜春图，两旁是一副祝枝山的对联，一笔大草气派非常。

照夕不耐烦的坐下来，那红衣小婢已上了香茗，他靠在椅上，暗想道：“我今天来，可不是来做客的，态度上也不能太礼貌。”

想着对那丫环一摆手，皱眉道：“不用！你端下去。”

那丫环睁着一双大眼睛道：“干嘛……这是刚泡的。”

说着还用手摸了摸杯子，转着眸子道：“太烫了是不是？”

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道：“没有什么，你放下来好了。”

那丫环本来端起了杯子，遂又放下了，只半皱眉头，看着照夕似笑又颦，道：“公子……”

照夕本是一肚子火。可是却也不便对她发作，只道：“我不是你们小姐什么朋友，我只是来找她了一点事情，事情一完我就走。”

说着遂不愿多言，把头一转，目光却视向一边墙上，无意间，却见壁上交叉悬着一双连鞘的长剑，剑把上穗子极长，其下却是一副青绢小联，写着一笔疾劲的草书，照夕出身仕子，不由留意向那对联上一看，见联上写的是：

“持剑走天涯

归后笑武林”

没有上款，下款落名如龙飞蛇行，是“尚雨春”三字，照夕心中不由动了一动，想不到这尚雨春，竟写得如此一笔好字，他望着这副对联，不禁冷

笑了笑，又想，好狂的女人，今日我定要同她比一比了，看看她有什么惊天动地之能，竟敢写此豪语。

正想着心事，却闻身侧那红衣丫环低声道：“小姐来了！”

照夕忙一回身，却见纱门开处，走进一人，正是那白雪尚雨春，照夕忙站了起来。

这时尚雨春秀发披肩，身着翠色短裙，踏着空纱拖鞋，露出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腿，她一只手频频抖着肩上的秀发，发上水珠淋淋，就似一朵出水的荷花！

她匆匆走进客厅，略为红着脸笑道：“我正在后面玩水，文春来说，才管兄来了。你先请坐，我……”

说着抿嘴一笑，匆匆跑上楼去。照夕心中不由一动，当时又坐了下来，只觉脸上发热，却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得劲儿，却见那红衣小丫环，正闹着自己微笑。

管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寒颤，暗忖：“不好！我不要着了她们的道儿，看此处所见，全是女人，而且俱都十分撩人，秋波送媚，竟无半点羞涩，我管照夕是堂堂男子，若在此失了礼态，还有何面目出去见人？”

想着不由把心一定，由怀中把备好的银子取出，暗付着，只要那尚雨春下来，我就把银子还她，干脆武也别比了，走了算了。

想着心中稍安，此时那丫环追下，亦不见先前的文春再来，约半盏茶时间，却见尚雨春由楼上姗姗而下，微笑道：“管兄久等了。”

她边说着，已走近照夕，一双水汪汪的眸子，却在照夕脸上转着，透着微微的笑意。

她此时穿着一袭水绿的绸裙，上身是对钮的小汗衫，露出半截雪也似的玉臂，尤其是头上那一蓬乌云似的秀发，用一条翠带朝天的拢着，其上仍可见亮晶的水珠儿，真个是秀丽晶莹不染纤尘。

照夕见她走近，不由微微欠了一下身子，正色道：

“蒙姑娘宠召，管某来访，这是……”

他双手把那一小包银子往桌上一放，红了一下脸又道：“这是欠姑娘的银子……二两……请你收下。”

尚雨春在他说话之时，只把一双杏目微斜的睨着他，嘴角上弯着，露出浅浅的微笑，听完了他的话后，眯了一下眼，笑道：“怎么着，你真还我银子……我可是骗你的。”

照夕怔了一下，遂绷着脸道：“我与姑娘素昧平生，这银子虽少，也万无白用姑娘银子的道理，姑娘还是收下吧！”

尚雨春道，“你这人也太死心眼了，我既诚心请你吃饭，又何想要你的银子？”

照夕见她不收，不由着了急，当时一抱拳道：

“我既说了要还，万无再收回的道理，姑娘不必客气，我这就告辞了。”

说着正要转身，却见尚雨春笑道：“慢着，你先别走。”

照夕回过身来，只见尚雨春脸色微红地道：

“拿你这人真没办法，既如此，我收下就是。”

照夕点头道：“姑娘理当如此。”

尚雨春遂伸臂道：“你倒是坐下呀！”

照夕摇了摇头，窘道：“我……我要走了！”

尚雨春忽然低下了头，像是十分失望，照夕把心一横，暗忖这地方定非善处，我还是不要久留的好，想着方一转身，却不想尚雨春又道了声：“喂！你不要走！”

照夕回过身来不悦道：“这是为何？”

雨春脸色微红道：“你……你不是还要和我比武么？”

照夕怔了一下，摇了摇头道：“我已伤了府上二人，实在不愿再多惹事了。”

却不料那尚雨春，由位子上站起，似笑又嗔的摇了两下头道：

“不行！就是因为你无故伤了我的人，所以今天不能这么容易就放了你。”

照夕红着脸道：“那么姑娘打算怎么样呢？”

说着一双俊目，翻了一下，炯炯的看着尚雨春，这姑娘笑了笑，她用手轻轻地在椅子背上划着，一面噘着小嘴半笑道：“我呀……我当然想要看看你的功夫。”

照夕冷笑道：“也好，那么我们就……”

尚雨春摇了一下手道：“不要慌，我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你先坐下，把火气压一压，干嘛说话这么厉害？”

照夕不由叹了一声，遂又坐了下来，心想这女人，可真有股磨劲，一时心中也不知她到底安着什么心，好在自己有一身功夫，也不会就怕了她，倒不如耐下性子，看她如何。

这么想着不由叹了一声道：“我是路过这地方，不能在此久等，并不是我说话厉害。”

尚雨春见他坐下了，才又恢复了笑脸，道：

“你看天还没黑呢，而且太热，你也用不着着急，干脆在我这里用了晚饭，我们到院子里月亮下面，好好的比一比，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你说怎么样？”

照夕皱了一下眉道：“这……何必要等到晚上呢？”

尚雨春柳眉一竖道：“我不是说过现在太热了么？你未免太固执了，莫非……”

照夕不由红着脸点了一下头道：“既如此，依你就是。”

尚雨春这才回嗔为喜，当时唤了一声文春，就见由后面走出了那个俏皮丫头，尚雨春笑着说道：

“管相公在我们这里吃晚饭，你去关照厨房，要好好的准备。”

文春笑着答应了一声，即退下，照夕此时耐着性子坐下，心中实在是充满了疑端，自己来此本有敌意，却不料竟成了宾客，闻言后苦笑笑道：

“姑娘不必张罗了，我也不饿，再说我来此本是还你饭钱……现在你又要请我吃饭……这账是永远也还不清了。”

尚雨春嘻嘻一笑道：“这顿饭我绝不收钱如何？”

正说话之间，忽见那文春去而复还，满脸焦急之色，在门口对着尚雨春连连比着手势，照夕不由心中一怔，不知究系何事，又不便问，尚雨春秀眉微皱道：

“有什么话，鬼鬼祟祟作什么？”

文春窘笑了一下，红着脸道：“七小姐……你出来一下好不好？这话不便说。”

尚雨春这才站起了身子，对照夕浅浅一笑道：“你先坐坐，我去看看有什么事，马上就来。”

说着匆匆出门，遂听那文春脱口道：“乔三爷来啦，说金鱼巷的买卖今晚过境……”

照夕才听到此，就见那尚雨春轻叱了声：“小声点！”

她匆匆回头向照夕看了一眼，又往外走了几步，二女低声咕咕喳喳了半天，照夕仿佛听到什么“乔三爷说人手不够”等语，余下就听不清了。

这时管照夕心中虽有些不解，可是还没有想到什么别的，须臾，那尚雨春又匆匆的进到房中，她脸上仍然是春风满面，不带出一点异态，嫣然一笑道：“让你久等了！”

管照夕剑眉微皱，道：“如果姑娘刻下有什么急事，我就回去了，这场比试也就算了。”

尚雨春摇了摇头，晒道：“没什么事，不要紧……我可不能放你……”

说着杏目向他瞟了一眼，带出无限妩媚，照夕不由将欲起的身子，又坐下了。

他低头想了想，暗忖道：“我一向直率豪爽，怎么今天在她面前，却如此百般温柔？反倒不如她一个女孩子家了。”

想着不由把愁容尽去，微微一笑道：“倒不是我不愿与你比武，实在是我急于返家，不想在路途之上，多有耽误，既是姑娘一再好胜，我也就不再推辞了。”

他又笑了笑：“我并不怕你呢！”

尚雨春欢喜过望，翻着那双明亮的大眸子道：

“我知道你本事大，可是我还真是对你不服气，今天我一定要……”

她说着话，忽然转动了一下眸子，似笑又颦道：

“不过……我临时有点事出去一趟，你是不是肯在这里等我一会呢？”

照夕怔了一下，但对方那双清澈晶莹的双目，正自牢牢的盯视着自己，不容他多作考虑，遂皱眉道：“这样似不大好。”

尚雨春忽然秀眉一剪，冷笑了一声道：“如果相公无此自信，也就罢了！”她那艳若桃李，冷似冰霜的态度，倒使得这甫出江湖道的小雏儿大大为了难，尤其被尚雨春这么一激，不禁脱口道：“既如此，我等你回来就是。”他脸色微红的说出了这句话，心中反倒无限惭愧，暗忖听她之言，分明对方是素知自爱之人，我却反到把她想成淫娃荡妇之流，却也是太小视她了。

恐惧之心一去，自然无所警惕，却见那尚雨春闻言又回嗔为喜，呼来小婢，换来香茗，一时二人畅谈了起来。

谈话之中，管照夕震惊的是，想不到此女小小年纪，居然对武林之中典故，各派门路前后因果，真是了如指掌，而武学一道，细细道来，亦如数家珍，照夕也就情不自禁的，由猜疑而对她生出了敬仰之心，心中多多少少也存了接交之意，到了此时，那比武之事，反倒绝口不提了。

相反，尚雨春也深深体会出，对方仅仅是一个甫出师门的少年，而江湖经历却丝毫俱无。可是武学一门似较自己尤有过之，几次想打探一下他师尊何人，奈何照夕却是守口如瓶，并微有疾愤之色，尚雨春也就不便再多问了。

可是她那水汪汪，圆活的眸子转动之下，无形中，已似流露出无比的倾慕深思，只是那少年公子，并不能体会罢了！

这时天也黑了，经此一段长谈之后，照夕已去了拘束之态，尚雨春并告

诉他自己乃是自幼投师，学成绝艺，父亲为一盐商，并经营绸缎，时常往返江南北京，所以这地方虽有家宅，却极少来此居住，开封地面店商，悉数交她经管等等。

因此，照夕也就不惊奇了，反倒生出敬仰之心，暗忖她一个少女，有如此能耐，学成一身武功，已是不易，居然还能治理如此一片家业，确是很难能可贵了，这时丫环来请吃饭，二人也就进入了饭厅，照夕也就不再客气，随着落坐。

照夕见满桌山珍海味，杯盘也很精致，比之北京故居，似更讲究，心中不禁暗惊商人之阔，实较名门巨宦，亦有过之！

尚雨春落坐后，满面春风的为照夕斟上了一杯酒，微笑道：

“昨天的事，说来都是我不好，我这里敬你一杯，请你不要生气了。”

照夕忙道：“姑娘说哪里话，都怪我太唐突了，还是我敬你一杯吧！”

尚雨春笑着正举杯欲饮之际，忽见文春匆匆跑来，她脸上带着无比惊吓之色，一进门就急道：“七……七小姐！不好了！乔三爷他……”

尚雨春倏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秀眉一剪道：

“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用不着大惊小怪！”

文春看了照夕一眼，口中讷讷道：“是！是！”

说着倏地回身而去，尚雨春这时脸上，可不像方才那么镇静了，这一霎，在她面上，似乎是撒下了一层冰霜，她一只手重重的按在椅子上，脸色十分沉重，照夕不由问道：

“有什么事发生了？”

尚雨春这时笑一笑，但那笑容很不自然，她对照夕道：

“我因有急事要出去一会，管兄务请等我回来。”

照夕不知如何竟点了点头，尚雨春不由笑了笑：

“不知如何，你竟与我一见投缘，你偏又急于赶路，我却有急事不去不行。唉！我很想和你交个朋友……你要是去了，就没机会再看见你了……”

她说着竟有些双目发红，似是语重心长，照夕这一刹那，竟也不禁心中动了一动，他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去办事去吧，我等你回来就是。”

尚雨春不由怔了一下，她确实想不到，照夕竟会对自己改了观念，不由大喜过望，她压制住内心的狂喜，眨着眼睛道：

“这么说你也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了？”

照夕脸色微微一红，遂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姑娘亦非一般女流，能认识姑娘，实是我的荣幸……”

尚雨春低了一下头，微微一笑道：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

她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黛眉微蹙，又笑了笑：

“你随我来，我先把你安置好了，再办事去。你吃饱了没有？”

照夕饭才沾口，怎会吃饱？不过他见尚雨春那种急态，必知定有急事，不便再为她添麻烦，当时往起一站道：

“我吃饱了！姑娘你去办事吧！我只在院子里走走，等你回来便了。”

尚雨春笑着摇了摇头道：“不行！我怕你跑了，我回来再找你可难了。”

照夕不由剑眉微皱，当下真想笑，心想这姑娘也真有意思，居然当我小孩子一般，一时也忍不住笑了笑，却见尚雨春，正以一双妙目睨着自己，当时不由马上又把笑忍住了，尚雨春道：“说真的我倒不是怕你跑，是怕人家

不知道你，万一得罪了你，我可担当不起。”

说着转身出室，回头招了招手道：“你来！”

照夕竟不自己的跟着她走了出来，才一出室，却见文春及另外四个少女，全集在厅外一个个都是疾装劲服，背系长剑，头上用纱布扎着头发，松树还系着七八匹健马，月光之下扫尾长啸，气氛至为森严！

照夕心中暗暗吃惊，心想这么些人，一个个都带着兵刃，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情？可是人家的事，他又不好意思开口问，二人一出来，那文春已弯腰对尚雨春行了一礼，焦急地道：

“七小姐的马已备好了……快去吧！”

雨春点了点头，足下加快了步子，绕过了一个荷池，才回过头来笑道：

“管兄！你看这房子如何？”

她手指着池边一座小小的竹楼，楼上满生藤蔓，衬着一轮皓月，益增清趣。

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道：“好雅致的地方，看来真如仙境！”

尚雨春这时也似十分焦急，她浅浅一笑道：

“既如此，就请管兄在这仙境里休息一刻，我现在就去办事，一待事完，我再来找你。”

她说着走至楼边，用手推开了门，回身急招道：

“楼内地方虽小，可是尚称舒适，书籍亦多，你如闷，看看书亦可。”

照夕这时已走进楼中，雨春点亮了壁角的灯，室内散出亮光，照着室内井然有序的摆设，她匆匆笑道：“我去了，马上有人来，你需要什么，只管招呼就是了。”

照夕点了点头笑道：“我不要什么，姑娘有事还是快去吧！”

尚雨春这才笑了笑，又轻轻的带上了门，忽然她又探头进来道：“管兄最好不要走远了，这院中还有别人。”

照夕怔了一下，遂又点了点头道：“我知道。”

尚雨春这才转身而去，照夕一个人在楼下走了一周，坐在一把椅子上发了一会怔，想到有些事情，确非人可料及，自己甫入江湖，想不到误打误闯，竟成了这尚雨春的座上客了。

而眼前这姑娘，却又如同一个谜样的人物，对自己偏又是似有深情，真难以令人过分拒绝她。

他又因此想到了北京的江雪勤，暗忖道：

“如非先认识了雪勤，眼前这尚雨春，亦何尝不是一个终生的好伴儿……”

他只匆匆的一想，遂忙把这念头又打发到九霄云外，自己暗笑了笑，想：“你快把这念头打消了吧！别说那雪勤尚与我有终身之约，即使没有，也没有对一个一面之识的少女，起这种心思……何况那雪勤婷婷娇姿，也决不会比这尚雨春差。”

想到这里，他不禁由位子上站了起来，方想上楼去看看，忽

见室门开处，那文春走了进来，她这时已脱下那身疾装劲服，重新又换上了一袭便装，笑嘻嘻地道：

“相公好！”

照夕欠身为礼，道：“你们不是有事么？”

文春笑道：“是呀，可是七小姐叫我不要去，叫我来侍候相公。”

照夕怔了一下，遂又问道：“你们这么多人，骑马带剑的是去做什么？”

文春脸色微微一红，笑了笑：“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些江湖上寻仇的事情罢了！”

照夕惊问：“寻仇？莫非你们小姐还与人有仇么？”

文春这时至一边几上倒了一杯茶，端过来，一面笑道：“这……我也不太清楚。”

照夕心中一动，可是知道这也许是对方的一件隐秘，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话到了唇边，又忍住了。

文春为他倒了一杯茶，又走向门前的一张位子上坐了下去，照夕问道：

“这房子平日谁住？”

文春笑了笑：“这是我们小姐的养心斋，差不多每十天半月，总来住上些时日，所以这房中应用的东西都很齐全。”

照夕点了点头，他忽然想起了一事，不由好奇地问道：“方才尚姑娘说，这院中尚另外住有别人，是不是？”

文春点了点头，道：“这院子里除了我们小姐以外，还住着一个南方来的姓金的姑娘，外号人称金五姑，是一个女魔王，很是厉害，又最不讲理，所以七小姐怕相公不知道，万一碰上了她，又要多惹是非。”

照夕点了点头，心中却暗暗吃惊道：“怎么近来江湖上，都是些厉害的女人呢？”

他想着忍不住问文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的？”

文春想了想，咬了一下嘴唇道：“要说嘛，和我们小姐多少也有些交情，所以小姐才把房子租给她住。”

照夕又问道：“她也是买卖人么？”

文春脸色似乎十分为难，她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大概是吧……有些买卖是和小姐一块做的。”

照夕点了点头，心想这就难怪了，文春这时又撇了撇嘴道：“金五姑虽然和小姐一块做买卖，可是我们小姐却很不愿答理她，别人都怕她，买她的账，也只有我们七小姐不怕她，她们虽住在一个院子里，可是也很少来往……除非是买卖的时候见见面。”

她口口声声说做买卖，更令照夕心中不解，这所谓的买卖，难道是指的“绸缎”么？正想问个清楚，那文春又皱了一下眉道：

“你今天白天来找，在门口碰上那几个玩球的姑娘，都是金五姑的使唤丫头……被你打伤的那个丑鬼，名叫金奴，是金五姑的心爱丫头，所以很闹了一点事呢！”

照夕不禁一惊，心中这才明白，怪不得自己来时，在门口为那群少女取闹，原来竟都是金五姑的丫环，莫怪她们如此大胆呢！

这时闻言，也才知道打倒的那矮女，竟是金五姑的丫环，不由十分惊异道：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么说我倒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其实我还真想去那金五姑理论一番才对，她凭什么纵婢行凶？”

文春不由皱着眉连连摇手道：

“我的少爷，你就算了吧，你是不知道，自从你打了那金奴之后，五姑发了多大的脾气呢！已经差了好几个人来找我们理论，都被我好说歹说，才给打发回去了，五姑知道是七小姐的好朋友，才算忍下了这口气，可是还嚷

着要是在外面见了你绝不饶你，所以七小姐才为你发这么大愁，才留着不叫你走呢！”

照夕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当时猛然由位子上往起一站，愤然作色道：

“岂有此理，想不到竟会有这种人？我管照夕岂会又怕了她去？走！你就带了我去见见这金五姑，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有什么本事敢这么欺侮人！”

文春见照夕竟会生这么大气，不由吓慌了，她连忙摇着手道：“哎呀！我的相公，你可千万来不得，这可不是好玩的呀！”

照夕一瞪眼道：“什么好玩不好玩，我是要问问她，凭什么这般欺侮人！”

文春皱着眉急道：“相公！你可千万不要急，这位姑娘可不如我们小姐好说话，在这直鲁豫一带，谁不知她是一个杀人的女魔王？”

照夕一怔道：“什么杀人？她不是一个买卖人么？”

文春似觉说漏了嘴，不由脸上一阵红，忙道：

“是……是，她是买卖人，可是她却有一身厉害的功夫，本事大着呢！”

照夕冷笑了一声道：“就算她有一身本事，我也不怕她。走！你带我去见她。”

文春这时急得想哭，全身发抖，她忙跑过来，紧紧拉着照夕一双膀子道：

“管相公！你千万不能这么来，就连七小姐也让她三分，你可不能得罪她，再说她和七小姐也是朋友呀！”

照夕一听到这倒似有了些顾虑，他忽然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么一说，我自然不便再去得罪她了，总要看尚姑娘的面子。”

文春见这一句话生了效，不觉宽心少许，此时忙加了一句道：“对了，相公就算是恨她，也要看我们七小姐的面子才是呀！”

照夕忿忿地坐在了位上，文春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她皱了皱眉，半笑道：

“得啦！现在已经没事啦！何必再自己找气生呢？”

照夕冷笑了一声问道：“这金五姑是怎么样一个人？”

文春比了一下手势道：“这么高的个子，三十左右的年岁，也不知结过婚没有。”

照夕忍下了一口气，心中暗忖道：

“我现在也不去惹她，免得为尚雨春得罪了人，反正我出去以后，总不能轻易饶她，她不是要找我么？那倒正合我的意。”

想着也就不提这回事了，文春见他不再多问，也不敢再提，遂劝照夕上楼去歇歇，照夕随她到楼上一看，见是一间极为雅致的卧室，壁上挂着一箫一琴，长案亦有七弦古琴，另有睡椅一具，平陈窗前，竹帘半卷，透来月色如银，不时有萤儿明灭其间，这景致，真是太美了，照夕不由心神为之一爽。

这时文春在那可上下晃动的睡椅上，加了一个锦枕，把竹帘向上拉了些，透进了习习的凉风，然后笑向照夕道：“相公可在这椅子上躺一躺，这里挺凉快，我想七小姐也快回来了，我再去给你泡一杯兰花茶来，相公你说好不好？”

照夕不由笑道：“这又麻烦你了！”

文春笑道：“这算什么！”说着就下楼去了，照夕遂往那椅子上一躺，头枕着那红棉缎子的锦枕，由枕上透来阵阵温香，足见这枕头素日是尚雨春所专用的了，照夕睡在枕上，目光视着窗外沉静的夜，那些天上的星星，空中的流萤，以及竹梢和松枝上发出的吱吱喳喳的声音……他的脑中也就不自禁的得了安宁。

须臾文春为他泡上了兰花香茶，用细瓷碗盛着，他喝了一口，笑道：“谢谢你！”

文春笑嘻嘻的看着他道：“相公真的明天就要走么？”

照夕点头道：“是的，我要赶路回家。”

文春叹了一口气道：“为什么不多在这玩几天呢？我们小姐对你……”

照夕红了一下脸道：“我好几年没回家了，现在自然是归心似箭，此时蒙你主仆上待之情，我决不会忘记，以后如有机会再来此地，我一定来看你们。”

文春笑着点了点头，似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口，他笑着看了一下窗外，用手拢着头发道：“今晚上月亮多好呀！要是平常这个时候，我们小姐是最爱吹萧了，再不就是舞剑。”

照夕晒然一笑道：“你们小姐喜欢萧了！”

文春眯着眼睛笑道：“怎么不喜欢，吹得可好呢！”

照夕忽然动了雅兴，遂看了墙上竹萧一眼，微笑道：

“你把萧拿来，我也会吹呢！”

文春不由大喜，当时跑过去摘下了萧，递给照夕道：“那你就吹一曲吧！”

照夕接过了这管萧，只觉入手冰也似凉，而且份量十分沉重，细看了看，才知萧身竟是上好的雪竹所制，头尾尚垂着银穗子，可知十分名贵。

当时就口试了试音，遂就吹奏了起来。普通萧分凡、六、乙、尺、上、正工、小工七调，照夕造诣颇高。可外吹正花、旁花

在这静静的夜里，他这娓娓动人的萧声，如同夜莺之声似的，传了出去，一曲甫毕，竟连那文春也不禁听入了神，几乎呆住了。

她长长喘了一口气，惊笑道：“太妙了……想不到相公竟吹得这么好……再吹一曲如何？”

照夕方含笑凑口，忽地远处又起了一阵笛声，随着夜风，清晰的传了进来。

照夕方自一惊，正待倾听，那文春却皱了一下眉，嘟着小嘴道：“讨厌！她又来了！”

照夕忙问道：“这是谁吹的？”

文春忙自照夕手中，把萧接了过来，一面道：“除了那金五姑还有谁！她这人真怪，每天我们小姐一吹萧，她准也跟着吹笛子，小姐舞剑，她也跟着舞剑，好似成心比似的。”

照夕不由微微摇了摇手，令其不言，当时聚精会神，听了一会儿，只觉那笛音声调虽也似颇为曲折婉转，可是却有些失之于柔，暗中忖着，料不到这金五姑也有如此雅趣，只此一端，已透着不平凡了。

他本是兴致颇高，经此一搅，却不便再吹下去了，当时笑了笑：“你把萧收回去吧！我可不愿和她对吹。”

文春闻言收回了萧，那笛音因不见萧声再起，吹了一曲也就不再吹了。

这时忽见前院之中亮起了一片灯光，隐隐有马鸣人声，文春不由笑道：“许是小姐回来了，我去看一看。”

说着自窗前一纵身，已用“海燕穿帘”的身法，猛然窜了出去，照夕也自椅上站起，方想也下去看看情形，却见眼前人影一闪，一前一后由窗中窜进了两条人影。

管照夕双掌一沉，喝了声：“谁？”

却见那先前来人，身形往下一落，已娇呼道：“管兄不要怕，是我。”

她说着，已自一阵踉跄，险些栽倒地上，幸而用手中的剑鞘，撑着地，算是没有倒下，可也不禁娇喘声声，照夕这时退后了一步，才看清了来人，正是那白雪尚雨春，只见她下半身，全系斑斑的鲜血，紧紧咬着一口玉齿，娇躯连连颤抖不已。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身形向前一窜，一伸右手搀住了雨春，惊吓得：“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那后上来的人影，正是文春，她早已吓得花容失色，道：“小姐你……这是怎么了？”

尚雨春勉强对着照夕笑了笑，咬着牙道：“谢谢你！我一直怕你已走了，见不到你了。”

照夕这时不由十分感动，当时苦笑道：“不会……姑娘你伤在什么地方了，还是不要多言才好。”

他说着回头向文春道：“你快去准备刀伤药和清洁的布来，快去！”

文春领命而去，这时雨春却对着照夕笑了笑，她整个的身子都几乎靠在了照夕的怀中，她娇喘频频地道：“谢谢……你这人真好。”

照夕见她身中如此重伤，尚还不以为意，居然还有心说笑，心中却又不禁生了些感思，当时剑眉微蹙，叹道：“姑娘！你这伤不轻，你快躺下，我给你看看。”

雨春这时一条玉腕，勾在照夕颈后，整个身子都在照夕怀中，她听完照夕话后，仍然笑着道：“你还会治伤呀？”

照夕也不答话，轻轻搀着她走到了椅前，慢慢把她放下，不想姑娘一只手，却是紧紧勾着他颈项不放，她娇喘着笑道：“你真好……谢谢你！”

照夕红着脸，用双手把她手拉开，退后了一步，仔细看了看她身上，见血自左腿溢出，已染红了半面裙子，可见伤势不轻，当时不由紧张的道：“你快运气闭住两处气海穴，不要再动了！”

尚雨春这时脸色苍白，她仍然带着笑点了点头道：“我已闭住了。”

照夕这时把袖子挽了挽，到了此时，自然不便再有什么顾虑了，他走上了一步，用手紧紧按在尚雨春左腿上端，雨春口中微微哼了一声，娇躯一阵颤抖，照夕低低道：

“姑娘你要忍一忍痛，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尚雨春露出两排细白的玉齿笑了笑：“不……痛！没关系！”

她脸上这一霎，竟沁出一粒粒的汗来，同时喘声更较先前为甚！

这时文春已和另一个丫环上来了，手中端着应用之物，照夕回头道：“文姑娘你来帮帮我，按着你们小姐的腿，先看看她伤在哪里，等把血洗净了再叫我。”

文春答应着忙依言而做，照夕却走到了另一间房中，这时那另一个姑娘也进来，帮着雨春解裙宽带，尚雨春一双眸子，却目送着照夕离开一边，她知道照夕是怕自己不好意思才避开一边，芳心之中，在这一瞬之间，对照夕更不禁又生了不少好感，暗忖这人真不失是一个正人君子，她素日所接触全是些奸狡的江湖之辈，很难遇到一个如照夕如此正直的青年，更何况照夕又如此俊雅，她看着他的背影，心中不禁愈发感到自己若能和此少年结为连理，才不枉人生一场，想着竟连腿上的伤也忘了，只怔怔的看着那扇门，心中不停的深思着，直到文春一切都规置好了，她才惊觉过来，当时轻轻叹息了一

声道：

“你去请管相公出来吧！”

文春喊了声：“相公！我们已弄好了，你快来看看这支箭。”

照夕忙从另一房中匆匆走出，他走到雨春身前，蹲下了身子，见雨春露着一只欺霜赛雪的玉腿，其上血迹已洗净了，只是却有一支弩箭，深深的扎在她腿肉之中，沿箭身附近，肉色呈出一圈黯黑，不断的自伤口中，向外沁着紫血。

照夕不由冷笑了笑，愤然作色道：“这人好狠的心，竟以毒药蛇弩伤人，我今夜为姑娘治好了腿，倒要会一会此人。”

尚雨春此时只是微微的哼着，听到了这里，却抖声笑道：

“你不要胡说了！我可不许你……”

照夕这时二指箝着箭尾羽毛，猛出左手在尚雨春肩上拍了一掌，雨春惊得“啊”了一声，再看照夕右手已把那只短箭拔了出来。

这才知照夕竟是以“声东击西”的方法，减少了自己的痛苦

感觉，尽管如此，她也不禁痛得流出了泪来，那说不尽的柔情蜜意，化为两道迷离的泪光，在照夕身上转着，照夕忙挥手道：“姑娘你不要说话了，还要忍一会痛，我为你把毒水吸出来就好了。”

照夕说完了这句话，不由微微愣了一会，要说起来自己和这尚雨春，也不过是一面之交，可犯不着为她如此尽力。

可是他生就一副急公好义的脾气，尤其这救人之际，不容他再作多想，何况雨春那楚楚可人的样儿，实令他不能不为之动心。

只见他猛然张开了口，用嘴紧紧的凑在雨春毒箭的伤口上，

一连吸了十数口毒血，直到血色转为鲜红，才罢口，这时雨春

已痛得全身阵阵急颤，可是那双充满了多情感伤的眸子，却一直没有离开照夕，等到照夕吸完了毒血，又为她伤口处撒上些消毒的药粉之后，她不禁感动得流出了泪来，照夕见她如此，生怕她又说些什么话，令自己难以答复，同时口中全是污血，也急待洗漱一番，不由笑了笑道：

“姑娘！你的伤已不妨事了，你好好的躺一躺，我下去一会。”

尚雨春这时流泪道：“你小心嘴里的……毒！”

照夕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没有关系。”

这时文春也颇为感动地道：“公子你真好，小姐这条命可全是你救的了……我给你磕头。”

说着竟真的要下跪，却被照夕一把给拉住了，他微微皱眉道：“你这算什么，我们身为武林中人，讲究的是行侠仗义，你不要多礼，快快带我去洗洗脸吧！”

尚雨春也呻吟道：“你快给管相公打水去。”

文春领命而去，这时照夕用杯中的水，把口漱了十几遍，又用净布擦了一遍，才算干净了，文春打来了水，他又洗了个脸。

这时尚雨春腿上已不像先前那么痛了，同时那药凉凉的很是舒服，她就睁着那双明亮的眸子看着救自己的这个年轻人，嘴角微微上弯着，显出些笑意。

照夕坐在一边的位子上，本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是偏又不知如何开口，他望着黑如浓墨的天，暗忖道：“看样子，我是走不成了。”

他目光再次的转向雨春，忍不住问道：

“姑娘的仇人是谁？这人心太狠了……请把他名字告诉我，我要会一会他。”

尚雨春不知如何，脸色竟红了一红，遂苦笑地摇了摇头，抖声道：“这事与你不相干，你还是不要多事的好。再说……”

她说到此略微犹豫了一下，又摇了摇头，竟自淌下了两行泪，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想不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却知道对方定有难言之隐，遂也不便再多问，当时笑了笑：“姑娘不要难受，我只是随便问一声罢了！”

尚雨春张开了流泪的眸子，微微叹息了一声，这时文春走到了床前，尚雨春忽然用手指了一下桌上，小声道：“这东西……你收好了。”

照夕顺其手往桌上一看，见是一个裹着青布的小箱子，自己记得这东西，方才雨春初进来时是背在背上的，也不知其中何物，文春忙提到了手中，她睁着微喜的眸子道：

“成功了？小姐你……”

雨春却用目光制止了她的话语，她含着快要流出的泪，挥了挥手道：“你去吧！”

文春拿起那青布包着的小箱子，匆匆下楼走了，尚雨春又看了那床边的小丫环一眼道：“你也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那个小丫环答应了一声，又对照夕请了个安，才转身而去。照夕待她走后，对着尚雨春微微一笑道：

“姑娘，你静心的睡吧！今天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里照护你。”

尚雨春点了点头笑道：“我也不睡，我们今天晚上谈谈话不好么？”

照夕摇头笑道：“哪有这么多话好谈，你新伤未愈，还是身体要紧，你要睡觉。”

尚雨春忽然眼圈一红道：“可是，明天你不是要走了么？”

照夕又笑一声道：“在姑娘伤未愈之前，我暂时先不走就是了。你好好睡一会，我到楼下看书去了。”

雨春不由眸子一张，她笑嘻嘻地道：“这么说明天你不走了？后天也不走是不是？”

照夕点了点头道：“我暂时不走，要等到你伤不妨事了，我再走。其实我并不内行，只是这种‘紧背花蛇弩’，我听师父说过，即使吸毒上药之后，也要三天之后，才能脱险，所以……我不能走！”

雨春微微笑道：“要是如此，我真情愿这伤永远不好呢！”

照夕也不由摇头笑了笑，当时不敢在她面前久留，遂把竹帘为她放下，转身就下楼去了，隐隐似听得尚雨春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明知对方此时心情万端，可也不敢再多问，就下楼了。

他坐在书案旁，自己找了一本书，在灯下看了几页，奈何心情不定，时而合上了书，闭上眼睛，他那往昔一直不起波纹的内心，似乎已不像以前那么平静了，可是自己却也说不出为什么来，他确信自己对楼上的尚雨春并没有起什么异心，可是确是因她而心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正当他打开了书，压制着内心的烦闷，想要看它几页，耳中却听到雨春娇弱的呼声道：

“管大哥……管大哥……”

照夕大吃了一惊，倒不是这“大哥”二字令他吃惊，是为她的伤！他忙

答道：

“来啦！来啦！”

当时飞快的跑上了楼，却见尚雨春仍是平静的躺在床上，依稀的月光，正由竹帘的空隙之间，射出几道皎亮的光，照着这姑娘的脸盘儿，她紧紧地蹙着一双蛾眉，对照夕窘笑了笑，又忙收住了笑容，照夕忙问道：

“姑娘，你有什么地方不适么？”

尚雨春嘟着小嘴，伸出一只雪腕，指着那只伤腿，微嫌扭妮地道：“这里……这里还痛！”

照夕忙把灯移近了些，自己蹲在了她床前，皱着眉道：“很痛么？”

说着正要掀开薄被探视一下，不意偶一抬头，却见雨春脸上，似带着笑，并不似有什么痛苦的模样，自己一看她，她却马上又皱起了眉，口中尚自啊哟道：

“好痛……好痛啊！”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立刻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当时又气又笑，看了看她，半笑道：

“有伤自然会有些痛的，只要不太厉害，就没什么关系。”

雨春踢了一下被子，噘着嘴道：“就是厉害嘛！”

照夕有意往她那只没受伤的腿上一按，问道：“痛么？”

不想尚雨春竟啊哟叫起来了，照夕一时忍不住笑了，他站起了身子笑了笑：“姑娘，那是右腿。”

说着回过头叹了一口气，却又听见雨春娇呼道：“管兄……管大哥！”

照夕本不想理她，可又怕她紧喊，便又回过头来，却见雨春正用手在嘴上比着喇叭口的姿态，正要再喊，一眼看见了照夕，忙把双手收回到了被内，脸也不由红了。

照夕走到她床前，不言不笑，雨春讷讷道：“这次是……真的！真的呀！”

照夕笑了笑：“什么真的？又痛了么？”

雨春脸红了一下，半天才吞吐道：“我要喝茶……你可以给我一杯么？”

照夕忍着笑，点了点头，见她几前有杯子，遂拿起来，谁知杯中尚有多半杯温茶未喝完呢！他低了一会头，遂把杯子里茶，慢慢倒在痰盂里，却见雨春红着脸小声道：

“啊……还有呢！我以为没有了。”

照夕也不说话，倒了一杯，走到她床前，问道：“你自己可以喝么？”

雨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唇角微微上挑着，似笑又羞，这种姿态，确实迷人已极！

照夕摇头笑了笑，事实他在无知之间，已多少动了些心，他上前一步，轻轻把她扶起一半，道：“那么还是我来扶着你喝一些吧！”

雨春慢慢的喝了几口，就停住不再喝了，她翻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注视着照夕微笑道：“你困不困？”

照夕摇了摇头，微笑道：“还喝不喝？”

雨春抿嘴一笑，又喝了几口，照夕见她根本不像是口渴的样子，当时轻轻叹了一口气，把她慢慢放下，手叉着腰皱了一下眉道：“你还是好好睡一会，还有什么事，现在都告诉我，省得等会又叫。”

雨春这时仰脸看着他，微微哼道：“你……不要走。”

照夕正不知如何，却听见楼下有人匆匆上楼的声音，忙回身一看，却见

是文春来了，她脸上带着极为惊讶的神色道：“七小姐……不好……不好……”

二人不由大吃一惊，雨春忙问道：“什么事？你快说！”

文春匆匆看了照夕一眼，当时抖声道：“那乌头婆就要来了。”

这一句话，就如同是一声雷似的，顿时令尚雨春大吃了一惊，她吓得张口结舌道：

“这……是谁说的？”

文春急得搓着手道：“刚才乔三爷回来说，那乌头婆已发现东西丢了……并也猜到了是小姐所为，所以……”

雨春这时脸色一阵惨白，她冷笑了一声道：

“这老怪物也太心狠了，我已中其毒药暗器，竟尚不死心……也好！”

她又苦笑了笑，目光却在照夕身上转了转，忽然她流下了两行泪道：“管大哥，你快走吧！”

照夕这时在病榻旁边，已听得很清楚了，当时冷笑了一声道：“这乌头婆是谁？”

雨春却摇了摇头，焦急地道：“你就不要问了，还是快走吧，这人心黑手辣，如见了你，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对我这番恩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

照夕不由哼了一声道：“姑娘！我已经全明白了，这乌头婆正是以花蛇弩伤你之人，现在她竟还要来取你性命，她的心可太狠了，虽然我并不知道她和姑娘到底有何仇恨，可是你如今伤在病榻，我绝不允许她如此……”

他这么说着，一旁的文春，脸上带着喜色，忙岔口道：“小姐！就让管公子留在这里吧！”

尚雨春仍是连连摇着头，并催道：“你快走……我求求你好不好，你打不过她的，你留在这里不过是多赔一条命！”

照夕见他说得如此严重，不由也有些惊心，当时皱眉道：“那么，你也躲一下呀！”

雨春摇了摇头，冷笑道：“她不见得就会要我的命……我们还有一笔账好算呢！她的意思是在那箱子上。”

照夕不解道：“什么账？那箱子里到底是些什么？是谁的？”

雨春这时长叹了一声，一时颇感这话难以置答，她痴痴的看着照夕，心中想道：

“我还是把实话告诉他吧！迟早他也是会知道的。”

可是偷目一看，那文春却正在向她摇着手，她立刻又发觉到这种事的严重性，只一出口，怕他马上就许拂袖而去，也许弄不好反倒成仇也未可知。

当时想着，一时竟硬下了心，撒谎道：“箱中宝物，早是我家传之物，不想被这乌头婆抢去，今夜为我用计盗回，她却又不甘……”说到这里，脸色微红，好在是晚上，否则照夕定可看出她神色有异。

雨春说到这里停了一停，下面的话一时却难以接下去，照夕早已愤愤道：

“如此说来，这乌头婆竟是一个贼了！我更不会放过她了！”

他看着尚雨春笑了笑，道：“姑娘你好好的睡觉，一切事情都有我，我决不会让那乌头婆伤你一毫一发。”

他这么说着，尚雨春却偷偷用手在擦着眼泪，照夕这时回头看着文春道：

“你方才说她来了，现在到底在哪里？你带我见她去！”

方言到此，就听见庭院之中，有人如同夜梟似的一声长笑道：

“尚雨春小贱人，别人怕你，我乌头婆可不怕你，你以为跑得了么？我老人家已经来了，还不快快出来！”

尚雨春倏地一把拉住了照夕的手，管照夕就觉得她那只手抖得很厉害，可见她是十分害怕了，那一边的文春也吓得低下了身子，口中连连道：

“小姐……她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尚雨春抖声道：“管大哥……你不要出去，她找不到我们的！”

照夕这时愤怒膺胸，本欲冲出，听雨春这么说，不由暂时忍着气，没有动，却又听见那乌头婆发出一串尖锐的笑声道：“好丫头！你以为你不出来就跑得了么？丫头！你还是识相一些，快快把我老人家要的东西交出来，我也不难为你，要是你再不知好歹，我老婆子的手段你是知道的……等我进去以后，只怕你再活命就难了。”

文春这时爬到雨春床前，抖声道：

“小姐！我看就把那……”

雨春这时哼了一声，点头道：“你去拿来吧！不要给她看见了。”

不想照夕这时已忍无可忍，他已挣开了雨春的手，冷笑道：

“不用，我这就去会会她！”

他说着一闪身，已来到了窗前，一掀竹帘，用“燕子穿帘”的轻功，窜身而出，身后的雨春吃了一大惊，要留住照夕已经晚了。

管照夕怀着一腔怒火，一出来就冷笑道：

“乌头婆你在哪里？”

他这句话方一说完，就见眼前黑影一闪，再看身前丈许地方的假山石下，站着一个身高六尺，满头蓬发的老婆婆。

月光之下，这老太太的那副尊容，可是太吓人了，只见她发如乱草，一双短眉平齐，左眉角上生着一颗大黑痣，大如铜钱，一张大嘴，翻着厚有三分的嘴唇，乍看起来，真是惊人已极！

尤其可惊的是，她脸上自天庭以上，黑如浓墨，眉下却其黄如蜡，莫怪人皆以乌头婆称之。

她陡然的现出身形，照夕也不由吃了一惊，他后退了一步，冷笑道：

“你就是乌头婆么？”

这乌头婆乃两湘最难惹的绿林魔头，此次京中做案，在大内巧盗玉宝“七十二翠”，收满一箱，此来河南，沿途震惊了各省绿林，虽有不少知名之士巧取明夺，可全伤在怪姥的“黑煞问心掌”之下，没有一个讨了好去！

不想来到这地面，竟会一时大意，为豫中绿林道盯上，起了极大风波。

说来话长，这时豫省绿林人士亦分黑白两面，明一面上来说有商椎三老、洛阳五鬼等大盗，此辈人士仗其人多势众，占险要山寨，称一时之雄，官府亦莫可奈何！可是这一类人士，却是最好防，他们下手对象，只是在一些富商行旅，或是下野的朝廷巨宦，多是硬摘硬取，略微小心的人，不容易为他们得手，可是最可怕的是隐在暗中的黑道人物！

提起这一类人，在河南道上，可就很有几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了，那白雪尚雨春，正是此中人物的姣姣者，自出道以来，真可说是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取南盗北，可说是从没有落过空。

此女最棘手的是心机巧智，加上一身软硬功夫高人一等，人又美若天仙，出没前后，身分不等，她胆量极大，下手也是最狠，所谓的“狠”并不是指

的手段毒辣，而是眼界极高，非巨金宝玉，轻易不动，一动手就是数目惊人！

这尚雨春在地面上，有绸缎庄作掩饰，谁也不会想到她竟会是如此一个人！

负责那些绸缎庄的人，很有几个打手为她效命，那乔三爷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姓乔名智取，掌中一支风翅流金铛，很有些功夫，被尚雨春倚为左右手！

乌头婆此来消息，很快就为她打探到了，于是经过周密计划，由尚雨春定下计，先散出流言，惊动同道，在群围乌头婆之际，她们却背后下手，载宝而归，可是乔三爷却险送性命，受了重伤，尚雨春亦中了这怪姥的“花蛇弩”，若非是照夕急中救援，很可能为此送命，这乌头婆的厉害是可想而知了。

乌头婆失宝之余痛心疾首，在细心打探之下，才知为白雪尚雨春所为。

尚雨春在此处名号极大，自然一打听也就知道了，她哪里肯吃这个大亏，于是当夜就找来，满打算找到了尚雨春之后，劝她把箱子交出，也就算了，自己来此人生地陌，还是不宜多得罪人为上算。

谁知道进门之后，一片静寂，且宅之中各人，先得了消息，早就四处掩蔽一净，竹楼处地极为隐秘，她一时如何能找得到。

她来前也知道，和尚雨春同院住着一个棘手的人物，此人就是绰号人称红蜂金五姑的，因此人与自己并没有怨仇，不宜得罪，所以尚存有戒心，没有往后院深闯。

正自暴怒火起之际，却见出来了一个少年，这人一开口就直呼自己乌头婆！

需知这类出名的江湖之人，最忌的就是别人直呼外号，更何况乌头婆三字听来就不顺耳，乌头婆本就是一肚子火无处发，这一来真无疑是火上加油，当时强压怒火，冷笑道：

“你这娃娃是谁？”

照夕初入江湖，哪知这乌头婆的厉害，当时大声道：

“你也不要管我是谁，我只问你三更半夜，到人家家里来乱叫些什么？”

乌头婆怪笑了一声道：“我问你，那姓尚的丫头，到什么地方去了？”

照夕摇头冷笑道：“不知道！”

乌头婆又问道：“你是谁？是她什么人？”

照夕见她说时，两只瘦手交叉在胸前，目光如炬，炯炯逼人，心中也不禁有些吃惊，当时仗着胆子，也厉声回道：“乌头婆！你也欺人太甚了，你抢了人家的东西，又用毒药暗器打伤了人，如今你居然还想来取人家性命，天下岂有你如此狠心的人？”

他猛然一睁双目，冷笑道：“来！来！来！今天我倒要会一会你。”

乌头婆一时连脸都气青了，只见她仰天长笑了一声，往起啐道：“这些话，你是听谁说的？”

照夕这时哪里再肯多言，当时左脚一划，矮身而进，用“弓形手”反着向前一崩，一出手就是师传绝技。

这乌头婆哪能不知这一势的厉害，只见她尖啸了一声道：“小子，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说着话，只见她大脚一划，蒲扇大的手掌往外一分，五指倏地向外一抛，低叱了声：“去吧！”

管照夕就觉得乌头婆这一式掌劲极大，身形由不住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差一点坐倒在地，这一惊，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才知那尚雨春之言不假，果然这老婆子不好对付，情急之下，身形已自跃起，往前一飘，双掌一撒用“正反琵琶”式，连环打出二招。

乌头婆见自己那么沉实掌力，并未伤着对方，心中也不由吃惊不小！

管照夕这种掌式一撒，猝令她脑海之中，倏地想起了一人，当时也顾不得回招，向后一仰身，已飘出了两丈以外，只见她怪目一翻，沉声道：

“洗又寒是你什么人？”

照夕不由暗吃一惊，当时怔了一下，遂把心一横，冷笑道：“我不认识！”

他说了这句话，猛地向前一耸身，用“三羊指”，骈指往乌头婆腋下就点。

乌头婆厉啸了一声，身形陡起，如同一只大鹰似的拔起了空中，照夕只觉得背后疾风过头，那老婆子已到了他的颈后。

只听她咬牙挫齿道：“既非洗门传人，可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

照夕这才知道，原来这乌头婆尚与师父认识，当下不容细想，乌头婆瘦爪又到，一时身前身后，全是这老婆子肥大的黑衣飘舞，声势掌风，端的惊人已极！

管照夕这时也把师传绝技，一套“大力三合手”施展了出来，和乌头婆走了十数个照面，居然声势相匹，一时难分轩轻。

忽然那乌头婆再次厉啸了一声，身形陡然拔起，她厉声怪吼道：“洗又寒是你什么人？娃娃你再不说，可难逃活命了！”

照夕这时只觉得双掌掌心，阵阵发痒，他的个性在这一霎之间，又有了显著的变化，一双眸子里，隐隐透出了杀机。

听乌头婆话后，并不答言，只低吼了声：“乌头婆你还想跑么？”

说着身形已如同箭似的追了上去，乌头婆这时却也和他一样动了杀机。

只见她怪笑了一声，身形不避反迎，那棋盘大的双掌交叉着向外一翻，发出了极重的一声掌风，也正在这时，照夕双腕齐出，把苦学煎熬成的“蜂人功”施展了出来！这种掌力，就像是一阵极大的旋风，直把乌头婆震出了五丈以外！

她身子向下一落，不容她黑煞掌力撒出，已被管照夕这种奇异掌力的指风扣住！

乌头婆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这一霎她已知道了这种功夫的厉害！

而那年轻人，已如同鬼魅似的扑了上来，他那平伸而出的双掌，只要一翻，乌头婆万无活理！

人到生死一线之间，常常有失常的表情，有的人固是从容就义。可是也有人丑态百出！

乌头婆这时就像是一个磕头虫似的，大哭了起来，她连连的磕着头，叫道：“小爷爷……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可是管照夕那赤红的双目，上冲的头发，这一刹那，已仿佛失去了人性。

他低吼了一声，方欲推掌而出，可是倏地心神一震，似由背脊之间，出了一股冷气，这股冷气，很快的传遍了全身，他不由往回一收掌，可是掌力已撒出了一半，乌头婆一声惨叫，已翻出了丈许，她抖瑟的由地上站起，宛如是一个血人！

而管照夕却也如同是一个木人似的，失神地坐下了，他看着乌头婆踉跄的消失于视线之外，心中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愉快与痛苦！

他仰天狂笑着，声震九霄！然后频频挥着双掌，那花石树木，都如同飞沙破絮似的飘上了当空！

六

他如此的发泄了一阵，心中真有一阵说不出的愉快，正想返身离去，忽听见一阵格格的笑声，起自身侧，不由令他吃了一惊！

他倏地回过身子，怒叱道：“谁？”

却见月光之下，由假山石后姗姗步出了一个女人，照夕不由往后退了一步，同时打量了来人一下，觉得这女人甚是眼生，自己并不认识。

只见她身着一袭粉红色长裙，长可及地，约有三十上下的年岁，腰肢扎得极细，人亦显得十分修长，虽然看不太清她的容貌如何，可是仍可由那丰腴的面颊，和淡扫的蛾眉之下窥出面色不恶。

她微微扭动腰肢，一步三摇的走着，像是有意卖弄风姿，却又显得很闲散的样子。

照夕不由脸色一沉道：“你是谁？有什么好笑的？”

这妇人此时走近到了照夕身前，一双桃花眸子，上下的转动着，又抿嘴一笑道：

“哟！你这人干嘛这么凶呀！人家也没惹你呀！”

照夕这时猜不透此女是谁，又不知她与尚雨春关系如何，心中虽十分厌恶，却也不便发作，当时正色道，“有什么事？”

这女人嘻嘻又笑了一声，才道：“我当然有事罗！我问你，方才那个老婆婆到哪里去了？”

照夕冷笑了一声道：“你是问乌头婆么？她已经受伤逃了。”

这妇人闻言似颇惊讶道：“受伤跑了？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把她打败了？”

照夕挺了一下身子道：“是我！你既然看见了，又何必故意问。”

不想那粉衣妇人，闻言后先是细目一张，却又眯了一眯，上下的睨着照夕笑了，照夕这时似已觉出这女人有些不正，当时冷笑了一声道：

“信不信由你，我可没有工夫与你多说，我只问你，你是谁？那尚姑娘又是你什么人？”

不想那女人本还在笑，听了照夕这句话，却把一双柳眉一挑，一撇嘴道：“什么上姑娘，下姑娘的，我金五姑可不是她什么人！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照夕这时不由一惊，心中暗想：

“啊！原来她就是金五姑！好！好！好！我正要找你呢！你却是自己送上来了！”

当时反倒堆下了笑脸，微微一笑道：“啊！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金五姑！久仰！久仰！”

金五姑斜目睨着他，笑了笑道：“你既然知道就好了，我告诉你，我今夜可是怎么都睡不着……一个人吹了一会笛子，后来听说那乌头婆来了，知道是尚丫头惹了祸了，本想看个笑话，偏那乌头婆来的快，走得也快，也不知那尚雨春怎么样了？谁知走到这里，却见你一个人在此发疯，用掌力又打石头又打树的。”

说着她喘了一口气，上下的看着照夕道：

“我看你劈空掌力真不错。喂！真的，你问了我半天，我还忘了问你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照夕微微一笑道：“我是尚雨春的朋友。告诉你，她虽然受了那乌头婆

的花蛇弩毒，可已经没有事了，有我在，谅那乌头婆是再也不敢来了。”

金五姑忽然一愣，只见她柳眉一竖，身子往后退了一步，向照夕身上又打量了一回，却马上又松了脸色，嘴角向上一弯，又格格的笑了。

她笑着，一面点头道：“啊！我知道了……你就是今天打伤我那个丫环的男人，你姓管是不是？”

照夕见她既自己说出，遂也不再做作，当时冷冷一笑道：

“不错！就是我！”

他说着，一面注目对方，只要她稍有异动，自己定先下手为强，给她一个厉害。

可是他哪里又知道，这金五姑的刁钻淫荡，在没见照夕之前，心中却着实把他恨到了极点，可是如今一见，才发现对方竟是如此一个英俊少年，心中已自有了主张，当时更暗暗咬牙切齿的忖道：“无怪那尚小贱人，一心一力的护着他，原来是安着这种心。哼！我要叫你来个空欢喜！”

想着愈发春风满面，当时笑了笑道：“那丫环回来一说，当时就被我一顿好骂，我说一定是你得罪了人家，人家才打你，要不怎么会呢？你是活该！”

说着向照夕福了一福笑道：“得啦！我这主人给你赔个礼，你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她一个丫环家，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照夕本以为她一定会顿时翻脸，却想不到，居然反而向自己赔起不是来了，当时反倒弄了个红脸。

这时文春来叫，照夕趁机走开，将金五姑晾在当场。

文春紧走几步把门开了，照夕入内，见尚雨春背后垫着一个枕头，坐得直直的，一双大眸子，油亮亮的盯着自己，上下不停的转动着，照夕不由一笑道：

“你看什么？”

雨春半笑道：“你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伤嘛！”

照夕遂坐下了身子，那文春也在身边追长问短，照夕遂把自己和那乌头婆对敌之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只是没有说出“蜂人功”的名字来。

他这么一说，直把二女惊了个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竟然把驰名江湖垂四十年的乌头婆，伤之掌下，这几乎可说是奇闻。

照夕说完了，却见尚雨春仍旧张着一双水汪汪的瞳子，呆呆的看着自己，不由笑了笑道：“我因一时心存恻隐，没要她的命，可是她已受了重伤，我想非数月之后，那伤是不会复元的，姑娘大可放心了……倒是那箱东西，姑娘要好好收藏着，以免为人再盗了去。”

尚雨春脸色一红，只摇头含笑道：“不会的。”

她忽然拉住了照夕一只手，把一双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紧紧触着这只手，仰着脸道：

“管……相公！你对我这么大恩，叫我怎么来谢你？”

她说着把拉着照夕的那只手，在自己脸上紧紧的贴着，照夕这一霎，但觉全身血液怒涨，弄了个大红脸！

他颤抖着身子道：“这……姑娘……姑娘……”

一面回过头来，四处看着，却不见文春的影子，这丫环倒真懂事，早早的就溜下去了。

照夕心才稍放，当时仍显得有些扭怩不安，只红着脸道：

“这算不了什么……姑娘……你睡好……”

不想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出，那雨春竟紧紧的贴着他的手，嚤嚤的哭泣了起来。

那微微发热，透明的泪儿，一粒粒浑圆的，都滚在了照夕的手面上，他不禁吃了一惊，当时怔道：“姑娘！你……怎么啦？你……”

雨春松了他的手，用流着热泪的眼睛，抬头看了他一眼，滚动的泪珠，在灯下闪闪发着晶莹的亮光，益发显出她是个十足的可人儿。

照夕不由怦然一阵心弦震荡，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玉腕，讷讷问道：“姑娘……你不要哭，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好了，我一定为你去办。”

不想雨春似有无限的隐恨和委屈，如今在她心爱人的跟前，是再也忍不住了。

她猛然翻过了身子，趴在了枕上，香肩起伏着，竟自呜呜的哭了起来。

照夕这一霎时，可真是急坏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急得身上出了汗，他用力的搓着双手道：“尚姑娘……请珍贵玉体，你有什么忧心的事……唉！你这是何苦呢？你的伤还没好呢！唉……何苦？”

他一连气的这么说着，嗟叹着，可是这位姑娘的泪儿，竟自流个没完，无奈他也只好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

他很想伸出手，去轻轻的抚慰她一番，可是又不敢，不要看他在对敌的时候，那么威风，可是在这种场合里，他却是一筹莫展。

在他的意识里，仿佛只有一个江雪勤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生着，别的影子，那都是淡得很。

丁裳虽然天真可爱，可是他仅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一般的看待，有时候他虽然也想到她，可是那只是想来心喜的影子，和思慕雪勤时愁苦情形，自然意味不一，除了这两个姑娘在他内心，有相当的地位以外，他从没有思念过任何一个女人，也从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进入他的“自我”之内。

可是这两天以来，这个大胆娇艳的姑娘，却在猛力的攻击他了……

她用力的叩着他的心扉，她使他想起丁裳的娇嗔喜笑，亦使他念到雪勤的娇柔多情，而两者目前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眼前这个明艳的姑娘，就似她们两者之间的化身。

人类的感情是极其微妙的，获取一个人的感情，也是极其微妙的，也许你用尽了口舌，并不能使一个人动心，可是当你置之不理时，你却得到了她。也许她可爱的笑容，动人的谈吐，并不是最美的，而无情的哭泣，却是最美的武器，使你无知之间，已种下了情丝孽债！

现在这个少年，仍能保持着他的主见和理智，可是不可否认的，他确实感到有些困扰了！

“同情心”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因同情而附带的一切感情用事的媒介，更是多不胜数。

管照夕在她床前立了一会，他紧紧地皱着双眉，慢慢蹲下了身子，终于用手搭在她肩上，而雨春也就顺势转过身来，扑入了他的怀中。

照夕紧张得“啊”了一声，可是他并没有勇气把她推开。

而那朵带泪的牡丹花，却得势的攀着他的颈项，她把小脸舒适的枕在照夕宽阔的肩上，竟自破涕为笑的嗔道：“你走呀！怎么不走了？”

照夕这时心如小鹿乱闯，俊脸通红，他讷讷道：“我……也没说要走呀！”

雨春把小脸紧紧的压在他肩上，扭怩的哼道：

“你不要笑我……实在是我一想到了你要走，心里就难受，我们虽是萍

水相逢……可是我却一直……”

说着翻仰了小脸，似笑又嗔的看着照夕，那长长的睫毛上，兀自挂着亮晶晶的泪珠，微微红着小脸，半哼道：“你可不可以不走？”

照夕怔住了，一时答不出来，雨春却猛然回过身来，别转头去。照夕此刻经雨春这种轻颦浅笑，并且投怀送抱的，已自有些神情恍惚，见她如此，不由慌了手脚，急道：

“姑娘……你不要误会……”

雨春仍是趴在被子上，没有理他，照夕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

“我已经说过了……我愿意在此多留几天，等你伤愈后，再走，莫非姑娘还要我永远不走么？”

尚雨春听了这句话，半天没有出声，竟自又落了几滴泪，她偷偷的用手把脸上泪擦了擦，心中起了一阵莫名的感慨，暗暗忖道：

“是啊……我有什么资格，把人家留在这里呢？何况……”

于是，一切的热念，都在这一时之间瓦解冰消，她低低的叹息了一声，转过了身子，苦笑笑道，“你坐下来吧！”照夕遂点了点头，坐了下来，雨春这时往上靠了靠，她那双乌油油的大眸子，在照夕身上转着，愈发觉出对方英傲儒雅，气宇不凡，似此少年，真是人间少有。

他既和自己款款而谈，孤灯对守，足见亦是多情之人，亦算有缘，偏偏却又是来去匆匆，自己虽有千言万语，可是他那似热反冷的态度，却令自己说不出来，平白辜负这月夜良宵，只待三天一过，他走了，从此天各一方，岂不是相见还不如不见吗？

这么想着，那热泪不自禁的又辗转欲发，她又怕因此引起对方反感，当时强自含着泪，作出一副笑脸道：

“人生真是奇妙，想不到我会认识你，并承你如此待我，今后即使你离我远去，可是你的影子，我是永远也不会忘了的。”

照夕微微一笑道：“姑娘何出此言，即使我走了，但以后我们还是会有机会见面的……我也会永远记住你的。”

雨春不由一喜，她笑问道：“真的？”

照夕正色道：“我与姑娘相识虽不过昼夜，可是我们却谈了很多，我很敬佩姑娘的为人。”

雨春不由脸色微微一红，她本来是笑得很甜的，可是却突然黯然而了，她知道照夕所了解她的，只是表面而已，如果自己把自己所行所为道出，恐怕对方马上就掉头而去，更许翻脸成仇！

因此，她顾虑了一番，终于没有勇气说出来，形色上不自禁的带出了伤感。

照夕还以为她是过于疲累，当时不敢与她多谈，微微笑道：

“夜深了，你还是睡吧，有话明天早晨再谈。”

他说着把雨春盖在身上的被子，往上拉了一拉，却不料手上一温，雨春竟把他手握住了。

管照夕再一抬头，对方那微显蓬乱的发丝，和惺松的睡脸，就在自己眼前，相距不过寸许，他感到一阵心神荡漾。

同时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雨春却羞涩得脸都红了，她赶忙松开了握住照夕的那只手，一时为之木然。

照夕这时才想起了自己的失常，轻轻叹了一口气，用手在雨春肩上轻轻拍

了拍道：

“姑娘你好好睡吧！我下去了。”

其实这时照夕也深深感到难以克制，如果雨春再进一步，他是没有能力再控制自己的。

他头也不回的走到了梯口，方要下楼，却听见楼下文春的声音在道：

“你回去谢谢五姑，说明天我们姑娘好了，亲自去谢她。”

照夕忙走下去，却见一个小丫环正在楼下和文春说话，桌上放着一个锦包，还有一个提盒，照夕一下楼，那小丫环老远就跪下叫了声：

“管相公你好！”

照夕细一瞧这丫环，自己认识，正是早晨来时，在门口问自己的那个丫环，当时不由脸红了一下，含笑点了点头道：“不要客气！”

“早晨小婢不知是七小姐的贵客，多有得罪，尚请相公原谅。”

照夕连道：“哪里！哪里！事情过去也就算了。”

这时文春却笑指着桌上东西道：“相公看五姑也太客气了，知道我们小姐身体欠安，还特别命人半夜三更送来些东西吃，这真是……”

那丫环口中尚谦虚道：“没什么！没什么！都是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五姑和你们小姐，还不是亲如姐妹一般……五姑还说了，等明后天，要亲自来看七小姐。”

照夕只是微笑，因为这是人家的事情，他可不便插嘴，谁知那丫环却又对着照夕笑了笑道：

“我们五姑还说了，要见着了相公，代她问个好，尤其是今天早晨的事，她很不好意思，而且……而且……”

说着一双眼睛，直往一边扫视着，睨着文春，像是又说又不好意思似的。

文春不由甚是奇怪，笑道：“红姐！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吧！管相公也不是外人！”

那丫环脸红了一红，暗忖：你可错会了意，倒不是怕管公子，倒是忌讳你这丫头啊！

可是文春这么说着，她也不好意思再不开口了，当时红着脸讪讪道：

“我们小姐说了，今天的事，太对不起相公了，所以想……”

想……”

说到这里，照夕、文春二人都不由一怔，文春这一会，脸色可不像方才那么和善了，她瞪大了眼睛追问道：“想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那丫环慢慢走到了照夕身前，由怀中慢慢拿出了一张红帖子，红着脸递上道：

“因此，叫小婢把这个交给相公，还说了，这是她的诚意，务必请您赏光。”

照夕接过那帖子，那丫环已行了礼转身而去，文春还把她送到了门口，关上了门，回身冷笑道：

“扯他妈的什么臊！我就奇怪，她怎么会突然关心起我们姑娘的伤来了，原来是……哼！”

她放下了灯笼，走到了照夕身前，皱着眉道：

“相公！上面写些什么呀？”

照夕这时把那帖子打开来，就着灯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兹为谢罪，谨订于本月八日晚，于舍间敬备菲酌。恭候台光

金惜羽谨上”

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心说这金五姑花样也真多，居然又请我吃饭来了，当时笑了笑：“金五姑请我吃饭！”

文春只是连连的冷笑着，当时翻着眼睛问照夕道：

“那么相公去是不去呢？”

照夕摇了摇头道：“我不想去……”

文春冷笑了一声道：“什么不想去，根本就是不去！这种人理她做什么！”

照夕笑了笑，心想这丫环倒是和她小姐一个鼻孔出气的，一听人家请我吃饭就气成这样，等一会要是雨春知道了，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呢！

想着只把那帖子往桌上一丢，笑了笑没有说话。文春嘟着小嘴生了会气，才对照夕道：

“相公睡觉的地方，我已经准备好了，相公还是早一点休息吧，天也快亮了。”

照夕也觉得有些困了，随着文春进到一间房内，见床上被褥铺得很整齐，当时道了声谢，才把门关上，自己脱去了鞋，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尚在朦胧之中，只觉得身子被人用力推了一下，他猛然睁开了眼，却见床前一个纤柔的影子，往后退了好几步，用一双光亮亮的眸子瞪着他。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忙由床上一骨碌坐起道：

“你是谁？”

不想这人竟走上前，冷笑了一声，娇声道：

“我是谁！你认不出来了么？”

照夕一听这人语气不善，语音似颇熟悉，不由又张了一下眼睛道：“咦！你是谁？怎么好像认识你似的？”

这人闻言竟呜呜的哭了起来，她背过了身子，坐在一张椅子上，似乎哭得很伤心，可是声音很低。

照夕吓得忙下了床，他先以为是楼上的尚雨春，可是那声音又不像，不由光着脚走到这人身前，抖声道：“咦！你哭什么？你是……”

这人猛然一个转身，倏地站了起来，她站得又快又猛，竟差一点碰到了照夕的头。

照夕忙向后一退，这才看清了，这人梳着刘海短发，一张清水脸蛋，细细的两条眉毛，还有那乌黑漆亮的一双大眼睛，穿着一身青布衣裳，一双布鞋，背后交插背着一双宝剑，嘴角向后绷着，显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照夕这时已认出她是谁了，不由又惊又喜地叫道：“啊！原来是你呀！丁裳！”

他不说还好些，这一说那姑娘却如同炒豆似的说道：

“怎么样？想不到吧！你还好意思说话呀？你……你这人真是……”她一面说着竟又低低的笑了起来，一面却用双手连连的在照夕身上推着，说道：“好没羞！好不要脸！到人家女人家睡觉……”

照夕不由脸一红，遂低声道：“姑娘！你怎么这么说话？”

他的声音本来很小，可是丁裳的声音，却加大了一倍，她笑道：“怎么说话？你……你不要脸！不要脸！呜呜……”

她仍然用手连连的在照夕身上推着，照夕不由也有些怒了，可是丁裳这

时却不给机会让他说话，她的话真是没完，又连连说道：“人家一路都跟着你，你……你知道个屁！原来你爱上了这个女强盗……”

照夕不由也真有些怒了，当时低叱道：“胡说！”丁裳为他叱声止住了哭声，她后退了一步，睁着那双黑亮的大眼睛，看着照夕，低低的哭道：“好！你还骂人！我真是看错了你！”

照夕不禁心中一软，暗想原来她知道我走了，竟也下山来，一路都跟着我，由此可见对我的好心，我怎好对她发脾气呢？

想着叹了一口气道：“小妹！你坐下来，你是不懂这里面的事，我讲给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丁裳流着泪道：“有什么好讲的，你既然如此，我们什么都不要再谈了，以后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再认识你，我走了。”

她说着就要由窗口出去，那窗子是敞开着，可看见外面的竹子，天还很黑，可猜知她定是由窗口进来的。

照夕不由上前一步，拉住了她一只手，急道：

“小妹！你可不能误会，我给你说……”

不想那小女孩，却用力的把他那手一甩，又往后退了一步，绷着小脸道：

“你说好了，反正我不听就是了。”

照夕不由苦笑笑道：“我不知道你下山了，否则我定在路上等着你，我们一同走，有个伴儿多好……”

丁裳挤了一下鼻子道：“谁稀罕！”

照夕心中十分不得劲，当时皱了一下眉，心说真怪，我也没有得罪她呀！

当时又笑了笑道：“得了！算我错了，我点上灯，我们再好好谈谈！”

丁裳却低叱了声：“不许点灯，谁与你多谈，我这就要走了！”

照夕怔了一下，甚为不解道：“你到底是为为什么生气？你说说看！”

丁裳冷笑了一声道：“为什么？我问你，那女贼白雪尚雨春是你什么人？你和她有什么关系，刚才在楼上……”

说着又掉了两滴泪，气得用脚重重的在桌子脚上踢了一脚。

照夕叹了口气道：“人家不是贼，你不要乱说，我只是……”

才说到此，忽见那丁裳哭着跑上前，她猛然伸手，“叭”的一掌打在了照夕的脸上，管照夕哪会想到这姑娘竟有这一手，一时不由被打了个满脸花，一连后退了好几步，却见丁裳咬着牙，流着泪，又似有些惊慌害怕的样子道：“你既然和女贼来往，我们谁也不谈了，我走了。”

照夕这时不禁大怒，他猛然走前了一步，恨声道：

“你怎么打人？不谈就不该！”

丁裳一连退了几步，她脸色苍白，张大了眼睛，听了照夕的话后，她点了点头，颤抖的道：“好……好……我走！”

她说着娇躯一扭，已穿窗而出，沉沉黑夜里，顿时失去她的影子。

照夕心中仍然焚烧着怒火，他用手摸着那半边被打的脸，心想这是一回事？这丁裳也太欺人了！

他慢慢走到了窗前，夜风由窗口刮进来，令他微微感到苏醒，这一切都令人不敢想象，忽然他似有所悟，猛然扑到窗口，叫道：

“丁裳！丁裳……”

可是黑夜里，再也看不见那个天真的姑娘了，照夕不由叹息了一声，慢

慢又走回到了房中，正在百感交集，却听见门外有人轻轻的敲门道：

“管相公！管相公！”

照夕答应了声，却听见文春的声音道：“谁到相公房里来啦？”

照夕懒声答道：“没什么人，你去睡吧！”

文春又在门外站了一会，自言自语的道了声奇怪，这才悄悄而去。

她去了以后，照夕却是再也睡不着了，他点上了一支蜡烛，仰着首想着心思，不禁又深深后悔不已，他忖道：“我也太不对了，何必和她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这一下她怕不伤心要死！”

想着又长叹了一声，又想到丁裳千里迢迢追随自己，可见这姑娘内心是如何的爱着自己，如今……唉！

想了一会，又不由转想到了楼上的尚雨春，暗暗忖道：“为什么丁裳要说她是女贼呢？她不是一个大家闺秀么？”

想着不禁心中烦乱如麻，暗暗忖着自己出道未久，却又惹了一身感情债，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

他立刻打了一个冷颤，顿时就好像由头到脚浇了一盆冷水，吓得由床上一翻而起，他暗暗叫道：“好险！管照夕呀，管照夕，如果你真要和这尚雨春弄下了什么不了之局，将来你还有何脸面，再见那江雪勤？”

他想到这里，真是如大梦初醒，当时匆匆由桌上笔筒内，抽出了一支毛笔，找了一张纸，蘸了些墨，在纸上草草的写上：

“雨春姑娘妆次……”

写到这里，他又有些犹豫了，想到雨春刻下仍在伤中，我竟忍心抛下她不顾么？

他紧紧的锁着一双剑眉，想了良久，终于一咬牙，暗忖：

“看来她的伤已不妨事了，我如再呆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若传言出去，试想我将有何脸见人？我还是当机立断，快些走吧！”

于是，他再也不多犹豫，下笔如飞的接着写道：

“旅途适逢其会，得识姑娘，并承不耻下交，善意接待，衷心感慰实深。贵恙已无大碍，至多旬日当可照常行走，愚兄本应亲侍病榻，以谢知遇之恩，奈因归心似箭，家园路遥，不克久留，午夜思及，去意已决，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叨在知心，不敢琐琐言谢，匆布

敬请

坤安

愚兄管照夕午夜梦回留上”

写完了这封信后，他又从头看了一遍，虽觉得有些地方词不尽意，可是也不敢表明得太清楚了，当时把这封信，用砚台一角，平平的压在书桌子上，插上了笔，他感到一阵莫名的伤怀。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昼夜，可是在自己一向平静无波的心井上，似已泛起了一层波纹。

推开了窗，见天上已透出了些微明的颜色，天马上就要亮了。

到了此时，他也不再犹豫了，当时一按床沿，如同一只巨鸟似的，已飘身窗外，他抬头向楼上看了一眼，似有无限的依恋，可是他终于跺脚而去，头也不回的走了！

在晨风寂然的街道上，管照夕飞快的驰着，他唯恐走不成，所以他行驰得非常快，一个时辰之后，他已来到了市街之上。

这时天还没有大明，只有几家赶破车的，拉着青菜往菜市上去，照夕又行了约二十分钟，才找到先前那家客栈，天还没亮，也不便打门，他干脆越墙而入，见店内一片寂然，偏院里已经有人起来了，一个小伙计在拉着风箱，升着蓝焰焰的炉火，另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在推磨。

照夕轻轻走到自己那间房间，推门而入，想了想此处也不便久留，还是早些离开的好，遂把东西整理了一下，这时耳中仿佛听到窗外有马嘶之声，一少女口音嚷道：

“快算账！快算账！”

一个伙计答应着道：“姑娘！这么早您上哪去呀？”

那姑娘不知又说了些什么，照夕没有听清楚，他暗暗奇怪道：“想不到还有人起得比我早呢！”

当时仍然低头整理着东西，所谓东西，也不过是他脱换下来的几件旧衣服，还有些银子，旧衣多已破烂，也不便再穿了，只把银两打点了一下，系在身上，把那口剑，用布包缠上，也背在背上，这才开了房门，扯着嗓子大叫道：“店家！店家！”

他叫了十几声，才见由前院跑过来一个伙计，这伙计正是替他去当东西的那个伙计，他口中连连道来啦，来啦！等到了照夕身前，不由发着怔，用手摸着脖子道：

“我的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昨晚上上了门，我看你这屋里还没人呢！”

照夕含糊答道：“我刚回来，这就要走，你给我算算账，还有，能找一匹马不能？”

这伙计翻着眼道，“奇怪！天还没亮呢！怎么你就要走？这么早哪儿找马去呀！马房还没人。”

照夕皱了皱眉道：“那就算了！怎么方才我听见马叫呢？”

这伙计龇牙一笑道：“我的爷！那是人家丁小姐自己的马，而且昨晚上就由栅里牵出来了，就拴在这棵枣树上。”

他用手指了一下那棵枣树道：

“你看，拉的到处都是屎，没办法，人家是姑娘家，咱又不好说什么……”

照夕这时怔怔的发着呆，暗想莫非真是她么？那可真是太巧了，差一步……

当时问那伙计道：“你说的那个丁小姐，是不是十七八岁的年纪，挺高的个儿，剪的短发？”

那伙计咧着一张大口笑道：“可不是，一点不错。相公！这姑娘你认识？”

照夕当时也不及答话，飞步就往门口跑去，后面的伙计大声叫道：

“走了！来不及了……”

照夕也不理他，穿过了一进院落，来至门口，只见小街寂然，哪还有丁裳的影子，他不由急得跺着脚，连连嗟叹不已。

那伙计还追上来问长问短，照夕不耐烦的付了房金，遂扬长而去。

到了晚上，又到了开封地面，这地方可是热闹极了，但照夕也不敢久留，在一家小客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花了七两银子，买了一匹瘦马，遂又向前疾驰赶路。

他备足了充分的干粮，放马在这黄土大道上走着，马行一日，到了晚上就到了“封邱”镇城，看看人马，全成了一色黄色，加上汗水，愈发像是掉到了泥潭中。

封邱地面上繁华得很，因为这地方紧邻冀省，两省来往的人很多，从山东菏泽、曹县等地方来贩卖府绸的商人也很多，大街上极为热闹，照夕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找了一家小店住下。好好的洗了一个澡，一个人走出店外，凑巧这家客店对面就是一戏馆子，演唱的是豫省地方戏河南梆子，戏码贴的是《三骑驴》、《甩大辫》，前来看戏的人极多，他因没看过这种戏，一时好奇，也就挤了进去。

那时戏馆子，可不像如今这种式样讲究，乱哄哄的，抽旱烟的，卖瓜子的，泡茶打手巾把的，满园子乱吆喝。

整个大厅里，约有二三十张八仙桌，都坐满了人，正中还有一层布幔隔开，前面坐的是当地几个有身份的人物，左面有青布围开一小片地方，那是专门给女宾坐的地方，坐着七八个当地娘们和大妞。

照夕因是单身，见前面一桌有几个空位子，他就走过去坐下，同席的是两个上年纪的老头儿，正在兴致极浓的谈着，就听一个道：“这常三妞是白九莲的嫡传门人，她唱的是豫东调，咱最喜欢看她的樊梨花挂帅，来到咱这地方，贴三骑驴还是头一回，不知怎么样？”

那另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胖老人，闻言笑得两只眼眯成了一道缝，一面点着头道：

“错不了，既是白九莲教出来的，错不了，白九莲当初在开封唱的时候，我常看，三骑驴我也看过，不过要说拿手，还是《三上轿》，身段好，甩大辫也不赖，辫子舞的是真好！”

二人一问一答，谈得是津津有味，照夕坐在一边，可是一点也听不懂。

须臾开锣，也仿照京戏一样，闹了一阵台子，然后才启开幕帘，这时一个检场的，在台上贴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真驴上台”，一时大家都乐开了。

那胖老人乐得拍了一下桌子，咧着口笑道：

“奶奶的！真行！这戏敢情上真驴，只听说过白九莲，想不到如今她徒弟也行了……”

他用力过猛，以至桌上的盖碗，都被震得往上一跳，茶水溅了照夕一身，照夕不由皱了皱眉，本想发作，可是看了看对方，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也就把这口气忍下了，只听见幕里面一阵吆喝，戏就开场了。

三头小毛驴慢慢走了出来，驴背上坐着三个大妞，扭着身段，口中“哼阿嘿！伊呀嘿！”的一边唱着，一边扭着出来了，台下爆出了如雷的掌声。

照夕对这种地方戏，本是门外汉，以为看不出什么名堂来，谁知道一看下去，却是愈看愈有意思，因为戏中对白极易懂，唱词也近白话，而且颇为风趣，这又是一出闹戏，大意是说一个书生路途遇着三个骑驴的女鬼，女鬼爱其英俊，百般纠缠，书生遂不能自持，以致日夕与三女鬼纠缠，久之成疾，后幸有天神哪吒三太子下界剿妖，始救其生。

这出戏中那常三妞饰一女鬼，唱做加了分量，演出极佳，那媒婆和书僮，演唱也甚滑稽，照夕竟看出了神。

直待这头一出结束了，他尚没有走意，于是茶房又开始满园子甩手巾把子，各种水果叫卖的声音也响了起来，真是乱得可以。

照夕正自耐着性子，想接着看下一出《甩大辫》到底如何个精彩法，忽

然肩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照夕不由回过头来，却见一个茶房，笑着弯腰道：

“你相公是姓管吧？”

照夕怔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这茶房由怀中摸出了黄绸子小包，嘻嘻笑道：

“有一个小姐，叫我把这东西，交给你相公。”

照夕接过小包，觉得入手极重，知道内中定是银子，不由奇道：“那位小姐呢？”

茶房忙回过身来，想用手去指，可是他手指了一半，却指不出去了，不由用手摸着脖子道：“咦！怎不见了？”

照夕不由心中一动，当时忙由位上站起，道：

“走！你带我找她去，看看是谁。”

二人一前一后挤出了人层，那茶房口中连连道：

“怪事！方才她明明坐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呢？”

照夕跑出门口看了一下，也不见有什么人，便问那茶房道：

“那小姐什么样？你说说看！”

茶房皱着眉道：“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家，个子不矮，也是来看戏的，我正在泡茶，她把我叫过来，指着相公说，说你相公是她一个亲戚，叫我把这一包东西交给你，还说相公姓管，谁知我过去，她倒走了。”

照夕微微皱了皱眉，心中知道那姑娘所谓的亲戚，全系胡诌的，唯恐茶房看着起疑，笑了笑道：

“啊！是她呀！我想起来了，你去吧！谢谢你了。”

这茶房笑着弯了弯腰，却没走，照夕又摸了几个制钱给他，他在手上翻了翻，才走了。

照夕这时匆匆把小包打开，不由怔了一怔，原来竟是八片黄澄澄金叶子，每片都有三四两重，怪不得这么重呢！

他忙把金叶子包上，却发现一张纸条，抽出来就灯一看，却见上面写的是：

“不忍见你落泊街头，黄金数十两，赠为旅金，可另购良驹，无事早日离豫为好！

知名不具”

字迹虽不十分工整，倒也娟秀，他心中动了动，暗忖：“这到底是谁呀？怎么对我这么清楚？”

他想到了尚雨春，又觉不对，别说她伤还没好，即使是伤好了，也不可能。

于是又想到了丁裳，可是丁裳不是生自己的气了么？她又怎会送我金子呢？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谁，偏偏那茶房也没记清楚，经此一来，他也就没有心情再看戏了。

当时走出了戏馆子，回到了店中，又把那字条取出来，看了一遍，依然猜不出是谁！心想这人对自己竟有赠金之恩，日后总是会见面的，我又愁些什么？只是奇怪这人语气，像是和自己相熟似的。

他想了半天，就决定照这人的话，换一匹好马赶路，想到了这里，他不由又奇怪暗中人，居然连自己骑的马也清楚，可谓是无所不知了。

当时心怀纳闷的召来店伙，告诉他，叫他把自己那匹瘦马给卖了。

那店伙跟着他走到了马厩，看了看他那匹马，又用手翻了翻那马的眼睛，看了看蹄子，不由一个劲的皱眉，只口中啧啧有声：“这马还能骑呀？”

照夕红着脸点头道：“怎么不能骑？我骑着它跑了不少的路呢！”

这店伙倒是挺内行，又用手摸了摸马肚子下面，嘿嘿地笑道：

“我的爷！我有生以来，还真没见过这么窝囊的马，老瘦都还不说，还长了疮，这马能骑？简直是哄人嘛！”

照夕被说得脸色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反正你看着办吧！多少总能卖几个。”

这伙计笑着摇头道：“我看卖给卖马肉的，人家都未必要，就剩下骨头了，肉酸。”

说着又用手把马嘴翻开道：“大爷你瞧瞧它的牙口，这马是真不行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到底还是把马由槽里牵了出来，又把马鞍取下来，点头道：“这鞍子还能卖个三两银子，马我看只有卖给对街的三瘤子杀了卖肉。”

照夕这时见那瘦马，还一直用头在自己身上擦来擦去，口中打着喷嚏，似乎还不知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

他心中不由有些不忍，当时慨然道：

“要是卖肉就不必了，真要是没人要，你还是把它牵回来，我留着骑算了。”

伙计一听，似乎发了一会怔，皱着眉叹道：

“好吧！我看顶多也就卖个三两银子，连鞍子人家能出五两就很不错了。”

说着由一边抽出了几根枯草，往鞍子上一插，照夕不由奇道：“这是干什么？”

这伙计眨着眼皮笑道：“这是卖马的规矩，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卖？插上草，人家一看就明白了。”

照夕心中暗笑道：这倒像秦叔宝当年卖黄骠马了，只是我却是身上有钱，不像当初的秦琼穷得身无分文，再说秦叔宝那种忠义精神，也确实令人拜服，我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想着这伙计已牵着这匹瘦马出去，照夕也就回到房子里，坐下喝茶。

不想才喝了没几口，却听见先前牵马的伙计，在门外大叫道：

“管大爷！管大爷！你在哪间房里？快出来吧！”

照夕不由一惊，心想莫非又出了什么事，忙跑出房外，却见那店伙，手上捧着一个大银元宝，笑得嘴都合不拢，一见照夕不由叫道：

“真是怪事，这马还能值这些钱，真是邪门！”

照夕也不由奇道：“这么快就卖了？”

伙计一面把银元宝递上，一面傻着脸道：

“你看这事有多怪，我才把马牵出去，还没走几步，就过来一个小子，问我是不是卖马的？我说是呀！这人看了看马，我说你老看着给吧！嘿！你猜怎么着？真他娘的怪事！”

这伙计一高兴，什么话都出了口，照夕不由心中奇怪追问道：“后来呢？”

店伙笑了几声，才道：“这小子！大概是个富家公子，说话怪嫩的，像个娘儿们，他哪懂马！当时还说这马不错，问是谁的，我就实话实说，说是我们店内一个姓管的相公的，这书生听了就点点头，由袖子里拿出这元宝，我一看吓了一跳，就问他要找多少？谁知他牵过马，扭头就走了，一面说不

用找了，你看这事怪不怪？”

照夕这时真也被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几天，连着发生怪事，当时闻听之后，想了想，又掏出了半两碎银子赏给了这伙计，自己转身入室，想了半天，断定这买马之人，定也是在戏院子里赠自己金叶子那个姑娘，只不过是改了装束而已。

他想了半天，竟也不敢确定是谁，总之这人定是一个很熟的人就是了。

他早早的就寝第二天起了个早，把身边收拾了一下，就离开了客栈。一个人走向大街，见身上衣服已很脏了，又在一家衣铺买了两身衣服，此地有从山东曹州府来的土蚕丝绒的府绸，穿上倒很凉快，他又买了一把折扇，看起来像一个土财主的儿子似的，自己看了看也不禁笑了。

他慢慢扇着扇子，在街上走着，一只手提着包袱，背后又背了一把剑，虽是用布条缠着，可是看来也知是一件兵刃。

偏偏配上他这一身打扮，显得不伦不类，他一个人走到了街头，见正北面飘着一面青旗，上写一个“牲”字，就知道这是贩卖牲口的地方了，不但是卖马，还卖骡子、驴子。

他迈着方步进去，见里面地方还不小，正有一个头上缠着布的马贩子，用刷子在刷马，见照夕进来，他就问有什么事，照夕说明来意，他就放下刷子，领着照夕到后院马厩里面看货，对于马他也不外行，从前小时候就懂，挑了半天都不太中意，最后选了一匹黑马，个子虽不太高，可是牙口极好，年岁也轻，喂得十分壮，问一问价，马贩子开口就要六十两银子还不带鞍，讨价还价，五十二两银子成交，又花了十两银子配了一副鞍缰，“人是衣裳马是鞍”这话真不假，鞍子一上，这匹黑马愈发显得神骏了，随着就牵出去钉马蹄铁，原来还是一匹刚来的新马，从没有被人骑过。

费了半天劲儿，才算把马蹄甲削平，待钉子钉上时，还用布把马眼蒙上，就如此这马还是十分“闹手”，三四个人费了半天劲，才算一切弄好了。

照夕付了钱，扳鞍上马，这匹黑马来自新疆，素日骋驰草原，久已成性，早已不耐眼前寂寞，照夕方一上马，它就长啸了一声，冲门而出，若非是照夕用劲勒着缰，真怕要把街上行人都撞倒了！

马贩子也冲出来高叫道小心呀！照夕无意得此良驹心中大喜，当时回头笑道：

“你放心！没有问题。”

谁知说话的工夫，这匹黑马又怒啸了一声，奔驰而出，只听见哎哟一声，有人叫道：

“可踩死人了，骑马的下来吧！”

照夕忙下了马，用左手扣着马缰，用劲一带，这马在他这种神力之下，才算老实了。

就见一个挑担子卖烧饼果子的老头，四脚直伸的被撞到了路当中，脸朝下趴着还一个劲的哎哟不停，同时路上围了不少人，有的还叫道：

“可别叫这小子走！可出了事了！”

照夕不由气得直叹气，心说真倒霉，马才骑上，就出了事，当时正不知如何，那马贩已跑来，一面道：

“怎么样！出事了吧……唉！我来吧！”

他说着过去把那老头给扶起来，可是老头却硬赖在地上不肯起来，嘴里叫得更大声了，可是看他身上，却又是什麼伤都没有。

这时就有和事的好人出来劝解了一番，要照夕赔几个钱，那老头还坚持非要十两银子不可。

照夕无奈，只好认倒霉，给了他十两银子，这老头就挑着担子，一拐一拐的走了。

经此一来，他也不敢在这人多的大街上骑了，自己牵着马走着。

等走过了这条街，人就少了，他就上了马，操着轻快步子向前跑着，愈走人愈稀，他就抖了一下马缰，这匹马长啸了一声，双耳向后一竖，拨开四蹄，疾如星掣电闪，须臾已跑了十好几里路。

此时人有精神马如龙，他也就不加拘束，一任那马如飞的向前疾驰着，等到了中午，可就到了豫省的边界了，他看见这边竖着石碑，一边是“河南界”，一边是“河北界”。

照夕下了马，天可是真热，人马都出了汗，不远处有一片树林子，都是槐树，青葱葱的十分美丽，林前有一水池，还栽着几棵柳。

他就把马牵过去，先让马喝了些水，然后把马系在树上，自己就靠着树坐下歇一歇，掏出了干粮，吃了点，觉得口很渴，偏巧自己身上又没带水，他就想到附近人家里先去讨点水喝。

想着就站了起来，正想举步，却见由来路上，飞起了一片黄尘，驰来了一群人马。

这群人马共为四骑，先还看不怎么清，一眨眼的工夫已来到了眼前，照夕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就直直的看着他们，忽见这四骑人马倏地齐勒缰绳，为首一人高叫道：

“就是他……就是他！”照夕正自不解，却见四马已向自己身前走来，一直走到了他身前，才勒住了马，马上四个人，全都是面相狰狞的家伙。四人全用眼瞪着他，却是一句话也不说，照夕不由怔道：“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为首一人，身材较为瘦小，穿着身白夏布衣裳，头上戴着大草帽，闻言手指把草帽向上顶了一顶，嘿嘿一笑道：“朋友！早上在封邱我见过你，你是姓管是不是？”照夕见他神色不善，不由也甚为不悦道：“不错！我叫管照夕，你们找我有什么事？”那为首之人闻言，回头向同伴看了一眼，笑道：“怎么着？没错吧？他一来封邱我就缀上他了，他跑不了。”说着四人一起翻身下了马，那瘦子先向照夕抱了一下拳，自我介绍道：“兄弟姓鲍名刚，外号人称双头虎，这是我三个拜弟。”说着指着那三个彪形大汉，一一介绍道：“他叫白头虎钱七，他叫黑头虎陶定，他叫花头虎楚方！我们合起来，朋友们送个总称叫‘豫东四虎’。”照夕只点了点头，见白头虎是个少白头，黑头虎面如锅底，花头虎却是一脸麻子，心想这外号也不知是谁给他们取的，倒是相称。想着冷冷一笑道：“在下与各位素昧平生，不知有何见教？”双头虎鲍刚把一双黄眼，在照夕身上转了一会，微微一笑道：“管朋友！我们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都是开封金五姑手下的好朋友，嘻嘻！”说着又搓了搓手，笑嘻嘻道：

“前天五姑差人传下了话，托我们找一个姓管的外省朋友，说是叫管照夕……朋友！依我们看，你还是快回去吧！”

说着又对着另外三虎挤眼一笑，意态极为轻俏，白头虎钱七缩了一下脖子笑道：

“我说朋友！你还是快回去吧，别叫人家……”

说着竟自哈哈大笑了起来，逗得另外三人也大笑不已，照夕不由又惊又

怒，暗忖真想不到，那金五姑的势力还不小，居然想差人把我截回去，岂非是做梦！

当时冷笑了一声道：

“我和金五姑根本不认识，要去你们自己回去，我可没工夫。”

他说着就想走，却被那双头虎横身给拦住了，他伸出一只手，懒懒的放在照夕肩上，狞笑道：

“怎么着？你不想……”

才说到此，照夕早已不耐，只一反掌，已反扣住了这双头虎鲍刚的手腕，微微向后一带，口中低叱道：

“去你的吧！”

双头虎被他这么一带，跑出了好几步，直撞到了一棵柳树身上，口中哎了一声，要不是那棵柳树，他真要掉到池子里去了。

这一来，其他三人都不由大惊，同时各自都把兵刃亮了出来，管照夕哈哈一笑道：

“今天不给你们这群鼠辈一些厉害，谅你们不知道我管照夕何许人也！”

说着身形向下一矮，却见那花头虎楚方，已窜过自己身前，掌中一口砍山刀，搂头盖顶就剁，管照夕向左一闪，斜刺里又窜上了黑头虎陶定，一口折铁刀拦腰就斩，照夕右掌掌心向上，用“盘掌”之式，向外一兜一旋，这一掌不偏不倚，正兜在了陶定胸前，只听见“碰”一声，那黑头虎一路踉跄出去了约十几步，手中折铁刀也飞出了手，一口鲜血喷了几尺高，顿时就昏了过去！

花头虎楚方一刀未能得势，又见拜兄受了重伤，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正想抽刀回奔，可是照夕这种身手施展出来，哪还能容他轻易走开？

只见他身形向下一矮，用“游身进掌”的势子，已把身形贴在了花头虎楚方的身侧，双掌一合一开，楚方一声惨叫，已被荡出了七步以外，“扑通”一声，坐倒地上，手中厚背刀，也自出了手，痛得脸色发青，右臂骨已自脱了臼！

管照夕挺身而出，哈哈一笑道：

“就凭你们这点本事，居然也敢沿路打劫，你们谁不要命就上来！”

说着用手一指那双头虎鲍刚和白头虎钱七，微微冷笑道：

“你们两个一块上呀！”

这时鲍刚已掣剑在手，钱七是一条蛇骨鞭，二人兵刃虽都在手，可是却为照夕这种身手先声夺人，吓得互相对视着，谁也不敢再动手了。

照夕自然也不便再下手了，经此一来，他的口也不渴了，当时由一边树上，把那匹马解了下来，回头对鲍刚冷笑了一声道：

“你们可带话给那金五姑，叫她速迁地改过，否则我管照夕再来之时，便是她死期到了。”

他说完了这句话后，扳鞍上马，才一领辔，忽听得耳后一股尖风，暗忖：“不好！”

当时在马上向前一伏，只听“嗤”一声，那东西竟擦着自己头皮过去了。

照夕惊怒之间，才一回头，只听见那双头虎一声怒吼道：

“再看这个！”

只见他右手一扬，微闻得“碰”的一声，由他掌心里飞出了一片光雨，直朝着照夕全身打来。

这种暗器名叫“五云洗魂针”，是从弹簧筒子弹崩出来的，一发十数枚，细如牛毛，入体后顺血而流，鲜能生还，故而为武林中所戒施！

今日这双头虎因感到太受辱，又因对方武功高强，所以才不加考虑的用出。

管照夕哪能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可是对方洗魂针来势如疾风暴雨，发觉时已至眼前，他怒叱了声道：

“好鼠辈！”

倏地双手往鞍上用力一按，身形如同一只巨鸟似的倏然拔起。

可是仍然慢了一步，只觉得左腿膝盖关节上突然一麻，同时他右手掌力已自发出，把眼前飞针全数打散，他就觉得身上一阵发冷。

同时身子已然飘落在地，禁不住向前踉了一步，心知无意之间，自己竟中了针伤，若不快快逼出，只怕有性命之忧！

想着一咬银牙，弯身骈中食二指，在那中针处盖顶穴上点了一指，自行把血脉封死，这条腿顿时就形同瘫痪了一般！

却听见那双头虎鲍刚一声狂笑道：

“好小子！你不厉害了吧！中了老爷的洗魂针，小子！你就有八条命，也活不成啦！”

照夕这时只觉全身发冷，连连的颤抖着，那条腿却是再也不能移动分毫！

他知道这一刹那，自己不能多开口出气，弄不好可就有性命之忧。

当时强忍着心中怒火，置其言不顾，只是低着头以内功把身内寒气逼出。

这么一来，那双头虎鲍刚和白头虎钱七，都不由气焰大盛，鲍刚一个箭步已窜在了照夕身前，掌中剑“白蛇吐信”，照着照夕左臂就刺。

管照夕猛一抬头，对方剑刃已到，他目光倏的一张，面现冷笑，身形向前一移，禁不住“噗”一声单膝跪地。

鲍刚这一剑却是扎了个空，二次拧剑，剑身绕了个剑花，却向管照夕后心扎去。

这一剑已堪堪刺到，管照夕却半转了一下身子，仍然避开了他的剑锋。

那一边的白头虎又大叫了声：

“老大！来！我来收拾这小子！”

说着话，他已窜到了照夕身前，二人都以为照夕此刻不能还手，还不是手到擒来。

谁又会想到，他这一刻却正在提气运臂，预备一击之下合歼二匪！

可笑二虎却以为有便宜占呢，白头虎钱七身形往前一扑，唰啦啦把掌中的蛇骨鞭抖开了，照着管照夕腰上就缠，却也没有令他失望，这条蛇骨鞭缠在了照夕腰上，就如同是一条毒蛇一般。

白头虎钱七大喜，叫了一声道：

“小子！你过来吧！”

他说着话，用力往后一带，却见管照夕猛一抬头，右掌倏地一现，钱七就觉得迎头扑来一股劲风，自己生平从未领受过的巨大内力，不容出声，身形已自腾起，同时掌中蛇骨鞭也自出了手。

他身子向下一落，忙想往一边转身避让，可是环身竟如同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他紧紧的束缚着一般，竟是休想移动分毫。

惊慌失措之下，抬头一看，却见那跪地的青年人，右手平伸着，五指弯曲如同一把钢钩子似的，那束人的内力，竟是由他五指中射出。

白头虎钱七，素日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眼见身受这种奇劲怪力，不由吓了个失魂落魄，口中抖声叫道：

“管……大爷……”

同时之间那双头虎侧面抡剑直刺照夕，也和他遭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他背靠在树上，却为照夕一只伸出的左手，把他定得死死的，不由也吓得失声叫了起来。

管照夕这时只觉双掌阵阵发痒，再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杀机一起，双掌同时向外一挥，那怪异的蜂人功，就如同是两团风柱似的旋了出去。

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后，带来了无比的宁静，管照夕慢慢站起身来。

他拖着那条麻木的伤腿，行到了自己马前，费力的上了马背，唇角带着冷笑，策马而去。

华灯初上的时候，长垣县城里行人如梭，这时由远处驿道上飞驰来了一匹黑马。

马上驮着那风尘仆仆的管照夕，他半伏在马背上，单手搂着马颈，一任这马疯狂的驰着，街上的人纷纷避向道边，这马就如同一条墨龙似的，冲入到了人群之间，霎时间已驰出了数十丈以外。

经过一家“老长兴”客栈，这匹马忽然停住了，马上的人，勉强直起腰来，叫了声：

“店家快来。”

说完这句话，竟自马上坠了下来，这时由客栈之中，飞快的扑出了两个伙计把他扶起来，连连问道：

“相……公！你这是怎么了？是住店不是？”

照夕铁青着脸道：

“快……给我找一间好房子……找个大夫来！快！”

两个伙计忙把他扶了进去，同时又出来一人，把马也给拉了进去，门口围了不少人，七言八语正在说着话，忽然却又由街对头，泼刺刺的奔来了一匹白花大马，马上蹬鞍挺坐着一个白净的少年书生，他飞快的跑到了这家客店门前，也是猛力的突然把马给勒住了，众人都不由往一旁让开了来，纷纷嚷道：

“这是怎么回事？又来了一匹！”

马上少年，却是不理他们，他穿着一身讲究的青绸长衫，细眉大眼，看来直如女人。

可是他背后却背着一口长剑，显现出英气凌人。

他匆匆下了马，牵马走到店口，压低了嗓音叫道：

“店家！给我看马。”

顿时就出来了一个伙计，把马给他牵了过去，他又问有房子没有，伙计连道有，有，又翻着眼皮问道：“这位小相公，你和方才那位相公，是一块的吧？”

少年摇了摇头道：“不……我不认识他，你另外给我开一间房。”

这伙计连声道是，可又一面打量着这少年身上的尘土，知道少年是行了长途，又道：“小相公……你这是由哪来呀？瞧你这一身土，来！我给你扫扫。”

说着就用手巾，往少年身上打着，却不想这小相公脸一红，闪身避向了一边，道：“不用！不用！我讨厌这一套。”

那伙计干笑道：“是！是！小相公。”

少年又一扬长眉道：“相公就是相公，干嘛还小相公？讨厌！”

这伙计被骂得脸红脖子粗，嘴里干笑着，心中却想：“这小相公怎么这么女腔？而且又这么漂亮？”

当时在前面带着路，经过了一层院子，带到了一间雅房，这年轻的相公停住了脚，问道：“方才那个人住在哪呀？”

伙计怔了一下，用手往前面指了一下，道：“那位大爷身上有伤，要住个清静的地方，大概在里院里面。”

书生点了点头，道：“真可怜！”

伙计又怔道：“小……啊！相公！你认识他么？”

少年书生又摇了摇头，遂进入了一间宽敞的房间，伙计送上了茶，自行退下。他轻轻叹息了一声，把门关好了，这才把帽子往下一摘，那乌云也似的头发，随着落了下来，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她洗了个脸，又由衣袋里取出一个小便帽，小心的戴在了头上，然后把那条伪装的大辫子，仔细的别在后面，自己对着镜子照了照，倒真像是一个翩翩浊世的佳公子了。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暗忖：“这小子的魔难也真多……看来这一次伤势是不轻了！”

想着坐在了床边，手托着香腮，想一想自己下山后一路潜随着他，又是为了些什么呢？

尤其是想到了他和那白雪尚雨春，真是不该再理他，可是对方那翩翩英姿，丰神英俊，却令自己永生不能忘怀，因此不由得又跟了下来。这姑娘正是丁裳，她低眉想道：

“他是回北京城，久闻北京城是个大地方，我也不妨在那里玩玩……倒要看看他急着回去是干什么？好在师父给我一年的时间，就是到一趟北京，也费不了多少时日。”

她想着就把窗户推开了一扇，却见一个老头儿，手中提着箱子，匆匆由窗前走过，一面走一面问道：“那位公子在哪屋住着呢？是外伤还是内伤？”

丁裳忙由位上站起，匆匆开门走了出来，远远的跟着这个老人，一直走到了里院，才见伙计把他带到一间黑门的屋里去了。

丁裳就在门前走了一圈，记好地方，遂又返身回到自己的房中。这时伙计点上了灯，她又问清了地方，叫伙计打水，自己好好洗了个澡。等到天交三鼓之后，夜已经很深了，她才由囊内找出了一个铁盒子，匆匆带在身上，然后把灯光拨成一豆，轻轻推开了窗，一晃身，已到了室外，然后飞身上房，身法竟是绝快无比。

这时那隔院室中的照夕，全身麻软的躺在床上，他已近乎昏迷了。大夫虽然来了，可是药石无效，自己这条命，看来是不保了！

他昏昏沉沉的睡着，那双无力的眸子，望着几上的灯，暗自感叹着生命的即将结束。

忽然那灯光被一阵风吹熄了，全室变得黯然无光，他无力的翻了个身，却觉得一人用手轻轻的按在了他的身上。

照夕不由一惊，可是他实在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有所抗拒了。

那人用尖细的嗓音说道：

“想活就不要说话，把腿伸出来。”

他轻轻的哼了一声，慢慢伸出了那只伤腿，这人抖手亮了火折子，低头细细的看着他腿上的伤，口中惊讶得出声道：

“你竟是中了这种暗器……若非遇见了我，你想活是不容易了。”

照夕只觉这人双手在自己那条伤腿上轻轻的按着，似乎找不着暗器入处，他就哼了一声，抖道：

“在……膝盖……你……是谁？”

他说了这句话，却不见这人答言，同时耳中却似乎听到阵阵抽搐之声，火折子映在粉白墙上，映出了这人清丽的倩影，阵阵的抖颤着。照夕不由吃了一惊，他又无力的问道：

“你……是谁？”这人忽然止住了泣声，却道：“你不要管！也不要多问……我不是说过不叫你多说话么？”

照夕抖声道：“可是！朋友……你……”

才说到此，却为一只温暖的手，把嘴给捂住了，那手又匆匆离开了，同时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道：“你不要动，也不要多问，我这就救你……”

说着话，这人摸索着取出了一块铁盒，由内中找出了一块白色的铁块，一面摸索着，在照夕伤处按来按去，忽然照夕打了一个寒颤，却闻得那人轻轻叹了一声道：

“好了……找着了。”

照夕这时已想到了这乔装的人是谁了，他倏地翻过了身子，那人似乎想不到有此一着，也不由呆了一呆，她窘得脸色通红道：

“你……你不许看我！”

七

照夕抖颤着道：

“你……你是丁裳！”

丁裳点了点头，却又摇了摇头，她往后退了几步，已退到了窗口，照夕这时忍着痛坐了起来，他焦急而惊喜地道：

“小妹……果然是你……你不要走，我对不起你，那天我错了……小妹……”

他这么焦急的叫着，可是丁裳仍然往后退着，她低低地道：

“你腿上的洗魂针，我已用师父的‘吸星簪’为你吸出来了，已经不妨事了。”

照夕点头道：

“我知道……小妹你对我这么好，我……”

才说到此，丁裳已飘窗而出，远处似乎传来她微微的一声叹息……

管照夕半倚在床栏上，怅然若失，这沉沉的黑夜里，早已消失了丁裳的影子，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感觉，回想到一路之上，这女孩子是如何的在暗中照顾着自己，赠金、买马，甚至此刻救了自己的命，她对我的恩可是太大了……可是她又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她到底要上哪里去呢？这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可是却又没有机会与她谈一下，这女孩简直是太怪了，令人真想不通。

照夕这么想着，试着把灯光就近照了一照那只伤腿，只见那原本肿胀如桶的一条小腿，竟回复了原状，用手按一按伤处，除了还有些酸酸的感觉，并不再如先前那么疼痛了。

他心中不禁惊喜异常，同时也更加了一层对丁裳的愧疚，心中暗暗想道：

“如果再有机会见到她，一定要好好报答她对我这一番恩情。”

他一个人，这么想了半夜，才吹灯就寝。在客栈里，又疗养了七八天，才打点上路，一路之上晓行夜宿，倒也平安。

这一日已到了正定，算一算离北京城已不远了，天气已由盛夏而转入了初秋，秋老虎更是炎热焚人！

过了晌午，照夕在客栈里睡了一个午觉，起床之后，愈觉热气袭人，他在庭内廊下走了一转，几个伙计都坐在廊子下，赤着臂在聊天，照夕又走到前院马槽里，看了看自己的那匹马，心中想着，等天稍微晚一点，再上路也不迟，好在离家已不远了。

他这么想着，遂又返过身来，往客房里走去，却见迎面走来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这青年长身阔肩，衣着华丽，尤其是头上那条黑亮的大辫子，就像是一条巨蛇似的由前胸直垂至小腹以下，辫梢上用红线紧紧扎着，还拖着一块绿光莹莹的小翠坠儿，乍看起来，愈觉翩翩风度，风流倜傥。

这青年左肩斜背着一个黄包袱，像是银两，右肩又系着一个布袋，像是一些书籍，足下是一双皂底京靴，一看即知，是一个应考的举子。

他远远朝着这边走过来，右手一柄折扇张开来，连连的扇着，左手却搓着一对黑光净亮的玉胆，愈发显得风雅可人。

在他身后却有一个头梳两丫角的小厮，十七八岁的年纪，肩上挑着两个箱子，紧紧随着这个书生，他们是由这客栈的侧门进来的，一面走着，不时的东张西望，那小厮还一个劲道：

“少爷，这里不错，就住在这里吧！我可真是挑不动了。”

那书生回头一笑道：

“好吧！你这小子在家说得多有劲，一上路才走了十几里路，就吃不消了，这样你还是回去算了。”

那小童把两个箱子放在地下，一面擦着汗，一面笑喘着说道：

“得啦！我的少爷，你没有挑你是不知道，这两个箱子可真沉。”

他说着用脚在一个黑箱子上踢下一下，皱着眉毛道：

“尤其是这个箱子……少爷！这里面都是啥呀？”

那书生笑了笑道：

“这是老爷子的砚台，共有七十二块，是叫我分赠给京里的同窗好友的，不可摔碎了！”

小童听后直龇牙，连道：

“我的奶奶……怪不得这么沉呢！”

这时照夕已和这书生走了个对面，见对方是个读书人，不由存下了一丝好感，惺惺相惜的看了他一眼，愈觉对方长眉星目，气宇不凡，不免略微停了一下，凑巧这少年也正掉过头来，四目一对，那书生不由微微一笑，双手微抱一揖道：

“借问兄台一声，此处可是正兴客栈么？”

照夕见对方发言，不由也回礼笑道：

“正是正兴客栈，兄台要住店，可至前面问问，小弟亦是住店之人。”

那书生又含笑说了声：

“有劳！有劳！”

照夕却见他那双闪闪有神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自己几眼，遂也对他笑了笑，即自行去。

这书生遂又命那小童，挑起了箱子，直向前院而去，照夕回到了房中，因室内炎热，就坐在廊下，店伙泡上了一杯兰茶，他就坐在椅子上，一面乘着凉，一面看着院子里的柳树，脑子里想着事情。

他想到了江雪勤，不由带起了些笑容，暗忖：

“这么久了，她见到我可能都不认识了，可是我定能一眼就认出她来。”

正自想得神，却听见身后有人道：

“公子请这边来，这边有好房子。”

照夕不由回头一看，却见一个店伙前行着，他身后跟着二人，正是适才照夕遇见的那书生主仆二人，不由回过了身来。

这时那书生已走近了，远远对照夕一笑，抱了抱拳，照夕却回笑道：

“又碰见了。”

那书生也连道：“真巧！真巧！”

说着已到了照夕身前，站住了脚道：

“兄台就住在这里么？”

照夕指了一下自己的房子道：“就在这里，你呢？”

这书生忙抬手对前面的伙计道：

“喂！喂！回来！回来！”

那伙计忙跑回来笑问何事，书生遂一指照夕隔壁问道：“这房子很好，我就住在这里吧！”

店伙皱了一下眉道：

“这房子自然是不错……只是已被人家先定下了，怕不大方便。”

那书生闻言，似颇失望，长眉一蹙道：

“不能想想办法么？”

伙计皱了皱眉，遂跺了一下脚道：

“管他的！公子你就住下吧！他来了，叫他另找房。”

照夕和这书生闻言，都不由一笑，各道：

“幸会！幸会！”

这时店小二已把房门开了，张罗着和那小厮把两个箱子都抬了进去，书生也进房宽衣洗面。

照夕沿途所遇，全是粗俗之人，难得见到这么一个文雅之人，不由心存好感，暗想：这人语带北音，想是离此不远的世家子弟，此行匆匆至京，可能是进京赶考的，不禁又有些感伤，想到自己往昔终日读书，尤其是父亲更深盼自己能在考场中一鸣惊人，而自己却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番深意，如今竟弃文学武，虽说是学成了一身武技，可是如此回家，在父亲面前，亦是难以交待，说不定还会遭到他老人家一顿臭骂呢！

他这么想着，不由锁着剑眉，渐渐发起愁来，却见那隔室少年此时已换了一身青绸便衣出来，愈显得文雅俊俏！

他笑向照夕道：

“两次相遇，可见有缘，还没请教兄台大名？此行何去？”

照夕微笑道：

“小弟管照夕，世居北京，此行返家，阁下大名是……”

这人笑着点头道：

“小弟复姓申屠，名一个雷字，舍居本地，此次进京，旨在赶考，兄台既是入京，倒与小弟同路，这倒省得沿路寂寞了。”

说着连连抚掌微笑不已，照夕不由也点头称善，忽然心中一动，想了想道：

“能与兄台同路，自是荣幸之至，只是小弟因久别家园，归心似箭，却不想在此久留呢！”

申屠雷想了想，遂含笑道：

“既如此，小弟也提前赶路就是了。”

他遂拍了一下手道：

“这样吧，我们今日就在此歇上一夜，明日一早共同上路如何？”

照夕见他话意诚挚，仪态不恶，心中虽打算早走，却不愿令对方失望，当时想了想，遂笑道：

“既如此，小弟亦定明晨再走就是了。”

申屠雷长揖一笑道：

“小弟初见管兄，即知是一直率之人，果然不错，能与兄台同路共话，实在福分不小，真快人也。”

照夕见他虽是文人，谈吐亦颇有豪气，心中又多增了一层好感，暗想旅途得遇此人，亦是难得了，当时连道不敢，随即落座，呼来茶水，畅谈了起来，谈到诗书典故，二人都不禁暗自惊讶，深深佩服对方学识见解高超，由是更生敬仰之心，从谈话之中，他们彼此了解了对方身世，可是武功一道，照夕却是一字不提，申屠雷亦未多问一语，二人直谈到金乌西坠，客栈中掌

上了灯火，意犹未尽，申屠雷的书僮，却连连嚷起肚子饿来了。

那书僮名叫青砚，申屠雷对他似颇喜爱，当时唤来命他给照夕磕了头，这才和照夕把臂同出，青砚跟在后面，共出用饭。

一度饭后，二人更是无话不说了，照夕发觉这申屠雷，年岁虽轻，可是阅历却十分丰富，各处名胜古迹，都能信口道出，历历如绘，他不由暗自忖思道：

“这申屠雷，定有不平凡的身世。”

他本想问一下对方可曾擅于技击，只是又怕问出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由是话到口边，又行忍住，再说看他样子又似不会，也就没有多疑。

当晚二人又在月亮下面谈笑了半天，申屠雷还擅画，当时挥毫为照夕画就了一个扇面，画的是一只鸚鵡，栩栩如生，照夕遂题诗句为：

“岭外经季别，花前得意飞，客来呼每惯，主爱食偏肥；
才子怜红嘴，佳人学绿衣，狸奴亦可怕，莫自恋芳菲。”

各自都赞不绝口，由是更为倾倒，二人直谈到夜深人静，才回房就寝。

照夕进房之后，心中不禁高兴异常，想不到沿途得此好友，一时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了二更天，尚未能入睡。

他正想坐起来，点上灯，看几页书再睡，不想方动此念，却见窗前人影一闪，一人已面窗而立，身法巧快已极，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当时仍不动声色，倒要看看这夜行人意欲何为？

这人背向窗外，因此看不清他的长相，似看出他自目以下，为一方黑色绸布遮着。

他轻轻飘身，已落在了室内，一双眸子四下匆匆望了一转，却轻轻直向照夕床前走来。

管照夕暗中咬牙道：

“好大胆的小贼，你真是不想活了！”

他想着，双掌贯足了内力，只要看出不对，随时可先发制人。

这夜行人走到了床前，低头看了看，似辨别了一下照夕是否已睡熟了，良久才微微一笑，自语道：

“果然不错，你瞒不过我。”

他说着竟自伸手，把照夕放在几上的一口宝剑拿了起来，略一把玩，却向背后插去！

照夕这时实在是猜不透来人是堆？有何企图？此时见他拿了自己宝剑，倏一转身，已窜上了窗台，照夕见他欲去，哪里肯依，当时双手一按床板，口中低叱了声道：

“何方小贼，还我剑来！”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却快疾得如同一支劲箭似的，只一闪，已到了窗台之上，同时双掌一合一扬，用“推窗望月”的招式，照着这人当胸就打。

可是这夜行人，又岂是弱者？管照夕这一出声，他似吃了一惊，身形一屈一伸，也窜了出去，管照夕一双铁掌落了个空，他不由怒吼了一声，二次以“飞鹰搏兔”的身法，仍然腾身，直朝着那黑影扑了过去，却见那人回头轻嗤了一声道：

“老兄！我们这边来，不要惊动了别人。”

这人说着话，竟是手脚齐施，猛的向空一弹，如同一只大狸猫似的窜了起来，却直向东首的一堵高墙之上落去。

起落之间，竟是丝毫没有带出声音，他这种身手，照夕只匆匆一见，心中已吃惊不小，自信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劲敌了。

这时不由嘿嘿冷笑了一声道：

“既入管某目中，今夜看你往哪里逃？”

他说着话，已展动身形，以“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直向那人尾追了去。

那夜行人却是头也不回，一路轻登巧纵，兔起鹘落的直向前疾驰而去，身法居然和照夕快慢相差不多，霎时间，已驰出了数十丈以外。

这时万籁俱寂，明月在天，二人一前一后，不一刻已驰近了一片旷野。

那人身形往前一落，照夕早已是急怒膺胸，二话不说，一提丹田之气，“嗖”一声已窜在这人背后，排山运掌，吐气开声地叱了声：

“打！”

他猛然把双掌向外一扬，掌力已吐了出去，那夜行人口中陡然也唤了一声：“好！”只见他身形向下一矮，唰的一个疾转，就势向外一迎，也是双掌骤出，四掌相迎，只微微发出了波的一声，两条人影，却各自如同弹珠似的反弹了出去！

管照夕身形一落，右足一勾，用“金鸡独立”之式把身形定住。

那人似后退了好几步，才拿桩站稳，随着他却哈哈一笑道：

“果然是了不起！在下见识了。”

照夕却厉叱了一声道：

“你是谁？你我素昧平生，何故偷我兵刃？”

这人又笑了一声，低着嗓音道：

“盗剑只为示警，既是管兄知悉，倒是多余了。来！接着！”

他说着单手向外一掷，“嗖”一声，一口长剑，直直的向着照夕面上飞来，劲风十足！

管照夕冷笑了一声，身形向下一矮，跨出左足，右手前伸，骈三指向空一捏，已把这口剑接到了手中，只是也已暗惊来人好大的臂力，自己虽练有“大力金刚指”之力，亦不禁三指发麻！

当时不由冷笑道：

“朋友！你贵姓？到底是……”

这人哈哈一笑道：

“见识过了，吾愿已足。”

他竟不愿回答照夕的话，身形一转，正要腾起，照夕哪里肯容得，当时低叱了声道：

“朋友想走可不行！”

他说着话，已陡然扑了过去，身形向下一落，骈右手二指，照着这人“臂儒穴”上就点！

这人一撩手腕子，口中哼了一声“不敢当”，却直向照夕手背上按来。

管照夕向下一撤，同时圈右掌，以“右弦弯弓”之势，直

向这人侧腰就戳，来人陡然叱了声：

“来得好！”

却见他身形呼的一个疾转，已如同一只大雁似的翻出了一丈五六，却又干笑了声道：

“果然高明，见识了。”

他说了这句话，竟如同一缕青烟似的，往来路星掣电闪而去。

照夕急怒之下，一点足尖，正欲以轻功提纵之术中的“踏水登萍”紧蹑而去，可是转念一想，不由又临时把足步定住了。

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心中想自己一味死拚，此人却并无斗志，更由其行动上看来，似又对我没有敌意，宝剑既已还我，又紧紧逼他作甚？

他这么想了一阵，那人却早已驰得无影无踪了，管照夕不由叹息了一声，暗忖：看此人武技不弱，只是自己初入江湖，根本不识此人，他却又为何有此雅兴，来找我作耍呢？

他想了一会，确实也不解其中意思，只好怀着一腔惆怅往来路驰去。

他一个人向前走了几步，忽然怔了一下，仿佛觉得先前那人语音似颇熟悉，好似自己认识一般，可是却又想不起是谁。

突然他脑中想起了一人，不由啊了一声道：

“不会是他吧？”

想着他竟自展动了身形，拼命的直向客栈之中奔驰而去，他这么一鼓作气的驰回了客房，当时却不直回房中，却向隔壁那叫申屠雷的书生住处蹑足而去，见他房中的两扇窗子和自己房子一样的敞开着。

管照夕既动了疑心，当时也就决心要察看一下，看看自己是否多心，或是这名叫申屠雷的人，果真是一个身怀奇技之人？

他这么想着，已纵身上了窗台，却见那房中，尚透出极其微弱的一线灯光。

他不由吃了一惊，猛的向下一伏，用“老猿坠枝”的身法，突地借一臂之力，把整个的身子，挂在了窗栏之上。

似如此稍停了一会，细听房中并没有什么声音，这才慢慢引臂而上，细细向房中一打量，不由暗笑自己是多疑了。

原来目光所见之处，那个叫青砚的书僮，光着上身，已睡着了，他是睡在靠窗的一张小床上。

那叫申屠雷的少年，却是半身倚偎在床角，半身靠着桌边，也已睡熟了。

他身上穿着一身白纺绸的裤褂，一条长辫子，直垂在桌子上。

尤其可笑的是，一只脚在床上，一只脚却半拖在地板上，地上一卷书，半开着的丢着。

书案上一盏蜡合，红蜡已尽，烧成了一根秃捻子，依然还在吐缩着豆大的火光，烛泪却淌了半个烛盏，照夕不由皱了皱眉，心说：

“这位哥儿也真是用功，只是也未免太不小心了，烛火岂是好玩的？”

想着向上一长身，已经飘飘的窜进了房中，他轻轻走到桌前，先把地上那本书捡了起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把申屠雷轻轻放平在床上，手触处，只觉得他身上似出了不少汗。

可是申屠雷却转了个身子，睡向里面去了，照夕却也没想到其他，当时挥掌把桌上残烛熄灭，径自回房而去。第二天，照夕方在浓睡之中，却听得门外“啪啪”

的敲门之声，一人道：“管兄起来也未？”

照夕听出是隔壁申屠雷的声音，不由翻身而起道：“老兄！你起得真早啊！”

申屠雷在门外微微笑道：“早上天气凉快，要等着太阳出来，那可就不想动了。”

照夕一面答应着，一面起身开了门，申屠雷遂含笑走进来，照夕让他坐下，却见申屠雷已穿得整整齐齐，官纱长衫，外罩天青马褂，头上还戴着一顶小帽子，配着宝石结子，显得一派斯文的模样。照夕不由笑了笑道：“天这么热，你又何必穿得这么整齐呢？”

申屠雷低头看了看身上，笑道：“读书人走到哪里，总应该不忘斯文才好。”

照夕点了点头，自嘲的的笑了笑道：“我可顾不了许多，天太热了！”

说着遂唤来小二打水净面，这时那叫青砚的小僮也走了过来，对着照夕叫了声“管相公”

，请了一个安，照夕见他已把东西都挑到走廊上了，不由笑道：“你们居然比我还急。”

说着又问申屠雷道：“你们有马没有？”

申屠雷含笑道：“外出之人，岂能没有马，连你的马，我也让小二备好啦！”

照夕点了点头道：“好！你们等我一等。”

说着匆匆把东西理了一理，一面道：“昨天晚上，我可没睡好……到现在头还有点昏沉沉的感觉。”

申屠雷忽然怔了一下道：“不是你说，我倒忘了……管兄！你看这件事，可有多么怪？”

照夕回头问道：“什么事？”

申屠雷走近了一步，遂小声道：“昨夜我本想看看书，谁知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可是今天早晨你猜怎么样？”

照夕心中一动，微微皱了一下眉道：“怎么样呢？”

申屠雷脸上变着颜色道：“今天一睁开眼，我竟是好好睡在床上，你说这事怪是不怪？”

照夕差一点想笑，当时忍住笑，摇了摇头道：“人在半睡之中，常常忘记自己做了些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看累了上床去睡了，这没有什么奇怪，我就时常有这种情形的。”

申屠雷低头想了想道：“也许是这样……不过，我还很少这么糊涂过。”

这时店小二端上了点心，申屠雷又唤来了青砚，三人草草用毕，照夕问多少钱，那小二却笑道：“这位公子付过了。”

申屠雷只是微笑着，照夕遂点了点头道：“那么，把我们房钱算一算吧！”

店小二又笑了笑道：“不劳操心，这位公子也付过了。”

照夕不由脸色一红，看着申屠雷道：

“你也太客气了，总要留一点给我呀！”

申屠雷哈哈一笑，道：

“我与管兄一见投缘，今后借重处尚多，区区金钱，何足挂齿，我们走吧！”

管照夕听他这种笑声豪气，不禁怦然心动，暗暗赞许道：

“好一个脱俗的书生，看来这个朋友，我管照夕是交定了。”

想着遂笑了笑道：“话虽如此，可是金钱一项，仍是由你我分担才好，否则，小弟岂不受之有愧？”

申屠雷嘻嘻一笑，一面点头道：

“既如此，往下住店，由你支付就是。”

照夕欣然点头，这时小二已把马牵了出来，照夕见除了自己的马以外，尚有二马一骡，都已鞍蹬齐备，尤其是那小骡背上，都放好了箱子，另外青砚那匹马上，也有些日用什物。

三人下阶上马，由侧门而出，直向一条驿道上行去，经过一日休息，人马都甚有劲，照夕双足一磕马腹，那马长嘶了一声，向前疾奔而去，照夕一面回头道：

“来！我们跑它一程。”

申屠雷微微一笑道：“使得！”

他把双腿一夹，坐下那匹花斑马，已泼刺刺猛追了上去，二马这一阵疾驰，霎时间已跑下了十数里之外，身后早已失去了那青砚的影儿。

照夕留心申屠雷的骑术，暗惊对方虽是一个读书人，却有很精的骑术，他上身挺直纹丝不动，可是双腿却能随着马波上下起伏，这种本事，看来虽易，可是若非是经年老手，断难至此地步。

再留意看那匹马，个子虽不顶高，可是鼻孔极大，两耳下垂，驰骋时却往后紧竖，正是难得的良驹，不由勒马笑道：

“申屠兄！你这匹马太好了，我这马却是万万比不上。”

申屠雷早也在暗中留意了对方，对照夕控马骑术也是十分佩服，闻言笑道：

“照夕兄你太客气了，你这匹马，也是难得的好马呢！”

管照夕拍了拍坐下马，见它已经不住长跑，鼻子出息有声，不由感叹道：

“小弟北京故居，倒有两匹好马，比这匹可强多了！”

申屠雷笑道：“改日到了北京，小弟一定要至府造访，就便看一看吾兄的宝马。”

照夕微笑不语，二人柳下谈笑了半天，才见那青砚在马上汗下如雨，一只手还拉着一匹驮书的骡子，自身后跑来，远远的看见二人，不由大叫道：

“我的少爷，你们可别再跑了，可真要我的命了，我又骑不好。”

照夕不由笑了笑道：“既如此，我们不妨放慢一点，好在离着北京已不远了，今儿晚上能赶到保定歇上一夜，明天就可到家了。”

申屠雷连连点头，同时由颈后抽出了折扇，连连的扇着，一面呼道：

“好热！好热！”

这时那青砚才算走到了，由马上下来，又由马颈上摘下了水葫芦，喝了好儿口，嚷道：

“少爷！歇一会再走吧！”

申屠雷皱眉道：“不带你，你非要来，唉……我们要赶路，哪有许多时间等你呢？”

青砚却坐在树下直皱眉，又把鞋脱了，用手使劲的捏着脚，二人都看着他，照夕不由笑了笑道：

“看样子他是真走不动了，这么吧，我们歇一会就是了。”

申屠雷叹了一口气，翻身下了马，照夕方才下马，却见来途驰来一匹黄马，在官道上扬起了满天灰土，其来如风，不多时已驰到近前。

这匹马本是其快如飞，谁知到了近前，却忽然放慢了脚步，马上人是一个黑高的彪形大汉，头上戴着一顶马连波的大草帽，身着一件土绸的马褂，前襟全都敞开着，露出长满着毛的胸脯。

这汉子扭过头对着这边仔细看了几眼，特别是在那小骡子身上看了几

眼，这才抖了一下缰绳，那匹黄马复又如飞而去。

青砚不由翻了一下眼道：

“少爷！这小子准不是个好东西，东瞧西看的。”

申屠雷却瞪了他一眼道：

“不要胡说八道，莫非人家看看咱们也犯法不成？”

青砚不服道：“看人哪有这么看呀！我看……”

照夕早在那汉子过时，心中已有见地，只是不愿多说而已，当时微微一笑道：

“我们走我们的路，出门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申屠雷却对他笑了笑道：

“管兄所言极是，出门人还是少管闲事的好，小弟就不信，这京城附近，还会有人胆敢下手行劫不成？”

照夕也摇头道：“我想不会吧！”

这时青砚也由地上站了起来，一面拍着裤子上的土，一面说道：

“我们走吧！别再耽误了，还有好些路呢。”

申屠雷忍不住笑道：“你还知道要赶路？我看是吓着了。”

青砚红着脸上了马，也不说话，只是催着马，率先而去，使得二人都不由大笑了起来。

照夕同申屠雷，遂也各自上了马，一路并排向前行着，前行约有二里，却见这条官道分为二股，路边有指标，一书着“奔无极”，一为“奔新乐”，照夕按马不动，心中不解，申屠雷却以手中小马鞭，指着“奔新乐”的牌子道：

“到了新乐，直上清风店到望都县，再下去就是保定府了。”

照夕不由大喜，遂问道：“那这一边呢？”

申屠雷摇头道：“无极县下去是深泽，那是冀中的路，不对。”

说着策马直向“奔新乐”的驿道而去，照夕知道他是临县人，所以这一带情形十分了解，遂放心的随他一路策马而下，前行十数里，走过一片竹林，一边是一座不十分高的山。

这时烈日当头，三人都想快快策马走进竹林，好凉快一下，时间可也是正午时分了。

展望着这条黄土路上，竟是没有一个行人，忽见一个担着担子的小贩，自竹林中走了出来，他远远的叫道：

“客人！水蜜桃要不要？”

申屠雷点头道：“好！我们下马买几个桃子吃吃。”

那桃贩子笑着趋近，一面咳嗽着道：

“这桃子是京里来的，个大水多。”

申屠雷已下了马，一面指着前面那片竹林道：

“那边凉快，我们去那边。”

卖桃的贩子连连答应着，他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一双袖子高高的卷着，露出黝黑的一双胳膊，足下是一双芒鞋，裤管子亦是高卷过膝。

自他一来，照夕已对他十分注意，这时见申屠雷竟要买他的桃子，已知不妙，但却未说什么，只是策马紧紧跟下，一面回头对青砚招手道：

“青砚！你看好那头小骡子，把骡子牵过来。”那卖桃子的，闻言猛然朝着照夕看了一眼，嘻嘻笑了笑道：“这位相公，也要买两个桃子吃吃么？”

申屠雷却笑道：“我们是一起的，我买几个就是了。”

这卖桃子的却是不闻，仍然朝着照夕走了过去，不想申屠雷却跺了一下脚道：“喂！你到底是卖不卖呀？”

卖桃子的回过头来嘿嘿一笑道：“相公！你倒是别慌呀，小老儿只有一双手呀！”

申屠雷这时走上了一步，一面笑道：“我已说过，我要买，你干嘛还要往那边走？”

那卖桃之人，年已半百，唇上留着短须，当他抬头之际，才发现原来竟有一目失明，露着一个深而黑的窟窿，十分怕人！他重重的把担子一放，哈哈笑道：“卖你卖他，都是一样，相公！你看这个如何？”

他说着话猛然拿起一枚桃子，向上一扬，可是申屠雷却猛的往下一按，正按在这卖桃子的手上，一面笑道：“这个不好！”

那卖桃之人，不由脸一阵红，他猛然放下桃子，向后一扬手，可是申屠雷却像是和开玩笑一般，向前又一伸手，不偏不倚，正刁在了这卖桃之人的手腕之上，只听那老者抖声道：“你……”

申屠雷已松开了手，很快的自篮中挑了几个桃子，丢了十几个制钱，对着老者嘻嘻一笑道：“你这桃子哪是京里来的，我看分明是旗杆顶来的，八成许是金老头子的买卖，对不对？”

那老者更不由脸色大变，即刻挑起了担子，回身就走，申屠雷只望着他后影，微微冷笑了笑。

这时管照夕早已目见一切，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申屠雷自知败露了身手，不觉脸色一红，照夕已趋前笑道：

“老兄！好高明的一手‘游龙探爪’，你可当真把小弟给瞒住了。”

申屠雷也不由吃了一惊，暗惊这管照夕真是好眼力，自己招式并未施出，只一伸手，他竟看出了是何招式，此人真了不起。

想着不由窘笑了笑道：

“管兄休要取笑，其实你我原本是一道中人呢！”

照夕不由一怔，那申屠雷却哈哈笑道：

“阁下身手，昨夜早已拜领过，实在高出小弟百倍，怎么如此健忘呢？”

照夕这才恍然大悟，一时忍不住也哈哈大笑了起来，一面却摇头笑道：

“好个申屠雷，原来是你呀！”

申屠雷这时却一抱双手，深深向照夕打了一躬，面带微笑道：

“小弟自一见管兄，已知决非一般常人，是以百般结纳，午夜造访，看看是否我道中人，却不想老兄听视极精，若非掌下留情，小弟哪还会有命在？专此谢罪，尚希不要怪罪才好。”

照夕这时乐不可支的笑道：

“申屠兄！你也太客气了，不瞒你说，你那一身武功，小弟才是既敬又佩呢。”

二人这一说话恭维，那青砚在一边，只是弄了个莫名其妙，他手中拿着桃子，一会看看这边，一会又看看那边，这时二人俱已走进了竹林。

林中阴凉十分，竹叶散了一地，倒似铺就的席子一般，照夕笑了笑道：

“现在可高枕无忧了，那厮在你手中尝了滋味，已吓破了胆子了。”

申屠雷微微一笑道：“这人左目失明，年岁也不小了，颇似传说中的独眼雕谢羽，要是此人，怕没有这么便宜就完了呢！”

照夕对冀省绿林响马，本就不清楚，对这独眼雕谢羽更是不知，不由问道：“独眼雕谢羽又是何人呢？”

申屠雷看了照夕一眼，微微一笑道：“管兄是新近入省之人，自是不知，要说起来这谢羽本人并不可畏，可畏的是他一个拜兄，此人也就是方才小弟所说的金老头子。”

照夕不由甚感兴趣道：“谁又是金老头子？”

申屠雷不由皱了一下眉道：“你连金老头子都不知道么？”

照夕脸红了一下，摇了摇头道：“我只知道有个金五姑，倒不知……”

才说到此，申屠雷已笑了笑道：“那就对了，你既知道金五姑其人，怎又会不知金老头子呢？”

照夕仍是不解，申屠雷见他真似不知，才笑道：“兄弟！金五姑正是金老头子的唯一爱女呀！你怎么不知道？”

照夕这才惊奇的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申屠雷一面吃着桃子，一面微笑道：“听你口气，好似和那金五姑认识？”

照夕冷笑了一声道：“此女倒与我见过一面，只是我很耻其为人。”

申屠雷不由微微一笑道：

“这还用你来说，这北几省的人，谁不知这姓金的女人是出名的淫荡……只是……”

他笑了笑道：“我没见过就是了。”

照夕约略的把经过说了说，那申屠雷却听入了神，最后才哈哈大笑道：

“这么说起来，这独眼雕谢羽完全是冲着你来了。哈！却被我多管闲事了。”

照夕不由皱眉道：“雷兄不要再开玩笑……我真想不到，这金五姑这么大力，居然从河南到河北都有她的部下！”

申屠雷冷笑了一声道：“就是到了北京，一样有他们的人。”

照夕不由看了申屠雷一眼道：

“雷兄既有一身奇技，为何竟容得这般东西在近侧胡作非为，岂非有失侠义本色？”

申屠雷被照夕这么一说，并不着恼，只微微笑了笑说道：

“管兄所训极是，小弟也是别师不及一年呢！”

照夕由怒而喜，不觉微微一笑，道：

“如此说来，我二人更多了一样相同之处了。”

申屠雷脱下了头上的帽子，只见他长眉微挑道：

“这世界之上，该管的事情也是太多了，你方才说得极对，你我既学成了一身武功，理当为众人做些有益之事。”

他说着回过身来，却见照夕已伸出一只手来，脸上带着微笑，申屠雷遂也欣然的伸出了手来，二人紧紧的握着对方的手，不停的摇着。

申屠雷露出编贝似的一口细齿，笑道：

“你我一见投缘，不如就此定交，结为金兰之好，你意如何？”

照夕大喜，不觉由地上一翻身站了起来，道：

“我也正有此意！”

申屠雷遂起身笑道：

“只可惜这荒林之中，没有纸烛……你我不妨就免了那些俗套，望空一拜如何？”

照夕欣然点头，于是二人各报生辰年月，照夕较申屠雷大一岁居长，申屠雷次之，二人随即跪地，望空长拜了一下，遂又互拜了一下，发下誓言，永远立身于侠义道中，除暴安良，甘苦同受，如有一方违言，天诛地灭！

于是立刻改了称呼，那一旁的青砚，真是弄了个莫名其妙，直到申屠雷说出了真相，他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忙上前给照夕磕头，口称大爷，照夕遂赏了他一锭银子。

一番谈笑之后，照夕这才想起前事，不由问道：

“兄弟！你方才说的那金老头子，住处离此有多远？他又叫什么名字呢？”

申屠雷剑眉微微皱道：

“此老外号人称九天旗，姓金名福老，住处在离此不远的旗竿顶，那地方我也没去过。”

照夕想了想，遂道：

“要不是赶路回家，我倒真想去见识一下此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功夫？”

申屠雷不由一笑道：

“大哥若想会一会他，还不容易么？等过几天入京之后，找一天我们一块去。”

照夕点了点头，申屠雷遂又笑道：

“方才那谢羽乔装卖桃之人，不知是何居心，我见他想往大哥那边走，因恐大哥下手过重，这谢羽难以逃命，所以才略施薄惩，令他惊心而去，此时想来，倒不如把这老儿留下的好了。”

照夕摇头一笑道：“没有关系，他只要再敢来，我们兄弟倒要好好的给他一点厉害了。”

这么一耽误，天可不早了，同时各人也觉得肚子阵阵发空，遂又上马向前行去。

这一片竹林占地颇大，在林子里走，并不觉得炎热，申屠雷边走边告诉照夕道：原来他北京住着一个叔父，官居吏部侍郎，自己本无意投考进取功名，奈何父亲和这位叔叔却是一力促成，非考不可，所以这才上京赶考，并把他叔父家地址，告诉了照夕。

管照夕对于北京城内各地方都熟透了，申屠雷一说即知，他也把自己住家告诉了申屠雷。

管照夕父亲原来官居盛京将军，乃是汉人中赫赫有名的统兵人员，为人刚直，以善战闻名，申屠雷自是十分敬佩。

二人边谈边行，不知不觉已走出了这片竹林，眼前复有一黄土驿道，直坦坦的展延着。

三人各自抖缰催马，连那一匹小骡儿，也不禁都飞跑了起来！

黄土道上有时刮起一阵风，把地上的灰土，像黄雾似的吹到了半天，两旁的旱田，种的是麦子和高粱，叶茎上却为黄色的泥土染成了黄色，这是北地的特有风景，整个的大地，均似为一个“黄”字所代替了。

日落的时候，他三人四骑已到了新乐县城，管照夕非常失望。

因为他本来打算，能在午夜前赶到保定，可是因为多了一个青砚和那头驮东西的小骡，无形中慢了下来，就如此那青砚已经是吃不消了。

申屠雷很体谅他这个心爱的书僮，此时见状，不由笑向照夕道：

“大哥！我们就在这新乐歇一晚吧！好在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

照夕无奈，只好点了点头，青砚不禁十分欢喜，匆匆由马背上翻了下来。

街道上行人如织，有几家店铺已掌上了灯，三人各自牵着坐骑，在街上走着，熙熙攘攘的行人擦肩挨臂，颇为惹厌，照夕见路口有家“新乐老店”，尚还宽敞，不由对申屠雷道：

“我们就在这家店住下吧！”

申屠雷方自点首，三人正拉马欲走之际，忽见人群之中，一人向着三人挥手道：

“客人！客人！请等一等。”

三人先不知是唤自己，后来见那人已跑过来，而且口中一个劲叫三位客人！三位客人！这才知是唤自己，不由停步不动。

这人已走到了近前，只见是一个四十上下的瘦小汉子，十分黝黑，背后背着一顶草帽，他对着三人请了个安，操着陕音道：

“请问三位客人是要住店的么？”

照夕点了点头，申屠雷却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瘦小汉子嘻嘻一笑道：

“我们是干什么的嘛，连要住店的客人都看不出来，还做什么生意！”

照夕点了点头，皱眉道：“你是哪家店的，是新乐客栈的吗？”

这伙计摇头道：“新乐店算什么，客人到我们店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申屠雷就问道：“你们店房在哪里？我们实在是累了，不愿再多走路了，远不远？”

这瘦小的伙计一笑道：“相公，你跟着我来就是了，保险那地方房子大，凉快，风景又好。”

三人一听凉快风景好，都不由动了心，照夕首先点头道：

“好吧，你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这伙计缩了一下脖子笑道：“请跟我来，我的马在这边咧！”

他说着领着三人走到了对街，在另一个汉子手上接过了一匹马，一面回头笑道：

“我们店是在西头老菜市，骑马快得很。”

三人只为他一句房子大凉快而吸引住了，即使远一点也无所谓，当时各自上马，青砚仍牵着那头小骡儿，一行四人穿过了吵闹的街道，向前疾驰而去。

那伙计骑着马在前带路，不时回头诉说着，行了约盏茶时间还不到，照夕不由勒住了马道：

“这么远，我们不去了。”

那伙计含笑往前一指道：“呶！柏公请看，这不到了么。”

照夕、申屠雷顺其手指处一看，果见有一座颇为精致的楼房，隐在一片竹林之中，并有一道小溪由楼前流过，溪上架有一座红木小桥，直通那楼院大门。

申屠雷下由十分惊异道：“这是店房么？”

那伙计一面徐徐向前策马行着，一面道：

“我们东家开这店房才三个月，因为地方偏僻，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每天才派我们到镇上去拉客人。相公！你看这地方好不好？”

申屠雷和照夕对视了一眼，都不禁高兴十分，他们倒真没想到，居然这地方，有如此雅致的店房，小桥流水，青竹翠馆，

即便是一般居家，也难找出如此风雅之处，都不禁高兴得笑了。

那伙计远远下了马，大声的向对面吼道：

“老张！客人来了！”

他这么吼了两声，才见由竹林对面一跛一拐的走过来一个老人。

那伙计高声道：“客人来了，你把客人们的马接过去，好好管着。”

那老头子抬头向三人看了几眼，才把各人的马接了过去，这时那瘦伙计又连声道。

“请！请！”把各人都让进去了。

三人过了小桥，伙计推开了一扇门，进了院子，直领着三人向楼内走去。

院中百花齐放，早兰亦开，两边搭着葡萄架子，结着一串

串的葡萄，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心说：

“这哪里像是店？怎么连一个招牌都没有？”

申屠雷也是心中不解，但二人又怎么会想到其他，何况又各怀绝技在身，也就不加深思，俨然摆出一副住店的大相公模样，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

他一走进，才发现内中地势极大，厅房亦多，光楼房就有三幢之多，院内花石不说，亭台池榭，洞门回廊，无不具有，放眼过去，竟是琳琅满目。

那伙计只把照夕等三人，带至楼前，却见厅门自开，走出一个瘦高的汉子，弯腰笑道：

“客人里面请！”

那带路来的瘦小伙计，对着那人弯腰行了一礼，就退下了，三人遂自走进，照夕不由重叙身份道：

“我们是住店的！”

那瘦子笑着，眼角露出鱼鳞纹道：

“我知道，我知道，客人请坐。”

照夕看了申屠雷一眼，略微显得有些拘束的坐了下来，申屠雷不在意的坐下，一面问道：

“我看你们这店房很大，后面房子还多，都是客店么？”

瘦子嘻嘻一笑道：“不！后面是东家住家，就只这一幢楼，才是客房呢！客人你们要住几间房呢？”

照夕喝了一口茶，笑道：

“我们是一家人，就开两大间吧！要在一块儿的。”

瘦子闻言拍了一下手，遂自后面走出一人，穿着一身夏布衣服，对那瘦子叫了声：

“覃先生！”

这瘦子笑道：“这三位是自河南来的贵客，你给我两间好一点的房子，好好侍候着。”

穿夏布衣服的伙计弯腰道了声：“是！覃先生。”

他这种态度与称呼，立刻令照夕和申屠雷感到吃惊和奇怪，不由又对视了一眼，因为这是大异于一般店房的习惯的。

而且那店小二穿着打扮，十分整洁，并不像普通的店家一样，这时他回过身来，对照夕、申屠雷道：“客人请上楼来。”

照夕点了点头，当时和申屠雷跟着上楼，拐向一条甬道，地上铺着一种

细草编就的地毯，足踏上去，觉得软软的，看看几间房子，俱是宽敞，二人选了两套房，就决定住下了。

这时那叫“覃先生”的人，又走上来了，他拿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请二人各自签了名字，还细细的打量了二人一会，才下去了。

二人至此，虽是满心狐疑，可是至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不对，也就放宽了心，呼茶唤水忙了一通，天已大黑，那穿夏布的伙计，在他们房中点上了灯，问二人是否要吃些什么。

三人早已肚子饿了，当时便点了些饭菜，那伙计就下楼了！

这整个一座大楼，楼下是否有人住就不知道了，可是楼上十数间房子里，除了照夕等三个客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客人，宁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照夕觉得十分沉闷，当时就和申屠雷下楼，在院中随便走走。

在花园外墙，有一排马棚，内中拴有数十匹马，正在仰首怒嘶，一个刷马的小子，手持马刷子，正在刷着马，两院的洞门，是通着另外二幢大楼，隐约可见洞门之内花台亭榭，那景致，较这院子更不知美上许多了。

要依着申屠雷的意思，是要过去走走的，可是照夕却说是人家住家，不便擅入。

这座楼占地颇广，上阶处有一方翠匾写着“北馆”，二人揣摩了半天，也不知道“北馆”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并不像什么客栈的名字。

房中虽早已上了灯，可是西天仍留有薄薄的一片晚霞，衬托得院中暮色苍然！

管照夕不由嗟叹道：“想不到新乐地面，竟会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这真出人意料之外。”

申屠雷也叹道：“由此可知，这店主人，一定也是一个清雅之士了，只是……”

他不解的指了那远处的马棚一下道：

“他们养这么多马干什么呢？而且这么大的地方，竟是看不见几个人。”

照夕正觉奇怪，却见由那边洞门内，慢慢踱出了两个人来，为首之人，是一个身高而微显隆背的银发老人，穿着一件宝石蓝的绸子马褂，一双袖子挽着，足下是一双便鞋，一只手却拿着一个浇花的水壶，他身后跟出之人，照夕和申屠雷都认得，正是那个账房“覃先生”。

这覃先生垂手侍立在这老人身前，不时手指着这方楼上，似在说些什么。

那老者一边浇着花，一边听着，不时一双雪白的眉毛皱一皱，问上一句两句，他们说些什么，这方一句也听不见。

忽然覃先生一抬头，看见了二人，不由怔了一下，那老头也停止浇花，向二人看着。

那覃先生哈哈笑道：“二位客人吃过饭了？”

照夕摇头道：“还没有，我们随便走走，这花园太美了。”

这时那覃先生又对老人说了几句，老人一面点着头，一面慢慢向着二人走过来，他手中仍拿着那只浇花的水壶。

一直走到二人身前，覃先生才含笑为二人引见道：

“这就是本店的主人金老先生。”

二人见这老头儿，微微一笑，对着二人点了点头，道：

“小店新开，老夫又是外行，有什么怠慢之处，二位万乞海涵才好。”

二人见这老人面相清癯，谈吐又甚谦虚，不由对他增加了好感，申屠雷

笑笑，道：

“老人家，你太客气了，我们沿途住店甚多，就从来也没住过这么好的。”

照夕也笑道：“这地方太好了！”

这驼背高大的老人，闻言之后，声若洪钟的大笑了两声，遂用手在照夕背上拍道：

“小朋友！你们如喜欢这地方，就尽管住在这里好了，老夫不收你们的房钱就是了。”

二人一听不由都怔住了，那老人却又是一阵大笑，把手中的浇花壶递到那姓覃的手中，搓着双手笑道：

“来，年轻人！我们来谈谈。”

他说着话，张着二臂一边一个，把二人抱在臂下，十分亲热的向前走着，一面笑道。

“我最喜欢交年轻的朋友，来！我们谈谈。”

二人不由都笑了，因为这老头说话很风趣，而且很直爽，倒不好意思把他推开，只得任他像多年老友似的拖着走。

老人一直带着二人走进了大厅，坐下来，眯着一双眼睛笑道：

“二位是由河南来的吧？”

照夕吃了一惊道：“咦！你怎么知道？”

老人点了点头，却也没有解释，他仍是带着微笑，目光在照夕身上转了一转，又在申屠雷脸上看了看，不由笑了笑道：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两位小朋友，你们都有一身好功夫啊！”

二人不由大吃了一惊，方自一挑剑眉，那老者却哈哈的笑了起来。

他接着就摇着一条小白辫子的头，笑道：

“你们不要奇怪，老夫虽是上了些岁数，可是自信这双老眼不花……小朋友，你们说对是不对？”

二人都由脸色微微一红，互相对看了一眼，照夕不由也冷笑了一声道：

“老先生目光实在厉害，只是恐怕也未必仅仅老眼不花吧？”

说着一双眸子，精光四射的在这老头儿身上转着，老人先是怔了一怔，可是却又洪声大笑了起来，他连连的摇着头，大声道：

“看错了！看错了！你完全猜错了……老夫我可是一块废物点心……哈！”

照夕只微微笑了笑，心中暗想道：

“看样子，这老人定有来路，莫非他真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隐者不成？”

可是却又不能十分断定，忽然他吃了一惊，仔细的打量着这个老人，心中惊道：

“他又姓金……别不是那九天旗金福老吧？”

这么一想，不禁令他大吃了一惊，可是转念一想，那九天旗既是一个著名绿林魁首，怎会是一个如此和善的老人？再说也不会在此安家立寨！

他想着不由把本欲探询的话忍住了，反倒作出一副安祥姿态，和老人又谈了许多别的话。

老人谈锋甚健，指南话北，颇能吸引住别人的兴趣，直到有人下楼来请二人吃饭，这老头儿才含笑站起，他眯着眼睛道：

“你们去吃饭吧，小朋友！”

说着哈哈笑了几声，就出去了。二人对看了一眼，却见那覃先生正含笑，

弯腰道：

“二位相公的饭菜都已摆好，请上楼用饭。”

照夕点了点头，遂和申屠雷上楼而去，申屠雷微微笑道：

“这老头子很有意思。”

照夕却问道：“你方才说，那九天旗金福老，是住在什么地方？”

申屠雷不由怔了一下，他想了想才慢慢摇了摇头道：

“不会吧……那金老头子听说是在旗杆顶开山立寨，他怎敢到这种地方？”

照夕微微皱了皱眉道：“话虽如此，可是这老头儿，却令我有点起疑，而且这地方也太奇怪了。”

申屠雷微微摇了摇头道：“不会吧，即使有什么不对，莫非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

照夕不由笑了笑，没说什么，因知这申屠雷，和自己一样，不但毫无世故，而且年轻气盛，他心中暗暗想道，只好小心，一切随机应变了。

想着，二人已上了楼，青砚早已把饭盛好了，二人就命他同坐，三人早已肚子饿了，不由大吃了起来，方吃了一半，却听门外有人叩门道：

“相公请开门，小的送酒来了。”

青砚忙把门打开，却见那个穿夏布的伙计，双手捧着一个银盘，盘中托着一把银质酒壶，一面笑道：

“覃先生特叫小的送上一壶酒，为三位客人洗尘，这是自酿高粱。”

说着遂把酒壶放下，申屠雷笑道：

“这酒钱我们照给，你去谢谢那位覃先生。”

那伙计连道是是，遂退了下去，申屠雷把酒壶盖子打开闻了闻，连道：

“好酒！好酒！”

照夕却仔细看了看酒色，不见有异，这才各自酌上一杯，对饮了起来。

那酒壶本小，三人略饮一二，已见了底，正要唤他再送些上来，却见那伙计又自动送上了一壶，并亲自为三人斟一杯。

三人因不觉有异，遂也就各自饮下，那伙计见三人喝了酒，就悄悄退了出去。

照夕喝了一杯之后，正要再斟，却见那青砚忽然往起一站，含糊道：

“大爷……我不行了……我醉了。”

他说着转身离席，不想才走了三两步，竟自咕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下。

申屠雷皱眉道：“这奴才酒量太小了……叫他在地上呆一会好了。”

一言甫毕，他忽然叫道：“大哥快看！”

照夕吃了一惊，忙放下酒壶，只见那青砚口吐白沫，两手乱抓，心知中计，不由一拉申屠雷道：

“好恶贼！走！我们找他去。”

申屠雷这时也是气愤膺胸，猛然往起一站，还没站起，只觉头一阵昏，咕咚一声也随着倒下了。

照夕这时方觉不妙，正想以内功强将酒力逼出，不想不用力还好，这一提力，顿觉一阵头昏，还没有吸上两口气，也就倒地不起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管照夕只觉得透体冰冷，昏迷之中，他用手摸了摸，觉得竟是睡在一块冰冷的大石之上，他忙坐起身来，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不由拼命的摇了摇头，心中想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又是什么地方？”

忽然他想起来了，便翻身试着下地，轻轻叫了声：

“申屠雷！申屠雷！”

可是申屠雷没有一点回音，而房子里实在太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他摸索着到处摸了摸，只觉得四壁全是极为坚硬的石头。

这房间地方还不算太小，只是没有一个窗户，他想摸出身上的火折子，可是连那鹿皮革囊，也不知到哪去了。

他叹了一口气，又坐在那冰冷的石头上，心中大为失望、后悔，暗想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唉！一定是那酒……我太大意了！现在怎么办呢？”

他于是又叫了两声：“兄弟！兄弟！青砚！青砚！”

可是没有一个人答理他，这时他才觉出不妙了，而申屠雷和那书童，也不是和自己关在一起。

照夕又急又气，当时运足了内力，力贯双掌，朝着四壁，用力的击出，一时碎石飞溅如雨，嗡嗡的回音之声，几乎震耳欲聋，可是那坚硬的四壁，并没有被击开，他只好叹息了一声，收住了手，心中恨恨不已，这时他才明白了，暗想道：

“这么看起来，那姓金的老头子，定是所谓的九天旗金福老了。”

想着不禁打了一个冷颤，暗忖自己既和他女儿五姑结了仇，又打死他手下多人，至今更是落在了这老儿手中，只怕是没有活命了。

想着又惊又怕，可是转念一想，自己既已为他迷药酒灌醉，要想取自己性命，岂不易如反掌，可是他又为什么不杀我呢？

这么想着，他心中似稍微定了定，可是仍不能令他就此安心。

他坐在冰冷的石头上，又大叫了几声申屠雷，依然没有一点回音。

忽然头顶一阵石块磨擦之声，掉下了不少石末子，照夕抬头，始见一线天光，敢情外面竟是白天，只是却只有碗口大小的空处，露出一个人头，传出一声轻笑道：

“小伙子！酒醒了么？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哟！”

照夕不由厉声叱道：“你是谁？为什么好好把我弄到这石头房子里来？”

那人摇摇头嘻嘻笑道：“我是谁？哈……小子！你喝醉了，不给你找个地方凉快凉快还行？”

照夕知道此刻厉害是自找苦吃，当时强忍着怒火，哼了一声道：

“我的那两个同伴呢？你们把他们关到哪儿去了？”

这人又尖笑了一声，操着破锣嗓子道：

“小子！你放心吧！他们和你一样，只是给他们另外换个地方凉快去了。”

照夕大声叫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人又是一声尖笑，照夕真想一掌劈去，只是他知道那么做，自己更吃亏，当时冷笑道：

“你笑什么？要知道我管照夕可不是好惹的。”

那人尖声笑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哈！小子！你真是白活了。”

照夕真气得肚子都快破了，心知从他们口中，也问不出个名堂。只气得坐在石头上直生闷气，那人又咳嗽了几声，才嘻嘻笑道：

“小子！你自己做的事，自己还不明白么？真是上天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自来投！”

照夕冷笑道：“你们想怎么样？”

那人尖笑一声，回答道：“不想怎么样，小子！你好好在里头呆着吧！你要是再乱叫乱吵，妈的！老爷就要给你罪受了。”

说着一阵石响之声，又把那洞口给堵住了，照夕真是被气了个半死，方自狠狠地捶了一下石头，却见那才关上的石块，忽的又开了，露出了脸盆大小的一个空处。

照夕只以为又是那小子找麻烦，理也没有理他，仍然低着头，心下纳闷，却听见上面似有人互相争论之声，似闻那先前说话的小子道：

“小姐！这……这我可不敢当家，是老爷子关照的，小的实在不敢当家。”

另一个女人声音嗔道：

“老爷怪罪有我来当，你不要管，你先下去。”

那人又道：“唉呀！这怎么行呢？老爷子说这小子本事大着呢！最少要饿他三天，这才多一会呀！小姐……老爷子到时候……”

才说到此，那女子却娇嗔道：

“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下去你听见没有？告诉你出了事有我，不关你的事。”

这才听到那人连道：“是！是。”

照夕听着奇怪，抬头一看，不由顿时怔住了，原来那洞口外，此时正现出一个女人的头来，似正在向石室内张望着。

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开封附近见过的金五姑，也正是那九天旗金福老的女儿，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又惊又怒，心想这女人也真厉害，居然和自己不差先后的来到了河北，想不到自己躲来躲去，快到家门口了，却仍然落在了她的手中。

当时气得把头一低，一声也不出，却见上面咯咯一阵娇笑之声道：

“哟！管兄弟！你在哪儿呀，里面这么黑，我怎么看得见你呢？”

照夕仍是不哼一声，金五姑却俏皮地笑道：

“你这个小冤家，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找不着你了么？”

她说着话，遂见火光一闪，照夕忙抬头一看，却见她手中拿着一个火折子，伸进石室之内，把洞中照得很清楚。

金五姑单手晃着火折子，略微顾视一下，已看见了照夕的坐处，不由娇嗔道：

“呆子！我看见你了。喂！我说，管兄弟，你怎么不答理我呀？”

照夕看了她一眼冷笑道：“你把我及我拜弟关到这里，意欲何为？”

金五姑撇了一下嘴，娇声道：

“好没良心的小鬼，是我把你们关起来的呀？要不是我说情，恐怕你们早没命了，你不谢谢我，反而还怪我，真是……”

她说着又笑了笑接道：“不过，你放心，有我在这里，你肯定吃不了什么苦，只要你听话。”

照夕不由勃然大怒，当时猛然抬头厉声道：

“金五姑，你也太把我看差了，我管照夕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岂能上你这贱人的当，你既然用毒计把我擒住，死活随你，我要是皱一皱眉，就不算是好汉，再要多说，我可要骂你了。”

金五姑不由被骂得脸色一阵大窘，只见她柳眉一竖，却又嘻嘻的笑了。

她仍然笑哈哈地道：“好个不知死活的小鬼，到了什么时候了，你居然

还敢对我这么说话？你呀……”

她又咯咯笑了几声道：“在我面前又充起英雄来了，哼！在那姓尚的丫头跟前，你不也是很听话的么？”

照夕不由脸一阵热，冷笑道：“简直胡说！”

金五姑也冷笑了一声道：

“哼！胡说？你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不过，我也不去管这些。”

她说着又笑了笑，轻轻的挑着她那一双细弯的眉毛，道：

“你自己想想看，我好心请你吃饭，你不赏脸也就算了，也该告诉我一声呀……这还不说它，你还把我手下的人给杀了，你说说，天下有这道理没有？”

照夕不由冷笑了一声，也懒得和她多辩，金五姑扬了一下秀眉，道：

“你杀的那几个人，都是我父亲手下的人，他老人家哪能不气呢！所以才用计策，把你和你那位朋友给诱来擒住，要依着他老人家，哪还会有你的小命？不是姑娘我……唉！”

她说着叹了一口气道：“算了，这些话也不去说他了，我知道你肚子饿了，特地给你送些东西来吃，你暂时先在里面忍一忍，我一定能想法子，把你放出来。”

照夕冷笑了一声也没说话。

金五姑却把火折子收了起来，一面娇笑道：

“这篮子里有鸡有酒，你可以放心，这酒里决不会再有迷药了。”

她说着话，果然从上面吊下了一个竹篮子，并唤道：“管兄弟！你倒是接着呀！”

八

照夕本想赌气不去理她，可是转念一想，暗忖真要是饿死在这里，那才划不来呢！

想着，很不好意思的把那篮子由绳上解了下来，金五姑不禁咯咯笑了起来，一面道：

“对啦！这才听话！你还要什么不要了？”

照夕这时又羞又气，猛然抬起头，狠狠的用眼睛看着她，却又一时不知骂她什么好。

金五姑眨着眼，笑道：

“我问你呢！等会爸爸来看见了……”

照夕笑笑道：“那老头儿不来就罢了，来了我还要痛骂他一顿呢！你还不走，在这里啰嗦些什么？”

金五姑哪知照夕对她根本没有丝毫情意，闻言仍在哧哧的笑着，照夕不禁十分厌恶，当时一阵火起，飞起一腿，把身前那个盛饭的竹篮，踢得撞在了石墙上，哗啦一声，内中盘碗全碎。

他愤愤的倒在了石床之上，再也不去看她一眼，金五姑不由怔了一下，微微叹了一口气，失意地道：

“你又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莫非你肚子不饿么？”

照夕猛然回过身来叱道：

“我饿死活该，你就不要管了！哼……”

金五姑一时真是说不尽的伤心，她紧紧的咬着下唇，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她抖声道：

“好……我走就是了！”

说着就把那石窗关上了，洞室之中，又变成了漆黑的一团，照夕这时不禁又有些后悔，暗忖自己似乎不该对她发这么大脾气。

固然她为人可耻，可是对自己，却是一番好心。

想着他不由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不出的失望和懊丧，他愣愣的坐在那冰冷的石块之上，盘算着即将面临的命运，他决心不再向命运低头了。

时间就如此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反正他此刻肚子饿得很厉害！

石室之中，本是黑得伸手不辨五指，可是由于在里面停留了太长的时间，目光也能适应了，现在他可清晰的看清这石洞里任何一个角落，可是并没有一个可供出入的门户，他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暗忖，看来自己真要饿死在这里了。

想着不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恨与沮丧，他实在忍不住肚内的饥饿，偏巧金五姑送来食篮，虽然是被自己踢翻了，可是一阵阵香味，却由篮中透出来，他咽了一口唾沫，忍不住走过去，把那打翻的篮子拿起来，打开看了看，篮内杯盘狼籍，菜肴更是溅翻得满篮都是，还有一把银质的小壶，照夕提起壶来，觉得沉沉的，内中竟还有大半壶酒，酒香四溢。

他不由一时大喜，当时嘴对嘴的喝了几口，觉得肚内较以前暖和多了。

再看篮内，尚有几个包子，虽然浸在菜汁里，可是仍可食用。

到了此时，他可顾不得再赌气了，因为不知不觉他已在这里关了两昼夜，虽说是内功纯厚，可是初次绝食，亦不由饿得发慌。

他小心的把四个包子由破碎的盘碗菜汁之中，捡了出来，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立刻精力大增，这时却听见顶上似有嗤嗤的石块移动之声，空中洒落下来不少的碎石粉末。

照夕忙纵身到石块之上，盘膝坐定，却见一线天光自上穿入。

他本来以为，定又是那金五姑来了，如果她再送食物来，自己就是饿死，也不能留下。可笑一分钟之前，他还在狼吞虎咽着她送来的东西，此刻却又硬起来了。

他脑子里这么想着，却连头抬也没抬，过了一会，才听见顶上嘿嘿一阵冷笑之声。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才知来人不是金五姑，当时忙抬头一看，却见洞口出现一个老人的头，他仔细认了认，竟是那一天在花园中所见的老人，现在他已知道，这老人也就是江湖上盛传的九天旗金福老，当时不由剑眉一挑，正要喝骂，金福老却先嘻嘻笑道：

“怎么样小伙子？还挺得住么？”

照夕冷笑道：“好一个无耻的老东西，竟用这种卑下的手段来对付我！哼！”

九天旗金福老哈哈大笑了两声，那两道雪白的眉毛，倏地往两下一分，照夕仍然看不出他的喜怒，只见他连连点着头道：

“你戏侮我女儿，又杀我门下多人，我这么做，已很算对得住你了，我近年来，火性不如以往大了，否则，嘿嘿……小伙子，你还会有命在么？”

照夕当时气得热血上冲，闻言后厉声叱道：

“老头儿，你说话可要清楚些，你女儿自己行为放荡，你却反倒说起我来了。”

说着突然觉得，自己不便说这些话，稍停了停，忍不住冷笑了几声，道：

“你最好去管管你女儿吧！”

九天旗被这几句话，说得面红耳赤，他一阵怪笑，倏地一探掌，却又慢慢的把手收了回来，过了一会，才笑了笑道：

“好！算你有胆量，这十几年来，敢在我九天旗面前这么说话的，大概只有你一人。”随又沉声道：

“小子，我知道你有几手厉害功夫，可是此刻你却是使不开，你乖乖呆在这里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挺到什么时候？哼！”

他说着收回了头，隐隐听他对外面人叱道：

“把石头封上，加上锁，以后任何人不许来，我要活活饿死他。”

遂听到另一人答应着，那石块遂又封了起来，照夕不由大吼了一声，拼命击出一掌，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那巨石也被这股暴力冲得跳到了一边，一时石末纷飞，余音震耳，声势端得惊人已极。

那奉命封石的人，也不由大吃了一惊，吓得在外大叫道：

“姓管的！你可要放清楚一点，你要是再这么胡闹，老爷可要给你苦头吃了。”

九天旗本已回身而去，此时见状也不禁心内吃惊，他冷笑了一声，大声道：

“小子，你有本事开山，你就试试吧，看看你能出来不能？”

照夕在洞内听到了这句话，一颗心算是死定了，当时气得真想哭，暗忖完了，这原来是一个山洞啊，我就是有天大本事，只怕也出不去了。

他想着抬头看了看，顶上的那个石窗，即便是能为自己掌力震开，却也只有小小一个洞口，想出去也是不可能！虽然这顶上另有门户，只是自己却找不着，即使是找到了，也定是万斤大石封口，亦是枉然！

照夕一个人，这么伤心愤恨了一阵，最后也只好把一切都付之于命运了。

他重新盘膝于大石之上，往日运习坐功，多是在蒲团或棉垫之上，如今这冰硬的石床，使他感到很是不习惯，费了半天功夫，才勉强把心定了下来，他想以吐纳坐禅的工夫，来抵制今后长期的饥饿，虽然他功力离着辟谷尚远，可是短日之内，起码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个时辰之后，他已气贯周天，但觉三花盖顶，五气朝元，同时由丹田之中，散布出一片无比的热气，令他全身十分通畅。

到了这个时候，也正是坐功一个紧要的关头，往日洗又寒曾传他下手采药的功夫，所以到了此一刻，正是要紧关头。

忽觉一点真阳，前激生死窍，此时即应抛开一切杂念，下手采药，不可受任何外音干扰。

谁知也就在此时，忽闻一阵琴弦鸣声，不知从何而出，声调极为老涩，闻之不禁心神一动，那真阳亦随之涣散而开，前功尽弃。

照夕不禁十分懊丧，本想重新再来一遍，待真阳聚齐，再行收采。

可是忽然一个念头，令他大大吃了一惊，他不由张开了眸子，心想：

“这琴弦之声，从何而来呢？”

想着不由四下观望了一阵，细心听了听，哪有什么外音，照夕这一刻不禁发起呆来，暗忖方才自己在要紧关头，明明为一阵冷涩的弦声而惊扰，此刻怎会又闻不到了呢？再说这阴冷的地洞之中，只有自己一人，哪又会来的琴弦之音呢？

他想了半天，却是愈想愈糊涂，最后认为定是幻觉，因念及师父所说，行功到了某一时刻，定会有心魔幻境来干扰，可恨自己一时无察，竟自把半日苦心聚集的真炁又分散了，一时却无心再定下来，只觉得腹中甚为饥饿。

入定初醒之后，倍觉眼明耳聪，同时腹中又感到了饥饿，他跳下了石床，开始在这阴窄冷森的地洞中徘徊着，觉得阵阵的冷风，由两边丝丝浸进来，细看之下，才发现洞顶有十数个拳大的洞口，那冷风，即由这些洞口内，向洞内吹进来。

心想这些洞穴，一定是七扭八拐的曲折着，否则怎会没有光现出来呢？

他不由觉得这一猜测合理，心想这九天旗金老头子，设计此洞，也颇费了些心血，定是用来囚禁强敌之用，否则何致于如此精细呢！

他意会到初秋的日子之炎热，可是这洞中却是阴冷得怕人，当可相知这是一个开凿得十分深的石质地洞了。

人在无聊的时刻，常会想得很多，很乱，管照夕这一刻也是如此，他脑中尽力的分析着这些琐碎的念头，却也只好心平气和了。

他又想到了申屠雷和那书懂青砚，也不知如何了，也许他们都已经饿死了。

想到这里，不由得十分心寒，腹中忍不住咕咕又叫了几声，他长叹了一口气，只好又走到石床上，暂时把心收起，想运一会功夫，抵御腹中的饥饿。

忽然，他听到顶上一阵轻微的锁链声响，过了一会，似见石块移开了些，只是不见天光外泄，照夕抬头看了看，似见一个恍忽的影子，原来外面天又黑了，那小洞窗外，可窥见闪烁在天空中的星星。

照夕不由低叱了声：

“是谁？”

那黑影以手按唇，嗤了一声，遂小声道：

“管大哥！是我……”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道：

“你……你是谁？”

那人似乎哭了，一边小声道：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你！唉！你的魔难，怎会这么多……这一次，我可真没法子救你了。”

照夕这时又惊又喜，不由一翻身站起，抬头道：

“你是丁裳不是？”

那姑娘又叹了一口气，照夕不由顿时忘了此刻的处境，高兴道：

“姑娘……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原来你一直都跟着我呀！”

这姑娘果真就是那个痴情的丁裳，她一面流着泪，一面嗔道：

“谁跟了你一路，我只是凑巧和你走顺了路。”

照夕不由忙道：“是！是……我说错了。”

丁裳红着脸道：“现在不要说这些了，我问你，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这外面虽然有门，可是我没有办法开，再说人很多，就在这附近，只要有一点响声，他们就会发觉。”

照夕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走吧！你不要管我了，你已经对我太好了，我不能再连累你。”

丁裳抖声道：“我一定要救你，只是你不要急。”照夕叹道：“你是没有办法救我的，再说这金老头子女，都很厉害，姑娘只一个人。”

丁裳怔了一会道：“你是说我打不过他们？”

照夕见她仍还是一副天真，不由又有些好笑，忍不住笑了笑，却想到这可不是笑的时候，方自收起笑容，却听丁裳道：“你为什么还笑呢？”

照夕不由脸一红道：“没有呀！我怎么会笑呢？”

丁裳哼了一声道：“你不要骗我，我都看见了，反正你一向是把我当一个小孩子。”

照夕不由暗吃一惊，心想这么黑的地洞里，她居然连我表情都看得这么清楚，这倒是奇了。想着朝着她仔细看了看，虽惜着外面星月之光，亦只可微微辨出她面部轮廓，不由十分惭愧，当时颇为尴尬道：“姑娘原来能暗中视物，这就难怪了！”

丁裳吸了一下鼻子道：“这有什么稀奇，我从小就和师父在山洞里炼功夫，比这再黑一点，我也能看见。”

照夕点了点头，颇感到难以回答她的话，而自己确也不知为什么，总似把她当成一个很小的女孩一般，只要见了她就想笑，也许是从前和她逗闹惯了。丁裳这么看着他，过了一会，才断断续续道：“你才吃过饭么？”

照夕皱了一下眉，苦着脸道：“我好几天没吃饭了！”

丁裳口中啊了一声，遂奇怪的问道：“那你旁边，怎么放着菜篮子呢，怎么盘子碗全都碎了？”

照夕心中一动，暗忖：

“这小姑娘脾气可是坏得很，如果对她实说，弄不好又把她气走了，那可是冤枉。”

想着苦笑了一下道：

“这是他们送来的，我情愿饿死，也不能吃呀！所以我生气，把它摔了。”

丁裳点了点头，遂道：

“哦！所以他们才要饿死你是不是？”

照夕点了点头，咽了口唾沫，丁裳很快的掏出了一包东西，一边道：

“我真猜对了，我知道他们一定要饿你，所以带了吃的东西来，你接着，这是馒头，够你吃的。”

照夕不由大喜，遂见一物当头落下，忙伸双手接住，只觉热热的，估量着可吃几顿，顿时就放心了，却又听丁裳道：

“还有。”

照夕吓得忙一抬手，丁裳被他这种样子，逗得也笑了，一面道：

“是一袋水，你不要怕嘛！”

照夕尴尬的笑了笑，遂见一个袋子丢了下来，忙就手接着，丁裳又走在洞口，她眯着眼睛笑道：

“以后我每夜来看你，给你送东西好吗？”

照夕这时一面吃着东西，一面点着头，丁裳遂用着轻松愉快的样子，支着头，细细的欣赏着他吃东西的样子，她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安慰。

她反而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才是充满着新奇刺激和真美的感情交流。

照夕这时只顾得吃着馒头，丁裳笑了一声道：

“你看你饿的样子，纸包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照夕对着她窘笑了笑，遂伸手到纸包里摸了摸，摸出了一只烧鸡，忍不住咬了一口道：“嗯……真香！”

丁裳支着头，竟自咯咯的笑了起来，照夕不由一惊，忙抬头道：

“轻点……等会给人家听见了。”

丁裳忙用手捂着嘴，一双眸子向两边瞟了瞟，照夕匆匆吃下了一个馒头和半只鸡，这才擦了擦手，丁裳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皱着眉毛道：

“你怎么在衣服上擦呀！多脏！明儿个我给你带一条手巾和一个脸盆来。”

照夕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叹了一口气道：

“我的小姐！你是要我长住下去是不是？”

丁裳道：“可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呢？”

这问题不由令照夕一怔，遂叹息了一声，微微摇了摇头，丁裳细细的注视着他，她那张小嘴，就像是崩豆似的，一会也不停，总之，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照夕给她谈了半天，反而却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一时却也其乐融融。

二人谈了一会，惟恐被人发现，照夕催她快走，丁裳却还有些依依不舍，照夕忽然想起了一事，不由急道：

“丁裳！我还有一个朋友和一个书僮，他不知被关在哪里了，你最好能见着他们，如果他们也是饿着的，就送点东西给他们吃。”

丁裳在上面皱着眉毛道：

“这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现在这么晚了。”

照夕不由急道：“无论如何，你要设法找到他们，姑娘……他是我一个结拜的兄弟……”

丁裳叹了一口气，懒洋洋地道：

“ 好吧！他叫什么名字呢？ ”

照夕道：“ 他叫申屠雷，你记好了。 ”

丁裳轻声念了一遍，忽然她低叱了声：

“ 不好！人来了。 ”

她说着话，双手猛的往回一按，左脚把那大石往洞口一勾，人已若飞燕似的窜了出去！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忙把丁裳丢下的食物和水囊，藏在身后，耳中听到洞顶一个粗嗓子叱道：“ 谁！是谁？ ”

紧接着那块封石被推了开来，探出了一个人头，厉声向下叱道：

“ 刚才谁来了？ ”

照夕冷笑了一声，忽见黄光一闪，一道黄澄澄的光华，自洞顶射了进来，原来这人手中还持有一盏孔明灯，那道光华转了一圈，却照在照夕身上不动了。

照夕不由怒道：“ 你干什么？ ”

那人大声吼道：

“ 干什么？小子！刚才谁来看你了？你说！ ”

照夕想了想，不由冷笑了一声道：

“ 你去问你们小姐去吧！ ”

那人闻言怔了半天，才把灯收了回来，口中轻轻骂了一句道：

“ 这不是成心找我麻烦嘛！ ”

说着重重的把石块封上了，还听见铁链子穿锁的声音，照夕乐得笑了笑，不过他马上又皱上了眉毛，因为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上了锁了。

好在此刻有食物和水，他就不怕了，他把那个纸包打开，数了数，把它平均分成四份，预算着，即使是丁裳不来他也可支持一段相当的日子了，反正急也没用，不如趁这段日子把师父的“ 内转三本 ” 功夫，好好运习一番，说不定因祸得福也未可知。

管照夕脑中这么想着，不由心平气和，暂时把烦恼抛置一边，遂又盘膝石上，打起坐来了。

他耳中听到洞顶有人来回走着脚步之声，心知他们是加强了戒备，如此看来，丁裳是不可能再来看自己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运过了一阵功夫，觉得浑身上下极为通畅温适，这是内炁充满的好现象，知道练功时候已到，遂默念师父心法，自鼻内一吸气，心意由生死窍一升，鼻内一呼出声，心意由顶降到生死窍，即是转法轮。

照夕紧控着二气妙用，一起一伏，此刻已到了真正无念境地，心气已由生死窍升到了真炁穴，又一呼，气由绛宫降到了真炁穴，如此数次，外阳自回，正自紧要关头，忽又闻得一阵冰瑟琴弦之声，奏的却是三音寒调，音虽浊，却能深深慑人心神。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心念一动，那甫将归穴的一滴真炁，遂自散开，又化为千缕热气，散游周身。

照夕不由打了个冷颤，当时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把心神用“ 小周天 ” 法回归本位，这才睁开了眸子，细心听了听，那琴弦之声，亦不再发。

他这一次可是吃惊非小，暗忖：

“ 怪了，我往日即使是在万人叫吵声中，一样可以静心采药，怎么此刻如此安静，反倒不行了呢？ ”

尤其奇怪的是，自己耳中明明听到似有人弄琴之声，怎么一待开目，反倒又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想了半天，又沿着四壁走了一转，却也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因而又想到，可能那琴弦之声，是自洞顶上传来的。

可是这一假设，立刻又为他否定了，因为他绝不相信，那微微琴声，能穿透山石。

想着他咬紧了牙，暗忖：

“管他呢！这定是幻觉，我且不要多心，何妨再运一次功看看！”

想着二次运气，舌顶上颚“天池穴”，双手互点“龙”、“虎”二穴，这次以无比定力，势要采下一点真炁，不久遂自心定。

这时隐隐觉得由尾闾上升起一阵热气，过夹骨，经玉枕，到泥丸，再降下，由玄膺过重楼，到“绛宫”，入真炁穴，名为一周天。

照夕二次用功，以无比定力，定必不使心魔入侵，所以双手互以中指各点“龙”、“虎”二穴，为恐真炁外游，至此，那琴弦之声，如九天抛竹也似的，又隔壁穿了过来。

照夕紧咬着牙关，强自提着心神，不使外散，耳闻那冰弦之声，竟是愈奏愈响，几乎令他由石上倒了下来，这次他已觉出，这种声音，绝非是自己心魔的幻境，定是人为之音了。

他紧紧咬着牙，真气上通“泥丸”下抵“涌泉”，决心不为弦音所动。

可是此一刻，要想下手采药，却是不可。

耳闻得那冰弦之声，却在右山壁中，一声声如金石裂帛也似的传了过来。

一曲甫毕，照夕已不禁汗下如雨，暗忖：

“好冤家！我和你又有什么仇？你却要如此害我？你这是何苦？”

他脑中只这么想了想，心神已自大为动荡了一下，所幸他马上又自定下了心，元神归位，抱元守一，那弦声变幻万千，却是理也不去理睬。

似如此心方自定，弦声忽止，照夕也不由心神为之一轻，却听见一声极为苍老的叹息之声。

照夕心虽惊异，却再也不敢动神，略定片刻，这才伸出一指下点“生死窍”，正预备运功采药，这时忽闻一种极刺耳难听的声音，由石壁传出，接着似有人以手击玉之声，铮锵之声，如雷贯耳。

照夕甫闻此音，不由心神大震，暗叫了声：“不好！”

当时并口，将口中玉液咕噜一声，吞入腹中，经“任”脉自入“炁穴”，化为万千暖红，心神由是大定，可是他却不敢再运功采药了。

当时睁开了双目，细听那铮锵之声，兀自由石壁传入，每三四拍后，必有一种刺耳怪啸，随拍传入，令人闻之心寒胆战。

照夕这一惊，不由吓了个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原来这石壁中间，果真有人。

他惊愕了一会，方想开口问一问，可是转念一想，不知对方是友是敌，冒昧传语，祸福不定，想着把到口的话不由忍住了。

他心中又惊又怒，当时下了石床，轻轻走到隧道根，当时伏耳壁上，细细听了一会，愈觉那击节之声，十分清楚。

先前闻得的怪啸之声，此时却改成了低声吟哦，照夕细听了半天，却也不知他口中念些什么，总似反复的叨念着一串八字音节。

到了此时，那声音非但不觉刺耳，反倒愈发觉得悦耳，同时声音也愈来愈

愈低了。

照夕不由更是惊异不已，他只是静静的听着，最后那低声的吟哦，却又化为了一声叹息。

那声音，真像是一个待死的老囚也似，叹息之声，充满了绝望和寒意。再后面就没有什么声音了。

照夕听了一会，听不见什么声音，方感不解，却听见耳边一声极为苍老的“嗡嗡”

之音道：“娃娃！你莫惊奇，还不定神用你的功去？待时辰过后，巽风回临，你就练不成了。”

接着又是一声低沉的叹息之声。照夕不由大吃一惊，当时忙道：“你是谁？”

可是一连问了两声，对方却没有回音，忽然想起，隔着这么厚的山石，他自然是听不到了，想着忙自提起一口气再叫大声一点，却听见耳前，嗡嗡之声又起道：“娃娃！你不要费力了，你的话我早已听到了，你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的眼中。”

照夕大吃了一惊，战战兢兢道：“可是……老人家你是谁呢？”

那声音哼道：“我自然是我了……我们是邻居，不过还是有些距离。”

照夕忙用手敲着墙道：“可是，我怎么看不见你呢？你在什么地方？”

那苍老的声音，发出了阴森的一笑，遂叹道：“你叫什么名字？”

照夕照实说了，那人又问道：“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

照夕不由叹了一声，咬着牙道：“是他们用药酒把我灌醉了。”

那声音又哼了一声，过了一会才又问道：“和你同行的还有谁？”

照夕忙道：“还有一个是我拜弟及他的书僮。”

那苍老的声音嘻嘻笑了笑：“这就难怪了……他二人和你一样，只是离你远一点罢了！”

照夕不由大喜，一面惊异道：“老先生……我可以见你么？”

那声音由石壁内传出，嗡嗡道：“不行，我已经有五年不见生人了。”

照夕大为好奇，当时哀求道：“老先生……我绝没有恶意，我只是想能面见你一下，和你谈谈。”

隔石传来一声冰寒的冷笑道：“自然，我是不怕你对我有什么恶意的。”

管照夕忙道：“老先生，你也是和我一样被人囚禁在这里么？”

老人发出一声冷笑道：“谁？谁有这么大胆子能把我关起来……娃娃！你不要胡说。”

照夕先前对这古怪的声音，尚心存畏惧，谁知这么一谈，反倒觉得这声音十分通情，并没有什么可怕地方，当时闻言忙道：“可是，你老人家，怎会在地下呢？”

才说到此，那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尖锐，厉叱道：“不要多问，我不是说过了，叫你不要多问么？”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忙道：“是……是……我不问……”

可是他心中充满着疑惑，脑中转念道：

“这人真是个怪人啊！我要怎样才能见到他呢？他又不许我多问！”

他脑子里这么想着，正想找些什么话对这怪人旁敲侧击一下，却听见那声音，发出了一声长叹，令人闻之心寒，随后道：

“我是自己把自己关进来的……娃娃，你明白了么？”

照夕怔了一下道：“自己关起来，为什么？”

他又忘了对方的嘱咐，可是这一次，那声音并没有再发怒了，他只长长叹息了一声。

现在照夕，对他这种叹息之声，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他已听到了很多次了。

他已猜知，这石洞内的老人，本身定有一段离奇的隐秘，只是他又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那嗡嗡如蜂鸣的声音又道：

“这么隔着墙说话太不方便了。”

照夕忙答道：“是啊……可是怎么办呢？”

那声音冷冷的笑了笑，遂又道：

“你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只是天下有很多最聪明的人，却会被愚人们所玩弄。”

照夕脸红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可是他内心感到一种未有的惊喜和紧张，因为他以为，即将就可以见到这个地洞之中的古怪老人了。

虽然他没有看到这个人，可是由那苍老的声音里，他已辨别出那一定是一个苍老的人。

果然，他的希望实现了，那声音，真如同是一只回旋飞着的大蜜蜂，嗡嗡振耳地道：

“娃娃！你可以仔细的看清你那间石洞中一切么？”

照夕点头道：“可以……差不多可以。”那声音停了一下，才道：“很好，你往你身右下方看，可发现了什么吗？”

照夕依言仔细看去，不由摇了摇头道：“没有……没有什么呀！”

“没有看到一些很乱的藤草么？”

“没有……啊！有点像。”

“娃娃！你的眼力太差了，我是说你夜中视物的能力，太差了。”

照夕不由脸红道：“是的……我暗中视物的能力是差一点。”

那声音微微笑了笑：“岂止是一点……你师父没有教过你一种叫做‘望云角’的功夫吗？”

照夕傻傻地摇了摇头道：“什么叫……望云角？”

那人又像以前一样，发出了一声苍老而冷涩的长叹，遂道：“你师父真是误人子弟。”

照夕不由感到十分惭愧，因为人家骂自己师父不行，也就等于骂自己是一样的。可是现在，他却不愿谈这些，他马上拾着前面话题道：“这些藤草有什么用呢？我是说，我已经看见它们了。”

那声音哼道：“很好，那么现在你可以爬上去，把最上边的一团藤子拉开……记住，声音要小，要是惊动了上面的人，就糟了。”

照夕不由又惊又喜，当时道：“你老人家，莫非也怕他们么？”

那人冷笑了一声道：“包括金老头子在内，他们都不值我一掌，我又怎么会怕他们？只是，这其中有个原因，唉……你就不要多问了。”

照夕忙道：“是是……我马上就来了。”

他说着，走近壁边，全身后贴，运用出“壁虎游墙”的功夫，活像是一只大守宫似的，不一刻已爬到了右上首地方，他已看清了，果然生着不少野

藤，都是从石缝中穿出来的。

那怪异的声音，就像是幽灵似的，始终随着他的身子，此刻又似嘉奖的在他耳边笑道：

“你的轻功很好，足见你以前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只是切记，壁虎游墙的功夫，上胸和小腹之间，要保持很平的姿态，譬如你，就挺得高了一点。”

照夕喘着气，心中暗忖：

“你也管得太多了。”

可是这人的话，不得不令他钦佩，尤其是自己的行动，居然一丝一毫全在他的眼中，这简直是一件玄而又玄的事情，莫非他竟能看穿山石么？这么想着，照夕几乎吓傻了，这时那声音又催促他道：“嘿！你不要休息太久了，再有一个时辰，天可就快亮了。”

照夕忙点头道：“是……是……我是在想你老人家，怎会能看见我呢？”

那声音道：“我始终在看着你，可是我已经很累了，你不要让我太累了……唉！我是不该要你过来的。”

然后又隔了一会才又道：“你动作要快，知道吗？”

照夕忙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些藤子又如何呢？”

“你真是一个很笨的年轻人，你难道不知道，用手去拉一下吗？我是说小心而且用力的去拉。”

照夕被他骂得心中很不服，可是也不敢得罪，只好依言，分出一手，拉着那团藤草，摸到了其中一根较粗的藤子，还没有拉，那声音又道：

“小心呀！不要太大声了！”

照夕也没有理他，遂力贯单臂，向外一提一拉，觉得手上拉的那根藤子，竟自连着一块极大极重的青石，似乎为自己这种力量，已拉得微微摇动起来了，照夕不由暗自戒备着，所幸双足此刻都找好了稳固的立处，否则，定会为这沉重的浊力，把他身子震下去的。

他二次凝神运力，向外一提，微听见一阵响声，遂被他把这块有三尺见方二尺多厚的一块大青石，提了出来。

他吃力的把这块石头慢慢提着，一面下来，轻轻的把它放在了地下，已禁不住有些喘了，他低头看着这块巨石，估量它的重量，当在两千斤以上，若非自己自幼内力惊人，要是换一个人来，像这么大石头，不要说运气提下不出一声音，恐怕能提得动，已是不容易了，因此他意料到，那怪人定会赞扬他几句。

谁知，并没有，只是频频的催促他道：

“不要再歇息了，快点吧！”

他作了个苦笑，抬头看了看，那大石移开处，现出了一个黑窟窿，不由十分兴奋的，又用壁虎游墙功夫，游了上去，那声音却赞许道：

“对了，这一次姿式很正确，你这娃娃很可爱。”

照夕被这暗中人，骂一句夸一句，弄得气笑不得，尤其是自己已是二十好几人了，竟为他一口一个娃娃的叫着，显得很别扭。

他爬到了那黑黑的洞口，本以为往里面一钻，也就到了隔壁了。

谁知再一细看，竟是黑黝黝的，一眼看不见底，尤其是开口虽大，内中却是一个极小的曲折石孔，自己是否能钻进去，都很成问题。

当时不由一阵心寒道：“是要我钻进去么？”

那人已不耐道：“当然要钻啰！难道还叫我钻不成？”

照夕此刻已为新的喜悦好奇所代替，闻言只笑着摇了摇头道：

“你老人家不要发脾气呀！我这不是往里面钻了吗？”

说着低头缩肩，遂向那阴沉沉的地道之中钻了进去，只觉蛛丝网面，寒冷浸肌，他也顾不了这些，就像一条蛇似的，直直的向前爬着。

这条空道可是愈来愈窄了，不小心头和身上已碰了好几下。

尤其令他吃惊的是，竟会有这么长的一段路，他这么爬着，少说有七八丈距离，眼前仍是一片漆黑，同时去路亦愈发的窄了。

他伏在地上喘息着，忽然那声音叹道：

“唉……你真是笨啊……我只闭了一会眼，你又走错了。”

照夕不由急道：“怎么走错了呢？只有这一条路啊！”

那声音嘻嘻一笑道：“谁说一条，你往后退吧！”

照夕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只以为这怪人，是成心拿自己开心。

当时也没有办法，只好依言往后退着，退可比进难多了，稍一不小心，不是碰着腿，就是刮着衣服了，而且地道之内，竟是由冷而转了热，想是空气不通的关系，照夕身上，竟热得淌下了汗来。

他一面后退着，一面道：

“老人家，你指点我一下，不要叫我又走错了。”

那人嘻嘻笑着道：“这座山，我一共开了二十八条地道，有的成了，有的只通了一半，可是每一条路都能接上。”

照夕听到这里，不由吓了一大跳，心想：

“妈呀！他开了二十八条，我怎会知道是哪一条呢，这么转着，恐怕到了明年，也出不去啊！”

想着不由大为着急，一面连连叫道：

“老人家，你倒是说话呀！”

那声音冷冷的笑道：“好了，往右转。”

照夕马上依言转向右，却见并无去路，他灵机一动，遂用手推了推，移了移，敢情和自己洞中一样，又有一块封石堵着。

费了半天工夫，才把石头移开，这才转入新道，爬了十数尺，那声音又道：

“再左转。”

他又依言左转，仍是封石堵着路，似如此右右左左，差不多七八次，才算进了一条平坦宽畅的地道之中，他身上已为汗水浸湿透了，尤其是头发上，更被蛛网缠得密密麻麻，都成了灰白色了。

他实在累坏了，不等到头，就倒下了，可是那声音已笑道：

“好了，到了。”

他拖着疲乏的身子，又向前爬了数尺，果然眼前似有些光明。

不过，那光线绝非是白昼的光，只是昏昏的灯光闪烁着。

他一口气，往前又爬了六七尺，果然他眼中，又现出了一间阴暗的地室，同时眼前似有人笑道：

“到了，你可以顺梯子下来了。”

照夕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当时再向前爬了一点，已把头伸出来了。

立刻，他就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惊住了。

他眼前所现出的，是一个昏暗但颇为整洁的石室，四壁虽一样是青石，可是却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致于灯光映在壁上，竟会反射出光来。

这间不大不小的石洞里，放着一个和自己那边一样的石床，只是似乎已经过人的整理，而显得十分光亮。

石床之上，放着一个蒲团，蒲团之上，盘膝坐着一个黑发披肩，但是面相十分清瘦的老人，看他样子却是非僧非道，身上是一件极为宽大的绸长衫。

这人眼睛微微闭着，并不去看照夕一眼。

石床旁边，有一个石案，案上有一个形式特别的七弦琴，琴座却也是用青石制成的，七根琴弦，却磨擦得闪闪夺目。

石案一头，另有两盏高腿古灯盘，也是用青石所制，盘内都盛满了一种青色的油液，各有灯芯一根，正自燃着，微微散出些清芬的香味，并不见有一些油烟上升，光虽不强，却很清亮。

石案之后，有两把石椅，也是经人工凿就而成的，光滑洁净。

照夕一时不由把身上的疲累全忘了，他伏在洞口，抖声道：

“老……前辈，我可以下来么？”

那坐在石床蒲团之上的人，随即张开了眸子，他眸子里，散发出两道惊人的光。

照夕面对着这样一个怪人，不禁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当老人这种目光看着他时，他竟显得有些惶惶失态。

所幸老人只笑了笑，点头道：

“我已经说过了，你可以下来。”

照夕答应了一声，这才身子又向前移动了一些，见洞口竟有经人工凿就的石梯，他不敢放肆，只好一级级攀沿而下。

他走下到了室中，只觉得四周空气极为舒爽，先前的闷热，竟自立刻消失。

同样是囚人的地洞，可是这一间，却比自己被囚的那一间强多了。

他匆匆的看了一周，然后目光才又落在怪人身上，他心中奇怪的是，由这老人脸上看来，这人岁数似已到了耄耋之年，只是他又怎会生着满头的黑发呢？

尤其是他的发式很怪，仍然是前朝的式样，并没有结辫子，很长，差不多已可挨到他坐着的石床上了。

他那灰白的眉毛，深凹的眸子，清瘦的面颊，像是一个有道的高僧。

可是，他不是和尚，也不是道人，因为他服装绝不同僧道一般。

照夕心中惊疑不已，不由往地上一跪，对着这老人深深拜了一拜道：

“弟子拜见老前辈，请老前辈赐告大名，以便称呼。”

老人启口一笑，原来他竟生着一口细白的牙齿，这也不同于一般老人的。

他笑了笑：“娃娃！你起来。”

照夕忙站了起来，就见这人一双深凹的眸子，上下的在自己身上打量着，半天才点了点头道：“老夫自来此，每日练功以期功成，差不多已十八九年，没见过生人了。”

他又笑了笑：“你坐下，不要这么盯着我看。”

照夕本来想好了许多话，想问这人的，也不知为何，此刻见了，反倒不知怎么说才好了。

他依言坐了石椅之上，老人这才伸出了双腿，下了石床。

当他站起来时，照夕发现，他身材十分高，但是很瘦，腿很长。

他向前踱了两步，伸出一只手，用那长有两寸的指甲，在一盏灯盏里，

把灯芯向上挑了挑，灯光随着亮了许多，然后他就空弹着指甲，发出“嗤！嗤！”的声音。

照夕此刻脑中，对这个古怪、新奇、陌生的老人，充满了极度的兴趣，他讷讷道：

“老前辈……还没有告诉我名字呢！”

老人含笑看着他，点了点头道：

“已几十年，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你也不必要知道。”

照夕正想着再问些什么，这老人已带着微笑道：

“娃娃！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会一个人囚禁在这阴森的地洞之中，是不是？”

照夕点了点头，老人不由笑了，他用手指了桌上的一个石盘一下道：

“里面有我新采的桃子，你可以吃，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些事情。”

照夕不由惊异的顺其手指处一看，果见石案之上有一石钵，有盖子盖着。

他本已觉得口渴难耐，听了老人的话，更是忍不住了，当时道了声谢，遂走到桌前，打开石钵，果见钵中盛着七八个红大的鲜桃。

他拿了一个就口啃着，心中突然吃了一惊，一时回过头来看看老人，讷讷道：

“老前辈说这桃子是……”

老人嘻嘻一笑接下去道：

“是我自己采来的。”

照夕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吓得张着嘴，半天才讷讷道：

“你老人家身在洞中，又如可能出去采桃子呢？”

老人忽然笑了，他点了点头道：

“这是我这数十年来的成就，娃娃，我告诉你，我住在这里，是没有任何人勉强我的，尤其是现在，我本可离开这里了，可是我却为了守一项诺言。”

照夕仍不能全部理解他的话，不由惊异得张大了眼睛，痴痴的看着这个神秘的老人。

这瘦高的老人，在室中走了一转，回过身来，他脸上带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种表情，似乎只有在追忆着一项以往的痛苦经历时才会具有的。

随着他又微微一笑才道：

“我如果说出来，我为什么会来这洞中，你一定不会相信，即便是相信，也会说我是世上一个最傻而最愚笨的人。”

照夕讷讷道：“怎么会呢？老前辈，你是为什么呢？”

老人这才仰头叹息了一声道：

“五十年以前，我同一个人打赌，结果我输了，于是就遵守诺言，来到这里……”

他简单的这么说了几句，照夕更是感到惊奇不已，不由插口问道：

“啊……你们是打一个什么赌呢？”

老人又长叹了一口气，而这声叹息之中，似乎已道出了无比的辛酸和委屈。

照夕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奇异的怪老人，从他口中即将道出的是一篇类似神话的故事，他静静的听着，老人又走回他的蒲团之上，跌坐道：

“五十年以前，我是一派的掌门人，我的武功已是当时一般人很少能敌的了。”

他又叹了两声，他似乎已对叹气有了特别的嗜好，以至于酿成了习惯。

他叹息了两声之后，才摇了摇头道：

“可是我却由于新掌一派，不免趾高气扬，江湖上败在我掌下的人，真是不知凡几。”

他眨动了一下眸子，目光闪烁不定，遂回忆着道：

“像当时成名的朱砂异叟，淮上三子，以及血魔夫妇，都是我掌下败将。”

九

管照夕听到这里，真是吃惊不小，因为他此时口中随便说出的几个人，如今都已是江湖上被推为泰斗的几个老人了。

尤其是“血魔夫妇”更令他大大吃了一惊，他忍不住接口道：“血魔夫妇是谁？”

老人看了他一眼，那两道灰白的眉毛，微微蹙了一下道：

“我说的这几个人，如今都不一定在世了，血魔夫妇指的是洗又寒和向蓝江二人，你知道有这么两个人么？”

照夕不由突然脸色大变，他万万想不到，师父竟也和这怪异的老人认识，并曾败在这人的手下过，同时师父还结过婚，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可是惟恐老人见疑，他马上恢复了正常脸色，微微摇了摇头。

老人笑了笑道：“怎么样？你是不会知道这些人的，如今这些人即便还在人间，年纪也都老大了。”

照夕急于再听下文，不由催问道：“后来呢？”

老人苦笑笑道：“还有很多人，如今我已记不起他们名字了，总之，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这些人为了想对我报复，曾经想遍了种种方法，可总是敌不过我。”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他们使出多种花样，用智用功，我总是高出他们一筹。”

说到此，老人脸上带出了一丝骄傲的微笑，可是这一丝微笑，在他脸上保持的时间太短了，却为一些怒容所取代了，他冷冷的笑了一下，道：“有一年，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此人姓应名元三，为了建立威望，发侠义帖，广招天下侠士好汉以及黑白两道的知名人物，前往洛阳集会，我也是其中一人。”

老人说到这里，神态似乎有些显得慌乱，他紧紧的互捏着双手的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

照夕忍不住问道：“那血魔夫妇也去了么？”

老人目光向他转了一下，点了点头，照夕忙又问：“淮上三子呢？”

老人哼了一声道：“他们都去了！都去了！”

照夕为了急于要听下文，也就不再多开口，老人遂接下去道：

“去的人很多，各道人士都有，可谓之侠义道上百年难得一见的盛举。”

照夕不由十分向往的听着，他脑中似可想出，那种热闹的场面，不由注目着老人，不敢打岔。

老人面上带着一丝微笑，而有时候，是不容易从他脸上看出喜怒来的，他接下去道：

“应元三请来这么多武林豪侠，有个原因，原来他新近练成了一种功夫，江湖上鲜有敌手，想借此盛会出尽风头，嘿……他不行。”

照夕不由插口问道：“结果如何了？”

老人弹动了一下长指甲，继续讲道：“那时人物去得很杂，很多武林中难得一见的人物谁也不服谁，因为人物太多，大家都要互相印证一下，结果没办法，只好抽签决定，共分成九组，分开比试，由九组之中，最后再选出九人。”

老人紧紧皱着长眉，叹了一口气，不耐其烦地道：“总之，那一次比武之

后，血魔夫妇以红花阵大败川西双矮，淮上三子中的无奇子以指剑射瞎了巫山象鼻僧的右眼，朱砂异叟南宫鹏小天星掌力，当场震毙湘江渔人刘小川。”

他说着那双怪目之中，闪烁着一种异光，良久才又频频的叹息道：“太惨了……太惨了！”

照夕不由追问道：“老前辈莫非没有参加比武么？”

老人冷笑了一声道：“你听我说呀，先天无极派掌门人生死掌应元三，也以他极为厉害的‘三阴绝户掌’打伤了赤臂童子，我却以‘无名指’把淮上三子中的第三子飞云子叶潜护身元炁一指点破。”

照夕不由惊得口中“啊”了一声，因为他知道，凡是能练成“护身元炁”的人，都有极深的内功，老人既能一指戳破淮上三子中叶潜的元炁，功力可想而知，当时不由惊出了声。

老人冷冷一笑，随后才道：“淮上三子，成名武林多年，从此威名扫地，当时因有言在先，彼此比武纯因印证所学，不许记仇，所以淮上三子虽受此辱，却没有动怒，反倒和我交谈甚欢，我却更增惭愧，当时曾当面向飞云子叶潜道歉，三子因感面子下不来，不等比武结束，先行自去，我当时为了表示追悔。也随他三人而去，那场比武，却因少了我四人失色不少。”

老人叹了一口气又道：“我当日回返仙霞岭后，想起此事，一直引以为憾，虽然事过境迁，可是总觉得淮上三子以武林至尊威望，败在我手，面子大失，所以我终日也就很少出去，日日以垂钓读书自娱。”

照夕一直很注意的听着当年这一段咤叱风云的往事，他发现老人这时候双手抖动得十分厉害，紧紧的交叉着，嘴唇也微微动着。

他一连长笑着，最后才点了点头道：“我那时却是用心太善了，而且心中一直把这三个老东西看成有道的正人君子，所以每想起来，总似愧对他们一般。”

他说着嘴唇抖动得厉害，以至于连话也不能顺利讲出来了。

照夕不由大惊道：“老前辈你老人家怎么了？”

老人对着他苦笑笑了笑，摇了摇手，讷讷道：“唉！这已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每一想起来，还是忍不住气血上撞！唉！这又是何苦呢？”

照夕不由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老人颤抖了半天，才算完全恢复正常了。

他笑了笑道：“有一天，我正在仙霞岭红溪垂钓，那一天烈日当空，我还记得我戴着大草帽，忽然门下弟子来报，送上一个大的名帖，我取过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淮上三子亲访，我当时只以为三子是心怀旧恨，此番前来，定是为雪前耻而来，所以即刻传谕门下弟子立时聚集，我本人立时赶到大厅，一看之下，原来三子满面笑容，华服锦履，一见之下亲热十分，而且送来了许多乡土礼物，我当时真是更增渐愧。”

说着不由又是一声长叹，照夕这时心中暗暗赞叹淮上三子，果然不失武林大侠威望，只此气量已是高人一等。

老人从容道：“从此以后，我同淮上三子渐渐交密，常有往返，四人几乎成了密友，因此对他们防范之心，简直去得一点也没有了。”

说到此，老人目光倏地一亮，哈哈大笑了两声道：“娃娃！我不是方才给你说过么！有时候，一个聪明人，却会作出最糊涂的事来……不信，我说出你听一听就知道了。”

照夕只是静静中听着，老人这时脸上已没有先前那么沉着了，他冷冷一笑，道：“我方才说过的，我一生我就喜欢钓鱼，而且自负这一方面很有技

术，我能一个钩子，同时钓起两条鱼来。”

照夕不由听得笑了笑，但老人却苦笑笑道：“谁知也就如此，注定了我今后大半生的命运，这岂不是造物者弄人么……唉！唉！”

照夕愈听愈不解，不由问道：“钓鱼？钓鱼又怎能……”

老人叹了一口气道：“唉！你听呀！那时我已和三子是很好的朋友了，那一日我和三子漫步在他们的庄园里，园里有一口大池子，那时是晚秋时分，池上仍铺满了荷叶，不由一时兴起，和他们三人谈到了钓鱼的事，不想他三人，竟会比我兴趣还高，马上就命人拿竿来垂钓，我当时不由笑向他三人道：“我可在一个时辰之内，钓上一百尾鲜鱼，他三人竟自矢口不信！”

老人又叹息了一声道：“都是我一时兴起，而且自信太甚，我当时竟毫不考虑的笑向他三人道：‘不信我们就赌一点什么。’他三人竟一口应了下来。”

说到此，老人那灰白色的眉毛，竟自搭了下来，变得十分懊丧……他抬头向照夕看了一眼，失神地道：“因此……我就到这里来了。”

照夕不由大吃一惊，愣道：“难道就为了钓鱼，你老人家就被关在这里了？这……”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孩子，武林之中，有很多事情是很特别的，如今我想起来，似乎太没有价值了……我们身为武林中人，最重的是一诺千金。”

他说到此，点了点头道：“我因为有数十年的钓鱼经验，而在一个时辰之内，钓上一百三十条鱼，那是每试不爽的事情，而我视力自信又超人一等，非但能暗中视物，更能水中视物，以当日情形，我已先看出，那池中鱼类极多，所以自信于一个时辰之内，钓上一百条鱼，那是太不成问题了，所以我才敢与他三人打赌。”

照夕不由惊道：“你们怎么赌的？”

老人笑了笑：“我因是客，所以不便说如何赌法，谁知那飞云子叶潜却走过来，拍了我一下肩膀，向我笑道：“我们来赌一个够刺激的可好？我当时点头笑道：好呀！”

老人苦笑了笑，看了照夕一眼道：“这飞云子就说：‘大哥！我们以今后六十年岁月，作一个赌注如何？’

老人哼了一声，不屑地道：“他这一句话出口，我不由大吃了一惊，可是一边的二子，却竟连连抚手称善，唉！我当时被迫，竟自答应下来了。”

照夕不由叹道：“这赌注太厉害了！”

老人冷笑了一声道：“我因自信过甚，当时虽觉这赌注太大了，但却自信不会输，再者我多少以为是一个玩笑而已，当时就含笑答应了。谁知我才一答应，那飞云子叶潜马上一本正经的由前厅拿来了算时辰的漏斗，这一阵赌就开始了。”

照夕不由张大了眸子道：“结果呢？”

老人长眉微皱道：“说来真怪，以我往日技术，那池中鱼数又多，钓一百条鱼，真是用不了半个时辰，可是，那一日，不知为何，那些鱼却是难得上钩，等到一个时辰到了，我却仅仅只钓上了七十九条……”

照夕不由长叹了一口气，老人又摇了摇头道：“我们的赌注是，把自己深深锁在无人的深山里，面壁六十年，这六十年之中，不许用武，即使是遇敌，也不可任意还击，不许踏入江湖一步……我当时真吓得冷汗直流，那时淮上三子，才摆出了本来面目，立时冷笑着，迫我守约。”

说到此，他摇头叹息不已，照夕不由惊吓得道：“所以老前辈，就一个人到这阴湿的地洞来了？这五十年没有出去一步？”

老人苦笑着点了点头道：“不错……我当时除了懊恨之外，对他三人并没有什么记恨……因此当面写下笔约，印了手印，从那一日起，我发誓，决不再出山一步，不见任何人，如果毁约，可受天下人耻笑。”

照夕叹了一口气道：“你太过分了，可是老前辈，你老人家又何苦，选择到这么阴森的地道之中呢？”

老人冷冷一笑道：“娃娃！你知道什么？”

照夕怔了一下，实不解老人之言，这怪异的老人顿了一会，才道：“淮上三子为人阴险已极，他三人自知如今江湖，只有我是他三人最怕之人，所以安心除我，已非一日，想不到，我却如此容易上了他们的当，那赌约过后，经我细心推敲，才发现寓意甚深且毒……娃娃！你想想，不等于说明了，任人宰割一样？”

照夕不由恍然大悟，不由面现怒容道：“莫非那淮上三子，竟敢作出那种阴险，而乘人之危用事么？”

老人冷笑了一下，道：“你把武林中道义二字，看得太重了，事实上，大多数的人，是不顾虑这些的。”

他停了一下，遂又接道：“当我洞悉他们用心之后，可惜为时已晚，我只告诉他三人，我既输了，万无不守信诺之理，只是，这笔仇恨，我却至死不忘，如上天保佑六十年不死，这笔恨，总有解除之一日。”

他咬了一下牙，愤愤接道：“我说完了这些话，马上反身就走了。”

说着他声音降低了一些，冷笑道：“我知淮上三子为人阴险，定会在这六十年之中，乘我面壁之时，暗下毒手，即便是被我发现，限于诺言不许还手，我也无可奈何，所以，我竟舍家门仙霞岭不入，却单身潜到这冀北地方。”

照夕听得冷汗直流，这才想到，原来江湖上，险恶到如此地步。

一时想着，不由脸上都变了颜色，讷讷道：“老前辈……这五十年，你老人家，就没有离开这石室一步么？”

老人冷冷地道：“我以三个月的时间，找好了地方，开了这间地下室，并引通了山泉，决心不下这山一步……起先二十年，我尚需在山上找些吃食，可是后来我功夫已成功到了辟谷地步，吃不吃东西，也就无所谓了。”

说到此，老人脸上反带出了一片红润之色，他微微笑道：“我是一个守信的人，我一定要以有生之年，把这一项诺言实现，现在已经快到了。”

他继续像梦呓也似地道：“人类的祸福，真是难以令人意料的，我却为此受了大益……说来，倒应该感谢这三个老儿了。”

照夕不由一怔！

老人目光之中，闪出了极度愉快幸福之色，他微微笑道：“我已把我造就成了一个新人了，孩子，你绝不会想到，这五十年来，我竟养成了本命元婴，不久将来，我也就可以达到所谓道家的‘出神’地步了！”

照夕简直不敢相信老人说些什么，可是老人这种态度和语气，所说出的话，却又不能令他不信，固然他知道，老人所说的“出神”，也就是所谓的“飞升”，这是极玄的境地，可并不是说不可能。

他以惊奇的目光盯着老人，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老人此刻，显得更是兴奋，他微微地笑道：“你也不要惊奇，天下任何事，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有决心，我现在才相信这句话，你想想，你在地洞之中的一举一动，我隔

你这么远，如何会得知？还有——”

说着他微笑着，用手指了一下桌上的桃子道：“这些桃子，我既未出此室一步，却如何又能摘到手中呢？”

他眼角微微皱着，带出些笑纹，照夕听得如同坠入五里雾中一般，他咽了一口唾沫道：“老前辈莫非已可‘身外化身’了？”

老人微微点了点头道：“也可以这么说吧……只是，功成不易，我却不敢令他远游。”

这个“他”字，自然是指他所练成的本命元婴了，他又笑了笑道：“你和你同伴初来之时，我已得知，那金老头子为恶伪善，我亦并非不知，本来可以把他就近除去，只是，一来我守约未满，不得随便杀人，再者，我功成当在不久，万一被他们发觉了藏身之处，时常打扰，对我极为不利，所以，只好让他如此下去了！”

说完他微微摇了摇头，照夕只是茫然的听着，因为这些事，令他感到太玄了，可是都是事实。

老人目光此刻上下打量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这娃娃，根骨智慧俱是上乘，只是由眉眼印堂之间看来，今后数十年来，尚多杀孽情缘之事，你要时刻小心谨慎。”

照夕不由吃惊不小，躬身领命，老人说完了这句话，微微闭了一会眸子，笑了笑说：“你我在此见面，总算有缘，方才我系以先天易数推断，你和你友，尚有十日囚禁之灾，至时自有人来救你们出去，你可以放心。”

照夕不由一喜，老人却含笑说：“今日破格见你，只是为了一了我尘世缘份，好在早晚俱是一样，你能保守我们这秘密，不告任何人知道么？”

照夕忙躬身答道：“弟子定能遵命。”

老人笑着点了点头道：“好，今日时刻已到，明日此时，你再来此处，我尚有囑于你。”

他挥了挥手，微笑道：“你快回去吧，如果我所算不差，大概你回去之时，主人也该来看你了。”

说着一只手，连连的挥着，照夕本有许多话想要说，见状只好作罢，当时行了一礼，见老人眸子已经合拢了，只好转身，爬上石梯。

忽然老人目光又开，微笑道：“还有！你既擅打坐采药之法，却不知下手的时刻，所以我两次以琴声打搅，意即在此，不想你这娃娃，居然定力很强，不受我弦音干扰，不得已我才按先天反易之理，击玉以扰之，你现在了解了，当不会恨我了。”

照夕这才恍然大悟，当时又惊又惭，不由红着脸道：“如此说来，要何时下手方为适宜呢？”

老人目光已合上，他只短短说道：“明日再来。”

照夕知道这类奇人，性格多是不易捉摸，当时躬身行了一礼，才又由原洞钻入。

身才入洞，却似觉得眼前有光华闪动，不由定神一看，却见眼后丈许青光闪烁处，立着一个小人，穿着打扮，一切外形，俱与那洞中老人一模一样，只是身高只有尺许，照夕不由大吃一惊，方想到，这或许就是老人所说的本命元婴了。

却见那小人在青光环绕中，频频向前用手指划不已，像是在指示路途。

照夕不由蹲伏地下，连道：“老前辈请转，弟子已记下了。”

他口中说着这句话，再睁眼看时，已失去了那小人踪影，心中这才深信不疑，不由把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想不到在囚牢之中，竟会有此奇遇，无意间竟蒙这半仙的老人垂青，看来自己真是造化不浅了，他这么想着，一路循着旧路，左右转着，等到了自己洞中，已又是一身大汗了。

他此刻因心中极度的喜悦，竟忘了疲累，返洞之后，仍在阵阵的发呆。

忽然想到，临行之时，老人所说，自己回来之时，就有人前来的话，不由吃了一惊，当即马上站起来，费了半天力气，把那方大石，重新放回洞口。

一切就绪，耳中却已听到，洞顶铁链子响动之声，照夕不由暗暗惊叹道：“老人之言，果然不假。”

方念及此，洞石已开了一口，跟着射下了一道灯光，传下了九天旗金福老的宏亮嗓音道：“怎么样！老弟台，还受得了么？”

照夕抬头看时，月亮洞口，现出了九天旗金福老的银白发首。

他冷笑了一声，也没有理他，金福老呵呵一笑道：“老弟台，肚子饿不饿？可想吃点东西？”

照夕冷冷道：“谢谢你的好意，我还受得了！”

金福老冷哼了一声道：“好不识抬举的东西……老夫有心开脱于你，你却自己找死，好！你既如此，就好好在里面再住上几天，看看你受得了受不了？”

他说着愤愤的收回了头，大声叫道：“把石头封上，锁上！饿死他！”

照夕不由在他的骂声里，微微发笑了，他脑子立刻也重新回到了方才奇妙的邂逅与回忆之中。

十

照夕这时一颗心，已全为那奇异的怪老人所吸住了，他脑子里存满了五颜六色的幻想，待九天旗金福老离开之后，他不禁兴奋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个看守他的小子，重重的在洞顶石头上敲着，并且高声地叫道：“喂！喂！小子！一个人有什么好笑的？”

照夕不由收住了笑声，本想回骂他几句，可是又怕令他们发现了自己不正常的情绪，话到唇边，又复忍住，耳闻上锁的声音，他的心，愈发感到了一阵安全感。

一切都归于沉静之后，他不由又想起了方才的一切，这真是他平生闻所未闻的事，而竟会令他亲眼得见，自然使他一时情绪大乱，充满着惊喜和敬佩。

在这间小地室之内，他不时的踱来踱去，暗忖老人曾说自己还有十天的牢狱之灾，其实十天又算什么呢！如果这十天之内，能得到老人的一些指教，岂不是塞翁失马，因祸而得福吗？

想着，他怔怔的站在当地，紧紧的握着手，轻轻道：“对！我一定不可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他暗暗下了决心，心想今夜如果再能见到他，自己一定要求一求他，倘能蒙他随便加以指引，都是后福无穷的。

他努力的追忆着老人的容貌及谈吐，只是想不起江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物，老人既有那些叱咤风云的往事，可见决非是无名之辈，只是他却不肯把名字告诉我，这真令人猜不透他是何来路？

照夕一个人这么思前想后，到了相当的时候，肚子又感到有些饿了。

他把丁裳送来的食物，就着水又吃了些，心中只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天快一点黑。

可是，时间这东西太怪了，你不经意之时，它很快的就消失了，如果你期盼着它快一点时，它却显得比平常更慢得多。

照夕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一会坐坐又走走，他勉强在大石上行了一会坐功，只觉得脑中幻象太多，百念俱生，勉强坐了半个时辰，却是不能抱元守一，只好离石而下，心知自己是太兴奋的缘故。

兴奋和失意，都是可以伤人的东西，所以平静的生活，才是美的人生，只是人们却谁也不愿意厮守着“平静”而已。

管照夕十分不耐的下了大石，又在房中一个人练了一套掌法，也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干脆也不练了，他算计着也许天已黑了，忍不住用“千里传音”之法，叫了两声：“老前辈……老前辈……”

等了一会，并不见老人回音，他可不敢造次再叫，因想到，老人此刻可能是在入定，若为自己打扰了，岂不是不妙？

想到这里，吓得立刻又不敢叫了。

过了一会，他又纵身攀住了那些藤草，想把那块封石取下来，可是，又想到没有得到老人的允许，还是不要自作主张才好。

这么想着，管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一松手，由顶上飘身而下，哑然失笑，心想：“我今天是怎么搞的？怎么显得一点涵养也没有了，时辰不到，徒自焦急又有何益？这情形要是给那位老人家看见，岂不是笑坏了？”

这么想着，不由顿时心情大定，暗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何不再习一

次坐功？

于是他二次又盘膝坐好，说也奇怪，心情一定，杂念不生，哪消一刻已气贯周天，不知不觉已到了无人无我境地。

等到运功醒来，只觉得通体舒畅，目光清明，方想下石走走，忽听到一阵冰寒的弦瑟之声，由壁里传出，照夕不由大喜。

当时三爬两爬，上了壁顶，用力把那块巨石取了下来，又循着那阴森森布满蛛网的地洞之中，钻了进去。

他智力极佳，默念着方才老人的指示，这一次毫不费力的已爬到了老人的洞口。

到了洞口，他探出头看了看，那黑发老人，仍是盘膝坐在蒲团之上，闭目不动。

他轻轻地叫了声：“老前……辈……弟子来啦！”

老人连眼也没有眨一下，照夕犹豫了一下，仍是轻轻由石梯上爬了下来，轻轻跪在地上，对着老人磕了一个头，默默道：“弟子管照夕，给你老人家问安！”

却见老人两眼眼皮连连抖动不已，似乎是欲睁不开的样子。

照夕不由十分吃惊，仍是呆呆的看着老人，这一霎，却见他脸上已沁出了汗来。

管照夕正自不懈，却听见身后似有细声响动，不由忙回过身子，这一回身，令他大吃了一惊！

原来他见壁角里，抖瑟瑟的站着一个小人，身高不过尺许，穿着打扮，正和老人无异，也就是昨夜在洞口指示自己去路的那个小老人。

照夕知道这是老人所练本命元婴，却暗暗惊疑怎会如此慌张？

原来这小老人，双手捧着不少山果葡萄，堆满了小小的两只手，却把前襟用手提起，兜在衣兜里，一张脸已累得红红的，还流着汗。

照夕只一回头看他，他却吓得口中吱吱直叫，一个劲向壁边直退。

照夕不由又惊又怕，忙道：“老前辈……你老人家有事么？”

不想那老人仍是吱吱直叫，一会跑前，一会又跑后，却似不敢由照夕身前经过。

似此急了半天，照夕愈发不解，再回头看蒲团上的老人时，只见他只这一刻功夫，已全身汗如雨下，一张脸都成了紫色。

照夕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当忙站起了身子，退向了一边。

却见那小人，在墙角急得双足乱跳，口中益发吱吱怪叫连声，照夕不由惊异道：“你老人家是说什么？请……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不想那小人更是叫得大声了，而且吓得比方才更烈更猛了。

照夕不由一时弄得莫名其妙，不由讷讷道：“是你老人家累了？我来扶你一把好不好？”

说着方向前走了一步，只见那小老人似乎大惊，口中叫声更尖，拼命跑了起来，一不小心还摔了一跤，衣兜中的葡萄洒了一地。

照夕不由吓得抖声道：“老前辈，你老是不要我接近么？”

那小人本已跌倒，此刻仓促由地上爬起，正作了一个要跑的姿态，此时闻言，不由连连点着头，口中怪叫不已。

照夕这才明白，当时忙后退了七八步，远离了老人本体，一面讷讷道：“老前辈，你老人家放心……弟子方才是不明白。”

他一直退到了墙边，慢慢坐了下来，这才见那小人，慢慢站直了身子，满面惊吓的看着照夕，端详了半天，才慢慢走到石桌前，一跳，已自上了桌子，走到石钵旁边，把衣兜中的果子葡萄，一样样放了进去。

这种任务在他似乎已累得不轻了，口中就像是小羊也似的呼呼直喘着气。

老人一只手在胸口上摸着，一只手用袖子在脸上擦着汗。

照夕这时心中悔恨十分，想不到自己把他吓成了这样，当时悔恨得重重叹了一口气！

小人正在擦汗，照夕这一声叹息，不由吓得他向前一栽，口中又“吱吱”的叫了两声，只见他仓仓惶惶的跑到了蒲团上老人本体，向前一扑一抱，顿时就不见了。

照夕方自看得目瞪口呆，却见正在打坐的老人，这时身子抖动了一下，遂睁开了一双眸子。

管照夕自知得罪非浅，不由吓得一下跪在地上，一面叩首道：“弟子无知……请老前辈原谅。”

老人目光，本来是带着极为震怒神色，此时见状，只长叹了一口气道：“不知者不怪，你起来吧！”

照夕叩了一个头，才慢慢站起来，却见只这一会工夫，老人就像是走了一千里路也似的，看来竟是意态疲倦已极。

照夕不由惊道：“你老人家怎……么了？可有什么地方不舒适么？”

老人这时喘息不已，一面苦笑道：“你哪里知道……娃娃！老夫半世修为，今夜竟差一点丧命在你手中。”

照夕不由吓得脸色一白，口中啊了一声，老人这时喘息方止，看着他讷讷道：“你方才所见小人，那正是我数十年来，苦心所练成的本命元婴，今日我命他到外山去采些山果，想招待你吃的，不想你突然的进来，我收回已自无及，以至令他受到了如此惊吓。”

说到此，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道：“看来已吃惊不小，恐怕今后是再也不敢随便出来了。”

照夕不由脸红道：“弟子真是罪该万死……我尚以为仙师元神不会怕我的，谁知……”

老人叹了一口气道：“你说的也非不对，有一天大功成了，这本命元婴，就和我本人一样，自然什么也不怕的，只是如今功力方小成，还没有练到不畏的地步。”

照夕奇道：“可是，昨夜，弟子还蒙仙师元婴指示路途呢！”

老人点了点头道：“不错！只是他决不敢近你身，只敢在一边指指划划，你今日突来无防，自然他会吃惊了。”

说着又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口气道：“我好不容易才练到能让他出体游玩，满以为过些时日，逼他外出见见生人，再试以交谈，不久也就养得大成了，谁知会有此一着……看来，十魔九难，诚然不假了！”

言谈之下，带出无比失望伤心之意，照夕只是涨红了脸，低头不语，心中好不难过。

老人见他不语，不由又改为笑脸，笑了笑道：“你也不要过意不去了，这也不能怪你，我想凡是练婴之人，其中惊吓过程自是难免，只不过我再多费些时日而已。”

照夕这才徐徐抬起了头来，苦笑道：“这都怪弟子太鲁莽了。”

老人这时气色已定，闻言呵呵一笑，一面摇着头道：“你不要这么想了……来！来！吃点东西，这些葡萄山果，虽非珍品，可是采来不易，我亦仗此，才能活至今日呢！”

照夕不由奇道：“每日采摘山果，岂不要跑很多路吗？”

老人笑了笑道：“自然是了，这旗竿顶山虽不大，但要想跑上一转，亦非凡人一日所能办到。”

照夕这时已对老人元婴起了极大兴趣，不由追问道：“仙师元神所化人形，莫非永远这么小么？”

老人摇头呵呵笑道：“自然不会了，以后练成了，就和我本人一样大小，只是能到我今日地步，已颇为不易了。”

他说罢挑动着长眉，含着喜悦之情，却又叹息道：“我为此婴，真是用尽了心力，尤其出胎之日，如逢雷雨闪电，或是风雨阴暗之日，千万不可令出，直是要等日丽风和之时，才可小心令出，亦不可远行。”

他说着，显得有些眉飞色舞，看了照夕一眼，微微一笑道：“这些话给你说，你是不会懂的……总之修为之人，苦了半世，到了婴成之日，也就是苦尽甘来了！”

照夕不由叹了一声道：“仙师元婴，为弟子这么一扰，恐怕是再也不肯出来了，这岂不是糟？”

老人摇了摇头，淡淡一笑道：“这类初成元婴，胆子虽极小，可是颇能辨别真伪是非，他已知你非恶人，至多是受了些虚惊，因为这多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见生人呢！”

老人说着顺手自几上取了一个大桃子，丢与照夕道：“你吃个桃子，不要再为方才的事多想了，即使是心存向往，亦是多余之举，因为这种修炼关念，目前对你来说是不许可的。”

他说着又指了一下坐位道：“你坐下！我尚有话问你。”

照夕不由心中十分失望的坐了下来，他原本心中存心，想向老人吐露，乞求老人传授这种“炼婴化身”的玄功，却不料老人竟一口道破，并直截了当的告诉是不可能的事，怎不令他失望？

此时只痴痴的看着对方，欲言又止，老人不由莞尔一笑道：“你此刻心情，我全知道，只是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我问你，你成家也未？”

照夕摇了摇头，老人遂笑道：“这就是了，你可知无后不孝么？”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老人遂淡淡笑道：“这当然并不是修为所必需，只是一个人，既生于世，是不可能平步登仙的，他必须对他生存的世界，先有合理的交待，于‘情’于‘理’都有所了结，然后才有资格进取，进一步谈修为成道，娃娃！你明白了么？”

照夕不由恍然似有所悟，当时微微愕了一下，而老人两道如电光也似的眸子，早已看透了这少年的一切，他不由微微叹息了一声，暗惊于他的福厚根慧，他年定也是我道中人。

当时不由甚为嘉许道：“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必走的路，娃娃！你又怎会知道你所走的，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呢？”

他本想告诉照夕早晚也是同道之人，只是话到唇边又忍住了，为了怕他先知机宜，心存依赖，反倒违了天道，所以并不多言。

照夕为他这几句话，已茅塞顿开，此刻眸子里闪动着异样光彩，躬身道：

“后辈谢老仙师指引迷途，现在弟子已明白了。”

老人不由长长念道：“善哉！善哉！”

他说完了这句话，目光在照夕身上转了转，微微一笑道：“你既能与我在此相见，我已说过，我们是有缘份，我可以传授你些功夫，你可愿意接受么？”

照夕一听，不由喜出望外，当时张大了眼睛道：“老仙师如肯传授弟子武功，是弟子造化，怎会不愿学呢？”

老人呵呵一笑道：“算你有造化就是了，只是孩子，我老头子却不能如此便宜你呢！”

照夕一怔道：“老仙师如有所命，弟子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老人含笑，连连点头道：“你的话太重了……不错！我是要你为我办一件事，你如果答应，我自然传你几手功夫，并可赠你一件东西，否则，我仍传你功夫，只是那东西却不能送你了，不是我小气，实在我这东西，可能为你带来杀身的大祸呢！”

照夕不由十分激动道：“老仙师传授弟子几手功夫，已是弟子福缘，弟子怎敢再企求厚赐？即使为仙师办些什么事，也是应该的，何敢有所收受？”

老人呵呵一笑，猛然拍了一下手道，“好！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件事也非你办不可了，而且这件东西也是非你不送了。”

说着脸上笑容满面，照夕不由正色问道：“老仙师有何使命，请说出来好了，弟子只要能办到，定不遗余力。”

老人这时微微摇头笑道：“这件事倒是小事，你一定可办到，而且办不办得到，我倒没有什么深求，只是为了出一出我这口气罢了，至于什么事，等过几天再说。”

他笑了笑，招了一下手道：“来，你过来！”

照夕不由慢慢走近，老人笑道：“你不要怕，我是考验一下你的功力如何，因为为我办事，功夫不能太差了。”

他说着徐徐伸出一掌，含笑道：“来，你把掌心贴着我的掌心，只管把你本身真力运出来，无妨。”

照夕点了点头，含笑道：“弟子功力浅得很，老仙师不要见笑。”

老人摇头道：“不要紧，我只是试试，你不要心存客气，需知道，我要看清了你现有的功力，才好传授你新的功夫呢！”

照夕不由点了点头，当时慢慢伸出了右掌，把掌心贴在了老人掌心，方还心存犹豫，谁知掌心才贴上，却觉到老人掌心之内，如同闪电也似的，传进来了一股热流。

照夕顿时打了一个寒颤，心知厉害，那还敢再怠慢，当时忙自丹田提起了一口罡气，把掌力徐徐贯出，一成二成，最后到了七成内力，才觉得老人掌心传过的那股热流，慢慢为自己逼出了体外。

这时偷眼见老人面带喜色，随着又见老人身子抖动了一下，照夕立刻又感到，方才为自己逼退的内力，又向自己逼了过来，而且来势竟是奇猛。

照夕不由一惊，二次用足了内力，向外一登掌心，不由全身阵阵颤抖了起来。

只觉得老人掌心传出的力量，时进时退，其势反倒成了互不上下之态了。

是时老人忽然发出了一阵笑声，遂见他掌心向外一登，管照夕立刻感觉到，这一次传过来的内力，简直是令自己莫可抵御。

顿时只觉得全身一阵奇热，由不住汗流浹背，心中一急，正自无法，忽然心中一动，想到了那独特的“蜂人功”。

当时心中动了一下，暗付不如拿他来试一试，或可敌住老人传来的内力。

想到就做，当时讷讷道：“老仙师留意，弟子要施出全力了。”

老人本以为照夕即使是内力充沛，也不会有何出奇，谁知这一试之下，自己出了五成力，才勉强敌住，不由心中已自大惊。

此刻闻言，更是一惊，当时一面自丹田之内提起一股所练先天无极的内气，徐徐贯入掌心，一面含笑道：“你只管使出来，无妨。”

照夕答应了一声，心念一动，那只右手，霎时粗红涨大了一倍，他口中闷吼了一声，顿时把“蜂人掌”功，向外一逼。

这种力量可算是运足了，老人本是眸子微闭着的，照夕掌力这一撤出，他猛然睁了开来，口中“哼”了一声，全身竟由不住，猛然晃了一下。

遂见他脸色大惊，大吼了一声：“去吧！”

只见他右掌一抖，照夕只觉得这股内力，像击在了一个有弹力的球上也似，顿时由不住向后面翻，口中大叫了声：“不好！”

却见老人五指向回一拉一拈，照夕不住又向前一栽，这才算是把心神定住。

可是尽管如此，亦难免面红耳赤，气息咻咻不已，他身子也不由得前后的摇晃不已。

老人这时忽地脸色一青，猛然站了起来，只见他目光如炬。

照夕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却见老人面色极为难看地道：“这种蜂人掌力，你是在哪里学来的？”

照夕不由吓得全身一抖，当时吃吃道：“弟子是……是……”

忽然心中一硬，暗忖：我如今日骗了他，日后如被他发现，更是不妙，还不如实话实说好了，想着不由红着脸道：“弟子是由师父那里学来的。”

老人目光如炬道：“你师父是谁？”

照夕不由垂下了头道：“家师洗又寒……”

说着抬头看了老人一眼，又接道：“请你老人家原谅……弟子罪该万死！”

说着不住双腿一软，朝着老人跪了下来，老人这时冷冷一笑道：“果然是他……我早已猜到了。”

他点了点头道：“你站起来。”

照夕忙站好了，垂侍一旁，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老人目光注视他良久之后，才微微叹道：“这种功夫，你学了多久了？”

照夕此时目中含泪道：“弟子因不知这种功夫的罪恶，只是师父命我练习，我岂敢不遵？”

老人点了点头冷笑道：“洗又寒的手段我是知道的，你先不要说别的，我只问这种功夫，你练了有多久？”

照夕讷讷道：“大概有半年多时间。”

老人目光一亮，哼了一声道：“这么久？”

照夕点了点头，老人又问道：“你可知道这种功夫的罪恶么？”

照夕又点了点头道：“以后我知道了，可是功夫已练成了。”

老人这时目光在他身上转瞬不已，低低念道：“罪孽……罪孽……”

说着步下了石床，慢慢走到了照夕身前，他两道灰白的眉毛，紧紧皱在了一起，半天才道：“我如今把你这种功夫废了，你有何意见？”

照夕心中一动，见老人已似面有怒容，当时不由把心一狠，心想：“也罢！这种功夫既是如此毒辣，我又何必再为不舍？就请他为我废了也好。”想着不由面色一整道：“此功力使弟子痛苦十分，多造杀孽，老仙师就为弟子废了吧！”

照夕说完这句话，只以为老人定会即刻动手，当时把目光一闭，老人闻言之后，面容才微带喜色，他点了点头，微微道：“好！你坐好。”

照夕睁开眼，依言坐在了石椅之上，这时老人却嘿嘿冷笑了一声道：“想不到洗又寒这恶魔，如今竟还在人世之上，老夫当初手下留情，倒成了姑息养奸……此人功力智慧俱高人一等，只是逆天而行，终久要受天诛，这还不去说他，他最大过错，却是不该种毒在你身上。”

老人说着，脸上带出了难得一见的怒容，如果此一刻洗又寒在他面前，可想而知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他眨了一下目光，愤愤地道：“所幸天道不容，他这种奸险的心胸，毕竟不称心，想不到，你竟遇到了我。”

说着冷笑了一声，接道：“这叫他白费苦心！来，孩子。”

说着他指了一下照夕上身道：“你把上衣脱了……这种功夫一日不除，在你身上将一日留下杀机祸根，以后成年累月与日俱增，你将和他一样了。”

照夕这时听得心中阵阵发冷，当时慌不迭，把上身衣服脱了下来，露出赤光的上身，讷讷道：“老仙师！你老要如何下手呢？”

老人叹息了一声，目视着照夕道：“也许这么做，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然，今后你会觉得为此受福了。”

老人说着陡然伸出一指，平空点了一下，照夕不由打了一个极大的哆嗦。

这种感觉，就和当日随丁裳至其师父处，为那老婆婆隔空指点时的感觉一样，只是，比那一次更显着些而已。

老人点了一指之后，眉头微皱道：“奇怪……你那‘无畏神枢’，好似已先为人点过了一般，这是为何？”

照夕心中又惊又佩，当时不敢怠慢，即把为那老婆婆所点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老人听得连连点首不已，不由详细问了问那老婆婆长相，才笑了笑道：“想不到这老婆子，如今也还健在，看来，似他夫妻已反目多时了。”

照夕问故，老人才笑眯眯地道：“你所遇见的那老婆婆，不是别人，正是你那师父的老伴儿蓝江，外号人称鬼爪，想不到他夫妻却在你面前演起把戏来了。”

照夕这才恍然大悟，不由惊愣得呆了，心中这才想到，莫怪那老婆婆要那般说了。

这时老人眉头微皱道：“要说起来，这鬼爪蓝江，却是为人不差，只是他夫妇一向恩爱，又怎会化离了呢？”

老人五十年不入江湖，自然五十年内，江湖上所发生的一些离奇事情，他不得而知，本来他对于任何事，也不会再记挂在心上了，只是洗又寒夫妇，对他来说，是往昔极为熟悉的人物，甫闻道来，难免俗念又兴，是故问短道长。

照夕自己也是莫名其妙，当然不能有一个合理的答复。

他只是愣愣的看着老人，这时老人叹息了一声，遂又看着照夕道：“这蓝江此举，虽有救你之心，但仍为他丈夫保留了一半情面，只看他这一指，

只在你‘无畏神枢’上少少用了指力就可知了……她这又是何苦？还不如不点的好。”

说着又正色道：“如今我已用‘无相神功’把你‘无畏神枢’内中毒整个点散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所以为了今后长久计，我不惜费些功力，为你把身上蜂毒去净，此举实对你破格了。”

照夕这时不由大喜，忙谢道：“老仙师能使弟子还原如初，弟子终身感激不尽。”

老人微微一笑道：“我是不忍看你如此青年，落成残暴下场，你此功一失，你那师父如知，将必恨我入骨，只是他也莫奈我何罢了！我却也正好借此，给他一个警戒，他如再执迷不悟，日后即使我不除他，他亦将自焚其身！”

照夕听得好不吃惊，当时催道：“老仙师，你就动手吧！”

老人点头道了一声：“好！”

遂见他双掌平出，十指微弯，在空中，对着照夕身上抓动不已，这一霎时，照夕就觉得全身火也似热，哪消一盏茶时间，已汗下如雨。

老人这时双手更是上下抓动不已，愈来愈快，照夕却觉得全身慢慢由奇热而变成了麻痒不堪，仿佛全身上下，为千百条细虫钻行一般，一时忍不住低头一看，只见肤色，已由红白而转成了微微的紫褐之色，正在惊吓之际，却听见老人低叱道：“坐定了！”

照夕方自一惊，只觉得身形向前一踉，当时慌忙双手用力扶着椅背，总算没有倒下。

就觉得周身皮肤千孔俱开，随着老人手势，流出了一身如墨汁也似的黑色浓汗，又黑又脏，整个上身全沾满了。

老人双手兀自不停的连连抓动着，由是愈来愈多，又过了好一会，老人才住了手，他冷笑了笑道：“你自己看看吧！”

照夕这时惊吓不已道：“老仙师！这些是什么？”

老人遂冷笑道：“这全是那墨蜂身上奇毒，凡人沾上一点，已恐没命了，只因你日久冶炼得已不畏蜂毒。才会没事，你想想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毒，多么可怕？”

照夕不由又是感激又是害怕，当时真有些手足失措的感觉。

老人遂用手一指壁后道：“你推开那块石壁，自有一方清池，此为我所引清泉，你把衣服脱光了，好好洗净了再上来！”

照夕吓得硬邦邦的转过了身子，瞧着老人手指之处，一推石壁，果然应手而开，大小恰巧容一人出入，当时忙潜身而入，走了几步，果见一个大小约五尺见方水池子，两旁有水道引流一进一出，水声淙淙，十分悦耳，尤其那水看来十分清澈。

照夕入牢以来，数日未曾洗漱，见此清泉，真个如同久旱甘霖一般，当时匆匆脱了上衣，没身池中，那水竟有些温热，洗在身上不冷不热，却是适意。

他好好把身子整个洗了一净，本想连头也洗一洗，又怕老人等得不耐，所以只把身上洗净，匆匆上岸，见池边手中衣服摆着不少，只取过毛巾，把身上擦干净了，仍把旧衣穿上，好在上身衣服本已脱掉，那蜂毒并未沾上，下身只好扔掉一边，挑了半天，找了老人一件府绸裤子穿上，裤子倒和自己那一件式样差不多，一切穿好，这才走出来。

一时只觉得，全身上下百孔俱畅，舒适十分，老人这时却坐在石床上微

微发呆。

此时见照夕走出，不由一笑道：“好了，你此刻蜂毒全去，一切和本来的你无异了。”

照夕不由跪地，对老人恭恭敬敬的叩了一个头谢道：“老仙师如此成全，令弟子没齿不忘，只请仙师赐告大名，以存肺腑，永世不忘。”

老人一面搀起了他，一面微微皱眉：“并非是我不肯告诉你名字，实在我这名字也多年不曾提及，不愿再说它罢了，你既一定要问，我也不便瞒你。”

他笑了笑道：“今后你如见了淮上三个老儿，或是你师父师母，只提一声雁先生，他们就知道了。”

照夕对于“雁先生”这名字，十分陌生，只是听来十分好听，也好记，不由默默记在心中。

老人道出了姓氏之后，又轻叹了一口气道：“他们如闻我名，定会大吃一惊，只是你我这一段奇遇，却不可随便泄露，你要记住了。”

照夕连连点头称是，老人这时，似已为眼前这些俗念，把平静已久的心绪搅乱了。

他开始在这斗室里，不停的踱着，前后走了一圈，才站定了脚步，道：“这多少年来，我一直希望能遇到像你这么一个少年，把我几手功夫传给他，并且令他为我办一些我想做而不能做的事……”

他看着照夕，接道：“想不到，竟会遇到了你，这可说是天意，只是如此，也为我找来了麻烦。”

他说着又叹了一口气，感触的又道：“一啄一饮，莫非前定，也就不要再说他了。”

照夕一时也不明白，他是在说些什么，只是愣愣的看着他。

这位五十年前叱咤武林的雁先生，说完了这些话，对着照夕微微一笑道：“你不要奇怪了，现在我已决心把我静中参悟的几种功夫传授给你，我们也谈不上是什么师徒，只算是有缘份而已。”

说完这话后，又命照夕坐下，详细询问了一遍他所学的功夫。

照夕自是一一对答，老人有时点头，有时却皱眉不语，有时却连连摇头不已，可见武功师授一道，各门都不一样，而且见解也互有参差。

老人把照夕所学不厌其烦的问了一遍之后，才点了点头道：“要说洗又寒传授你这一身功夫，也却是不易，只是此人个性过于偏激，他早年就有杀人的嗜好，如今养成怪癖，不易更改了，只是你既身为其徒，却不可坐视不管，今后如能设法劝导其归善，总是要尽力才好。”

照夕连连点头称是，老人说完这句话，忽又摇头苦笑道：“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你要小心行事，否则，恐怕对你亦有杀身之难。”

照夕一面答应着，心中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两个师兄的下场，由不住心惊肉跳！

老人似已看出他心中惊恐，当时又叹了一口气道：“我既把你蜂毒去净，也就等于伸手管了这件事情，你也不必惊怕，我现在传你几手功夫，即使日后那洗又寒不顾师徒之情，想对你加害，你只要施出来，他却也莫可奈何。”

说完先传了一首口诀，令照夕念熟了，这才含笑说：“我在这十天之内，要传你四套功夫，这四套功夫，也正是要叫你用来对付四个极为厉害的人物，只是你不要怕，只要你能虚心学习，多加练习，自会因熟而生巧，对付他等绰绰有余了。”

照夕细念那首口诀，是：

“躬身如虾，张翼似蛾，
引颈类鹤，旋身扬波。”

老人把这十六字，极为简易的口诀传授与他之后，又令他背诵了一遍，这才笑道：“你不要小看这十六字诀。”

说着他晃着身子，极为得意地笑道：“你不要忘了，我要令你，用这十六个字，去对付淮上三子中的老大无奇子丘明。”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他想不到老人竟会要他去对付这么厉害的强敌，一时不由吓得一呆。

老人冷笑了一声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要你办的事，也就是要去找淮上三子，一一要败他们于掌下，一雪我多年心头之恨。”

照夕只是听着，心中吃惊万分，老人笑了笑又道：“然后，你可告诉他们，你是我的记名弟子，看他们老脸往何处放。”

照夕虽然是吃惊，可是少年人好高爱胜之心，自是难免，因此他听到老人如此的嘱咐，不由得眉飞色舞的笑了，不住的点头道：“好！好！我一定为你老人家出一口气。”

老人鼻中冷冷哼了一声道：“可是你却不要小瞧了这三个老儿……如今五十年不见，自然他们的功力会更高了。”

照夕不由剑眉一皱，老人见状自信地道：“可是，你只要用心的把我这套功夫学会，他们是打不过你的。”

老人的目光，细细的眯成了两道缝，道：“老大无奇子丘明，此人一身功夫，却可说到了炉火纯青地步，自然和你比起来，你是差得太远了，可是你却要这一手功夫巧胜他。”

照夕不由奇道：“这是一套什么功夫呢？”

老人得意的笑了一声道：“这只是四式连一的一招掌法。”

照夕不由微微诧异道：“只有一招？”

老人笑了笑，用眸子瞟了他一眼，道：“娃娃，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一招功夫，这是我多年来静中参悟出的一套功夫，四种不同的招式，在一式之中同时施出，我看如今天下，能敌这一招的不多。”

照夕心中尚在犹豫，老人已跳下云床，他点了点头笑道：“来！来！来！你不妨试一试看。”

照夕不由俊脸一红笑道：“弟子哪里行？”

老人笑道：“没有关系，你且试上一试，我不伤你就是了。”

照夕无奈，只好笑道：“你怎么个比法呢？”

老人微微笑道：“把你最得意的功夫，施出来就是了。”

他说着身子向后退了几步，已到一块空处，双手悠闲的垂着。照夕心中暗暗想道：“你老人家也未免太以小瞧我了，我就不信一招之内，会败在你手中？”

他想着也站起了身子，慢慢走到了老人身前，一面笑道：“老仙师既如此说，弟子只好得罪了。”

老人只是点头微笑不已。照夕猛然向下一刹腰，用“浪赶金舟”的招式，已把身子窜到了老人腹胸之前，这种身法可真是快如电光石火一般，照夕身形一近，只见老人仍似前状不动不移，暗忖：“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他脑子里这么想着，已当空举起一掌，足下“骑马蹲裆”，右掌却用了

三成内力，突的以“问心掌”劈出一掌。

这一招照夕因胸有成竹，事先已把退路想好，掌力发出亦是旨在投石问路，虚空莫测，可随时收发由心，可谓之狡厉已极。

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照夕这一掌方自劈出，陡见老人两袖一分，居然门户大开，只当机会难得，当时一咬牙，掌力化虚为实，口中空叱了一声：“打！”

随着那“打”之一字，身形倏地向下一塌腰，这种掌力，可说是全部运了出去。

动手过招，可说是疾如电光石火，不容丝毫犹豫怠慢。

管照夕这么往下一躬身，却见老人一声长啸，他掌力已打虚了，只觉两肋两处“气海俞穴”上一麻，随着打了一个冷战。

再看老人已含笑站在自己身前了，照夕不由惊得脸都青了，以他锐利的目光，几乎都看不出来，老人这种身手，是怎么变的？

他红着脸道：“这种神技，弟子真是见也未见过……你老人家是怎么到了弟子身后？再请示范一次可好？”

老人呵呵笑道：“自然是好……我就是为了传授你的……你看好了！”

照夕方点头道好，只见老人两袖一分，一声长啸，只见灰影一闪，已到了照夕身后，同时两肋一软，已为他两手搭了上。

照夕依然是莫辨虚实，只是皱着眉红着脸看着老人，这位名为雁先生的奇人，不禁高兴得哈哈大笑，他才开始一一的讲解这一招四式的连环运用，如何现掌，如何旋身，他并且告诉照夕说，这种功夫是因人而施，譬如敌人攻前胸或腹部，那么受制当在两肋，如攻后背，受制却在前胸，要是顶部，受制却也在顶部。

同时更逼着照夕以身示范，竟是百试不爽，一一如其所言。

最奇的是他对敌，不论你多么厉害的方法，却只有这么一种式子，竟是无法破之。

照夕聪慧过人，不一会，已把这一招学会了，老人这时才嘱咐他道：“我所传的这一招，你不可轻用，因为江湖上，明眼人太多，你如不小心收敛，很可能就会在你施展的一霎，被人把要诀领悟，虽不见得为人学会，可是却失了制人的机宜。”

照夕连连点首称是，老人才慢吞吞地道：“三子中的无奇子丘明，此人最是高傲，他最得意的是一套‘太乙伏波掌’，据我所知数十年来，江湖鲜有敌手，我这一手功夫，也就是为了对付他其中最厉害的一式‘撒网过江’，那是在第九招上，如把这手功夫用来对付他，那么他将受制于两肩……”

他似乎非常兴奋地接道：“我特别要嘱咐你，只许用来对付他这一式，而且事先不可以之对任何人，以免失了机宜，你能做到么？”

照夕点头道：“弟子遵命，定能做到。”

老人笑道：“好！好！丘明我们对付完了，再来对付他们第二子……”

他笑得嘴都闭不拢了，接下去道：“老二赤眉子葛鹰，此人最擅长的是轻身提纵，以及巧手神拿，暗器上的功夫，江湖上可以说，难得有第二人！”

他顿了顿道：“我要传你一手功夫，专门对付他的。”

说着遂细细的指点了他一种功夫，然后又提到了飞云子叶潜，传授了一首口诀。

（作者为保守机密起见，在此不再事先透露，读者以后自知。）

二人为了研究各门功夫，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照夕只觉得他所传授的功夫，简直是玄到了家，若非内功功夫有极好的基础，简直可说是不得其门而入。

他一直不停的演习着，老人仍是不十分满意，并定了时间，以后每夜再来。

照夕别了老人回到自己室内，天已微明，他唯恐令老人失望，一个人在洞室之中，不停的演习着，直到精疲力尽，才倒在了石床之上，昏昏睡去。

自此以后，夜夜潜往老人室内，不知不觉一周过去了，这七天的时间里，他真有了惊人的长进。

老人传授了他七八种功夫，并且口授了他一套内功口诀，这口诀日后帮助照夕内功方面，有了不可思议的长进。

这一日，照夕在老人的指导之下，练功已毕，老人对他的成绩十分满意，由不住赞赏有加，遂含笑对他道：“这短短几天来，你也确是难得，居然把我传你的这些功夫，练得得心应手，这实在是不容易，由此看来，你资质极高。”

他说着收敛了笑容，微微叹了一口气道：“可是……我们也就该分手了。”

照夕这才突然觉出，不由也顿时一愣，这十天来，他和老人之间，真是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虽然他一直是以“老仙师”来尊称他。

可是老人却并不像一个严师般待他，有时候，二人的相处，就像是一对极好的朋友。

所以照夕甫闻此言，不由吃了一惊，他怔怔的看着老人，现出无比的依恋之容。

老人轻轻拍了一下他肩膀，笑道：“你也不要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在想，这几天我们能够在一块……这是天意……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他脸上含着适意的微笑道：“你的出现，却正好为我解决了一些凡世之上的未能遂心之事……在你来说，你也学到了一些在武林中，难以得到的功夫，真可说是相得益彰。”

他微微皱了皱眉道：“至于你那个师父，你却要时时提防着他才好，此人手狠心辣，江湖上无人不知，你虽是他弟子，可是他如知道，你背叛于他，他决不会饶你性命，再怎么他是你师父，所以你要谨慎对他，我已给你说过了，你可从蓝江身上下手，如能设法使他夫妇重新和好，那洗又寒自会对你宽容，说不定蓝江的力量，能改变他的劣质……这岂不是一件完美的功德？”

照夕点头称是，老人遂笑了笑：“自然，光凭口说，你是难以奏效的，我可以设法帮助你。”

照夕惊疑的看着老人，老人却慢慢走到了石桌前，拉开了一格石展，由内中取出一个黑光铮亮的小葫芦，摇了摇，发出一阵金石之音。

他点头笑了笑，递于照夕道：“你收下这个！”

照夕不由惊道：“老仙师！这是什么？”

老人笑道，“我叫你收下，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照夕惊疑的把这小葫芦接到了手中，打开了盖子，看了看，只见是半葫芦黑亮的小药丸，芳香之味上透鼻梁，不由奇道：“这是药么？”

老人点了点头道：“这是我炼制的，名为‘小还丹’，因收采不易，仅仅制了这么一点，我本人因炼婴耗了许多气神精血，全赖这小还丹滋补，功能起死回生……对你今后用处太大了。”

照夕不由愣道：“可是你老人家今后莫非不用了么？”

老人笑摇了摇头道：“我如今元婴已成，功力大进，是用它不着了，你收下吧！”

照夕道了谢，放在身上，老人却皱眉问道：“你不是说那蓝江，因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么？那么这种东西，却是对她大为有益，我想只需七八粒，也就可使她复元了。”

照夕不由又惊又喜，当时笑道：“那么弟子如见到了师母，岂不是马上就令她复元了么？”

老人笑道：“自然可以了，只是你却要留意，这夫妇二人，一向都是诡计多端，我赠药给你的意思，是想你能以它消除你本身的危险，你明白么？”

照夕不由突然大悟，当时点了点头，老人这时拉开了抽屉，却又由其中取出了一口长剑。

照夕只一眼，已觉出此剑非凡，那是一口形式极为古雅的长剑，通体上下约有二尺五六寸长短，一色的墨绿。

老人抚视着这口剑，良久，才叹了一口气道：“此剑随我身边，已过了七十年了，如今……”

他叹了一口气，猛然递过道：“你拿去吧！”

照夕不由大惊，当时跪地道：“弟子天胆也不敢受你老人家如此厚赠，这万万使不得，你老人家还是收回去吧！”

老人微微一笑，单手外探，照夕竟被隔空提了起来，他笑道：“你不要过不去，我既赠你，你就收下，否则我反倒不乐意了。”

照夕仍不敢去接，老人长叹了一口气道：“此剑剑名‘霜潭’，为我少年时游华山时，无意自一旧石铺中收购而来。那时此剑隐于一黑绿长石之中，可笑卖石人，不知是件宝物，仅把它当一块好石头来卖，我却以极便宜的代价购得。”

老人笑了笑，又道：“据吾师说，此剑乃是汉朝人莫方子所铸，一度为大将军霍去病所有，南征北讨仗它立了不少功劳，后来献于皇上，皇上视为珍宝，日日悬挂身边，爱抚不已，故有诗句如：‘圣上弃美人，一意抚霜潭’之说，随后帝死，此剑就没有下落了，想不到千年之后，此剑竟落到了我的手中，这也是天意。”

他嘴角含着爱怜的浅笑，在谈论到此剑过往的历史时，不由轻轻抚摸着这口剑，好似回忆到昔日汉帝使这口剑的情景。

他以拇指轻轻按动了一下剑匣上的一粒明珠，这口剑“锵”的一声脆响，自然的跳出了三寸剑身，一时青光耀目难睁。

照夕不由惊叹了声：“好剑！”

老人随着展手，把它抽出了鞘子，微微带出了一串极为精细的龙吟之声。

一时这间石室之中，就像闪动着一道青蛇一般，只见青光闪闪，剑气森森，微一晃动直如青河倒卷，冷气逼人，照夕几曾见过这种宝刃，当时直惊得目瞪口呆，老人在掌上把玩了一会，遂插入了匣中。

他郑重的递于照夕道：“这口剑，就当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你要好好的保存着这口剑。”

他长叹了一口气，感慨地道：“当初我得这口剑时，自己也曾写了两句话，封于鞘中，你不妨遵照而行。”

照夕小心的接过这口剑，真是惊喜得无以复加，闻言问道：“仙师那两

句话，可肯赐告，弟子亦便遵行。”

老人笑着，用手在这剑鞘一面一按，只见翻起一面空鞘，只见他探进二指，向外一抽，抽出了一条黄绸带子，笑递与照夕道：“你拿去看看。”

照夕双手接过，展开一看，只见绸上龙飞蛇舞的书写着两行字，细认之为：

“剑在人在，剑亡人亡。”

照夕不由打了个寒颤，连连称是，老人嘻嘻一笑道：“我如今功成在即，赠剑于你，另当别论，可是你却要谨守此言，不可将此剑落于他人手中，否则，你当誓守此训。”

照夕连连点头道：“是！是！”

老人这才又把那黄绸子接过，置于剑匣之中，又把剑递于

照夕，才道：“我为了避免外人觊觎此剑，特制了这个绿鲨皮剑

鞘，可是外形仍不可掩，明眼人一看即知此剑不凡，所以为慎重计，今后你应再以布套一个把剑套好，这么就方便多了。”

照夕这时一面答应着，一面小心的把剑系于背后，老人似乎了却一桩心事。

他叹息了一声道：“我本想，这口剑留着，就藏于此洞中，留赠今后有缘人，却没想到有缘者即是你……哈！天意真是奇妙万分咧！”

照夕不由问道：“弟子有何缘分，仙师又怎知呢？”

老人呵呵一笑道：“在你初来之日，这口剑已不像往日一般安静了，它夜中曾三次惊我。”

说着，眯着眼笑道：“第一次，是你初被困之时，这口剑无故出匣，响了一声，是我推算才知。第二次，是你在洞中意欲误采元丹之时，此剑又无故响了一声，所以我才以琴音扰你，随后你不服，竟再次误采，此剑竟二次示警，我才专心观察你至今。”

他笑了笑，道：“你说，这不是天意如此么？所以自那时起，我才决心，把此剑赠你。”

照夕听得如醉如痴，由是心中，更把这口剑爱如性命一般。

老人又叹了一声道：“此剑昔年在江湖上曾饮了不少恶人魔头的血，只是杀机太重，前数日我私窥剑气，知道来日尚会层层血腥，只怕这些，都要应在你的手中，你要切记，宝剑虽是杀人利器，却不可妄以伤人。”

才说至此，那口剑竟在照夕背后，发出了一声低鸣，无故出鞘半尺。

老人陡然以手掩口，失态的“哦”了一声，遂张目向照夕道：“你可听到了？”

照夕吓得忙把剑解了下来，果见剑锋出匣半尺，剑气眩目。

“这……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摇了摇头道：“它竟不以老夫之言为是，出声制止，由是看来，只怕来日江湖中大难不了啊！”

说着连连挥手道：“快收起它来！快收起它来！我真怕看它，这是天意，我也莫能为力了！”

照夕傻傻的把剑合好，才又背在了背上，心中自是惊奇不已。

他虽听过古剑通灵之说，却是只听传闻，尚不曾见过，想不到今日，竟

自目睹，自然是又惊又喜，由不住心中通通跳动不已。

老人这时显然为了这口剑，弄得不十分愉快，他那两道灰白的眉毛，微微向下搭着，默默的坐在石椅之上，停了一会，才抬起了眸子，对照夕点了点头道：“你也该走了……时候不早了。”

他微微说出了这几句话，目光又合了拢来，照夕不由几乎想掉泪，他讷讷道：“老仙师，我以后还能来看你么？”

老人眼睛也没睁开，只微微摇了摇头道：“不必了……我们缘分已尽了。”

照夕不由顿时怔住了，想不到一分钟之前，尚对自己有谈有笑的老仙师，这一刻竟自冷漠至此？不由几乎冷僵在当地了。

他动了动嘴唇道：“仙师对弟子大恩，弟子今世不能报，来世亦当报之，仙师你……”

老人只是频频的摇着头，眼睛也不睁一下，以至于照夕的话，不得不中止。

他失望的叹息了一声，老人却是连连挥着手，意似令去。

照夕不由一阵心酸，当时跪在地上，对他叩了三个头，抬头看时，老人竟已垂首不语了。

他安详的互握着手，出息均匀，已自行功入了定了。

照夕只好含泪站了起来，想到老人这几天，对自己的不厌教导，以及赠送自己这么珍贵的礼物，无异是恩同再造，却在临别之际，连受自己一声谢，也掩耳不闻，真是令人感怀伤心。

他默默站了一会，却见老人头顶青光闪闪，方自惊异，却见一小人自老人头顶探出半个身子，正是老人所炼元婴。

这小人对着照夕看了看，这次却是面现微笑，他举起一只小小的手，往地道洞口指着，口中就像初生的小儿一般，“吱吱”直叫！

照夕知道是老人令自己走的意思，他虽然心中不舍就去，可是又怕打扰了老人炼功，只好重重叹息了一声，一时泪流满面道：

“老仙师请珍重，弟子去了！”

说着又对着那小人深深打了一躬，只见那小人却也对自己合掌连揖，意似谦让。

到了此时，照夕也只好走了，他转过了身子，方走了两步，却闻得那小人口中连叫，不由忙回过了身子，奇道：“仙师还有事嘱咐么？”

却见那小人，很快的由老人顶门一跃而出，再一跳已到了石几之上，双手却抱着一物连跳不已。

照夕这才恍然大悟，看清了，原来那小人手中所抱之物，竟是老人所赠的那个葫芦，不由忙笑道：“谢谢老仙师。”

说着遂走上前去，小人见他走过，忙放下葫芦跳向一边，口中吱吱直叫。

照夕取过了葫芦，突然忆起老人所说，内中小还丹有养婴之功。

当时不由拨开塞子，倒出了一粒，双手递上小人，诚意道：“老仙师可要受用一粒？”

那小人不由双手在头上摸来摸去，似乎又伸手又害怕的样子，照夕知道他是害怕，遂把药放在了桌上，退后了几步。

这样那小人，果然大喜过望，只一跳，已过来，把桌上丹药取过送到口中。

照夕再看石椅上的老人，脸上却蕴起了一丝笑容，自知不便多留，遂又

跪谢了一番，这才毅然起身走向壁边，扶梯而上。

回头却见那小人，已坐在石桌上，分着两条腿，仰着头正在看着自己，似乎很新奇的模样。

照夕笑了笑，才伏身爬入地道而去，他心中这一霎时真是感慨不已。

暗思老人，如今几乎已炼到了半仙之身，一待元婴长成，即成仙证道，将立万年不朽之身，这是何等福分，自己不知哪一天才能有此成就，也许一生一世，仍是一个俗世的凡人而已。

想着真是感伤不已，他一面在地道里钻左钻右，背上的长剑，时常碰击着青石，发出锵锵之声，他不自禁想到了这口剑，心中禁不住也笑了。

本来他一直遗憾着，没有一口好的兵刃，听师父说，兵刃种类虽多，可是合手合意者却少，而多少年来，自己也只醉心着得一口好剑。

洗又寒虽也赠过他一口剑，可是那只是一口较一般为好的剑而已，要是和这口“霜潭”剑比起来，那简直是有天壤之差。

他一路爬着，脑子里仍由不住欣喜欲狂，不知不觉已到了自己室中。

一切就绪之后，他又坐在石床之上，心中想道：

“老人曾说过，我有十天的牢狱之灾，如今就要出去了，也不知灵也不灵？”

想着便有些沉不住气了，再者他又想到了丁裳，自己只顾夜夜学武，却不知她这几天来过没有？要是她果然来过，一定奇怪我上哪去了？要是她真要问起来，我却是如何回答她才好呢？

想着心中不由动了一动，方在思索应对之话，忽觉得洞顶有一阵细小的铁锁响声。接着又是一阵石块磨移之声，照夕不由抬头注视了一会，果见一人影闪动着，遂听到了裳的声音道：“管大哥……管大哥！”

照夕忙道：“是裳妹么？我在这里！”

丁裳口中哦了一声，奇怪道：“咦！你怎么又回来了？”

照夕不由笑道：“我一直在这里啊！”

丁裳小声道：“前天我来，怎么你不在呢？”

照夕因念及老人所嘱，不敢轻易泄露，当时只好撒谎道：“谁说不在，大概我在石头后面睡觉吧！”

丁裳闻言，将信又疑的转着一双眼睛，不过她确也想不到还会怎么了，当时只眨着眼道：“奇怪……我叫了好几声，你没有听见么？”

照夕赔笑道：“都怪我不好，我怎会睡得这么死呢，所以今天我都不敢睡了。”

丁裳这才相信，遂笑道：“我看你，这十天好似精神还比从前好些了，倒像不当一回事似的，真怪？”

照夕不由心中一惊，暗忖：“我的天，我真太大意了，这哪像是一个被关的人哪？”

这么一想，不由马上作出了副苦笑道：“你倒真会开玩笑，我真恨不得想死了算了！”

丁裳才娇笑了几声道：“你不要急，我只是逗你的。”

她说着，忽然声转小道：“今天，我就是来救你的，我已和那位申屠雷兄约好了，你怕不怕？”

照夕不由暗惊老人神算果然不假，因笑道：“我怎会怕呢？高兴还怕来不及呢！”

丁裳小声道：“好！我已想好了点子了，等一会那负责看你的人就要来了，你只管假装叫肚子痛，缠着他，我就到他房里去偷钥匙，要找不着，干脆就把他拿下来，逼着他给你开门。”

照夕连连点头道：“好计！”

遂又想起道：“可是申屠雷呢？”

丁裳嗔道：“傻瓜！你出来了，我们俩人难道还没有办法救他们么？”

照夕遂笑道：“对！还是你聪明，那我应什么时候开始呢？”

丁裳想了想道：“现在就开始吧！天可不早了。”

想着匆匆又把石头给合上了，又上了锁，照夕心中喜道：“这丁裳也不知怎么弄得，居然能把这封石的锁链子打开，她倒是真能。”

想着时间大概差不多了，这才扯开了嗓子大叫道：“喂哟！哎哟……可痛死了！”

自己叫了几声，差一点想笑，因想到这可不能笑，遂又双手捂着肚子，大叫了起来。

他这么叫了十几声，果然听到一阵脚步声，走到了洞顶，一人捶石道：“小子！你叫什么，怎么啦？”

照夕马上躺下，双手捧腹道：“老兄……你弄点药来，我可是要死了，哎哟！这可是不能活了！”

那人听照夕吼得如此可怕，也不由吃惊不小，因恐闹出了人命，担当不起。

当时匆匆开了锁，移开了石头，跟着一道灯光射了进来。

照夕忙在石上滚来滚去，他灯光照也照不清，只听他大叫道：“小子！你不要光叫呀！到底是怎么啦？”

照夕哎哟道：“我……我……想死！”

那人嘿嘿冷笑道：“你想死？小子！你可别给我找麻烦，你老实说，是饿的是不是？”

照夕喘气道：“我也不知……哎哟！哎哟……”

叫到后来，简直是气若游丝，连他自己听来，也是怪怕人的，那人果然吓得不轻，连连拍石道：“唉！唉！这都是他妈的难事，一到我当班，就他妈出娄子，喂！喂！我说你就别叫了，这事我也当不了家，我去给你找点东西吃去。”

说着就要起来，谁知身子还没站起来呢，忽被人一把着脖子了，随着一口冷森森的剑刃，在他脸边晃来晃去。

这小子不由吓得“我的妈呀！”一声叫了起来，遂听见丁裳的声音，低叱道：“不要命你就叫。”

这小子吓得手中灯也掉下来了，却为照夕一把接住了，反把灯光往上照着，一面笑道：“对！狠狠的治治他。”

这小子不由直了眼，一面道：“你……你不是肚子痛么？”

照夕嘻嘻一笑道：“你爷爷才肚子痛呢？小子！你乖乖的领着这位小姐，把这牢门开了，要不然她可是杀人的女魔王，你就别想活了。”

丁裳宝剑再次挨在他脸上，一面叱道：“你说！怎么开门？”

这人咧着大口道：“我的小奶奶，你老可别拿着宝剑瞎比划，这玩意可是能杀人的呀！”

丁裳娇叱道：“当然能杀人！你要不要试试？”

说着又在他脸上贴了两下，这一来这小子吓得又鬼叫了起来，照夕看得真想笑，当时忙道：“你叫什么？快开门吧！”

丁裳也吓唬道：“快点！门在哪里，怎么开？”

这人还装蒜道：“我哪知道呀？”

才说到此，却又啊哟的一声，却见顺脸滴下了不少血，丁裳这小丫头，可真狠，真用剑划了他一下，这一来这小子不由吓得又鬼叫了起来。

好在他头在洞里，声音倒传不出去，照夕用灯照着他厉声道：“你说不说？”

这小子一面哭，一面道：“我说！我说！那位小奶奶别扎着我脖子呀！”

照夕忍不住笑了，遂道：“裳妹！他答应了，你就别再制他了！”

丁裳这才一把把他抓了起来，剑尖就挨着他后心，一面冷笑道：“走！你带我走，你只敢出一点声，我就给你来一个血窟窿。”

那人吓得双腿发软，连声道：“是！是……是……”

说着照夕就看不见他二人了，过了好一会，才听到左墙角内，一阵辘辘的响声，跟着却见平空吊起了大半截石墙，原来另有机关。

照夕正在奇怪，却见丁裳已持剑，正比着一个黑胖的小子在门外站着。

照夕忙含笑跑出道：“好了！没事了。”

那胖子却哭丧着脸道：“你自然是没事了，以后就是我的事了。”

丁裳却娇嗔道：“你还说。”

说着手往前动了动，那胖子又杀猪似的叫了起来，照夕不忍道：“算了吧！我既然出来了，就饶了他一命吧！”

丁裳却冷笑道：“哼！你的心倒软？”

照夕这时才看清，原来这小姐仍然是男装的打扮，小帽子上还有一块翡翠结子，闪闪发着绿光，一条大黑辫子又黑又粗，再衬上一双大眼睛，倒真像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当时不由对她笑了笑，才低头对那胖子道：“你只要告诉我们，我那两个同伴关在哪里？领我们去，我们就饶了你。”

这胖子方自叩头，丁裳已冷笑道：“这不要问他，我知道！”

她猛然向回一抽剑，随着左手玉指向前一戳，这胖子已被点中穴道，啊哟一声，顿时倒地不省人事。

丁裳以快手法，点倒了这胖子之后，遂对照夕匆匆看了一眼，道：“快跟我来！”

照夕笑了笑：“你的本事不小啊！”

丁裳皱着两弯秀眉，一面跺着小蛮靴道：“哎呀！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有心说笑话，我都快急死了！”

照夕不由笑道：“你不要急，他们不出来就算了，如若这时候出来，我还要给她们好看呢！”

丁裳见他那种慢条斯理，毫不惊恐的样子，真是又气又笑，当时笑颦道：“得啦！你要是能，也不会被人家关在地洞里了！”

照夕不由脸一红，还想分辩几句，见丁裳已顺着石级，一层层上去了，不由忙追上道：“你上哪去呀？”

丁裳回过身子微微一笑道：“咦？不去救申屠雷了？”

照夕点了点头，道：“你怎会认识路呢？”

丁裳不由脸色微红道：“我给他送过好几次饭，怎会不知道呢？”

照夕不由笑道：“那我们可就快去吧，要不然时间可来不及了！”

丁裳这时已娇躯扭动，嗖地蹿上了一座屋檐，回首道：“随我来。”

稀冷的月光之下，但见两条黑影，兔起鹘落，疾如电光石火般，一霎时已驰出数十丈以外。

照夕这时约摸才看清，这附近好大的一片庄落，几乎把整个一个山坡全占满了，怪石古树，更是到处都是，屋角都是隐在林深之处，有高可参天的瞭望刁斗，一看即知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山寨子。

他心中暗暗惊叹着，方自疾驰之际，却见前行的丁裳细腰猛的向后一折，竟以“金鲤倒穿波”的姿态，倏地一个疾穿，落在了照夕身边，低叱了声：“有人！快伏下身子！”

遂听见“叮咚”的一声，一件暗器，打在山石之上，击出了一点火花，跟着一条人影，殒落也似的往下一落，冷笑道：“何方小贼？胆敢扰乱白云山庄？”

这时丁裳已把身子伏下，见照夕依然站着，不由用手轻轻拉了他一下道：“你……怎么了？”

照夕心中已把这庄中之人，都恨透了，此时一晃身子，已闪到了这人身前，低叱道：“我看你才是小贼。”

他口中说着，猛然往下一沉胳膊，那贼子绰号青面狼姓姜名维，一身功夫也还不错，专门负责这山寨中巡更的任务的，不想误闯着管照夕，只以为是奇功一件，却没想到对方是这么扎手的人物。

此时见照夕一沉臂，就知道有厉害招势，不由向后猛一仰身子，“卧看天星”，果然把照夕的“进步随身”这一招让了过去。

这时丁裳见照夕竟和对方打了起来，心中又急又气，只怕那贼子出声喊动，惊醒了别人，自己和照夕虽可逃走，要想救人可是不行了。

所以此时不由急道：“管大哥！快把他给整制了吧！”

青面狼姜维，忽见一边又冒出了一个少年，和对方彼此呼应，不由心中一慌，顿时只觉后颈衣领处一阵痛麻，身子已为当空举了起来。

照夕用“云龙探爪”的快式子，只一把已把他抓托了起来，姜维负痛方

想大叫，却觉得尾间骨“鸠穴”上一麻，顿时就昏了过去。

照夕轻轻向前一丢，已把这贼子摔到了一边，动手也不过一照面的功夫，就把他料理了。

一旁的丁裳不由十分赞赏道：“你真有一手呀！”

照夕微微一笑道：“对付这种小贼，再要是不行，我的功夫可算是白练了！”

丁裳此时辨别了一下地势，遂用手往一边一处石岗上一指道：“你那位朋友，就关在那边，那儿有一盏小红灯，你可看见了？”

照夕照其手指处一看，果然有一盏红红的小灯笼，在夜风里晃来晃去，不由低声道：“可有人看守着？”

丁裳点了点头，遂小声道：“红灯处就是一个暗卡，有两个人，我们一人一个，把他们料理了！”

照夕自然道好，丁裳却把伪装为男人的一条大辫子，盘在了颈子上，单手后背，只听见“丝”的一声，已亮出了一口剑来，遂笑道：“你不用宝剑么？”

照夕手才摸剑把，忽然想起此剑光华太甚，难免令丁裳起疑，不由又放下了手，笑道：“对付他们，还用什么剑？”

丁裳这时却没有想到，他既是才由牢中出来，身上怎么带着宝剑呢？

当时笑了笑：“当然罗！你本事大嘛？”

说着身形一拱一伸，已如同一只箭也似的，射了出去，照夕紧跟而上，果见一座石质矮屋，隐在山边上，如不留意细看，真还看它不出。

二人鹿伏鹤行，已掩到了那小屋附近，这时才看清，那石屋内隐隐有一线灯光，石屋的一扇木头窗子，也高高支起。

照夕对丁裳打了一个手势，意似前进，他自己首先向前一纵，跟着一矮身，已伏在了窗下，真是轻如落叶，没有带出一点声音来。

丁裳这时也跟上来，二人在窗下交谈了一句，照夕慢慢伸出头来，向室中一看，却见这石屋内，果然有两个人，一人约四旬左右的年岁，睡得正香，赤着上身，张着嘴，却没有太大的鼾声，另一人却是穿好了衣服，桌上放着一口折铁钢刀，正自支着头在桌上打着盹儿，一盏油灯闪闪欲灭，照着这间石屋子里，一会明一会黑，二人交换了一下目光，丁裳遂用手指了指床上的那人，叫照夕对付，想是忌讳他没穿衣服，又用手指了指坐着的那人，意思是留给自己整制。

照夕微微一笑，只见他身形一长，已如同一只狸猫也似的，窜进窗内，不偏不倚，正落在了床前，骈二指在那人“睡穴”上轻轻一点。

那人似发出了一声叹息也似的，又翻了个身子，却又继续睡下去了，不过这睡眠可延长他两昼夜之久就是了。

照夕轻易的料理了这汉子，再看丁裳也已点了那人的后背“志堂穴”，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她蹲下身子还不停的在那人身上摸索着。

照夕忙掩了过来，却见丁裳自那人身上掏出了一串钥匙，面带喜色道：“好了，钥匙找到了，大哥快随我来。”

照夕问道：“你知道地方么？”

丁裳身子已如同是一只怪鸟也似的窜了出去，并还小声地嗔道：“哎呀！你真是啰嗦。”

照夕才想起这问题已问了她好几遍了，不由笑着摇了摇头，忙跟了上去，

却见丁裳兔起鹘落已翻扑过了一座泥岗，突然回过身来，用手指在嘴唇上按了按，轻轻道：“到了，声音轻一点！”

照夕因急于想见申屠雷，不由小声问道：“他在哪里？你告诉我，我去救他！”

丁裳一双大眸子转了转，笑道：“你呀！连你自己也是黑牌，见不得人的，还是看我的吧！”

说着正要转身，却又回过头来，吞吞吐吐道：“你那朋友还当我是男的呢，大哥你可不要说破，好不好？”

说着一双妙目，注定了照夕，照夕不由怔了一下，暗忖这个玩笑可开的大了，忽又转念拜弟人甚好强，他要知道是个女孩子救他，定很羞愧，好在此举只当是开个玩笑，即使以后申屠雷得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想着不由含笑点了点头，丁裳这才笑着转过身来，微微伏下了身子，向前走了十几步，在一块石板上站住，回头对照夕一笑道：“这就是了。”

说着轻轻用手在那石板铁环上扣了几下，发出铮琮之声，果然下面传出申屠雷的声音道：“是谁？”

丁裳双手用劲，把那块石板拉起，现出盘大的一个窗口，一面低声道：“申屠兄不必惊慌，小弟来了！”

照夕心想她倒装得挺像的，就听申屠雷极为兴奋的哦了一声道：“是丁兄么？小弟等你半天呢！”

丁裳回头看了照夕一眼，似乎脸上微微有些不自在，遂又转过头道：“小弟已把管大哥救出来了，你不要急，我马上就来救你。”

申屠雷似大为惊喜，忙道：“管大哥也来了么？”

照夕忙把头露向洞口，一面叹道：“二弟！一切出来再谈吧！”

申屠雷这时已看清了，果然是管照夕，不由大喜过望，忙由石床上跳了起来，一面道，“只是，这门没有办法开呀！”

谁知才说完这几句话，只听见一阵轰轰的大石起落之声，洞中竟吊起了一门，现出了丁裳修长的影子，申屠雷不由大喜，忙挟起了青砚，一晃身纵了出去，照夕才知丁裳乘着二人讲话的工夫，竟自把门开了，也不由惊奇十分，当时忙站起身来，四下看了一会，却不知丁裳由何处潜身下去的，正在左顾右盼，丁裳、申屠雷、青砚三人已相继走了出来。

申屠雷和照夕情谊深厚，见面不由紧紧互握着手，互相含笑问候，丁裳却在一边皱着眉催道：“好了，这不是你们兄弟论情谊的地方，快走吧！”

一言惊醒了申屠雷，他忙松了照夕的手，突然转过身来，朝着丁裳深深一拜道：“小弟多蒙丁兄数日来赠食之恩，此番又蒙救命，二恩加身，如同再造，请受小弟一拜！”

丁裳不由摇手不已，忙伸出手想去搀他，不想申屠雷数日来，已把这位丁兄感铭五内，又见对方亦是翩翩少年，岁数似比自己还更小，却有如此能耐，心中已存下深交之意，此时见他伸出手来，误以为要同自己亲热寒暄，忙也伸出手来，一把握住了丁裳那只玉手，方觉入手细柔，仿佛女子一般，丁裳已吓得惊叫了一声，挣开了他的手，一面后退了好几步，一张脸，已红透了，好在是夜晚，谁也看不出罢了。

这动作使申屠雷怔了一下，只当是自己太冒失了，不由苦笑着看了照夕一眼，遂吃吃道：“小弟太冒失了！”

这时丁裳才转过念来，自己此刻要女扮男装，又怎么怪人家轻薄，虽然

心中不大得劲，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含笑上前道：“申屠兄休要见疑，实因小弟这只右掌，伤了小指骨节，惟恐负痛……倒没有别意。”

说着一双杏目，向照夕瞥来，转了一转，照夕方看着好笑，心说这可是你自己找的麻烦，看你如何交待，这时见丁裳居然急中生巧，竟以手指负伤应付了过去，不由忍不住笑了一声，忙又忍住，点了点头道：“不错！这位丁兄弟适才救我，被大石头压了手指一下，正巧滚下了一块石头，屁股也被砸了一下，恐怕也是不轻。”

丁裳知道他是有意开自己的心，偏又不好解释，只狠狠的盯了他一眼，急得嘟着小嘴，申屠雷不禁也被逗得笑了，一面道：“难怪呢！”

这时一旁的小书僮，也向二人跪拜了一番，向丁裳谢了救命之恩，丁裳生恐多谈露了马脚，再方面身在虎穴，也不容如此大胆，当时忙向照夕道：“大哥！我们快走吧，这里可不是谈话的地方。”

申屠雷也惊道：“丁兄弟说得不错，我们还是先出去再说吧！”

照夕心中虽想找着金福老，给他一个厉害，出一口恶气再走，经不住二人一催，心中却又想到，自己幸脱虎口，虽然十日来又有奇遇，却也不知那九天旗金福老的身手如何，万一要是不能胜他，岂不是自寻死路，何况自己新得“霜潭”剑，如落他手中，更是不值。

想着只有长叹了一声道：“暂时便宜这帮东西了，我们走吧！”

丁裳最怕生事，这时忙转过身道：“这条路我熟，三位随我来。”

说着身形拔起，宛如一只凌霄大雁，起落之间，已纵出了八丈之外。

照夕对于她身手，早已熟知，申屠雷却是初次见到，见她年纪轻轻，竟有如此轻功，不禁十分佩服，只是对于这位小兄弟尚为陌生，打算着回去之后，好好问他一问，和他结为金兰之好。

他这么心中转思着，一把已把青砚挟在了腋下，同时照夕轻登巧纵，紧随着前行的丁裳，不一刻已绕出了这片山庄。

由于丁裳对这一路地势十分熟悉，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暗卡，四人顺利扑奔到了山下，这时东方却已微微露出了些曙光，天也就快亮了。

四人经过半夜的奔驰，尽管有一身功夫，却也难免有些疲倦了，尤其是申屠雷还抱着一人，丁裳前行到了一片树林，才回过头来一笑道：“好了，到了这里就不用怕了，我们歇一歇吧！”

申屠雷放下了青砚，那小书僮被挟行了一路，早已腰酸背痛，一下地，就躺下了，申屠雷不由笑叱道：“当着丁兄弟，也不嫌难看，还不站好。”

青砚忙要爬起，丁裳却笑着伸手道：“没关系，你就睡一会吧！”

青砚又躺下了，申屠雷却对着丁裳一笑，露出编贝的一口玉齿，遂道：“小僮无知，丁兄万勿见笑才好。”

丁裳忙道：“哪里、哪里。”心中却也觉出，这申屠雷似很想和自己接近，偏偏自己女扮男装，似此行径，早晚要被他看出，想着不由转目一边，却连正眼也不敢去看申屠雷一眼。

偏偏申屠雷自一见丁裳，就觉出对方翩翩年少，珠玉其中，已对他生了好感，偏又是自己大恩人，由是更生接纳之心。

此时好容易有了机会，不知如何，自己只一看他，对方总似有意无意把目光转向一边，心中不禁暗觉希罕好笑，只疑对方是一个新出道的少年，稚气未退，更带孩提时之羞涩，不由更存了好奇之心，当时目视着照夕道：“此番弟等遇难，若非是这位小兄弟赐食救生，这时怕早已饿死洞中。大哥有如

此挚友，为何早不见告呢？”

照夕不由展眉一笑，遂看了丁裳一眼，才道：“说起他来，也不是外人，尚是我一个同门师弟呢，他此番前来，也是凑巧，岂但你不知，连我也是毫不知情呢！”

申屠雷不由惊喜道：“这么说来，当不是外人了。”说着略微低了一会头，意存吟哦，却又抬起头来，正色朝照夕道：“丁兄对我大恩，没齿不忘，我既与大哥有金兰之好，丁兄如不弃，我三人不如再订兰谱，何妨加增丁兄一人，大哥及丁兄之意如何？”说着目光射向丁裳，满脸真诚之色，这一来照夕和丁裳都不由吃了一惊，尤其是丁裳已惊得脸上变了颜色，方道：“这个……”

却见申屠雷一双俊目注着自己，并似微微有些不悦之色，当时急得头上已冒出了汗来，知道自己一时好玩，可惹出了大麻烦来了。

无奈对方话已说出，如表示不可，势必令对方难以下台，一时之间，只好把心一横，心说将错就错，就与他结拜一下又有何妨，日后自己不在时，请管照夕再告诉他实话也就是了。

想着反倒装成笑脸道：“小弟未学后进，如何能与兄台金兰论交，如兄台一意如此，小弟遵命就是！”

申屠雷大喜过望，当时就问她生辰年日，照夕见丁裳玩笑开得太大了，有心说破，却又碍着丁裳情面，怕她害羞，此时闻言不觉大笑了两声，道：“我这小兄弟样样都好，只是遇事太害羞，你却不要太逼他呢！”说着目光又向丁裳看了一眼，这句话原意，本是想令她自己说穿了算了。

却不想丁裳一听照夕说她害羞，反倒生了娇性，仍不露出真相，当时报了年月，却只有十七岁，自然是她最小，三人又望空一拜，算是定了金兰。

丁裳又编了谎话，告诉申屠雷说自己名叫丁尚，和本名丁裳同音。

照夕只是在一旁暗笑不语，忽然他心中一动，暗付道：“看他二人，一个英俊年少，一个红颜玉女，如能结为两好，倒是一桩佳事……”

可是心中却又有些对丁裳依依之念，转念又想道：自己本已有素心之人，此番回京，就要见面，于情于理，绝无舍江雪勤而就丁裳的道理，虽然她对自己恩重情深，却也不能喜新厌旧，不如成全他二人，自己也正可落得心安，岂不一举两得。

想着不由反倒认为丁裳这一女扮男装，倒是正好令二人亲近了。

这么一想，不由心中暗喜，更是有了主张，此时丁裳已又催行，照夕忽然想起一事道：“糟了！”

申屠雷问故，照夕剑眉微皱道：“我们只顾得逃走匆忙，却把马和东西，都忘了！”

申屠雷也不由啊呀的叫了一声，急道：“我还有不少书和东西呢！这可怎么办？”

二人正在又急又恨的当儿，却见丁裳笑咪咪地道：“你们不要操心，这点小事，两天以前，我已为你们办好了。”

二人不由又惊又喜问故，丁裳才含笑道：“我自管大哥失踪之后，到处找问，总算为我打探出你三人误投金福老贼巢，是我夜晚潜身找到贼穴，虽没有找到你三人，却在马槽内发现了大哥的马，另有二马一骡，知是申屠兄及贵仆所骑，我就来了个声东击西，把这几匹牲口一并救了出来，一口气带返市街旅店之中，申屠兄的东西，却是没见，倒怪我一时疏忽，莫非其中尚有

什么贵重东西么？”

申屠雷微微皱了皱眉道：“三弟既已把坐骑救出，已是万幸，至于东西，倒没有什么贵重之物，全是些书稿之类，倒是有一方家传古砚，丢了有些可惜罢了！”

说着却又怕丁裳引为自责，忙又笑道：“好在也不怕老贼能逃上天，日后有机会，我再来追讨就是了。”

照夕也连连称是，申屠雷却朝照夕看了一眼，奇道：“咦！你的剑怎么还在身上？莫非没有被老贼师徒收去么？”

照夕不由脸色一红，方想明言，却记起老人所嘱，不可对任何人泄露之言，当时心中好不为难，只好勉强一笑道：“这或是老贼一时太疏忽了。”

申屠雷心中虽奇怪，无奈这种小事问过了也就算了，当时愤愤道：“我那口剑，虽非是千莫利器，却也是百炼精钢所铸，却便宜了老贼了，日后见面，定要他加倍还我个公道！”三人谈了一阵，见天已大亮了，不便在此林中久待，相继起身，好在离镇上不远，不一刻也就到了。

丁裳引三人到了自己投身的那个客栈，三人定了房间，洗漱一毕，好好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天已过午，照夕方唤起申屠雷主仆二人，想找丁裳共出用饭，谁知走到丁裳室前，却见室门紧闭，才叩了几下门，却见一个伙计过来哈腰笑道：“客官是找丁爷么？”

二人点头称是，那伙计干笑了两声道：“这位小爷走了半天了，说是有急事不等您二位了，叫小的转告二位大爷一声。”

二人闻言，都不由相继一怔，相互看了一眼，那伙计一只手伸在大褂里摸了半天，才掏出了一封发皱的信，道：“那位小爷走时，留下了这封信，请二位大爷过目！”

照夕接过信来匆匆拆开，见一只素笺上草草书写着几行字体，为：

“二位大哥：小弟因有事，急于至京一行，二兄虽亦同途，却因日来疲累过甚，宜少歇一二日再行为是，故此不便惊扰，先行一步，日后在京见面，再图把握，匆匆布此敬颂旅祺小弟丁尚拜草”

照夕看后，只是一笑，知道她是怕同行不便，再者此女却是生具娇嗔怪性，一意纵横不喜拘束，知道日后在京，仍能见到，也就一笑置之，申屠雷却是好不失望，叹息了一声道：“唉！这位小兄弟，也未免太见外了！”

照夕含笑道：“我看他是一向放任惯了，不喜拘束，好在到北京之后，总可见他，你也用不着遗憾。”

申屠雷也笑了笑：“你我兄弟三人，理应时常接近才是，他却一意孤行，此去北京，万一遇到了什么歹人……”

照夕摇头笑道：“那你大可放心，这位丁兄弟可不似我两个这么大意，慢说他还有一身武功，即使是没有，他也能逢凶化

申屠雷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我到放心了。”

他微微皱了一下眉，照夕又恐他问起丁裳的事，令自己也难以回答，忙插口笑道：“我们去吃饭吧，下午还要上路呢！”

申屠雷才答应了一声，当时随着照夕回到房中，呼来店伙，胡乱叫了几个菜，和小僮青砚一并吃了个饱，才打点着上了路。

此番上路，各人心情全都不同了，尤其是管照夕，一别家园数年，思念双亲和心上人，真是与日俱增，此刻家园在望，好不兴奋，一时奋马加鞭，到了晚上，可已经看见了北京的城门楼子了。

只见远远的高大城门之下，站着几个兵丁，悬着一排气死风灯，尽管是天已黑了，进出旅客，仍然是络绎不绝，三人略一商量，被询时的答话，遂各自下马，那门官待三人走过时，不免多看几眼，问道：“你们是做什么的？”

照夕微笑道：“我是返归故里，他主仆二人是进京赶考的！”

那小门官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只觉二人英姿飒爽，文质彬彬，器宇不凡，也没有什么刁难，立即放行，三人进城后，行不几步，那门官已喝令关城了。

原来已经是深夜了，照夕与申屠雷并肩放骑，小僮儿青砚远远在后跟着。

照夕此刻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真恨不能插翅飞回家去，不由连连催马而行，行到西单牌楼，只觉两旁店面，灯火如昼，申屠雷忽然在马上抱拳戚然道：“家叔居处已在不远，我先告辞了。”

照夕忙下马道：“今夜天已晚了，你何妨先到我家去歇上一晚。”

申屠雷笑道：“你家早晚我是要去，何必忙在一夕，何况我又有小僮随身，多有不便，改日再向伯父母请安吧！”

说着上了马，又拱了拱手，照夕此刻急于回家，好在彼此都留有地址，也不过暂时分别，见他去意已决，遂也不再相强，当时牵身上马，回头笑道：“如此再见了！”

随即各自扬鞭，背道而驰，一时蹄声得得，俱已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豹子胡同的将军府，依然如昔日一样的雄峙着，高大的檀木红门，紧紧闭着，两座大石狮子，左右各一，好不威风！

红纸糊的三个大灯笼，高高悬在门檐上，上面三个大字“将军府”，夜风之下，这三个大灯笼晃来晃去，更增肃穆之感。

忽然一骑火骋神驹泼刺刺扑抵门前，一公子翻身下马，他仰视着久别的家园之门，心中真是忍不住的狂喜，看看那两块上马石，左右立着，依然是磨擦得光亮亮的，记得往年马僮把马备好牵出来，自己总是在这里上马，如今匆匆六年时光，自己再归故里，却已是学成了一身绝技，他用手中的鞭子在石上抽了一下，不禁得意得哈哈笑了起来。

忽见门侧射出了一道灯光，一人喝问道：“何人大胆，莫非不知这是管将军的府第么？”

照夕哈哈一笑道：“不才就是来拜访将军的，请你往内通禀一声吧！”

这人忙由内走出，身着绿营号衣，腰悬倭刀，一只手提着一盏孔明灯，往照夕身上照了照，又叱道：“你是做什么的？”

照夕见这人面容很生，知道六年来府中已换了不少人，难怪不认识自己了，当时微微一笑道：“我是找人的，麻烦老兄进去通知一声。”

说着遂牵马而上，这门卫不由后退了一步，大声道：“不要上前，你叫什么名字？”

照夕笑眯眯的看着他，真是气笑不得，遂道：“我姓管！”

这小兵怔了一下，见照夕笑嘻嘻的样子，所说姓氏，又和将军相同，误以为是存心来找玩笑的，不由把一双老鼠眼睛，睁得又圆又亮，右手握刀，向外一抖，呛啷的一声，已把倭刀撤出了鞘，向前跨了一步，亮了一下手中刀道：“小子！你成心找死是不是？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在此胡说八道？”

照夕见他居然拔出了刀来，不由哈哈一笑道：“好个不讲理的东西，你还敢杀人是不是？”

这小兵一面回头叱道：“老徐！快出来！”

一面把那盏灯往一边一放，晃了一下刀道：“我倒不想杀你，把你送到提督衙门，叫他们好好整治你，我要杀了你，还得给你抵命呢！”

照夕冷笑了一声，心中不由想道，自己数年不回，居然家里人都不认识了。

忽然又一转念，自己何苦逗他们玩，不如实告诉他们算了，想着冷哼了一声道：“你去把门房的马侍卫叫出来，看看他敢抓我不敢？”

这小兵顿时怔了一下，这时又由侧门走出一人，照夕仍不认识，那小兵回身轻轻说了一句道：“这小子成心是来找麻烦的，这么晚了，他非要来见将军，又没有名片，也不说是干什么？”

那另一人一面挎着刀，一面上下打量着照夕，闻言冷哼了一声道：“小兄弟！你可放明白一点，你是哪一府的？有什么事要见将军，天这么晚了，将军已快睡了，你又不说为什么，我们怎么往里传？”

照夕又往上走了几步，摇头一笑道：“你们不认识我，我告诉你们去把马侍卫或是岳侍卫随便叫出一个来，就明白了。”

二门丁不由相互看了一眼，内中一人点了点头道：“好吧！你等一会。”

说着遂进去了，那另一人还不时上下打量着照夕，手中刀也收回了鞘里，一面皱着眉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问你怎么不说呢？”

照夕也不理他，只是微笑，又过了一会，才听见有人大声咳嗽吐痰的声音，跟着岳侍卫的粗嗓门道：“你们他妈的就会吃饭，一点小事也得叫我，就告诉他天黑了将军不见就得了。”

那另一小兵暗笑道：“小的都说了，他说要请岳爷出去一趟，没办法。”

遂又听岳侍卫大声道：“找我出去，还不是一样……一句话，不见客。”

说着已由侧门内，走出了两个人来，虽只是六年不见，照夕却见这岳侍卫已老多了，背也有些拱了，他一出来先咳了一声道：“是哪一位呀！我们将军这两天气喘，晚上不见客。”

照夕冷笑了一声道：“老岳，你连我也不认识了么？你们是当真不打算叫我回来是不是？”

岳侍卫不由吃了一惊，他忙往前走了几步，仔细朝照夕认了认，又把一旁的灯提起来，在照夕脸上照了照，口中啊哟了一声，把灯向一边一摔，噗通一声拜倒在地，喜道：“二公子！你老可回来了……将军和夫人想你都快想煞了。”

照夕忙上前一步，双手把他搀了起来，一面笑道：“总算你还认识我，我们进去吧……要不是你，我只怕连门都进不去了呢！”

说着目光向一旁二兵丁转了一下，二兵早已矮了半截，照夕一把他们搀起，一面笑道：“我一别家园六年，也莫怪你们不认识我了……算了，没有事。”

岳侍卫还要骂他们，却为照夕拉了进去，这消息就在老岳的口中，立刻传遍了全府上下。

立时全府震惊，起了一片欢潮，管夫人正在躺着吸烟，思云在为她烧着烟，用小银签子在挑着，闻讯连烟也不顾得抽了，双双从内院里跑了出来。

太太是小脚，边跑边叫道：“你这丫头，倒是搀着我呀！光顾了自己跑了！”

思云红着脸又回过头来，这时候厅门开处，一个英俊的少年，已经出现在厅内了，他喜极而泣的流着泪，叫了一声：“妈……”

顿时只觉得双腿一软，已跪在了太太跟前，管夫人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因为眼前这个少年人，是那么结实黝壮，他那眉眼和鼻子，虽然依然如往昔一样的英俊，但是江湖风尘，已为它染上了一层刚劲的资质，不再是白皙娇嫩了，管夫人伸出那双颤抖的手，紧紧握住了少年人的双臂，只说道：“照夕……真是你……我的儿……”

也许是太兴奋的缘故，眶中的眼泪，也扑簌簌的淌了下来，母子二人紧紧拥抱着，就连一边的思云，也感觉到鼻子酸酸的，她只张着一双大眼睛，连续的叫着：“少爷……少爷……”

照夕对这个往昔贴身的小丫环，倒是记忆很深，他分出一只手，抓着思云一条玉腕，微笑道：“思云你可好？”

小丫头一时低下了头，脸红得像块红布也似的，她又羞又窘，只是点着头，照夕猛然觉出，她已是亭亭玉立的一个大女孩子了，也知道害羞了，才忙把手松开，这时早又有一人，像一只小鸟也似的跑了进来，一进门就大叫大嚷道：“二少爷……二少爷在哪呀？”

眼看到了照夕，她却也是羞得低下了头，照夕朝她也点了点头道：“念雪……你们都是老样子。”

念雪这才含笑走上前，一面眨着眼道：“少爷长高了，也黑了。”

思云捂着嘴，朝念雪小声笑道：“还带着宝剑呢！”

管夫人这时已把照夕拉到一边坐下了，一面回头对思云、念雪道：“去喊老爷去！快去！”

二人答应了一声，方要往回跑，门外已传进将军的大嗓门道：“谁回来了？”

接着门帘打起，将军的光头已出现在了厅内了，六七年不见，看起来他是老了，两鬓的头发，都变白了，人也瘦了，可是腰干仍然是挺得很直，嗓音仍是和往常一样的洪亮。

他穿着黄茧绸的马褂，双袖卷起一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一进门，目光已盯在儿子身上了，他显然有些激动，张大了嘴，却用很小的声音道：“果然是你……照夕……你回来了！”

照夕忙赶上了一步，跪在这个老人身前，一时泪如雨下，哽咽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他生命里，尽管遭遇到许多不平凡的事，也遇到过许多不平凡的人，但他确信真正敬佩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眼前的老人——他的严慈的父亲。

父亲的音容，虽是六年的间隔，在他看来，依然是恍如昨日，父亲的威严，虽然也是许久没有领教过了，可是这个大孩子，却是一样的谨慎着，老人的影子，就像是一棵耸立的百年大树，白昼的日光，寒夜的星月，都不能使他挺立的庞大的影子稍有偏差，正是“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

照夕只战兢兢地说了声：“爸爸……孩儿不孝……”

将军却慈祥的叹息了一声，用手轻轻的拍着他的肩，微笑道：“你起来，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照夕又叩了个头，这才站了起来，思云这时岔了一句小声地道：“少爷！你坐下吧！”

管将军已笑着坐下身子，点了点头道：“你坐下，不要害怕，爸爸不说你了，只要你回来了，咱们就好办……”

太太这时走过来，摸上摸下，泪光笑容，在她略显失去年华的脸上，构成了一副难以形容的神采，那就是“母爱”。

她硬把儿子按坐了下，一面回过头来对将军道：“你千日盼，万日盼，今天总算把儿子盼回来了，你已答应我不再说他了，你可记好了。”

将军哈哈大笑着，拍了一下腿，道：“你看看！他进门我说过他一句没有？儿子大了，怎能像从前一样，这不用你操心。”

他笑视着这个英俊的儿子，点了点头道：“看你样子，大概在外面吃了些苦，你是从哪来呀！这六七年都干了些什么？”

照夕点了点头，看了双亲一眼道：“说来话长，容儿慢慢讲来。”

夫人叹道：“今天累了，明天再说吧！”

将军叹道：“唉！年青人走些路算什么？他哪会累？你叫他说吧！”

太太却又问吃过饭没有，还有东西没有，累不累，照夕不由十分感动，多少年了，从没有人这样问过自己，他连连摇着头，这才开始把别家后的经过，慢慢一点点的道了出来。

这一说出来，把厅中每一个人都听得呆了，尤其是管将军他听到儿子这多年来，竟自拜在异人手下，学了一身惊人绝技，不由十分惊异，等到照夕说完了经过，他才张大了眸子，上下看着照夕道：“你是说，这六年多，你练成了一身功夫？”

照夕含笑点了点头，管将军嘻嘻一笑，遂由位子上站了起来，走到了他身旁，伸出一只手，在他膀子上抓了抓，却摇头笑道：“我不信。”

照夕见父亲如此，不由也笑了，他反问父亲道：“你老人家要怎么才相信呢？”

将军眯着一双眼，笑道：“你不妨显一手给我看看。”

他话才一说完，就见当空人影一闪，一条疾影由自己光头上掠过，带起一阵疾风，老将军不由啊了一声，再看儿子已到了身后，他忍不住哈哈一阵大笑，遂一翘大拇指道：“好轻功！”

照夕却笑嘻嘻地道：“你老人家看看后面的辫子！”

将军怔了一下，遂用手把脑后那小指粗的一条小白辫向前一摆，不由大吃了一惊，一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目视处，那条发辫齐尾，竟像是如刀切了也似的，断了寸许长短的一截，老将军口中忍不住又“啊！”了一声，他抖颤着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照夕含笑打了一躬道：“孩儿该死，令父亲受惊了。”

他说着右掌伸处，那一小截发辫，平平的放在掌心，立刻全房中的人，都惊动了，一齐围了过来，管夫人口中一个劲的念着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孩子，你是会飞还是怎么地？”

思云、念雪两个小丫环，也都跑过来，张大了眼睛注视着他的掌心，纷纷嚷道：“是老爷的辫子，一点都不错。”

管将军却哈哈大笑了两声，用手在头上连摸了两下，自嘲道：“好家伙，你还想杀爸爸的头是不是？”

他边说边走到照夕身前，把那小小半截断辫子拿起看了看，问道：“你用什么剪的？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

照夕轻笑着，伸出两个手指，比了比道：“孩儿这两根肉指，可比剪子快多了。”

老将军瞠目道：“瞎说！哪会有这种事？”

这时众人的目光，都带着惊疑之色，注视着照夕，管照夕遂伸出二指，把那截发辫像剪子一样的剪着，肉指开合之间，发束簌簌断散如雨，真是比刀剪还快锐十分，这么一来，大家才算是看了个心服口服，俱惊叫了起来，管将军长叹了一口气道：“我没从军以前，常听人说江湖上，有的是奇人异事，我还不大相信，今天我算是完全相信了，好孩子！你真是练成了。”

思云、念雪更是喜得尖叫连声，纷纷嚷着，要少爷再表演一次，照夕只是微笑不语，后来管夫人也笑道：“你就再飞一次，给我们看看，我刚才根本没看清楚。”

将军改正她的话道：“那哪是飞呀？那叫做轻功！”

太太笑嗔道：“你又懂了？”

照夕见二老辩嘴，不由忍不住也笑了，他一边解释道：“爸爸说得对，那是叫做轻功，人是永远不能飞的，妈妈既要看，孩儿就再演一次。”

他说着游目在这大厅内看看，将军用手指了对面一扇横隔断木下道：“你能上去么？”

照夕这时气贯丹田，猛然往起一吸一提，口中叱道：“妈妈看仔细了。”

只见他双手，往椅背上微微一按，呼的一声，已如同一只大鸟也似的，起在了半空，大家都呀了一声，再看照夕已笑咪咪的站在两丈以外的檀木隔断之上了，思云、念雪又是尖叫了起来。

照夕目光对两个小丫环扫了一下，笑了笑，往下一哈腰，身形平纵而出，却直往思云头上飞纵了过来，吓得她尖叫了一声：“少爷！”

她猛然往下一缩头，可是照夕右足足尖，已经点在了她的肩上，只是轻轻往上一弹，已如一缕轻烟也似的，陡然又窜了起来，却又往念雪头上飞落而来。

念雪本来看思云好笑，想不到现在又轮到了自己，方自笑嚷道：“少爷我怕！”

照夕已轻轻用足尖点了她左肩一下，跟着身形向后一翻，已轻如一片枯叶也似的，落在了地上，意态飞扬的笑了笑道：“爸爸你看如何？”

老头子早已是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全室中每一个人都为这种身手震惊住了，少顿了一会，才由不住各自惊叹不已。

管将军呵呵大笑道：“好孩子！爸爸今天总算见识了，从今以后，你尽管练武吧，我再也不说你了。”

照夕含笑走到了父亲身边，道，“这六年多时间，孩儿不但学成了一身武艺，即使是经书文墨，亦不曾少怠。”

老将军听了这句话，早已眉开眼笑，连连点头道：“好！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想不到你离家这几年以来，竟会有此收获，也不枉我老两口疼你一场。”

父子遂含笑把臂入座，一时谈笑风生，天伦之乐溢于言表，一直谈了两个时辰，老太太连烟也忘了抽了，后来实在挺不住了，才嘱告照夕该睡了，照夕虽是精神百倍，可是因顾及父母年岁已高，不敢再谈下去，只好站起了身来，对双亲道了晚安。

管夫人含笑盼了两个丫环一眼，道，“好了，这一下你两个也别再磨着我了，少爷回来了，你们还是去服侍他吧！”

思云、念雪一齐低下了头，可是她们脸上，却都带着红晕晕的颜色，嘴角微微上弯着，似笑又羞，照夕躬身对母亲道：“母亲春秋已高，叫她们还

是服侍你老人家吧！孩儿自己会照顾自己，你老人家不用担心。”

管夫人眯眼一笑，目光转向两个垂着头的小丫环道：“你们两个愿意不？”

思云、念雪一齐点头道：“奴婢愿意。”

管夫人呵呵一笑道：“愿意？算了吧。”

二女不禁窘得满脸通红，各自抬起了头来，羞涩的看着夫人，管夫人遂叹了一口气道：“我是给你两个闹着玩的，要说你们对我这老婆子还会有什么不好的？不过，你们本来从小就是陪着他的，现在他回来了，还是去服侍他吧！”

二女还想说什么，太太只是笑着挥手，一面道：“他出门了六七年，在外面很吃了些苦，你俩要好好照顾他。”

照夕知道母亲爱子情深，扭她不过，好在府内丫环婆子多得很，也就不再多说，再者自己还有些话，想要背人问这两个丫环一下。

当时闻言，遂向父母二人请了安，将军只是坐在椅子上，微笑着，他用手分抚着自己唇上的两撇小胡子，连连点头道：“好！好！你去睡吧！”

照夕退出了门，思云、念雪也跟着出来了，三人对看着沉默了一阵，才各自笑了，她们本来是好朋友，照夕从来没有轻视过她们，只是名分所在，有时不得不自拘一下，以免惹人非议。

他三人本是孩时良伴，可说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长大了，仍是生活一块，在二女来说，虽是芳心早已对照夕倾心已久，可是她们都是很明白的人，尽管私心倾慕，却不敢存丝毫非分之想，日子久了，照夕在她们心中，已成一座敬爱的偶像，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座偶像也愈来愈坚固，尽管平日耳鬓厮磨，形影相随，可是却有一道无形的堤墙，隔离在她们主婢之间，她们看照夕如月亮如天上的星星，而平凡卑贱的自己，是无法去攀摘的。

她二人怀着又羞又喜的心，随着照夕走出了内厅，在廊子里，互相对视着，月光洒在他们三人的脸上，他们彼此看着熟悉的脸，由不得又忆起孩提时打闹欢乐的情景，于是也就不再拘束了。

照夕望着她二人微微一笑道：“你们可好啊？”

思云、念雪在里面，当着将军和夫人的面，自然不敢怎么放肆，此刻只剩下照夕一人，她们也就恢复了本来个性，各自抿嘴一笑，思云就说少爷高了，念雪却要重新给照夕梳头，照夕笑道：“要梳头也要到房子里面去呀！在外面不像个样子。”

于是二女各拉着照夕一只手，直向后面书房走去，那还是照夕过去住的地方。进了月亮洞门之后，照夕鼻中闻到了阵阵荷叶清香，池子里荷花盛开，莲叶田田，不由使照夕又回想到当年风花雪月的往事。

他不由微微呆了呆，深深吸了一口气道：“好香！还是家里好。”

两个丫环相视一笑，念雪就说：“自从少爷走后，这房子里就没有住人，可是天天我们都去整理，仍然和少爷在时一样的干净。”

照夕微微点了点头，含笑说：“现在我回来了，这房子就不空了。”

他说着，遂迈步走了进去，在月光之下，在翠草如茵的草坪上留恋了一阵，心中真有一阵说不出的愉快，此时此刻，真像应了那首诗：“风尘三万里，归途一身轻！”

思云不由笑道：“少爷，天不早了，你还是早一点休息吧！”

照夕叹息了一声，遂回过身来，见思云已去房内掌灯去了，不由看了念雪一眼，忍不住问道：“念雪，对门儿的江小姐，这些年可好？”他说着这句话，脸色微微红了一红，念雪却是怔了一下，点了点头，却又摇了摇头，道：“我……我不大清楚。”

照夕也怔道：“你怎么不知道呢？她莫非没有来过咱们家么？”

念雪笑了笑道：“她很久没有来了，少爷真是好，一回来就想到她。”

照夕知道在她口中，也打探不出什么，闻言笑道：“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问问又有何妨？”

说着遂回到了房中，思云早把床铺好了，照夕见书案上，仍是和当年一样，擦得不染纤尘，白铜的床架，银光闪闪，绣着龙凤的缎子被面，更是望之令人生出舒适之感，这位久经风尘的公子哥儿，不由伸了个懒腰，思云已忙着把他外衣脱了下来，又找出了衣服，告诉他水也打好了。

照夕这才含笑到浴室，洗了个舒适的澡，换上一身湖光色绉绸松衣，对着镜子一看，自己不由笑了，镜中人一派斯文，哪像是一个铜筋铁骨身怀绝技的人？

他走出了浴室，方往睡椅上一躺，思云、念雪已笑着走了出来，一个要给他编辫子，一个却要给他捶腿，弄得照夕甚是不安。

他挺身站起来，红着脸道：“你们不要这样，我现在不大习惯。”

禁不住两个丫环左右拉扯，最后还是只好依了她们，照夕躺在椅子上，笑嚷道：“我真把你们没办法，不过我却要告诉你们，只许这一次，以后不可如此，我也不老也不小，你们用不着这么侍候我，否则，你们还是回到太太跟前去好了。”

思云、念雪只是笑也不理他，照夕无奈只好闭上眼，任他们在自己身上按摩着，觉得很舒服，心中不禁感叹道：“莫怪富贵家子弟，容易堕落，原来有这些因素在其中啊！”

他往昔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可是在外面锻炼了六七年的光景，生活方式也就不同了，此番回家，反倒对于这些豪华的生活，有些不太习惯了，他暗暗警惕着自己，万不可养成腐朽之躯，不知不觉躺在睡椅上，竟自睡着了。

思云、念雪为他加了一床单被，轻轻的退了下去，她们看着甜睡中的照夕，心中浮上了一股无限的安慰。

二公子回府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府上下，大清早，由侍卫、听差、丫环、婆子、厨师、花匠、杂役、马僮，连带十二个府内的轿夫，共分四拨，到后院书房内，去向照夕请安问好，照夕虽感到很不习惯，可是这是那时候旧式家庭的礼教规矩，却也忽视不得。

早起，他穿了一身紫绸长衫，外罩黑纱团花坎肩，含笑在书房里，——和府里这些仆役见过礼，少不得赏了些钱，大家都很开心。

有那没见过照夕的新人，也都说这位二少爷少年英俊，而且对人特别和气。

照夕原有一兄，名叫照明，长照夕十岁，自幼饱读诗书，两榜进士出身，如今也放外省为官，任居知府，早已成家立业，故此，很少回家，即便是来一次，也是停不了多久，就又匆匆赶回，所以照夕自成年之后，很少和这位兄长见过面，对他的印象，只是童时的影子而已，所以本书中，从未提及，并非笔者疏忽也。

早饭后，照夕入内向二老，重新请安见礼，将军今天气色非常好。

他考问了一下儿子学问，觉得较之以往，却是大为精进，不由十分高兴，并且面囑他参加今年的省试，照夕不忍令父亲失望，也就答应了。

管之严很高兴的去上朝了，太太却又把照夕叫到跟前问长问短，照夕也一一回答。

他心中惦念着久未见面的江雪勤，多少年不见了，可是那姑娘的影子，始终根深蒂固的生长在他意念之中，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拉长而淡忘，如果说“相见使感情甜蜜，离别使感情难忘”是真的话，那么他对于江雪勤之间的感情，如今是很难忘了！

有好几次，他想开口问母亲，可是话到口边，又复忍住了，总是不大好意思。

好容易憋了一上午，午饭之后，他换了一身衣服，自己写了一张名帖，怀着一腔喜悦而紧张的心情，出了大门，直向对门江府走去！

到了江府门口，方要敲门，侧门自开，走出了一个小门差，躬身问道：“这位公子是来找谁的？”

照夕微微一笑道：“我是对门管府的，来拜访府上三小姐，这是我的名帖，你可交上去！”

说着把这名帖递了上去，那门差怔了一下，接过了名帖，嘴唇动了动，似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遂弯腰笑道：“公子请。”

照夕遂跟着这门差进入门内，心中不禁有些奇怪，一面问那门差道：“你们小姐不在家么？”

那门差弯腰一笑道：“小的不知，公子入内就知。”

照夕点了点头，穿过走廊，心中不禁想到，这地方正是当初自己送雪勤马的地方，再看院中的草坪，仍然和当初一样的青葱葱的，那荷花池子里的花，仍是开得那么热烘烘的。

想到了当初比试暗器的一节，他的脸由不住阵阵发起烧来，即使是到今日为止，他对于雪勤姑娘，昔日暗助他池底打鱼的那一手“海底落针”，还是想起来佩服，虽然这种功夫，在今日的他施展出来已并非难事，可是以江雪勤一个少女之身，能有这种功夫，也确实难能可贵了！

这些往事，怎能令他时刻忘怀？

尤其当他面临旧地，这些往事，却像春日驰马过林也似的，一幕幕在他眼前展开。

他驻足池边，尽管想着这些可笑的事，嘴角挂着微笑，却忘了随着那差人进内去了。

正在心意迷乱之际，忽听身后一声咳嗽道：“是管兄么？”

照夕这才警觉，忙自转回身来，却见身后站着一个二八九岁的少年人，一身便裳，意态极为雍容，可是自己并不认识，想着忙一抱拳道：“小弟正是管照夕，日前方自外返家，因与雪勤姑娘多年不见，特来造访，兄台何人？尚请赐知，以免管某失礼才好。”

这少年哈哈一笑，上前一走，双手握住照夕腕子道：“如此说来，不是外人，小弟江鸿，雪勤系舍妹，请入内一谈如何？”

照夕闻言不由笑道：“原来是鸿兄，我几乎不认识你了。”

江鸿边走边笑道：“我还不是不一样，那时在一块玩的时候，已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

说着遂进入客厅，照夕落坐，听差的献上了茶，二人从新握紧了手，各

自上下打量着对方，照夕微笑道：“你不是去湘省读书去了么？”

江鸿点头笑道：“是呀！可是现在回来了，哈！我们真是二十年不见了，想不到，如今你竟出落得如此英俊了。”

照夕不由笑道：“还没有你帅，你是几时回来的？”

江鸿想了想道：“有两年了……”

说着又看了照夕一眼道：“我一回来就去找你，谁知老伯说你失踪了，我们都为你急……现在你竟回来了……”

照夕微微一笑，也没多说什么，他和江鸿本是孩提时玩友，他比江鸿小两岁，到他八岁那年，江鸿的父亲把江鸿送到湖南去念书，从此二人就一直没见过面，想不到如今竟会见了，自是有一番亲热。

江鸿忽然长叹了一口气道：“你来得不巧得很，我妹妹她现在……”

说着齿咬下唇，似有难言之隐，遂又苦笑笑道：“……她如今已搬出去了，不住在这了。”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但他却不愿过份显出惊慌之态，只问道：“怎会搬出了呢？”

江鸿用手在头上摸了一下，两道长眉往当中又皱了皱，随即苦笑笑道：“我还是回来才知道，舍妹和你十分要好，唉！谁知你又回来了！”

他说着话，呆呆的看着照夕，不由又是长叹一声，照夕不由脸红了一下，笑了笑，未便置答。

他心中开始有些紧张了，因为从江鸿的话中，似乎江雪勤已经遭遇到某些不顺之事，他动了一下身子道：“雪姑娘如今迁居何处去了，她……”

江鸿又呆了一下，才笑了笑，很牵强地道：“兄弟，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行的人，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天下有些事，的确是很难预料得到的。”

照夕不由笑道：“你都说些什么呀？”

江鸿才叹了一口气道：“也罢！她如今住在西城红枣胡同七号……”

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不过……兄弟，你还是不去的好。”

照夕此一刻真是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当着江鸿他又不好意思过急的追问，心中虽已预感到，定是很不幸的事，只是却不好出口去问，遂却一笑，把江鸿所说雪勤的地址，牢牢的记在了心里，却问江鸿一些别后的经过，知道江鸿如今已有举人的身份，很是为他高兴，照夕因久未返家，却请江鸿带入想见一下江老夫妇，江鸿却说江提督不在家，夫人也出去串门去了。

二人谈了一会，定了后约，照夕才起身告辞，江鸿一直送照夕到了门口，他怔怔的看着照夕，却在照夕肩上轻轻拍了一下道：“我只想告诉你一句，不论如何，我们俩的交情是永远不变的，你肯答应么？”

照夕吃惊道：“这是什么意思？”

江鸿才又一笑，遂苦笑着点了点头，也没说话，径自转身而去。

照夕怀着沉闷的心情，回到了家中，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实在是有些坐立不安。忍不住走出来，招呼马僮备马，他就匆匆骑着马出去了。

他心中默默记着“红枣胡同”，径自催马飞驰，马蹄之声得得，不绝于耳，他坐在马上，心中想着江鸿所说的话，由不住心急如焚。

本来像这种事，江鸿虽没有直说，可是已经很清楚了，照夕似乎不该再去惹这个无趣了，可是在管照夕来说，他绝对不敢那么想，因为他一直把江雪勤，视同是他的灵魂一般的高洁，如果说因为这六年来的疏远，江雪勤就

会有所变更的话，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他这么想着，马行如飞，一霎时已跑到了西城，下马问了一个卖西瓜的，遂又上马徐徐行走了一段，果然就到了红枣胡同。

这是一条很宽大的巷子，胡同的两侧，都栽着高大的榆树，长的十分茂盛。

他下了马，步行找到了七号的门牌，只见也是一座大宅院子，两扇黑漆门紧紧关闭着。

他怔了一下，心中费解道：“怎么她一个人会搬到这里来呢？”

想着把衣服整了一整，走上前，轻轻叩了一下门环，发出“铮铮”之声，须臾门开了，照夕见出来一个穿灰布大褂的人，不由微微抱了一下拳道：“请问府上贵姓？”

这人上下看了照夕一眼道：“这是楚道台的府第，公子你……是……”

照夕心中怔了一下，但仍含笑道：“有一位江小姐，可曾寄居在贵府上？”

这人闻言摇头笑了笑道：“我们老爷在江苏瓠海道任上，很少回家，现在府里只有老太太和太太，再就是少爷和少奶奶，另外再也没有什么外人了……公子您说是找谁来着？”

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道：“是一位姓江的小姐……她怎会不在这里呢，你不妨进去问一声看看！”

这听差的摇头就像是小鼓也似的，一面道：“不用问，我是管干什么的嘛！府里有没有这个人，我还会不知道？我看公子爷，你一定是找错了！”

照夕只好道了惊扰，这才回身来解下了马，心中未免有些扫兴，暗想道：“那江鸿明明告诉我，他妹妹是住在这家的，怎会又没有呢？”

想着回头一看，那听差的还望着自己傻笑，管照夕只好翻身上马，一路没精打采的往回家路上走着，他心中一路盘算着，暗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说就算了么？”

回家以后，他一直是闷闷不乐，这件事压在他心里，既没有人可说，又不便再去问那江鸿，真是好不惆怅。

晚上，他一个人睡在床上，想到了江鸿所说的一切，愈发感到心情躁然。

他回想到当年，和江雪勤花前月下的情景，想到互许婚姻海誓山盟，更令他通体发热，六年来，自己是如何深深的爱着这么一个人，满想到学成一身绝技之后，回京就可与心上人成亲。

谁知，回来之后，却是连她一面也未能得见，这如何又能令他安心呢？

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推开窗子，暖风轻轻吹了过来，天空虽有三两颗明星，奈何大地上却是黑茫茫的一片！

他仰首看着那两颗星星，愈发怀念着心中的雪勤，那星星时明时灭的闪烁着，宛如敌人的眼睛，这恼人的夜，夏日之情，确实令人惆怅了！

忽然，他像是有所感触，匆匆返回卧房，换了一身黑绸子紧身衣服，把那口“霜潭剑”，紧紧的系好背后，暗自叹了口气道：“不找到你，我如何甘心？”

身形纵处，轻比猿猴，起落之间已扑到了院中，抬头看，月亮隐在云丛深处，更有大片乌云，时间是午夜，正是夜行人出没之时！

他脑中紧记着白日所走的路程，展开身形，不一刻已奔驰而至。

他踟蹰在红枣胡同七号楚家大门之前，见宅内一片漆黑，只有两四处地方，隐隐有些灯光。

现在他再也不犹豫了，身形一弓，已用“野鹤窜云”的身法，只一纵，已迈过了楚家高大的围墙，这才是技高胆大。

身形向下一落，如同是一片枯干的叶子也似，轻飘飘的没有发出来一点声音。

这楚家虽也是深府巨院，可是比起管家来，还差一些，显然是气派还不够。

照夕伏身在一堆花石上，打量了一番，心知即便是雪勤住此，也定是在后院里，我何不往里面找她一找？

想着不再迟疑，一路翻腾了进去，黑夜里，真像是一只极大的怪鸟。

翻进了一层院落，却见正面有一排七八间花式厅房，窗棂子都雕着各式空花，内里挂着软帘，却是不见灯光外泄，知道这定是主人居处，此时多已入睡了。

他心中不由有些后悔，暗怪自己应早一点来的，此刻人家睡了，总不能一个一个到床上去找吧！

想着不由甚是气馁，正在自谴的当儿，偶一偏首，却见右侧有一个月亮洞门，格式很像自己住处，门内花石舒然，翠草如茵。

他心中不由动了一动，暗想雪勤此来是客，定不会住在正房，很可能是住在厢房里，我既来此，总要探查一下才是。

想着只一纵，已到了洞门之前，却见那洞门，仿佛新粉刷过，看来十分清洁。

门侧左右贴着一副对子，写的是：

“文窗绣户垂帘模
银烛金杯映翠眉”

上面横批却是“天作之合”四个大字，照夕不由怔了一下，遂点了点头，知道内中所居，定是一对新婚夫妇。莫怪内中房屋，都似油漆一新。

他微微犹豫了一下，心想：“人家是新婚夫妇，我这午夜不速之客，似不便去打搅人家。”

想着回身就走，不想走了几步，却又把足步顿住了，因为方才眼角扫处，这门内，似灯光未熄，好容易来此，总应看一看为是。

好在自己只看一看，如果雪勤不在这里，马上就走，也没有什么。

想着重又转过身来，迈进洞门以内，只觉得这片偏院布置得极为雅致，一条窄的花廊，两旁全是冬青树夹道，白木柱子一展十丈，上面沉郁郁的搭着棚架，长满了藤萝，老藤纠葛，颇有古意，他不由轻轻叹了一声，心中轻轻念着王子安的绝句道：

“松石偏宜古，藤萝不计无……”

想不到这小院之中，布置得如此雅致，似比外院脱俗多了！由此亦可证明，这对小夫妇不是俗客了。

想着他一长身，已上了藤架，借着枝叶遮体，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几间房子。果见灯光自窗内泄出，窗内翠帘半卷，露出一座案头，上列文房四宝，铜尺镇笺，而主人案临窗前，既可饱览花石之盛，更可迎风醒倦，只此一斑，已透着大大不俗了！

那书案上，两支高脚银质蜡签，各插着半截红烛，吐吐缩缩的燃着，室内光线也显然在动摇之中，照夕作贼心虚，看到这里，心中已不禁有些通通的跳了。

心中正想算了，不要偷看人家了，方要飘身而下，无意之中，耳中似听到窗内传出一声清晰的叹息之声，娇滴滴分明是女子。

照夕不由脸色一红，暗想原来这房中，住的竟是一个女人，这可如何是好？我到底要不要看一看呢？

心中正在心神交战的当儿，却闻到那一声叹息之后，却紧紧传出一阵娇语道：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指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这首“怜薄命”的宋词，照夕并不陌生，昔日虽曾过目，却并未十分赞赏，可是今夜，由这陌生女子口中道出，竟是如此婉转动听，心中浮上了一层莫名的伤感！由不住向前探了一下，

想看一下这女词人的庐山真面。

那女子念完了这首宋词，又轻轻叹息了一声，果闻一阵揉

纸的声音，照夕可看到一双洁白如玉的皓腕。

他方把目光一闭，可是也就在这一霎时，他像触了电也似

的一阵颤抖，欣喜得张大了眼睛，差一点叫了出来，原来窗前现出了那个女人的影子。

她那微嫌清瘦的面颊，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即是隔了这么长久的时光，照夕能马上认出她来，她正是自己朝思夜想的心上人雪勤啊！

这一阵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悦，竟使照夕在藤萝架子上，簌簌颤抖了起来。

望着久别的她，这数日来的惆怅，完全消逝了，他忍不住开口想叫她，可是转念一想，又忍住了，他振奋的内心，不规则的跳着，而这一霎，他似乎感觉到灵魂已上升到天堂了一般。

眼前的玉人儿，显著已是改了装束，宫样蛾眉，郁郁秋水，叠螺发式，身着红缎子两截睡袄，愈发显得冰洁玉莹，秀色可餐。

只见她把写满字的纸，揉作一团，丢向了一边，一只手却是面窗托着香腮，那双亮晶晶的眸子里，却滚动着欲出的泪水，益发显得楚楚动人！

照夕方自一惊，却见雪勤已微叹了一声，轻轻站了起来，玉掌轻挥，二烛灭了一盏，她正举手，欲以前法再灭第二支烛光，忽然窗前起了一阵微风，江雪勤不由倏地一个转身，她本是久经大敌之人，只一听这静声，已知是来了夜行人，身形一转，玉掌交错着已侧出了五六步以外，借着未熄灭的这盏烛光，她看见眼前站立着一个黑衣英俊的长身少年。

这少年用那双比星星还亮的一双眸子，盯视着她，痴情颤抖地叫道：“雪勤……我回来……了！”

江雪勤再一细看，口中由不住哎呀了一声，只见她娇躯一晃，摇摇欲倒，照夕赶上了一步，伸手紧紧拉住了她的雪腕，总算没有倒下。

照夕喜极而泣地道：“勤妹……你怎么了？……我想得你好苦……”

他说着话，由不住眼圈也红了，实在地，这句话后，正有千万句痴情、相思的话，等待着倾诉，可是江雪勤这一霎，竟如同一具木偶也似的呆住了，她一只手虽在照夕的握中，可是照夕感到她颤抖得厉害。

忽然她挥手，把照夕推出了三四步以外，自己却以手加额，连连后退着。

珍珠串儿也似的泪水，扑扑打打跟着淌下来了，她抖瑟的道：“照夕……是你……你还想着回来么？”

照夕上前了一步，内愧地道：“我回来了……勤妹！我是来找你的。”
雪勤这一霎，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也似的，她脸色苍白的连连苦笑着，却又挥了一下手道：“不要走近我……不要走近我……”

十二

江雪勤这种动作，不禁使管照夕大吃了一惊，他怔了一下，上前一步，张大了眸子道：“雪勤……是我！你再仔细看看……”

江雪勤这时脸色苍白，嘴角微微颤抖着，她用那双含泪的大眼睛，盯着照夕，点头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快走吧！”

照夕心中一酸，那数年来的相思痴情，都不由化为晶莹的泪水，由双瞳里流了出来，这一霎，他只是觉得这个姑娘变得太离奇了，同时他脑中也感觉到某些不幸的阴影！

他讷讷地道：“姑娘，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雪勤，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江雪勤这一阵，脸色更白了，她缓缓的坐了下来，把垂着的头慢慢抬了起来，轻轻自语道：“天啊……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照夕乍闻此言，又不由一喜，他破涕为笑道：“我已回来两天了。”

雪勤目光慢慢转向了他，泪儿如同断了线的珠串也似的，一点点的都洒落在衣襟之上，她忽然趴在了椅背上，嚤嚤的哭了起来，一面道：“太晚了……你回来得太晚了……”

照夕一时又陷在茫然之中，他连“为什么”三字都忘了问了，雪勤哭了一会，似乎已变得冷静多了，她冷冰冰地道：“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方说到此，照夕突地面色一青，他身形显着地晃了一晃，可是并没有倒下，雪勤却紧紧的咬着下唇，她脸色更是白得可怕，却颤抖着继续道：“你不要怪我……我并不是有意负你，实在……”

说到此，她又哭了，她一面用左手的手背，把流出的泪擦了擦，看了照夕一眼，讷讷地道：“实在……”

管照夕这一刹，就如同是一个待斩的死囚一样的，他只感觉到全身一阵阵发麻，雪勤解说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可是那仅仅听见的一句，已足以可使他生命由三十三天而降至地狱的深处了！

他呆若木偶的看着雪勤，一时也说不出是忿！恨！羞！辱！

总之，他感到自己这一霎那，似乎是一切的希望幻想都消失了，而自己如在这个地方，多停留一分钟，也就多增加一分钟的羞辱。

他抬起头，细细的打量着这个姑娘，这个欺骗了他感情的姑娘！红晕晕的面颊，沾满了纵横的泪水，长长的睫毛之下，衬着那双灵活似会说话的大眼睛，就像新雨初霁后，西天的两颗小星星，那颤抖着的修长丰腴的娇躯，就像是微风细雨中的一树梨花……

世界上尽管有的是美人儿，如果以明珠来比拟她们，那么雪勤正是明珠中的一颗夜明珠，如是一串珠串，她就是串中那粒舍利子，别有与众不同的清芬高贵气息……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对于照夕来说，都不会再有什么作用了。

他想哭，可是他倔强，他想骂，可是他懦弱，他想拨头就走，可是他双腿颤抖。

这是一副极难形容的画像，现在一切他都明白了，为什么家里人，都瞒着他雪勤的消息，为什么江雪勤的哥哥江鸿也是那么吞吞吐吐，为什么？

忽然一股热血上冲发梢，他冷笑了一声，身子晃了一晃，伸出右手，把欲倒的身子支住了。

雪勤抽搐着道：“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可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这地方你是不该来的。”

照夕冷笑道：“我是来找你的……为什么我不能来？”

雪勤知道他已是由失望而转为愤怒了，不由一阵心酸，又落下了些泪，她泣道：“我知道你恨我，我也不能怪你，可是这是楚家，我已是楚家的人了，万一要是少秋此刻回来，你岂不是要背上一个不洁的名誉么？”

她紧紧的偎上了一步，不安定的颤抖道：“照夕……你听我的话，快些……走吧！”

照夕忽然哈哈一笑，倏地双眉一挑道：“楚少秋？”

可是立刻他的声音又变小了，同时他已想到，愤怒与忌嫉，此刻对于他来说，都是如何多余的了。

他强自镇定着，让愤怒的烈焰，由发梢至脊骨之中，慢慢的散消，他开始冷静的点了点头道：“是的！我该走了。”

他苦笑笑了笑，而悲哀和失望，都是人类直接的感情意态，它们从不愿接受伪装的，他苦笑道：“今夜我是不该来的，如果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我是不会来的！”

他冷峻的对着雪勤，投下了最后的一霎，然后深深的对雪勤打了一躬，微笑道：

“姑娘！现在一切我都明白了……这是天意，人力有时候是不可挽回的。”

他苦笑笑了笑，极力的忍受着悲伤的情绪，他不愿落泪，因为这是他隐藏的弱点，有些男人，是不愿过份把弱点在异性面前显露的。

他勉强的忍受着极度的悲伤，却伪作出平静的微笑，继续道：“我只恨我自己，如果……”

忽然他感觉到，一切都是多余的了，即使是说这些话，也是太多余了，当时把出口的话忍住了，只长叹了一口气，颤抖地道：“我走了。”

雪勤见他转身欲去，不由抽搐道：“照……夕！”

照夕回过身来，苦笑道：“姑娘还有事么？”

雪勤只是流着泪，她抖着声音道：“你还住在家里么？”

照夕点了点头，雪勤这时竟哭出了声音，她颤抖着身子，却挥了挥手道：“你去吧！忘了我吧，我是一个不配你留恋的人。”

照夕这一刹那，真是心如刀扎，他很想过去安慰她几句，可是，他仍是僵硬的立着，因为他已失了安慰人的资格，同时，他又能如何去安慰对方呢？昔日的恩情，虽浓如墨，虽甜如蜜，可是……如今只能视为曾经飘过眼前的浮云，曾经绕膝而过的流水……当任何事物只成了过去的时候，是无法再抓回来的……人类的感情，也是如此的，何况管照夕本人，又是如何的需要别人来安慰呢？

他望着这个，曾经占有了自己全部感情的人，即使是在睡梦之中，也曾经思挂着她的心上人……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

实在地，他是不愿再在这里多留一分钟，对于雪勤的哭泣，也许他应该感到茫然，可是这时候，却不容许他去想得太多，他顿了一下，叹息了一声道：“午夜打搅，实在不当得很……我走了。”

说着话，但见他身形一躬，人已飞纵上了窗棂，正待飘身而出的当儿，忽听身后一声冷笑道：“来客留步。”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当时回过身来，顿时他就怔住了，只觉得出了身冷汗。

身后，也就是紧偎着雪勤身边，站着一个人长身少年，这少年一身皂色绸衫，目光如炬，浓眉大眼，十分威武。

照夕很快的已认出了，来人正是这所宅子中的少主人，楚少秋！如今也正是江雪勤新婚的丈夫。

照夕不得不强作笑容道：“原来是楚兄！小弟失礼了。”

说着飘身而下，楚少秋哈哈大笑道：“别来数载，管兄风采如昔，只不知午夜私访内子，所为何来？”

他说着话，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盯视着照夕，好似待机而发。

照夕被他这么突然的一问，一时只觉得面红耳赤，当时苦笑笑道：“小弟与江姑娘原系故交，此番造访，旨在探望，楚兄不必多疑，小弟尚有事，告辞了。”

他说着，正欲转身而去，楚少秋忽然冷笑了一声，叱道：“且慢！”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同时他也不由有些恼羞成怒，可是他到底不便发作，他慢慢的转过了身子，苦笑道：“楚兄尚有事么？”

这时江雪勤神色上，已带出显著的不宁，她笑道：“少秋！管兄既有事，你又何必留人家？”

楚少秋冷哼了一声道：“既来寒舍，也就是我楚少秋的客人，却不能这么快就走呢？”

照夕心中早已燃着一腔无名怒火，自己本有无限辛酸，却连丝毫也无从发泄，此刻再为楚少秋盛气凌人的态度一逼，愈发难耐。

他冷冷一笑道：“小弟午夜来访，虽是过于唐突，可是江姑娘与阁下成婚之事，并未前知，否则当不致如此冒昧，此刻已感无地自容，楚兄又何必一再见逼呢？”

楚少秋哈哈一笑，他回头看了雪勤一眼，不屑的笑了笑道：“愚夫妇结婚之事，北京城也很热闹了几日，虽不能说家喻户晓，倒也市井交传，管兄竟会不知么？”

照夕不由剑眉一挑，冷然道：“莫非我还骗你不成？”

雪勤见二人言语不善，心中好不着慌，自己嫁给楚少秋，按理说已对照夕负情，在感情上来说，自己爱照夕之心，更是远超过楚少秋，只是既已嫁此人为夫，俗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只好对照夕打消情念，她本已痛心疾首，芳心尽碎，正感无以对昔日情人，偏偏楚少秋竟会中途出来，无事生非，一意对照夕刁难，在自己来说，一个是丈夫，一个是昔日情人，自己实在是难以处理。

她颤抖着声音，对楚少秋道：“少秋！他是真不知道啊……你不要难为他。”

楚少秋听爱妻如此说，更是嫉火中烧，偏头朝管照夕看时，却见对方面色苍白，一双眸子，正在爱妻身上浏览，管照夕对雪勤的谈话，适才他也偷听到了几句，虽然他们双方尚称理智，可是言词之间，句句都透着刻骨相思，自己和雪勤如今虽是夫妻，却终日难得见她一笑，更未闻她一句真情体贴之言，虽说是绝代芳姿，无异蜡人石像，有时想起，于骄傲之中，亦难免期期之感，此时再听雪勤为他讨情，更不禁勃然大怒。

但他为人阴险，虽恨不能当时一掌，毙对方于掌下，可是这么做，定必

会加重爱妻恶感，倒不如故示大方，放照夕回去，自己再借送客为由，待机暗下毒手。

这几年来，他倒也曾下了些功夫，练成一种极为厉害的掌力，自信一掌定能奏功，胸有城府，也就表面较方才镇定多了。

此时嘿嘿一笑道：“你还以为我是故意为难管兄么？哈！你真是错了。”

他说着话，又转过了身子，对着照夕一抱拳，微微笑道：“小弟方才全系戏言，管兄万勿见怪。”

他笑了笑，看着惊愕的二人，又接道：“慢说管兄是初来不知真情，即使是明知而来，又有何妨？管兄少年奇侠，誉满京城，又岂会……”

说着他仰天打了个哈哈，脸色青红不定，可是他脸上浮着笑容，更是莫测喜怒。

照夕此刻早已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只想早一点离开这里，致于楚少秋对自己用什么心思，他根本未去深思，当时闻言，不由抱拳苦笑道：“既是楚兄见谅，小弟告辞了。”

他说着身形一躬，二次以“冷蝉滑枝”的身法，嗖一声已窜上了窗口，上肩水平，一丝不动，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管照夕这种身手，立刻使楚少秋和雪勤二人吃了一惊，尤其是雪勤。

她记得六年以前，照夕可以说尚未入武功门径，想不到六年以后，竟会练成如此一身功夫，只看他这一手“冷蝉滑枝”，只凭足踝点顿之力，膝盖不弯，身形不晃，凭自己经验，只一眼就可断定，他已练到了轻功之中极难练的“气游三虚”地步，轻功既已如此，其他功夫当可想而知之。

这么一想，江雪勤真是又惊又喜，同时也更就暗自神伤，悲怆不已。

反过来，在楚少秋的眼中，更是恨上加恨，当时哈哈一笑道：“管兄此来是客，待小弟送你一程。”

他说着猛一垫步，也朝窗台上飞纵了去，可是管照夕却在楚少秋纵身之先，已二次腾身，用“海燕掠波”的身手，腾身上了藤萝花架，只一沾足，又再次腾起，却向一堆花石之尖梢上落去！

楚少秋不想管照夕身形如此快捷，为泄心中之恨，哪能不追下去？

他二次拧身，也用“燕子飞云纵”的身法，扑上了花架，冷笑了一声道：“管兄慢走，小弟送你来了。”

他说着话，实已恼羞成怒，猛一折腰，已如同一只大鸟也似，紧蹑着照夕追了下去。

也就是他身形才起，花架上轻飘飘的又落下一人，这正是雪勤，她惊慌的向前方张望着，她为管照夕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当她看到，管照夕那么疾快的背影时，那一颗紧提着的心，也不由放下了。

她知道，凭楚少秋那种身手，是难以追上的，江雪勤这一刹那，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她那娇柔的躯体，站在紫藤花架上，随着夜风，颤颤的摆动着，多情的眼泪，为什么总是爱在孤独无人的时候，偷偷流出来呢？

她叹息了一声，想到了眼前这一段孽情，一时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在花架上呆呆的站立了一会，晚风吹着她的发丝，吹着她流出的热泪。

可怜的女孩，除了悲伤之外，又能如何呢？细细想来，原是自己的不是，又怪得谁呢？空负有一身超人的奇技，却为此一“情”字，而令肝肠绕结，

放置不下，伤心饮泣，暗弹珠泪，然而却又奈何？

照夕羞愧悔恨的纵身而出，听到了楚少秋所说之言，不由足下更加足了劲，生恐为少秋追上，又说些难以令自己置答的话。

所以身形纵出，倏起倏落，如同星闪电掣，霎息之间，已扑出了楚家围墙，身后的楚少秋，本想追上照夕，出一口恶气，毙对方于掌下，却不想虽施出全力，依然没有追上，只恨得顿足戟指，大声厉骂了几句，这才快快返回家去。

且说管照夕一阵疾驰之后，已离家宅不远，他回头看了看，楚少秋并不曾跟来，这才稍放了些心，其实倒不是楚少秋没有跟来，而是他跟不上。

管照夕把身形放慢了，且行且自叹息不已，这个残酷的打击，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想不到江雪勤竟会真的变了，她既狠心弃了自己，另结新欢，自己又该如何呢？

夜风吹着他那双欲哭无泪的眼睛，这浓浓的天，恼人的夜，不时还传来三两声野犬的吠声，月亮也被一片浓黑的云遮住了，酷暑的夜，也似有了几分雨意。

风中夹着几颗细微的雨星儿，这是何等凄凉惆怅的一个夜晚啊！

这独行的少年，本是多么英俊活跃的影子，只一日之间，却变成了如此一个愁人儿，他有满腔的愤恨仇怒，可是他又能如何发泄？他有委屈伤心的心事，又能向谁吐诉？

怅望着漆黑的前路，他有一步没一步地迈着，脑子里一幕幕的过着尽是江雪勤昔日欢笑、娇嗔、可爱的影子。

而这些美丽的影子，随着时光的飞逝，和无情现实，或将成为他脑中的一块化石，一个光亮的泡沫，或是一声叹息！

数年来的热心梦想，今夜，也就是这一霎间，全部粉碎了，有人说：

“没有希望的人生，正像缺乏源头的泉水。”

照夕的生命之源，在这一刹那，确是干涸了，两旁树林房舍的倒影，匆匆向后驰着，他只觉得两腿发软，心中发苦，不留心踏到了路旁的深沟，随着翻身栽倒了，沟中的臭水溅湿了他美丽的衣裳。

他无力的爬了出来，苦笑着又站了起来，暗忖道：“雪勤！你害得我好苦……你已重重的伤了我的心……只怕我一生一世也不会幸福了。”

他不是个软弱的男孩，素日亦不喜流泪，可是这一刹那，泪珠涌泉而出。

在这冷清清的夜里，他摸索着，一步步的走到了家门，他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也似的，身上一阵阵发冷，脑中如同一块死木也似的，当他走到家门口，竟自倒下了。

门口的侍卫，忽然吃了一惊，叱了声道：“谁？”

照夕无力的又撑起了身子，勉强走了几步，不知如何，只觉得头重脚轻，一阵目眩又摔了下去！那门卫吓了一跳，口中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一面跑到近前，用手中的灯光在照夕脸上照了照，这才发现来人，竟是新近回来的二公子，只见他脸色青白，泪光纵横，仿佛是生了大病一般，不由吓得叫道：“公子……你这是怎么了？”

他一面回头大嚷道：“不得了，快来人呀，二公子可是不好了！”

照夕耳中听他这么喊，心知自己如此样子，倒令他疑心的病了，不由一

面站前，喊道：“不要叫！我没有事。”

谁知他才说了这么一句，双腿一软，不由自主的又倒下了，这才暗暗吃惊道：“我莫非是真的病了么？”

原来照夕果然是病倒了，数月来日夜疲累，本已种下病因，只因体质素好，一时也发现不出，又加上深思雪勤，梦寝不安，如今的雪勤这一别嫁，对于他来说，真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感情于刹那之间瓦解崩溃，人却也一分精神也提不起来了，新忧旧痴一并发作，遂成重疾，他却尚不自知。

这时已由门内，陆续跑出了好几个人，慌忙乱成了一团，照夕深怕惊扰了父母，连连道：“我没有什么，只是太累了，你们把我搀到房中去就没事了。”

奈何，这消息早已传至内宅，夫人正在烟床上躺着抽烟，乍闻少爷得了大病，倒于门外，现在已搀了进来，这一吓，可是不轻。

当时惊慌出来，将军也得了消息，正由后室内仓促赶出，老夫妇二人，匆匆赶到后院，只见照夕房中，也是一片哭喊之声。

老人老泪纵横的扑了进去道：“我儿怎么了？”

几个丫环婆子，正自围在床边，哭叫成了一团，此时见将军夫人都来了，忙让至一边，纷纷请安叫道：“老爷！太太！”

将军皱眉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下去！”

众人始纷纷散了下去，只剩下思云、念雪二人，仍偎在床旁边，直掉眼泪。

二老上前一看，只见照夕此刻双目紧闭，脸色铁青，面上汗渍淋淋，已似人事不省，夫人早忍不住大哭道：“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说着就往照夕身上扑去，却为将军一把给拦住了，他紧紧皱着眉毛道：“你是怎么？没看见他难受么？”

将军说着话，低头又细看了看，一面重重顿足叹道：“这是怎么了？昨天他不是好好的么？”

太太目光转向了两个丫环，思云、念雪不由吓得一齐跪下了，纷纷哭道：“奴婢实在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出去的……他得的什么病也不知道。”

夫人本想骂她们几句，可是方寸已乱，只挥手道：“你们先起来……他没事还算了，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二人可小心着。”

说着又偎近床边，将军这才瞪着双眼道：“请大夫没有？”

两个小丫环一怔，双双站起来就往外跑，太太嚷道：“哎呀，去一个就够了，真是笨东西。”

思云这才跑回来，二老就坐在照夕身边，太太愈看愈是着急，眼泪只是淌个没完，管将军也是叹息连声，见枕边放着照夕的一口长剑，他叹了一口气道：“这一定是出去打架去了，受了伤了？”

夫人更不由哭道：“受伤了？老天！伤到哪里了？”

将军顿足道：“你就不要哭了，我已够烦的了，我这只是猜想，我又不是大夫。”

一面说着，一面回头看道：“大夫怎么还不来？”

说着话，果然外面念雪嚷道：“大夫来啦！”

原来照夕一进门，那岳侍卫已看出不妙，已打发人去请大夫去了，这一会就见一个老先生，匆匆从前院走了进来，他手里提着一个小藤箱子，念雪在前面领着他，这大夫匆匆进房，见了将军及夫人，正要请安问好，夫人已

急道：“张大夫，不要多礼了，快看看这孩子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了？可把我们吓死了。”

这张大夫是京里有名望的大夫，平日多给一般王公大臣看病的，是管府里的熟客，这时听夫人这么说，也就不再多礼，匆匆走近床前，细细往照夕脸上看了会，又把照夕眼皮拨开来看了看，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将军见状不由大吃一惊，忙问道：“怎么样？有关系么？”

张大夫眉毛微微皱了皱，遂含笑道：“晚生要详细诊断一下才能知道，不过以病情看来，似乎是中了热暑的样子。”

将军瞪着一双眼睛发急道：“中了暑？怎么中了暑？你快给他看看吧！”

夫人也急得一个劲的直搓手，连连念佛，这位张大夫一面放下了箱子，令念雪用枕头把照夕扶起来靠坐着，只听见照夕口中长长喘了一口气，微微哼了一声，念雪不由喜欢地叫道：“好了！公子醒啦！”

众人都不由一喜，果见管照夕全身一阵颤抖，忽地大吼了一声：“雪勤……你好没有良心！”

声如霹雳，把全室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二老吓了一大跳，不由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自是不解，夫人见儿子醒转，早已扑上叫道：“照夕！你醒……了？你是怎么……了？”

那位张大夫，以手按唇，微微嘘了一声，夫人这才止住哭声，站到一边，张大夫这才坐下床边，照夕此时已睁大了眸子，将军忙对他摇了摇手，不令他说话，一面皱着眉毛道：“你不要多说，让大夫给你好好看看。”

照夕目光向室中各人转了一转，只觉得通体发热无力，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由又回想到了适才自己的经历，不禁一阵辛酸，差一点又要落下泪来，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却又把眼睛闭了起来。

这位张大夫，照例检查了一遍之后，又问了问照夕病情，照夕只把往楚家访雪勤之事瞒下不言，只说自己去访友，归途实地病发倒地，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张大夫闻言虽觉得有些离奇，可是这种病，他倒是有把握，当时只是点了点头，含笑道：

“公子，你好好静养，这是你沿途受了暑，过于疲累，病情来势虽凶，可是只要好好静养，能有半个月，也就够恢复了。”

说着站了起来，用目光向将军看了一眼，含笑道：“公子的病无什大紧，大人可放心……”

他说着双眉又皱了皱，却直向室外走去，管将军忙尾跟了出去，一出门就问道：“有关系么？”

张大夫看了左右一眼，才微微皱着眉，又笑了笑道：“晚生看公子的病，虽说是中暑在先，可是病发离奇，将军可知他近日有些什么不对么？”

管将军怔了一下，摇了摇头道：“没有呀！今天早上还好好的，我还见他骑马出去呢！难道还有什么不对？”

这位张大夫笑了笑，脸色十分尴尬道：“晚生私下看来，公子定是眼前遭受了什么感情上的……上的……”

因为管将军一双虎目正瞪着他，所以他反倒接不上了，又嘿嘿的的笑了笑道：“公子今年贵庚？成过家没有？”

管将军听大夫问到了这些，不由有些迷糊，当时怔怔地道：“还没有，这有什么关系？”

张大夫闻言笑了笑，这才把身子向前靠近些，探出头小声道：“以晚生看来，公子也许是有了些麻烦，是关于姑娘那一方面……”

将军不由又是一怔，张大夫却又笑了笑道：“大人可听见，方才公子口中叫些什么没有？”

管将军怔了一会，也没说话，张大夫遂笑道：“病没有什么要紧，只消服晚生十帖药，也就没什么事了，只怕公子还有心病，那可就难医了。”

他一面说着，又朝管将军看了几眼，这才到一边案子上开方子去了，他又关照了些注意事项，开了方子，又向将军请了安，这才退了下去。

这时太太正坐在照夕床上问长问短，亲自为儿子脱衣理被，管将军却坐在外厅椅子上直发呆，心中不由又有些气恼，一个人想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慢慢走了进去，照夕见父亲进来，忙挣扎着要坐起，管将军用手按住他，爱惜的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你有什么心事，你说出来听听看，方才大夫说是你有心病，你看这不是怪事么？”

照夕闻言不由脸一阵热，当时目视着父亲，张口无言，只讷讷道：“孩儿没……有什么心事……你老人家请放心……我这病，也不过养几天就会好了……”

管将军看着儿子，还想说什么，却也没有好出口，只叹了一口气，这时管夫人在一边，关照两个小丫环，叫她们要好好照顾着他，现在就叫他睡觉，不要吵他，一有事就赶快来通知自己，又回到床前，安慰照夕，嘱他放心睡觉，千嘱万嘱，这才回头问将军道：“大夫是怎么说的？”

管将军含糊道：“我们出去再谈，现在叫他休息吧！”

说着和夫人走出了房门，夫人不由急问道：“大夫怎么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将军见四下无人，这才冷笑了一声道：“怎么说？这孩子竟是得了相思病了。”

管夫人不由吓得站住不走了，当时怔道：“什么……这怎么会呢？”

管将军叹了一口气道：“我也是不信呀，可是张大夫好像是这么说的，他还问照夕结过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冲我直笑，又说什么心病，他这么一点孩子，又哪会有什么心病？你看不是相思病是什么？”

管夫人听得也愣了，只是把眼睛看着将军，连连道：“这可怎么好呢？”

管将军哼了一声道：“俗语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看样子，还得找到那个他想的人才好……”

说着又重重的叹息了一声，接着又皱了一下眉，感慨道：“想不到这孩子才回来几天，竟会惹上这种病，你可知道为谁么？”

夫人摇了摇头，将军忽似想起了一事，哦了一声，遂道：“对了，我想起来了……方才他口中像是叫了一声谁的名字？你可听见了？”

管夫人经他这么一提，也不由突然记起，当时也哦了一声，她忽然拉着丈夫的手，紧张地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管将军忙问故，夫人这才叹息了一声道：“我真是傻，竟会没想到是她啊……唉！可怜的孩子，也难怪他会生病了。”

管将军不由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忙问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不说呀？”

夫人这才摇了摇头，十分难过地道：“你哪里知道啊……方才他口中不是叫着雪勤的名字么？你猜这位雪勤姑娘又是谁呢？”

将军摇了摇头，夫人才叹道：“这就是对门的江家姑娘……唉……”

管之严乍闻之下，不由又是一怔，他耸动着眉毛道：“什么？江姑娘不是已经结婚了么？怎么会？”

太太一面用小手中擦着眼泪，一面叹道：“咱们进房去谈吧！唉！要是她，这孩子的病是不会好了。”

管将军急于知道细情，当时忙拉着夫人进到房中，坐下匆匆道：“这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点说吧！”

管夫人这才又叹息了一声道：“你是不知道，照夕这孩子在一六七年以前，已经认识了这位江姑娘，那时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么？江家姑娘更是天天跟照夕在一块，他们两个人，常常出去游山玩水，骑马射箭，真是好的形影不分。”

管将军听得张大了眼睛，怔道：“啊！原来还有这回事……可是……”

夫人流泪道：“你先别急，听我说呀……那时候，大概是两个人私下里已经订了婚约。”

将军听到此，重重拍了一下桌子道：“荒唐！荒唐……”

太太叹息了一声道：“这事也是由思云、念雪两个小丫环口中得知的，她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说是照夕因为那位姑娘有一身好本事，自己还不如她一个女的，所以这才外出访师，练成了本事。”

将军又重重的叹道：“荒唐！荒唐！就算有这种心，也不能不告而别呀！可是那江姑娘可又怎么会嫁给别人呢！这也太不对了。”

太太用手中抹了一下眼泪，抽搐了一下道：“说的是呀……可是，照夕出去六七年，没有一点消息给人家，连我们自己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死活，你说人家姑娘又怎么能等？”

管将军听完了太太的话，也不由翻着一双眼睛，发了半天的怔，张大了嘴道：“这……这可怎么好？这消息照夕又怎么会知道的呢？”

夫人摇了摇头道：“他一回来就问我，我瞒着他没说，而且还关照思云、念雪，叫她们也不说，大概是他自己出去打听出来的，再不就是已经见着那位江姑娘了。”

将军听到此，不禁长叹了一声道：“这真是一段孽缘……唉！唉！”

夫人皱着眉道：“你说心病还须心药医，这个‘心’，你有什么办法？人家已出阁了！”

将军叹道：“当然是没办法罗！不过！他也是不小了，我们倒也真该给他说明亲了。”

夫人默然点了点头道：“可不是……不过这孩子眼光很高，以后要是再找像江姑娘那样好的可就难了！”

不言二老在那里，为照夕的病及婚事而发愁，且谈这位一代情侠，辗转于病床之上，昏昏沉沉的脑海之中，所能思虑到的，尽是一个江雪勤的影子，他痛苦的摇着头，叹息着，尽量想让自己平静，可是他竟是办不到。

昏睡中，口里情不自禁的断断续续叫着雪勤的名字，那断肠的叫声，使得一旁的两个小丫环又惊又怕，她二人对看了一眼，俱知道少爷叫的是谁了。

思云关切地走到照夕身前，含着泪道：“少爷！那位江小姐已经结婚了，你又何必再想着她？少爷你要想开一点。”

念雪就愤愤不平地道：“天下女人多的是，她既然不顾少爷，又何必再想她？干脆叫老爷再说一个不是更好么？”

照夕闻言睁开了眸子，他无力地看了二人一眼，脸色更是难看，他苦笑
了笑道：“你们是不知道。”

二女眼圈红红的，各自都偎在他身边，她们三人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情逾骨肉，本是无话不谈，此刻二女见照夕病苦至此，自然心如刀割，真恨
不能以身代之，好言安慰，体贴入微，须臾下人送上了药汁，二丫环又把照
夕搀扶坐起，劝他饮下了药，又为他盖好了被子，这才转了出去。

照夕在床上思今追昔，真是爱一阵，恨一阵，甜一阵，酸一阵，壁角的
铜漏滴滴答答，不知不觉夜尽天明，好长好难耐的恼人之夜，总算过去了。

这一夜却使这位多情的少侠，渐渐平静了，俗谓“哀莫大于心死”，也
许管照夕，此刻确是死了心了，当天色微微明亮的时候，他竟进入了梦乡。

白天夫人来看了他两次，在他床前守了一个多时辰，他都没醒，夫人很
为他高兴，因为能睡觉对于病人，总是好现象。

吃药的时候到了，夫人也不敢唤他，照夕这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自醒转，
他精神好多了，夫人得信又匆匆赶了过来，照夕忙含笑坐起，夫人见他已不
像昨天那么憔悴，心中很是安慰，亲自看着他把药吃了，又守着他吃了些东
西，这才问了问他病情，照夕只告诉母亲是中了暑了，对于江雪勤之事，却
是一字不提，管夫人虽知儿子病因，可是却不敢问，因怕由此加重了照夕病
情，只想等再过几天，病情大好之后，再伺机问问清楚。夫人在床前，和照
夕谈了一会，因见他今日精神好多了，心中暗喜，母子二人谈了一会，管夫
人又令他休息，正待离去，忽见念雪自外跑进，含笑对照夕道：“公子！外
面来了一个姓申屠的，要见公子。”夫人方皱眉道：“他如今有病怎能见客，
你请他到客厅，待我去见见他好了。”照夕闻说申屠雷来访，不由心中大喜，
当时在床上猛然翻身坐起道：“母亲且慢！还是请他进来吧！”一面对念雪
道：“你快去请他进来，就说我身体不适，不便去接他，请他直接来此就是
了。”念雪领命而去，照夕遂对母亲道：“这就是孩儿路途之中，结识的一
位兄弟，想不到他今天竟会来找我。”夫人早已由儿子口中，得悉他在路途
之中，结拜了一个兄弟，把申屠雷说得人品如何如何清高英爽，心中也颇想
一见，此时一听来人就是，不由心中也甚欢喜，方想出外迎接，却闻得室外
一声笑道：“怎么！大哥贵体不适么？”

接着念雪先进，她身后跟着出现了一位英俊少年，此人正是申屠雷。

只见他身着宝石蓝绸衫，外罩天青官纱马褂，头戴玄色缎帽，中镶着一
块朱红的珊瑚结子，愈发显得英姿飒爽，气宇不凡。

照夕此时已靠身坐起，见他进来，忙含笑道：“多谢贤弟来访，愚兄只
是沿途受了些暑，如今引发，没有什么大病。”

申屠雷乍见照夕情形，似乎吃了一惊，正待开口，照夕却为他引见了母
亲，申屠雷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口称伯母，夫人忙让他坐下，又令思云去
端来酸梅汤待客，申屠雷却是目注照夕，满脸关切之容，因管夫人在此，却
不便露出吃惊情形，直似欲言又止，夫人又问了几句申屠雷家居情形，又嘱
告照夕不可多言，遂向申屠雷微笑道：“小儿沿途多承关照，更蒙结为金兰
之好，如今贤侄也不是外人了，以后尚请时来舍问玩耍才好，等照夕病愈之
后，再请其至府上向尊大人问安吧！”

申屠雷忙弯身道：“伯母休要客气，小侄与令郎一见如故，情同骨肉，
令郎人品才学较小侄高出十倍，错蒙谬赏，敢不尽心结纳，你老人家太谦虚
了！”

管夫人私观这申屠雷，果然人品谈吐俱佳，儿子能结识此子，心中也代他高兴。

因知年青人在一起，自有他们一套说词，自己不便混在其中，遂略微谈笑了几句，径自返房而去。

申屠雷亲送管夫人背影去远之后，才回身进房，吃惊地道：“适才因伯母在座，我不敢说，怎么别才数日，大哥竟会如此憔悴？看来病势还不轻呢！”

照夕为他这么一提，只觉得心中一酸，当时只苦笑了笑道：“你是情有未知，一言难尽，以后我再慢慢给你说好了。”

申屠雷怔了一下，遂接叹道：“我只当你这几天故人把握春风得意呢，谁知却是卧病在床，早知如此，我该前两天就来看你。”

照夕闻言似有感触的叹息了一声，当时目视窗外，却没有言语。

申屠雷知他定有心事，只是自己问他，他未必肯吐实情，好在来日方长，以后不难打探出来，自己与他既是兄弟之交，情逾骨肉，决不能目视他如此意志消沉，他想到了这里，心中有了主张，却也不急于探询，遂微微一笑道：“家叔听说我路上结识了大哥，极为欣慰，也颇想一睹大哥侠容呢！”

照夕含笑道：“我一二日内病好了，理当去叩见大叔。”

二人遂又谈了些别的，申屠雷因知他心情不畅，所以尽找些轻松愉快的事情，与他攀谈，照夕亦是健谈之人，不由也暂时抛开愁绪，和申屠雷谈笑了起来，一直到晚上，照夕还留申屠雷在房中，一起用了饭，才行告辞。

自此天天申屠雷都来，每日都是到晚上才走，有时带几幅书画，二人床前同评共赏，有时谈些趣闻，吟些诗句，气氛至为清纯。

照夕在这种情形之下，心事既能抛置，病情也就一天天的大为转好了。

到了第八天，照夕已大致康复了，等申屠雷再来访时，他已早下床了。

申屠雷自是十分高兴，照夕因在房中闷了将近十日，心情十分烦闷，见申屠雷来，不由含笑道：“我方才已命小厮备好了马，今日我病已全好了，我要与你共骑而出，小游一下，借此开畅一下心性，不知你意如何？”

申屠雷不由点头道好，却又微颦道：“大哥久病新愈，骑马远行恐不宜吧！”

照夕摇头笑道：“你也把我看得太娇嫩了，我们只不要走太远也就是了。”

申屠雷遂笑了笑：“话虽如此，还是不可大意，我看再迟一二日，等你大愈了再去的好！”

奈何管照夕意志已决，非要去不可，后来并有怒容，说是申屠雷要是不去，他一人也非去不可。

申屠雷拗他不过，只好叹道：“既是大哥执意非去不可，我也只好奉陪，只是却要改骑乘轿才好，大哥如同意，我们就去，否则我是不敢从命。”

照夕无奈笑道：“好吧！依你就是……”

遂把念雪唤了进来道：“我要和申屠公子共出小游，你快去前院叫小厮准备两抬小轿……”

念雪怔了一下，遂笑道：“夫人可知道？”

照夕双目一瞪，念雪马上笑道，“好！好！我去！我去！”

说着转身飞跑而去，申屠雷哈哈笑道：“不只我一人不叫你去吧，你看这位姐儿也怕你身体不行呢！”

照夕脸色微红笑道：“这丫环是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玩笑惯了，倒令你见笑了！”

说着念雪已笑着跑了回来，一面笑道：“少爷！你们要上哪去玩呀？”

照夕皱眉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出去逛逛也是好的！”

念雪看了申屠雷一眼，转着那双大眸子道：“啊！我想起来了，西四牌楼护国寺，今儿个可热闹，听说有大庙会，各地方人去的很多，少爷和申屠公子去那里走走岂不是好？”

照夕不由笑道：“好！好！我们就去护国寺看看庙会好了。”

申屠雷闻言也很高兴道：“好！去看看庙会倒是挺热闹。”

当时念雪遂找出了一套水缎袍绸长衫，照夕匆匆换上，对镜理了理头发，又戴上了一顶小凉帽，觉得十分轻快，申屠雷打趣道：“大哥病了这几天，如今看来更是潇洒了。”

照夕少不得也回敬了几句，两个允文允武的翩翩佳公子，遂把臂而出。

两乘小轿，已遵命直抬到了花园里，轿帘打开着，这种东西，一向是妇人女子乘坐，二人都很久没有坐过了，心中自有一种新奇感觉。

这时思云又追上来，笑着与照夕送来一个绸子披风，说是夫人令送来的。

照夕不忍拂母亲之意，只好收下笑道：“等一会冷了，我自会穿上。”

申屠雷却在一边微微发笑，他心中不由暗自忖道：“这位照夕哥，原是如此一位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却能学成这么一身功夫，可真不简单。”

照夕接过斗篷，见申屠雷正自望着自己微笑，知他所想不由俊脸一红，讷讷道：“兄弟！你笑什么？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啊！”

申屠雷叹息了一声道：“正是如此，所以也令我想起家中的双亲……也不知二位老人家近来可安好？”

照夕不由微笑道：“你也不过才离家二月有余，伯父母大人，怎会不好呢！别多想了，我们走吧！”

说着让申屠雷上了第一抬轿子，自己上第二乘，抬轿子的小厮，平日是府中的大闲人，难得有点事做，自是抖擞起精神来，对二人请了安，才把小轿抬起，吱吱呀呀的直往门外走去！

二人在轿内上下晃动着十分适意，须臾已抬出了大街，果真街上行人较往常多了不少，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二人彩衣俊貌，吸引了不少目光，见者无不交谈，却猜不出是哪府里的公子哥儿。

轿夫疾行了一阵，已抵达护国寺门前，只见寺前肩舆如云，马车也不少，尤其是各种叫卖东西的，更是较往常多了十倍，来来往往的游人如同过江之鲫，二人下了小轿，照夕嘱咐轿夫把轿子搁至一边，自去玩耍，等一会来接自己二人就是。

这才同着申屠雷随着人群自向庙内行去，二人本来对这种热闹，一向是不感兴趣的，但一来久别故京，再方面照夕大病初愈，心情烦闷，借此开心一下，所以上来兴致很高。

护国寺是所很有名的大寺院，地方极大，今日适逢庙会的日子，各处烧香拜佛的人极多，尤其是素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今天也都出来了，多是带着随身小婢，穿行于殿内人群之中，指指笑笑，妙语如珠，更为这大庙生色不少。

二人游玩了两处大殿，到处只觉乱嘈嘈的，兴致不由减了一半，申屠雷遂提议至后殿走走，那里面是僧人作课的地方，比较安静多了。

照夕自是同意，二人又转到了后殿，殿前有一湾荷池，在这酷暑的日子里，池内荷花盛开翠盖如云，偶然吹过一阵小风，也带着些爽神的清芬，池

边柳树成荫，蝉声高唱，孩子们拿着细长的竹竿，正在粘知了，有的卷起裤管，在水边上摸鱼。

荷池的右边，耸立着红墙翠瓦，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规律的梵唱和木鱼之声，由殿内传出，正是僧人们作课的时间。

这殿内此时是不可随便进去的，有那兴趣高的朋友，也只能在殿外，隔着窗子往里看看。

二人行到池边，就不想再走了，见树荫下，尚空着一个石椅，遂告坐下，摘下帽子，连连挥着折扇，看看水里的小鱼，也是怕热，只在荷叶茎下打着转儿，却不往别处游。

殿外又来了不少人，扶老携幼，都围在殿外，听说是和尚们只要念完了这堂经，就可任人出入了，庙会也就开始了，并且主持大师，还要亲自主持盛会，经堂大师也要开讲经文，所以人聚得很多！

二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处清静的地方，不想这一会又成了热闹之区，好不扫兴，照夕正要起身唤申屠雷迁地为良，忽见由前院踱进一男一女，衣冠十分华丽，男的在前，女的在后。

照夕先见那男的一个侧面，已是吃了一惊，再向后面那少妇模样的玉人儿一看只觉得双目一花，由不住又坐了下来！

申屠雷见状不由一惊，只见照夕双目发直，如同泥塑也似，不由吃惊道：“大哥！你是……怎么了？…

照夕才似惊觉，当时把头一低，咬了咬牙，重又站起道：“兄弟！我们走吧！”

申屠雷见这一阵子，照夕脸色，竟变得一片铁青，不由十分诧异，四顾了一番，问道：“大哥！你看到了什么了……还是想到了什么？”

照夕苦笑了笑，摇了摇头，忽悠悠地道：“我们走吧！”

他一面说着，遂站起了身子，低着头，直向殿外而去，申屠雷忙跟了上去。

不想冤家路窄，那一男一女，却正由对面走来，照夕头却低得更低了，申屠雷却是边走边唤道：“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申屠雷这么说着，一面追了上去，却见迎着照夕正面走来一双少年男女，那男的长得身形魁梧，浓眉大眼，衣着华美，这么热的天，他在长衫之外，另加上一件猩猩红的坎肩，看来更是刺目，昂然四顾，举止高傲，令人望之生厌。

申屠雷乍看之下，对这奇装异服的男子，不由多看了一眼，偏他身边随着的那个少女，却是自己平生仅见的一个娇滴滴的人物。

这女的高高的个儿，一张瓜子脸儿，宫样蛾眉，盈盈秋水，偏又是愁染相思，轻颦凝视，她那乌云也似的头发，用一串明珠，把它轻轻束起，就像是漆黑的天空里，闪烁着一串星星，翠袖短窄，露出一双雪藕也似的玉腕，下着八幅风裙，一色水绿，衣浪轻轻起伏，就像洞庭黎明的烟波……

“哎呀！”

任何人看见她，也会由内心发出这一声情不自禁的呼声，这少妇装束的女人，她的出现，立刻吸引住了任何人的目光……就连申屠雷也惊得张大了眸子，暗暗惊叹道：“啊……好美……”

不意之间，这一男一女，已走到了他身边，申屠雷方觉这么看人家，不大像话，才把目光一转，却觉得肩上为人拍了一掌，那红衣男子已面已而立，

嘻嘻冷笑道：“小子！看红了眼是不是？”

申屠雷脸色一红，正要发作，照夕已在前面唤道：“贤弟！走吧……”

众人目光，几乎无不为此绝色少妇吸引住，却只有这个俊公子，他一直是低着头，连正眼也不看她一眼，他虽然口中这么叫着，却是背朝着申屠雷。

申屠雷闻言，本是羞愤难当，听照夕这么一催，不由对这红衣少年冷笑了一声，道：“我哥哥叫我，不与你一般计较，否则……”

说着正要举步自去，不想那红衣人，却伸出一只大手，又向他肩上搭来，一面嘿嘿笑道：“小子！你别走！回来！回来！”

申屠雷向前卸肩，红衣人大掌落空，他不由气血上冲，猛地一个翻身，剑眉一挑道：“你要如何？”

红衣人见申屠雷竟能逃开自己暗中贯力的一掌，口中不由突地一惊，当时后退了一步，上下看了申屠雷一眼，哈哈大笑了一声。

他用手一指身侧那绝色女子，朗声道：“小子！要看女人，也要打听打听，我楚少秋的娘们，是能容你这么看的么？”

淡妆少妇闻言蛾眉微蹙，玉面绯红，她似乎对红衣人这种粗俗的话和动作十分不满，只见她叹了一口气道：“你走不走？我可走了！”

说着遂欲自行而去，不想那红衣人哈哈大笑了一声，一晃身，已到了少妇身前，只见他张开二臂，拦着这少妇的去路，一面嘻皮笑脸道：“不行，都不能走，我不是给你说过了么？你是我一个人的！谁要看你，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现在你看看我，看我说话算不算数。”

那少妇闻言，一阵心酸，竟自掉下了两滴泪来，自感遇人不淑，竟自嫁了这么一个粗俗轻狂之辈，比起自己那意中人，真是相差一天一地！

当时于众目睽睽之下，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自己钻进去才好。

那红衣人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见状并不以为意，只向申屠雷点手笑道：“小子！来送终吧！”

申屠雷听这红衣人说了这些话，早已气得热血怒涨，方自把身子一纵，却为一人拉住了，惊视之下，见拉住自己的正是管照夕。

他脸色极为难看，眸子里闪烁着悲痛的光采，申屠雷觉得他那只拉着自己的手，微微发抖着，因为他大病新愈，看情形，说不定旧疾又发，这一惊，不由把先前一腔愤怒化了个干净，惊道：“大哥……你怎么了？”

照夕苦笑了一下道：“我们快走！回去再说。”

申屠雷茫然的点了点头，方想用手去搀扶照夕，就听得一声怒吼，那楚少秋已扑了过来，照夕和申屠雷说话之时，因是背朝着楚少秋，所以楚少秋并没有看见来人是谁，他满心想在爱妻眼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英勇，见申屠雷欲去，如何容得，当时厉吼了一声，已纵了过来，厉声叱道：“喂！小子想走么？”

申屠雷闻言重复恨得牙痒痒的，当时一跺脚，对照夕道：“大哥稍候，待我会会这厮。”

正想回身，却又为照夕紧紧抓着他一腕，小声道：“一介鲁夫，你别与他一般见识，我们快走吧！”

说着拉着申屠雷足下加速而行，不想那楚少秋却是大有非打不可之意，见二人连头也不回，更不禁暴怒十分，向前一垫步，猛一翻掌，竟用“百步劈空掌”，双掌齐出，照着二人身后就打！

他这掌力方一推出，就听一声娇叱道：“不可伤人！”

楚少秋抖出的双腕，竟为来人一双玉掌给分了开来，惊怒之下，才发现来人，竟是自己爱妻，不由双目一翻，怒道：“你这是为何？”

这少妇并非别人，正是江雪勤，只因丈夫恃强凌人，心中不平，却因事为自己，本来尚能勉强忍着，只是内心感伤难受而已。

谁知对方少年并不与他一般见识，几番求去，竟均为丈夫所阻，此刻又来一少年，拉了先前少年就走，分明识礼之人，不愿多事，却不想自己丈夫，竟死追不休，更要下毒手，把对方二人全部结束掌下，似此狠毒，真是无异禽兽一般。

因知楚少秋劈空掌力不弱，生恐二少年受了重伤，这才不顾羞辱，众目之下，奋身上前，把楚少秋鲁莽的举动予以制止。

不想楚少秋恼羞成怒，竟自厉颜相对，要说江雪勤武功，实在高出楚少秋不少，既生厌恶之心，大可反目自去，可是须知那时社会情形，女子一旦出嫁，讲求的是三从四德，哪怕所遇非人，也要忍气吞声下去，何况江家更是声威显赫之大家，雪勤自幼受熏陶，这种妇道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不容少变。

她昔日嫁楚少秋，一半是久候照夕不归，不知管照夕生死存亡，如何能空守名份？再者是楚少秋之父为官正直，很为父亲器重，楚少秋执后辈之礼，出入江府颇勤，加以外貌武功尚称不恶，楚父既一再提亲，江提督先还支吾其词，后久候管照夕，非但照夕自己没有影子，就是管氏老夫妇，也没有提亲之意，因念及“女大不中留”，这才忍痛将爱女出嫁。

江雪勤闻讯之后，很哭了好几天，对照夕更不由有些失望，俗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加上那谋有深心的楚少秋，在这一段时日里，竟是体贴入微，人前人后寸步不离，须知“烈女怕缠郎”，日子久了，江雪勤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这时候，那活泼英俊潇洒的管照夕，在她脑中，已渐渐成了淡影，那花前月下，共结的海誓山盟，也都由于失望而退了颜色，尽管是犹自常在耳际绕转，也都成了空谷之音……

感情！真情！哈！我真应笑它们……它们是一具纸老虎，是经不起考验的。

它们的存在，是由于相聚而甜蜜，分离是它们的致命一击，世上确有痴情真心之人，短短的时间里，大家全是痴情之人，可是如以十年的时间加以分判，那真情就微乎其微了，更不要说一生一世了！

江雪勤也就这么把终身许配给楚少秋，一朝出阁，就成了楚家的人了！

世上的事，真是太离奇了，想不到那久无音讯的管照夕，竟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江雪勤如同遇到一个晴天霹雳，那晚照夕离去之后，她几乎悲不欲生，一切失去的幻想重又复活了……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似一番滋味在心头。”整整的十天，她沉醉在悲痛的命运，与大胆的幻想之中。

在旧道德观念与真情奔放的两个极端之中，打着漩涡，暂时，她仍是屈服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种观念之中。但是，她原本平静的心，这时已起了层层波澜，再也不安宁了。

在幻想中，她享受到甜美的爱情滋味，奈何漏短更长，幻想得愈美，现实也就愈丑陋。

照夕挺俊的影子，一天不去，楚少秋也就益发粗俗惹厌可憎。

她想到那夜照夕的突然来临，他那种狂喜的情形，直到得悉真情之后那种悲愤呆痴！那苍白的面颊，失神的眸子……

雪勤每想到此，心如刀绞，她真想去找到他，投到他怀中，哭诉一个够，自己把话说完了，任他处置自己好了，如他愿带自己走，自己就抛弃这些虚名假节，随他远走天涯海角……

这种观念虽能使她暂时兴奋，可是冷静之后，她又不这么想了！

她想到照夕临去时那种失望冷漠的情形，这种热念，立刻冷了一半，她知道，管照夕是不会再理她了，只看他临走时那种表情就可确定。

这么多日子以来，这可怜的女人，一直是沉痛于这种矛盾的观念之中。

照夕病了，她自是无从得知，可是每一个夜晚，她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总认为照夕一定会来的，她怕他来，可是她又希望他来。

十天以来，她总是这么期望着，可是她失望了，她知道照夕是不会来了，定是恨透了自己了，热念一消，也就不敢再存着痴想。

楚少秋是何等厉害之人，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他每夜都是假装借故出门，其实都伏侍在暗侧，只以为管照夕定必不会死心，只待他再来之时，定要暗中给他一个厉害，即便是出了人命，谅江府也不敢张扬。

他这种心机毕竟也是白用了，一连七八天过去，他才知自己竟是猜错了。

因见雪勤日日愁锁眉间，对自己直似无往常那么亲近，心中又恨又愁，可是却又莫可奈何，因知本月十五日，护国寺有盛大庙会，十分热闹，就再三约了雪勤同去一游，雪勤却因是

自己愁闷得厉害，故此一说就成，遂就轻装而出。

楚少秋本以爱妻总似不愿随己出游，今日却想不到一提就成，大是受宠若惊，心中大喜，特地选了一件大红坎肩穿定，用意无非吸人目光。

夫妇二人乘骑而出，沿途之上，雪勤却是一言不发，楚少秋虽用了不少心机，奈何雪勤仍是不发一言，殊不知雪勤此刻一颗心，早已不属于他，即使同出共游，无异视其为路人一般，有时迫不得已，谈说三言两语，也只是迫于无奈，多是言不由心。

她这种心情，令楚少秋心中大是不悦，要是别人，他早就发作了。

无奈他确是爱雪勤太甚，情知自己得此娇妻，已遭天忌，更不能稍有得罪，心中虽怒，却还能强自忍着，遇有路人对二人投以目光，他尚要作出一副得意的笑容，显示自己艳福不浅，沿途更是大声说笑，毫无忌讳。

雪勤知他度量奇窄，性又阴毒，再加以骄横任性，这些缺点，也都是在婚后一一为她发现的，因之痛悔十分，奈何木已成舟，也只有徒呼薄命而已。

楚少秋陪着娇妻出游，在婚后来讲，还算是首次，为了在雪勤眼前逞能，这才有意找申屠雷麻烦，不想双掌内力眼看撒出，却为雪勤出身拦阻，心中自是不悦，他性本多疑，又以为雪勤或是爱上对方年少英俊，故不忍令自己伤他。

疑心一起，更是怒不可遏，却不知江雪勤因丈夫无故欺人，芳心早已不悦，这时见他几欲对自己翻脸，不由更是气恼，只冷笑了声道：“你自欺人，难道说人家生来眼睛，却连看人的自由也没有了么？”

她说着话，愈发触动伤怀，泪珠儿在眸子里直转，方想转身而去，却见前行二少年，忽然站住了身子，内中一人倏地转过身子，冷笑道：“楚少秋！你也欺人太甚了，莫非我管照夕还怕了你不成？”

雪勤乍闻这人口音，已似耳熟，她本也没注意二少年是如何长相，此时

听这人一报名，不由暗中叫了声：“啊呀……”

目光视处，那前行二少年正自转身走来，那发话之人正是自己心中梦寐深思的心上人。

只是这几天不见，却料不到，他竟是消瘦到如此地步，可想而知，这些日子以来，他必是伤心到如何地步了。

江雪勤情不自禁地叫了声：“管大哥……”

以下的话却为那泉涌的泪水所取代了，她呆呆的看着这个她所负情的人，娇躯由不住颤抖了起来。

可是照夕却理也未理她，他眸子内射出惊人的光，直视着楚少秋，一步步地向他逼近着。

楚少秋这时已认清了来人是谁了，他真的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了他，当时又惊又怕又怒，他脸色倏地变了一下，向后退了一步，惊异道：“啊……原来是你……”

接着发出了一声冷笑，目光又向申屠雷扫了一眼，这时申屠雷心中更是惊疑，他想不到，照夕竟会早认识他们，谈话之间，更是不辨敌友。

因为那少妇曾唤照夕为“大哥”，可见交情不恶，可是少妇又是这楚少秋的妻子，这其中关系，申屠雷又如何能猜知，他越发感到迷惑了，不由侧身看照夕一眼，惊问道：“大哥认识他们么？”

照夕这时并不答他的话，只看着楚少秋，狠狠地道：“我这位朋友，有什么不对了，你要如此对他？今天倒要请你还个公道？”

楚少秋哈哈一笑道：“好个管照夕，你当北京人怕你么？来！来！今天楚二爷倒要好好教训你一番！”

管照夕闻言后退一步，冷然道：“如此，我倒要领教了。”

申屠雷见照夕竟要与红衣人动手，只以为他旧病复发，如何能是对方敌手，当下大惊道：“大哥！你病还未好，把这狂傲的小子交给我吧！待我来收拾他也是是一样的。”

照夕方自冷笑道：“无妨，我病已好了。”

楚少秋见照夕出面动武，本就心虚，只想待机冷不防，再下毒手，正自为难，无意间听到了申屠雷这句话，心下大喜，暗忖道：“好小子！你原来是带病出来的，今天活该你小子倒霉。”

想着胆子大增，一迈腿，已窜近照夕身前，正要猛下毒手，却闻得雪勤一声惊叱道：“少秋！不可……”

楚少秋浓眉一展道：“怎么？”

雪勤只抖声泣道：“管大哥有病，你就算胜了他，又算什么英雄？我们……还是回去吧！”

楚少秋闻言嘿嘿一声冷笑，正想不起什么说词，却见管照夕目光向自己爱妻转了一眼，那锐利的目光，立刻化为乌有，他嘴皮微微动了动，却没说出什么，只冷笑着道了声：“要你多口？”

说着却又重重地往地上跺了一脚，一拉申屠雷道：“走吧！兄弟……”

申屠雷简直被弄了个莫名其妙，这种复杂的感情因素，不要说他一个局外人无从得知，就连当事人的他们自己，一时却也不可思议。

申屠雷心知定有原因，心中虽恨楚少秋到极点，巴不得叫他尝尝厉害，可是照夕既如此说，他不便不依，只狠狠的瞪了楚少秋一眼，转身而去。

这时四周早已围满了人群，二人本正在愤怒头上，还没发觉，这时见状，

不由大吃一惊，愈发无意再闹下去了。

管照夕拉着申屠雷，很快的钻出人群，直向庙外而去，身后却还跟着不少人。

二人匆匆出外，轿夫早已在外面等着了，管照夕脸色悲痛的催促道：“快回去！快走！”

申屠雷遂也跟着跳上了小轿，两乘小轿遂自抬起匆匆而去。

申屠雷原以为陪照夕来此，可解除一下心中烦闷，却想不到反倒更为照夕加重了伤情，只见他坐在轿上，脸色青白不定，状同呆痴一般，不由心中十分过意不去，待小轿走了个平行时，才苦笑道：“今天都是我不好，为大哥惹了一肚子气。”

照夕勉强笑了笑：“这又怎能怪你，那楚少秋太欺人了！”

申屠雷叹了一口气：“大哥怎会和他们认识呢？”

照夕叹了一口气，却摇了摇头，申屠雷益发不解道：“大哥如有心事，不妨吐出，一个人闷着，总是不大好。”

照夕忽然双目一动，苦笑着对申屠雷道：“并非是愚兄藏拙不肯告诉你……实在是……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

申屠雷黯然道：“我与大哥情逾骨肉，还有什么难言之隐……适才见那少妇似对大哥颇为情深。”

才说到此，照夕长叹了一口气，一时伤心道，“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我与你说起过的江雪勤……她如今……”

申屠雷不由一怔道：“啊……就是她……可是她又怎会？”

照夕神色黯然的苦笑：“如今她已嫁了楚少秋为妻，就是那穿红衣服的少年……”

他说着仰目视天，申屠雷仍可见他眸子里晶莹的泪水，他心不由也跟着一阵难受，下面的话，却不便再多问了，遂叹了一口气，劝道：“这世界上的一切事，都不必看得太认真了，大哥还是想开一点的好。”

照夕强作笑脸的苦笑，并没有说话，申屠雷很明白他此时的心情，却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

小轿走了一程，他到底忍不住道：“大哥，我看那江雪勤心中仍似爱你，她之所以嫁给楚少秋，怕也有她的难处。”

照夕仍是不发一言，申屠雷正想再找些话来安慰他一番，却听得身后一连串铃响声，跟着跑来一骑飞快的小驴，驴背上坐着一个青布衣裳的姑娘，老远就嚷道：“喂！喂！前面的轿子停一停！停一停！”

轿夫闻声，各自停步不行，却见那小黑驴响着脖子上的串铃，已飞快的跑到了轿前。

驴背上的姑娘，大约有十七八岁，她仰着腰道：“你们之中谁是姓管的？”

照夕还没说话，申屠雷已用手一指照夕道：“他就是，你是谁？有什么事？”

这姑娘忙翻身下驴，先对二人请了个安，站起来笑道：“我是江小姐的陪房丫环，名叫小琴，方才二位公子和我们姑爷吵架，我都看见了，出来以后小姐哭得不得了，她偷偷的叫我来找管公子，送一样东西！”

说着扬手打来一物，照夕伸手接着，正自发怔，小琴已上驴飞驰而去。

管照夕再看丢来之物，竟是一块手帕，当时一面令小轿前行，一面把这块手帕徐徐打开一看，顿时他吃了一惊，原来那方素帕之上，似用炭笔草草

的写着几行字，为：

“心如刀割，一言难尽，明晚请在什刹海茶亭等我。”

其下却具名一个“勤”字，照夕一时不由心血翻涌，顿时就怔住了，他暗惊道：“你好大的胆子...这如何使得.....”

可是，这却是一针无比的兴奋剂，令他大大的振奋了，他把这块手帕揉在掌心，心情随着起伏的轿杆，上下波动着.....

十三

照夕把这块手绢，收入袖中，心中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又惊又喜，暗忖：“江雪勤，你好大的胆子，你莫非忘了，你已是有了丈夫的人了，这种事是让别人知道那还得了？”

可是转念一想，这多年来，自己朝思暮想，甚至于梦寐之中，所念者，亦只此一人，素日只愁难得一见玉人芳容，相思成疾，难得有此机会，如何再能错过？

这么一想他心中又是一动，那紧紧皱着的双眉，也慢慢松开了，同时也由不住笑了。

隔轿的申屠雷见状，也忍不住问道：“大哥！是怎么一回事呀？信上写些什么？”

照夕脸色一红，本想说一个谎，可是申屠雷那双眸子，却似能看透他的心意似的，直直地盯视着他，使他到口的谎话竟是说不出来，只是尴尬地看着申屠雷，讷讷不能成言，申屠雷不由傻笑了一下道：“怎么？大哥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照夕脸色不禁又是一红，他本不擅撒谎，再为申屠雷这么一激，不由窘笑了笑道：“我的事怎会瞒你？只请不要见笑……再说这件事……”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袖中的那块小手帕掏出来，递于申屠雷，遂苦笑了一下道：“你看这姑娘不是胡闹么？”

申屠雷接过了那方小手帕，见是白丝细绸，四周围还绣着蓝边，不由笑道：“好精致的玩艺儿！”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这方小手帕打了开来，细细地看着上面用黑炭块写的字，顿时他就怔住了，照夕一直注意地看着他，这时见状，只以为申屠雷定会义正词严规劝一番，谁知道申屠雷却是重重地往腿上拍了一下道：“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这位姑娘还是对你旧情难忘，你看可不是！”

照夕苦笑了一下，轻声道：“这话此时也不便谈，等回去我们再说好不好？”

申屠雷含笑点了点头，说话之间，这两乘小轿子，已出了西单牌楼，照夕正要催他们抬快一点，却见身前轿夫一连打了两个喷嚏，他这一开头不要紧，那抬申屠雷的两个轿夫也跟着打了起来，一时此起彼落，连轿子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照夕不由皱眉笑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怪不得今儿个出大太阳呢？”

那轿夫闻言，不由回头笑道：“公子您老可别糟塌我们，实在……实在……”

他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照夕见他讲话之时，竟是眼泪直流，鼻涕也不停地滴流着，而且满脸倦容，像是疲惫不堪的模样，不由一惊道：“咦！你怎么了？”

申屠雷这时也叫道：“大哥！你看我这轿夫，不也是一样么？”

照夕再一注视，果然四个轿夫，都差不多，满脸死灰之色，一个个都在打着哈欠，照夕不由怒叱道：“你们是怎么了？昨天都没睡觉是不是？”

那轿夫回过头来，哭丧着脸说：“公子你是不知道……我们哥几个是犯了瘾了！”

照夕怔道：“犯了瘾了？犯什么瘾？”

那轿夫流着泪，吞吞吐吐地苦笑道：“是大烟瘾，公子你行行好，叫我们抽两口就好了！”

照夕闻言真是又怒又怜，因想到自从外国的毛子，输入了这种东西之后，中国人受这种东西的害，可是太大了，一般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嗜之如命，弄得人人鸠面鹄首，面如纸灰，尤其瘾发时，这种涕泪纵横之态，令人望之生怜，他脑中不禁愤愤地想道：“林则徐为了禁烟，竟发配到新疆去了，看来再找像林则徐这样的好官可就难了！”

他脑子里这么想着，可忘了那轿夫的话了。那轿夫却停下了轿子，申屠雷的那抬轿子也停了，四个轿夫，竟自由轿座之后，弄出了一杆烟枪，往旁边草堆里一倒，拿出一个蛋壳作烟灯，四个人七手八脚，一会儿就弄成了，轮替着吸了起来，看起来真是其味无穷。

管照夕见状，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只好在轿子里皱着眉等着，四人各自吸了几口，已算过了瘾，这才呼啸着，收起了烟枪，把轿子抬了起来。

这一抬起来，可就和先前大不同了，其快如风，其平如水，前后呼应着，叫一声：“换肩”，小轿同时举起，把重点由左肩移向右肩，轿中人并不觉丝毫摇动，遂又闻一声“上坡”“下坡”，小轿仍是平稳如前，十分舒适，照夕本是一肚子不高兴，倒也不好发作了。

一盏茶工夫，已抬到了家门，申屠雷下了轿，微微一笑道：“总算到了，我也不进去了！”

照夕忙道：“你不进去坐一坐么？”

申屠雷摇了摇头，又眯着眼睛一笑，拍了照夕一下肩膀道：“大哥，今天晚上……咳！咳！”

照夕不由俊脸一红，斥道：“你不要乱说，我去不去还不一定呢！”

申屠雷微笑道：“哪能不去？只是……”

他说着笑了笑，又拱了一下手，就转身而去了，照夕目送着他走远之后，才叹了一口气，径自往门内行去，说也奇怪，他本来沉重的心情，现在似乎也松快多了，可是他仍然是紧紧地皱着双眉。

他回到了房中，把帽子脱下来，呆呆地往椅子上一坐，心里想着今天所遇见的事情，真是令自己难以相信，他想到了那楚少秋，禁不住剑眉一挑，星目放光，抡拳在桌子上重重拍了一下。

可是当他转念一想到江雪勤，那股怒气却渐渐平下了，她那凝波也似的一双大眼睛，亭亭玉立的身材……尤其是含情脉脉的对自己一瞥……

“啊！雪勤……”

他低低地这么叫了一声，由不住脸又一阵红，接着他站起了身子，苦笑了一下道：

“我真是快疯了，莫非没有她，我就活不成了么？”

可是马上一个反应给他道：“她仍是爱你的！你岂能如此无情！”

照夕又来回走了一转，他推开窗，看着西天那一片金红色的云彩，正有无数的燕子飞来飞去，呢喃之声不绝于耳，窗下的新菊，已有几枝开了，意识到秋天是来了，而人们总是在这个季节里，引起伤感的！

他感慨的又叹了一口气，心中继续道：“不论她是否还爱我，我却是不能再理她了，因为她已是人家的人了！”

想到此，他觉得有些委屈，又有些气愤，于是他把心一狠，就决心不再

想这些问题了！

可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的，就像是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一样的道理。

他仍然荡漾着雪勤窈窕的影子，久久不能去怀，他看见墙上的那口长剑，他才恍然的怔了一下，不由得低下了头道了声惭愧，暗想着当初那雁先生传自己绝技和赠自己剑，原意是想我能立一番名业，却想不到自己甫来北京没有几天，竟自患上相思病，如今病虽然已好了，可是仍是放不下那个负情的女人，这又能算是什么样的英雄侠客呢？

这么一想，他不由打了一个冷颤，也不住伸出一只手来，在自己的头上重重打了一下，发出了“啪”的一声，却听见一声娇笑道：“嗨！这是怎么的了？没事自己打自己？”

说着由侧面出来了个少女，照夕看是思云，不由脸色一红，苦笑道：

“你知道什么？我都烦死啦！”

思云瞪着一双大眼睛，脸上带着稚笑道：

“怎么烦啦？烦也用不着自己打自己呀！公子，你有什么事烦呢？”

照夕摇头道：“你也就别问了……”

思云笑了笑道：“你总是一个人有事闷在心里，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说着又咬着嘴唇笑了，照夕不由一惊道，“你知道？你知道什么？”

思云翻了一下眼皮，笑道：“我怎么不知道？我是你肚子里的肠子，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

照夕只以为她是乱说，也就不再注意了，却想不到这小丫环，忽然跳上一步道：“哼！你是在想对门的那个江小姐是不是？”

照夕脸红了一下道：“不要乱说！”

思云嗔道：“谁乱说！”说着又撇了一下嘴，哼了一声道：“少爷你可是犯不着，为一个女人弄成这样。”

这小女孩无心一句话，倒像一根针似的，深深地把照夕刺痛了，他由不住脸色一沉，思云却吓得逃到了一边，一面笑着摆手道：“你可别发火，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是学人家说的！”

照夕忙问道：“你学谁说的？”

思云耸了一下秀眉道：“我是学老爷说的！”

照夕不由吃了一惊道：“老爷说的？他怎会知道？”

思云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面翻着眼睛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昨天晚上，我亲耳听见老爷是这么说的！少爷！我猜得不错吧？”

照夕脸色不由一阵惨白，心中却暗暗着急道：“糟糕！这事要是叫他老人家知道，那可不大好意思……这可怎么办呢？”

思云见他突然听自己的话后，竟自发起了愁来，不由抿嘴一笑道：“怎么啦？”

照夕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个丫头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看着我愁，你就高兴了！算了！你请走吧！”

思云晃了一下身子，红着眼圈道：“我干嘛高兴呀？我才替你难受呢！我要是你，像那种女人理她干吗？凭少爷你……”

照夕忽然摇了手烦道：“算了！别说了……”他转过身来，很生气地道：“你不能这么说她，她虽然嫁给了楚家，可也不能全怪她！实在说，应该怪我自己……”

思云先是一怔，后来又撇着嘴，照夕一看她，她却又作出一副笑容道：“本来嘛！她一个姑娘家，又怎么能拿定主意，到底该嫁谁？”

照夕知道她还没有懂自己的意思，遂也就不再多说，只冷冷地道：

“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要再这么说了！”

思云含笑点头道：“好了，我以后不再乱说就是了，倒是太太叫我来请少爷吃饭呢！”

照夕站了起来，随着思云就往外走，饭桌子上，管将军只看了看他道：

“怎么样，好一点了没有？”

照夕忙恭敬地回答道：“孩儿的病已经全好了！”

将军哼了一声，又点了点头道：“我看着是像也没什么了……以后要小心身体……”

太太也在一旁道：“热天就得脱衣服，天冷也要多加……”

将军也说了一声道：“你也太把他看成一个小孩子了，这些事他还能不知道？我看——”他说着看了管照夕一眼，又加了一句道：“我看真正的病情，恐怕另有文章吧！”

照夕不由脸色一变，夫人却忙用眼睛去睨她丈夫，管将军才没有再怎么说下去，他劝说道：“你是一个很有前途和志气的孩子，眼光要看开看远一点，尤其不该为一些不值得事情伤情和发愁，要想到留着有用的身子，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知不知道？”

照夕诺诺连声地点着头，一面用筷子往嘴里扒着饭，吃到了嘴里，真不知是什么味道，只是发酸，勉强吃了一碗饭，却是再也吃不下去了。

将军和夫人，却是很注意他，他怕二老看出来自己又闹情绪，只好又添上一碗，勉强往口里划着，太太就问道：“孩子！你是又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么？”

照夕忙伪笑道：“没有！我很好！只是方才同申屠雷弟逛庙会，吃了些东西，现在不觉得饿！”

太太就点着头道：“那你就别吃了，喝点稀饭算了，等会饿了，再弄点心吃！”

一旁侍候的听差，忙又端上了小米稀饭，照夕勉强喝了一碗，就先离桌而去了，管将军望着他的背影，怔了一会儿，皱着眉道：“这孩子今天，我看又不大对劲儿，他又出门找谁去了？”

太太摇了摇头道：“今天出去我知道，是坐咱家里小轿子出去的，是上护国寺逛庙会去了！”

将军遂不再言语，只是叹气，再说管照夕，听了父亲的话，心中愈发是感到惭愧不安。

他一个人回到了房中，倒在床上，暗暗想道，“我莫非真是如父亲所说，是一个没志气的人么？唉！父亲！你是不明白的啊！你要是我，恐怕你更不知要如何呢？你怎会了解我的感情痛楚啊！”

他这么说着，不由又把那块小手巾，由身上掏了出来，慢慢打了开，细细又看了一遍，他猛然由床上翻了个身起来，自语道：“去！去！去见她一面，见她最后一面，以后就再也不见她了！”

想着他就要往外走，可是他又似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站着不走了，他脑子里想：

“既然不想见她，又何必再见她这一面呢，干脆一面也不见她，不是更

好么？”

这么一想，他又停住脚不动了，由此走一步停一步，心中一直犹豫不决，最后他叹了一口气：“雪勤啊！你原谅我吧，我是不能再见你了，我从今以后，不但不要再见你一面，而且我还要忘了你，今天晚上我不去了！”

他说着，就把鞋脱了，重重地往地下一摔，把外衣也脱了，表示他不去的决心，随后就往床上一倒，闭上了眼睛，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

因为外面天已黑了，他立刻又不像方才那么有决心了，最后他仍然翻身下了床，穿上了鞋，穿上了一套黑绸子衣裳，把宝剑背上，就慢慢往门外去了。

他到前院马棚里，找了一匹马，一个人骑上它，就出了大门，直往什刹海趟了下去！

那时的什刹海，冬天虽然也照样结冰，可那时候，却不流行溜冰，所以冬天根本没人去，到了热天，可热闹得很，有说书唱戏的，也有耍杂耍的，沿着池子有一溜极长的茶座，差不多的人，都爱在那里乘凉，喝茶赏花，尤其是晚上人最多！

管照夕就策着马，一路直往什刹海趟了来，他心中十分后悔，不停地叨念着：“唉！我是不该来的！”可是他仍然是往前走着，不多时，见前面有一处马棚，他就牵着马进去，把马交给了一个伙计，忽然他眼中一亮，注视着棚内一匹骏马，这匹马全身雪白，只是鼻心却是黑的，四蹄也是黑的。

他不由怔了一下，心想这不是我送她的那匹马么？原来她竟是早来啦！

他心中立刻感到了一阵紧张，接着把马交给了那伙计，就向茶棚走去！

这时候他心中觉得十分紧张，就好像自己是做贼一样的，生怕人家在注意他，他向前走了十几步，走到了一棵柳树下面，正在举目四盼的当儿，却听见身后有一些细碎脚步之声。

管照夕忙一回身，却见一个穿黑衣服细腰的小伙子，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视着他。

这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戴得很低，几乎都快遮住了眉毛，可是他那一双眼睛却是又圆又亮，嘴巴很小，照夕方自心中一动道：“这人是男是女？”

却见这人动了一下身子，讷讷地道：“是管兄……么？”

照夕怔了一下，同时已觉得对方是一个女人，声音也很熟，他就点了点头，这人只把头一低，一面回过身来，口中道：“此处谈话不便，请随我来！”

照夕一面在后面跟着，一面问道：“你是谁？”

这人猛地一回头，她张大了眸子，惊奇地问：“你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么？”

照夕走近了一步，借着月光仔细地往这人脸上看了看，在才见那乌黑的小帽檐下，散露出一簇头发，随风飘动着，那双眸子一闪一烁的也分明是美人的眼睛，那樱桃新熟的小嘴……柳叶似的眉毛！白而密细的牙齿……他忽然怔了一下道：“啊……雪勤……”

这女孩在他细看自己时，还只是低眉感伤，眼中噙着热泪，此时听他这么一唤，竟由不住嚤然说道：“照哥哥……”

她就像是一只乳燕似的，猛然张开双臂，投向到了照夕怀中，她把那雪藕似的一双腕子，紧紧地搂住了照夕的脖子，娇躯紧紧偎来。

管照夕全身就像突然浸在冷水缸里一样的，猛然惊了一下，那仅有的—

点理智，使得他猛然把雪勤往外一推，自己往后退了一步，吃吃道：“这……这怎么行？”

江雪勤却哭着又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肩膀，她大声哭道：“好哥哥！你不能不理我！你抱着我……抱着我。”

管照夕这一霎时脸色苍白，他往后又退了两三步，而且很冷静地、用力地把江雪勤的双手分开，俊目之中放出冷峻的光芒，雪勤见状，不禁呆了一呆，她一面流着泪，一面道：“怎么啦？莫非……”

照夕冷笑了一声道：“你既然仍如此爱我，又怎会嫁那楚少秋？”

江雪勤怔了一下，她退了一步，狠狠地道：“你还问我？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能不告而别，你一出去这么多年，毫无音讯，叫我怎么等你？”

照夕哼了一声，默然道：“如果你真地爱我，不要说六年，就是六十年也能等下去……”

江雪勤不由侧身趴在了一棵树上，嚤嚤地哭了起来，她一面说：“不错！是我对不起你……我错了……可是我是一个女人，我又有什么办法？”她擦了一下眼泪，又抽搐道：“你知道，我根本不爱他……我爱的是你，你如果不嫌我，我们现在就走！”

说着话，她又把头低下了，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他真想不到，江雪勤竟会说这种话，当时吓得脸一阵白，他后退了一步，惊恐地道：“不行……你这是胡说！”

雪勤忽然往前走了两步，她伸出两只胳膊，想往照夕身上扑，可是马上又停住了，泪珠挂在腮旁，噙动的小嘴哭声地说道：“怎么不行？为什么不行？照夕……”

管照夕这时呆同木塑似的，因为江雪勤这种念头，太使他吃惊了。

他稍微把心定了定，才冷笑了一声道：“我不能做这种事，这种话你也不要再说了，因为……”

他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用牙齿咬着嘴唇，把星星似的眸子瞥了她一眼，默然地道，“因为……唉！实在告诉你……我对于你的心，已经伤透了，今夜我来，意思只不过是见你最后一面，以后我们是不会再见了！”

江雪勤听到这里，口中微微哦了一声，她身形显然地晃了一下，差一点坐了下来，她伸一只手，用力地撑着身旁的一棵树，眼泪可又簌簌地流下来了。

她紧紧地咬着牙齿，半天才冷冷地点了点头道：“很好！你竟这么说，那么，我们什么也不要多谈了……我们就好像谁也不认识谁就是了！”

她说着慢慢转过了身子，直向那一边黑黑的小路上走去，一面举起一只手，似在抹着脸上的泪，照夕这时心中就像是刀扎似的难受，他向前冲了一步，口中方道了一声：“喂！”

可是他当时又把到口的话忍住了，江雪勤却马上转过了身子，她抽搐道：“你……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照夕咬了一下牙道：“雪勤！我并不是你所想的忘情之人，实在是现在的环境已到了这种情形了，我们又能如何？所以……”

江雪勤冷笑了一声道：“那么，你既是这么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可为什么今天白天又故意……”

照夕也冷笑道：“我故意什么？我和我拜弟是无意遇到你们的……哼！你可以告诉楚少秋，假使他再敢如此横行，我早晚要对他不留情……”

雪勤这一霎，却似犯了小孩的性子似的，她重重地往地上跺着脚，一面哭道：“你不要管，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是我丈夫，我是他的媳妇，你……你凭什么要多管？”

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冷颤，那双眸子内似要喷出了火来，可是他仍然忍住了，只冷冷地点着头道：“好！好！我言尽于此，我真想不到，你这几年，竟会变成到了这样……”他又冷冷了一声道：“算我管照夕瞎了眼睛。”

他说着愤怒地向前走了几步，江雪勤惊得往后退着，她半哭道：“你想怎样？你想……”

照夕苦笑着对她深深鞠了一躬，道：“对不起，楚夫人，我现在才真正地认识你了，我没有那么好对你说……再见吧！”

他说着这话时，江雪勤全身只是连连地颤抖着，等他说完话时，她的声音可哭得更大了。

可是这愤怒的少年奇侠，早已如同是一只巨鹰似的，倏地拔身窜了起来，他拔身在一棵树上，忽然发现这是一处游人众多的地方，不便施展轻功，这才又飘下身来，他怀着极度的愤恨，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江雪勤这时，只觉得热泪如同滚珠似的，由眼眶之内簌簌地淌了出来，她双腿一阵发软，再也是站不稳了，噗嗤一声，跌倒在地下。

在这沉沉的夜里，阴凉的小风里，这姑娘就是如此的痛哭着，谁也没注意到她，也没有去理她……忽然一条纤柔细长的影子，由对面的一棵大树后面闪了出来，这影子在月光之下，显得很窈窕，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江雪勤身边，微微伸出一只穿着绣花鞋的脚，在雪勤肩上挑了一下，一面皱着眉毛道：“喂！喂！不要哭了，起来吧！”

江雪勤正在哭得伤心当儿，不由大吃了一惊，她猛然坐起了身子，看了这人一眼，惊道：“你……是谁？”

月光之下，她看清了，来人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高高的个子，头上梳着抓髻，圆圆的一边一团，前额是刘海发式，微风正轻轻地吹动着它，一双大眼睛又大又亮，正盯视着自己，这对眼睛里，找不到同情，它只是灵活地转动着。

雪勤用手揉了一下流泪的眼睛，忙坐了起来，她看着这陌生的女孩道：“我不认识你呀？你找……谁？”

这小女孩皱了一下眉毛道：“你不认识我，我可是知道你……你是江雪勤不是？”

江雪勤不由怔了一下，她由地上站了起来，仔细地又看了这小女孩几眼，擦了一下泪道：“你！找我干什么？”

这小女孩用一种不屑的眼光，上下看了她几眼，哼了一声道：“你不是一个女的么？为什么打扮成这种不男不女的样子？”

雪勤不由脸一阵红，她本来已是一肚子委屈，伤心欲绝，呼天不应的当儿，想不到这时却又来这么一个女孩，自己既不认识她，她却说话这么难听，这时不由心中大怒，她把一双秀眉，往两边一挑，不悦道：“我不男不女，你管得着吗？我高兴！”

小女孩冷笑了一声道：“我管你干嘛？我只是看着你可怜！”

她说完了这句话，又撇了一下嘴，江雪勤不由挺了一下腰道：“我可怜，也用不着你来管！再说……”她冷笑了一下又接道：“我为什么……可怜？”

小女孩耸了一下肩膀道：“谁管你的闲事，我只是来给你谈谈，你方才

跟人家私会我都看见了。”

江雪勤不由杏目圆睁道：“你看见什么了？你不要胡说！”

这小女孩也把眼一瞪道：“我乱说？告诉你，我刚才就在这棵大树后面，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全看见了，全听见了！”

雪勤更不禁生气，暗想着，方才自己的诸般丑态，都为她看见了？

想着连羞带怒，不由得玉面绯红，她气得全身发抖道：

“你这小姑娘……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偷看我们，偷听我们说话干什么？”

小女孩转着眸子，笑咪咪地道：“实在告诉你吧！我和管照夕是好朋友，我们在一个地方学本事的，现在也是一齐来北京的……”

江雪勤不由一怔，她眼睛很快地在这小姑娘身上转了一转，紧张地道：“你是……乱说！”

小姑娘微微一笑，她轻轻的摇着身子，眨动着她那双大眼睛，道：“你爱信不信，不过今天我可是警告你了，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去找他……”说到这里，她把小嘴一嘟，两道秀眉往上一扬，哼了一声道：“你应该知道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

江雪勤微微冷笑了一下道：“这是我们的事，不要你管！”

不想她一句话，却把这姑娘触怒了，她猛然往前跨了一步，娇声叱道：“我们？哼！哼！谁是我们？”

江雪勤灰心失望之余，本已是万念俱灰，想不到竟又会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冒失鬼，看她岁数虽是不大，可是说出话来，却是句句刺耳，令人难以忍受。

江雪勤本想动手给她一个厉害，可是转念一想，何必与她一般见识，不理她也就是了。

想着气得脸一阵白，她猛然转过了身子，正想自己走了就算了，不想这小女孩，竟是厉害得很，她又娇叱了一声：“喂！回来！”

江雪勤仍是不理她，她此刻内心，确已是伤心到家了，真是不愿再多惹事，虽然要依着她往常的心意，早就想打人，可是此刻她实在不愿再这么多事了，再说，对方又是一个不懂事的姑娘，虽然她自己也是一个女的，可是她却一向不愿找女的为打架对象的。

她装作没听见的样子，依然往前走着，却觉得身侧一股疾风扫过，一条人影电似的，由自己身边擦过，江雪勤不由吃了一惊，心想：

“莫非这小女孩，真的也会功夫么？”

一念未完，已见那姑娘凛然站在了自己眼前，她两只手叉在了腰上，冷笑道：

“你的话还没说清楚，就想走可不行！”

江雪勤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她退后了一步，蛾眉向两下一挑，冷然道：

“你为什么一再地找我麻烦，要知道我江雪勤可不是好惹的！”

小女孩冷笑道：“你不好惹，我也不好惹。”

江雪勤勉强忍着怒火，苦笑了一下道：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叫你来的？我们并没有什么仇呀！”

这姑娘本来摆出一副想打架的样子，却想不到人家又变客气了，眼看着这个架又打不成了，她不禁十分气恼，暗付：“今天我非要和你斗斗不可，你不想打也不行，我倒要看看管照夕凭什么从前这么迷你？”

想到这里，这姑娘不禁一股酸气，直冲脑门，她冷笑了一声道：“说没仇就没仇，要说有仇吗！也可以说有仇，江雪勤你不是自认为有本事么，今天我们就比划一下，你要是赢了我自然无话可说，要是我赢了你，也放你离开就是，你看怎么样？”

江雪勤不由一怔，心说：“看起来，这丫头是存心来找我打架来的？”她不由很不悦地道：“这么说你是专门来找我打架来的是不是？”

小女孩脸红了一下，点了点头道：“也可以这么说吧！”

雪勤蛾眉一挑，冷笑道：“这为什么呢？我连你名字也不知道！”

这姑娘点了点头道：“好！我告诉你，我名字叫丁裳！”

江雪勤轻轻念了一下这两个字，觉得很陌生，自己决不认识这个人，不由摇了摇头，她这时心中烦透了，本想找个地方，好好痛哭一场，却来了这么一个十三点似的姑娘，在这里跟自己瞎缠胡搅，这时她心中也就不由真的动怒了。

偏巧这是一个较为冷静的地方，左面是一片湖沼，右面却是一片竹林，当中空出十丈许的一块草地，倒是一个打架的好地方。

雪勤把眼前地势打量清楚了，心中也就定了，她后退了一步，仔细地瞪着丁裳，冷笑道：“好吧！既如此，你就过来吧！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要欺侮人？”

丁裳点了点头道：“这就好了……”

江雪勤双腕一分，玉掌下沉，同时左足分开半尺，丁裳却笑道：

“行意掌是恒山派最拿手的功夫，你就不必施展了。”

雪勤不由玉面一红，忙把左足一勾，右手领了一个诀式，这是一套厉害的功夫名唤蝴蝶散手，她安心要以这一套厉害的功夫，来教训一下这个狂傲的姑娘。

果然丁裳没见过，她皱了一下眉，身形向下一矮，左掌虚推半尺，江雪勤轻如鸿雁似的已扑到了跟前，玉指一骈，向前就点。

丁裳把那只虚推出的掌，向一边一分，却用“拿穴手”，照着雪勤腕上“腕脉穴”就拿。

江雪勤本以为这个冒失的姑娘同自己动手，还不是三招两式就败在自己手下，却想不到对方竟擅拿穴的手法，不由吃了一惊，当时连惊带怒，轻视之心已完全去了一个干净。

她微微哼了一声道：“你以为会几手拿穴的功夫，就可欺侮人么？姑娘今天可要教训教训你！”

丁裳啐道：“什么姑娘，婚都结了还是什么姑娘？”

她这句话，就像是一根极为尖锐的针尖，把江雪勤刺痛了，她不由脸一阵红，暗中一咬银牙，气得冷哼了一声，娇躯再转，玉臂飞抡，这一次却是以“平沙落雁”的手法，一双玉掌霍地推出，直向丁裳后腰“志堂”及小腹侧边的“气海”两处大穴上猛击了过去。

丁裳也是一时轻敌过甚，没想到江雪勤已是恒山派冷魂儿向枝梅的嫡传弟子，一身绝技，已得乃师真传，尤其对于拿穴点穴打穴更有深湛的造诣，比之丁裳从师不久，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丁裳见她双掌劲风疾劲，暗中也自吃惊，对方内功不弱，自己可以腾挪之法取胜，当时不慌不忙，足尖一点，腾身而起。

可是江雪勤这种“蝴蝶散手”施展开来，如影附形，确有鬼神不测之妙。

丁裳身形方自腾起，却觉得两只足踝上一阵奇痛，低头看时，江雪勤一双玉掌，已自抓住了自己双踝，她不由大吃了一惊。

当时就空一弯腰，自己抱定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决心，双掌上挟着一股劲风，直向雪勤顶门骨上猛击了下去。

这一招名叫“油锤贯顶”，真要容她双掌打上了，就能马上脑浆迸裂。

雪勤乃久经大敌之人，焉能不识得这一招的厉害，当时又惊又怒，她真想不到这丫头，竟存下与自己拚命之心，暗付道：“好个丁裳！我与你有什么仇，你竟然下这种毒手！”雪勤心中这么想着，把银牙一咬，当时娇叱了一声：“去吧！”

她猛然双手用力往下一扯，倏地往左一拧一抛，丁裳整个身子，就如同是球也似的，被抛了出去，在这沉沉的午夜，又像是一只展翼的大鸟，忽悠悠一出数丈，直向那侧面的池中落去！

丁裳哪想到雪勤竟会有这一手？满以为她自己施了辣手，定会撇了紧拉着自己双踝的一双手，自己也可从容落地，谁知道她竟安心要自己丢个大人，竟把自己用力甩了出去，心正暗笑，这又岂能把我摔着？遂一提丹田之气，想飘落下去。

气方提起，身形轻轻飘下，只觉落处似颇平坦，心方暗喜，谁知再一细视，却见波光荡漾，有星月，竟是一波池水。这一惊，丁裳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暗叫了声糟糕，奈何身形已坠落下去，离着池水不及一丈，惊慌之下，想施展“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寻踏水面上的任何浮物，却都来不及了。

只听见“噗通”一声，整个身子都下了水了，隐隐听见岸上雪勤冷笑道：“这种功夫，还敢如此横行，真差劲儿！”

丁裳听在耳中又羞又怒，忙开口骂道：“呸！不要……脸……”

不想不开口还好，这一张嘴，因她身形又是元宝的落势，咕噜一声，灌了一口水！

丁裳被这口水呛得连声的咳嗽，这才吓了一跳，当时也顾不得再骂人了，所幸她还会游两下，当时连羞带气，一面哭着，一面直向岸边游去。

这么游了十几下，见离着岸边，还有三四丈远，试着用脚一试地，还不算深，差不多浸到脖子，想到了江雪勤实在可恨，就停住了脚，一面哭一面骂道：“死丫头，你等着好了……等我上岸我们再好好算账……”一面口中呜呜地哭着，气得用手拚命地劈水，大骂道：“死水！臭水……滚你的……”似这么走几步骂几步，那水却也是深几步浅几步，浅还好，要是深，她就把小嘴闭得紧紧地，不让水流到嘴里，好容易走了十几步，却又怕江雪勤走了，忙站定了，娇叱道：

“姓江的贱人，你可不要走，怕你……不是人！”

骂完了侧耳听了听，却是没有一点回音，她不由心中一动，暗忖：“不好！莫非她真地走了么？”想着又扯着嗓子叫道：“嘿！我是给你说话呢，莫非没有听到么？”

可是依然没有一点回音，只有几只大鸟，由池边水草里拍打着水面，突地飞了起来，倒把丁裳吓了一跳，她本是一个童心并未全退的女孩，先前是仗着一时之勇，并未想到什么害怕。

这一阵子，可就不同了，一来是吃了亏，弄了一身水，敌人更不知是到哪去了，如此深夜，四顾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全是树林子，再为那几只野鸟冲出一叫，她可是有些害怕了。

当时吓得也不敢哭，忙加快步，往岸上走去，水中行步不比路上，好容易快到了岸边了，却见眼前伸着一根细竹，她就一手往那竹子上抓去，却不想手方一挨着那根细竹子，耳中却听到了一阵叮叮的铃声。

原来那竹枝顶尖，竟系着一个小铃子，丁裳手一扶竹，自然那小铃就摇晃了起来，事出无意，丁裳不由被吓了一大跳，忙把手松了。

耳中却听见“哦”的一声，一人哑嗓子道：“咦？你是干什么的……奇怪！奇怪！”

丁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向发声之处看时，却见芦苇丛里似坐着一个头戴大斗笠的人，她胆子不由顿时大了。

当时闻言不由脸一阵红，所幸天黑，人家也看不见，她就笑了笑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摸鱼……摸鱼的……”

那人本是半倚着树根睡着，这时忽然坐了起来，哑着嗓子叫道：“摸鱼？你摸什么鱼？我老人家好不容易等了半天，眼看快上钩了，你这么一搅，我还钓个屁呀！真是岂有此理！”

丁裳这时已上了岸，只觉全身衣服湿透了，平平地贴在身上，头上还有一个劲往脸上淌着水珠子，她的气可大了，再一听一个钓鱼的居然也对自己发脾气，她就冷笑了一声道：“奇怪！许你钓鱼，难道就不许我摸鱼么？我看你才是岂有此理呢！”

那人口中咦了一声，猛然站了起来，把鱼竿往旁边一摔道：“你这小姑娘是存心捣蛋是不是？我明明看见你由树上跳下来的，噗嗤一声，把我鱼全都赶跑了，我老人家已经很不高兴了……你要不抓我鱼竿，我也不说你，你哪是摸鱼呀！我看你真是抽疯！”

丁裳这时才看清了，这钓鱼的果然是一个老人，一部五绺长须垂挂在胸前，大蒜鼻子又圆又大，一双小眼睛虽很小，却是挺精神。

这老人身穿着一身黄麻布的短衣短裤，因为人本是就瘦，所以更显得瘦骨嶙峋，看来真是瘦得可怜，他那样子真像是一个渔翁，因为腰后面还挂着一个鱼篓子，内中似有鲜鱼跳跃的劈劈啪啪声音。

丁裳本想发作，这时一看对方情形，反倒不好发作了，何况本是自己理亏，还有什么好说呢！当时气得嘟着小嘴，跺了一下脚道：“我跳下来就不行啦？我高兴嘛！”

老人眯着一双小眼，晃了一下大脑袋道：“咦！你是存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小姑娘！你说，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吧？”

丁裳这时心中急于一会雪勤，想报落水之仇，哪有工夫在此跟这老渔夫瞎聊。

她说了这句话，就一溜烟似的跑了，口中一面大声叫道：“江雪勤！你不要跑，姑娘跟你可没有完，你快出来吧，要不然我可是要骂你了！”

谁知道这么跑着叫着，找了半天，哪有江雪勤一点影子，丁裳的火可大了。

一路忍不住又哭又骂，身上全是水，尤其是两只鞋子里灌满了水，一走噗哧一声，那滋味可是难受透了。

她正想不起现在该怎么办，气忿懊恼的当儿，忽觉后腰上一阵奇痛，那味儿就像是被人用针扎了似的，痛得她啊哟了一声。当时忙一回头，不由顿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叱道：“你是想死么？”

原来回身看时，却见又是那个老渔翁，他一只手举着鱼竿。

丁裳所以感到针似的扎痛的原因，竟是为他鱼钩钩在了腰上的缘故。

那老渔夫一面拉着鱼竿，一面嘻笑道：“我叫你跑！你跑呀！”

丁裳劈手把钩在腰上的鱼线抓了下来，痛得一皱眉，然后两手用力一扯，想把他鱼线扯断，谁知那鱼线看来虽是又软又细，可是丁裳那么大力气，却是连扯了几把也没有扯断！

那老渔夫更是嘻嘻地笑道，“你扯呀！扯呀！”

丁裳又扯了两下，还是没断，她这时气忿头上，却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内力，怎会竟连一根钓鱼的线也扯不断，岂不是怪么？

当时恨得把鱼线猛力往回一带，想把老人手中鱼竿拉过来给他弄断出气。

谁知这一用力拉竿，仍然是纹丝不动，这才不由吃了一惊，忙一看那老渔夫。

却见她只手持竿，那竹竿虽为丁裳大力拉成了弓一般弯，却是不断。

最奇的是，丁裳却反倒觉得一股极大的内力，把自己身子，硬往那老人身前拉去，丁裳不由大吃了一惊，哪里还再敢硬扭，慌忙松手把鱼线放了。

只见老渔人哈哈一笑，手中鱼竿在空中连连挥动，线已盘缠在了竿子上。

然后那老人又哈哈一笑，才把竿子往身后一插，一只手指着丁裳哈哈大笑道：

“你这女娃好没来由，平白无故，把我老人家上钩的鱼弄跑了，却是一声对不起也不说，扭头就走，你做得对么？”

丁裳此刻已知老人决非一般常人，只是气忿头上，也没有什么好话，当时大怒道：

“老鬼！你一再和我为难，究竟是安着什么心，要知道我可是要……”

老人嘻嘻一笑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方才是如何地去欺侮人家，此刻老夫也如何地摆制你，女娃娃，你觉得不对么？”

丁裳不由脸一阵红，心说原来方才的一切，这老鬼都看见了，此刻定是有意来寻自己晦气的了。

想到这里真是又悔又恨，暗怪自己今天真是打人不成反被人打，江雪勤把自己已经弄得够惨的了，却想不到半路中又杀出了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他竟然趁火打劫，也来找自己麻烦，莫非我就这么容易欺侮么？

想到这里，不由冷笑了一声道：“这么说，你是那姓江的丫头一党了？”

老渔夫又呵呵一笑道：“我不但和姓江的是一党，跟姓江的还是朋友，你明白了吧！”

丁裳气得全身发抖，当时也顾不得再多说，猛然向前一纵，已到了老人身前，一掌直向老人面门打去，口中尚且叱道：“我叫你贫嘴滑舌！”

不想这一掌方自打出，那老渔人忽然呵呵一笑，大头一晃，丁裳这一掌，竟是打了一个空。

她不由心中一惊，知道不好，猛地一个怪蟒翻身，方自把身形转过，却见那老渔人，竟早已坐在身前丈许以外的一棵大树枝桠之上，正自哈哈大笑！

丁裳这一惊，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知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极为厉害的高手了。

当时不由吓得目瞪口呆，只是呆呆地看着那老渔人，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这时那老人，在树枝上甩动着一双泥足，怪笑道：“女娃娃！我知道你心里对我，还是一百个不服气，来！来！来！把你所会的功夫，都使出来吧，

看看是否能得逞？”

丁裳这时可真是又羞又愤，对于这个老渔人的突然出现，她实在不知如何应付，可是她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气，哪能就如此任人欺侮？

虽然表面上假装呆痴，可是内心早已打好算盘，一步步慢慢向前凑去，同时口中冷冷道：“倒看不出你这老鬼，竟还有些能耐，你就报一个万儿出来吧！”

老渔人仍似未觉地嘻嘻笑道：“什么万不万，我可不知道，你这女孩怎么光问些不三不四的话，叫人听着就有气！”

在他说话之间，丁裳已偷偷至囊中，摸出了一大把制钱，暗中把内力贯于掌心，这时见老人只顾说话，竟是无防，不由心中大喜，暗忖：“老鬼！我看你再有什么办法，能逃开我这一掌金钱镖？”

她心中这么想着，算计着距离已正好够上了，猛地怒叱了一声，娇躯一拧，口中喝了声：“打！”

双臂挥处，那预先扣在掌心的十数枚制钱，就如同是一阵风也似的打了出去。

丁裳这种“满天花雨”的打法，确是异于一般，系得自鬼爪蓝江的独门传授，非但可六丈见准，最厉害的是，能打人体三十六处大穴，一出如雨，简直是厉害无比！

了裳在暗器未出手之前，心中多少还存了些顾忌，因对方老人，虽是有意与自己为难，可是到底还谈不上什么仇恨，故此不愿下手太毒！

所以暗器打出，只是集中在老人上身，暗忖对方如系一有真功夫之人，尚不难躲开，反之！那也说不得，只好令他挂彩了！

也正是她心存一念之慈，反倒因祸得福，否则这老人，乃是当今武林内极为棘手厉害的一位老前辈，其声望武功，都不在淮上三子之下，丁裳如心存伤害对方之意，只怕逃不开对方掌下了。

俗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丁裳这一掌金钱镖方自出手，却听见老人冷叱了声：“女娃娃大胆！”

只见他大袖向上一挥，并不见他身形任何移动，却闻得一阵铮锵之声，那十数枚之多的金钱，竟是全部无踪，扫数都入了老人大袖之中。

看着这老渔人那一双小眼睛，倏地一睁，丁裳只觉打了一个冷战，方觉不妙，却见老渔人哈哈一笑道：“着！”

只见他右手倏地向后一探，丁裳方以为定有暗器打到，不由忙往旁一拧身，方自跳出尺许，却觉得腰上一紧，原来又为老人手中渔竿所制，遂再闻得那老渔夫大笑道：“还不与我快过来？”

就见他手中鱼竿猛地向回一带，丁裳竟身不由己，滴溜溜地一阵疾转，已到了老人身前，相距不过尺许，直转得头昏眼花，一跤跌倒地上。

老人呵呵一笑，一长身，已由树上跳了下来，哑着喉咙道：“怎么样？小娃娃你服气了么？”

这时丁裳福至心灵，已猜知老人决非常人，自己如再不知进退，结局更是不可预料。

当时心中又羞又怕，再加上生气、难受，不禁干脆往地上一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一面说道：“我知道你是一位老前辈，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也没有……惹你，你何必呢……呜……”

老人先头还是笑眯眯地道：“你不要哭呀！哭有什么用呢！”

可是经不住丁裳连声大哭，双脚乱蹬，哭个没完，这老渔夫笑脸也变成哭脸了。他急得连连皱眉，一面搓着手道：“嘿！你不要哭好不好？我只不过是给你闹着玩的，也不是存心想找你麻烦……”

丁裳哭声渐小，一面抽搐道：“人家已经够受了，你老人家又何必再找我麻烦，再说这哪像是开玩笑呀！钩子钩人不痛呀？”

老渔人哈哈大笑道：“好！好！算我不对，可是你自己呢！那一把金钱镖要是打着人了，好家伙，那还得了！”

丁裳这时已看出了，这老渔人确是一武林前辈，对自己绝不似有什么恶意，一时也就放下了心，这时就停住了哭声，一面坐了起来，微嗔道：“谁叫你惹我呢！”

老人低了下头，看着丁裳，半笑道：“本来不想管闲事的，后来见你欺侮人了，所以才想伸手管一管，想不到你竟是没有有什么本事，只为人家一甩，就掉到池塘里去了，你武功，实在差得太远了。”

丁裳不由玉脸一红，不服地道，“哼！那是我没有注意到，否则怎会为她摔倒？”

老人微微一笑道：“你可知先前那姑娘对付你，用的是一套什么功夫？”

丁裳摇了摇头，老渔人冷笑了一声道：“莫怪你不是她敌手，这套功夫，名叫‘蝴蝶散手’，是一套极为厉害的掌法，那姑娘定是和冷魂儿向枝梅有关系……”

老渔人说到这里，禁不住白眉一挑，一连冷笑了两声，丁裳不由十分惊讶道：“啊！难怪她有一身好功夫……原来竟是这位前辈的徒弟！”

老渔夫遂又冷笑了一声道：“向枝梅把这一套蝴蝶散手，认为是生平绝技，素日自傲得很，其实在老夫我看来，她这种雕虫小技，实在肤浅得很……总有一天……”

说着他又哼了一声，丁裳这时不由心中一动，因为看这老头儿脸上这表情，似乎对冷魂儿向枝梅有些怨恨似的，当时也不好直问，只是看着他发愣，老渔人看了她一眼，微微笑道：“你的骨格气质都不错，很有练武的条件，可惜用功不勤，再不就是学艺不久，你学了几年功夫了？师父是谁？”

丁裳因周身为水浸透，再在地上一滚，此刻真个成了一个泥人，本想早些回去换衣服，不想这老人偏又是谈个没完，因知他武功了得，定是一有名的人物，因此丝毫不敢得罪，当时

闻言耐着性子答道：“弟子丁裳，家师为蓝江……”

才说到此，这老渔人似乎怔了一下，不禁又呵呵大笑了起来，一面点着头道：“原来这个老太婆还在人世上……只是……”他皱了皱眉道：“只是……看你武功，却似未得蓝江真传呢！”

丁裳脸一红道：“弟子随家师不及三载，所以武艺肤浅得很，你老人家见笑了！”

“娃娃……六十年前，我曾与令师有数面之缘，那时候令师就和你现在长得一样，连说话声音全都是一样……真怪……真怪！”

说着又嘻嘻一笑，丁裳听他竟与师父认识，自然更是不敢得罪了，不由皱了一下眉道：“老前辈大名怎么称呼？请道出以

免弟子失礼！”

这老渔夫双手连连地搓着，一面嘿嘿地笑道，点了点头道：“老夫退隐武林，已多年了，你小小女孩，是不会知道的！不过

你师父，一定会知道的……”他仰首长叹了一口气，遂含笑道：“不是你问起，老夫几乎把自己名字都忘了，这多年以来，江湖

中只称我无名钓叟，可是数十年之前，我却是身掌一派的宗师，我名应元三，人人称我‘生死掌’，你听你师父说过么？”

丁裳不由一惊，当时点了点头道：“哦！你老人家就是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以三阴绝户掌闻名江湖的应老前辈么？弟子真是多有得罪，尚乞老前辈勿责。”

应元三不由哈哈一阵大笑，宏声道：“想不到你小小女孩，见闻倒是不差，老夫不才，正是你说之人，只是韶光如水，年华不再，如今早已失去当年豪气，成为一介老朽了！”

想不到如此豪迈的一个老人，回想到了当年的往事，竟也会变得伤感，可见回忆足以消磨豪情壮志，并不是一件过分甜蜜的事呢！

这位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说完了这句话，白眉连耸，似有无限伤感，那双细小的眸子，却又视向丁裳，咧开巨口一笑道：“你师父真放心，像你这种功夫，也敢放你到江湖上来走动？难道就不怕损及她威名么？”

丁裳心中不由大不是味儿，当时脸红了一下，气得低下了头，应元三忽然大笑了几声道：“你不要听了不舒服，我老人家向来喜欢提携后进，何况与你师父，又是道义之交，交往泛泛，自然不能看见你任人欺侮，譬方说……”他微微冷笑了一下道：“像方才你和那向枝梅的徒弟打架，输给她了，我就很为你不高兴……”

丁裳听他提到了江雪勤，重忆起落池受辱之事，自然气愤异常，当时一鼓腮帮子道：

“哼！早晚我还要去给她碰碰，我才不服气呢！”

应元三嘻嘻一笑道：“你不去还好，去了受辱更甚，你的武功，比起她来，差得大远了！”

这句话不禁令丁裳听得十分不悦，当时明眸一翻，气虎虎地道：

“照老前辈这么说，弟子这个仇是一辈子也报不成罗？”

应元三微微一笑道：“何至于如此严重，这只是在你了！”

丁裳眨了一下眼睛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应元三那双小眼睛，又眯成了一道缝，笑嘻嘻地道：“好糊涂的姑娘……我的话你莫非真不懂么？”

丁裳傻傻地摇了摇头，应元三拍了一下腿道：“唉！我干脆问你，你不想报这个仇呢？”

丁裳点了点头，皱着眉道：“那还用问么？她把我弄成这样，你看！都成了什么样子啦？”

她拉了一下衣服，又有点想要哭的样子，无名钓叟应元三哈哈一笑道：

“好！你不要难受，我有办法给你报仇！”

丁裳不由一怔道：“你老人家要帮我的忙？”

应元三摇头一笑道：“我一个堂堂长辈，怎么能帮你忙，去打一个晚辈呢？”

丁裳不由甚为失望道：“那你老人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应元三笑道：“你好糊涂！我虽不帮着你去打她，可是却可以教你几手功夫，让你出口气总是可以办得到的！”

丁裳不由喜得一跳道：“真的？”

应元三本喜她天真，见她如此，不由又笑了，一面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丁裳忙往地上一跪，对着他磕了一个头道：

“这么说，你老人家也等于是我师父了，请受我一拜！”

应元三让向一边，摇手笑道：

“我可不敢做你师父，我怕你那师父鬼爪蓝江找我算账，我可惹不起她……”

丁裳也被逗得笑了，一面问道：“你老人家打算怎么教我呢？”

应元三手拈银须道：“我大约在北京还有半个月的耽误，白天我可没时间，这么吧！从明天起，你每天晚上到这里来，我传授你一两个时辰……”

丁裳不禁皱着眉道：“这么几天，能学到什么呢？”

应元三呵呵一笑道：“自然要想学成了不起的功夫是不可能，不过我所传你的功夫，旨在专破那女孩的一套蝴蝶散手，你要学成了，和她对敌时，她只要施出那套蝴蝶散手，包你可以赢她，你还不满意么？”

丁裳想了想笑道：“好吧！反正我和她也没有什么大仇，只是她今晚太气人了，我只要出了这口气就算了。”

无名钓叟应元三微微一笑道：“对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只出了这口气也就算了。”

丁裳不由一怔道：“你老人家说什么？”

无名钓叟摇头一笑道：“没什么！你记好了，从明天起，每夜月上时来此，我可是过时不候！”

他说着一手提了渔竿，拖着一双破鞋，梯答梯答地走了！

丁裳等他走后，略微想了想，心中也想不出，这位应老前辈到底是何用意。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只要能学到些功夫，又何必顾虑他许多，当时心中不由一宽，重新又忆起方才落水之耻，只气得小腮帮子一鼓，真恨不能即刻找到江雪勤，再和她狠拼一场。

她一个人如此又发了一阵子狠，这才半忧半喜地离开了什刹海。

虽然天已很晚了，可是还有不少人来来去去，看到她这种样子，都停下了步子仔细地看她，她只好加紧了步子走到她投宿的一家客栈。

平日她都是女扮男装进进出出的，旅舍之中都当她是男的，所以这时她却不能由正门进去了，只好由外翻墙而入，到了屋内，改了装束，这才唤来店伙打水洗澡洗头，忙了大半夜，才算洗了个干净。

不言丁裳自此每夜都去找那无名钓叟偷学功夫，且说照夕那夜怀着懊悔的心情返家之后，心中真有万分感慨。

尤其是江雪勤约他私奔的话，当时听来，虽感不当得很，可是事后冷静的想想，却每每令他坐立不安，午夜他辗转在软榻之上，脑子里更是难定取舍。

他知道自己如不早作决定，早日离开北京，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

可是自己久别家园，如今方始返回，岂有再走的道理？二老面前如何说法呢？

他这么想了半夜，长吁短叹不已，到了天亮，仍然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处理自己。

整整好几天的时间他都闷坐在家里，有时候看看书，可却也是心不在焉，

内心的苦闷，真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管老夫妇见这几天照夕日日闭门读书，也不出门，私下谈起来，还都很高兴，只以为他已把心定下来了，所以连预先想给他告诫的话，也都为了怕伤儿子的心，都不再提了，谁知照夕此刻内心，已到了最愁苦的阶段，压制得愈狠，本能的反抗也愈厉害，只怕到时一触而发，即成不可收拾之局。

这一夜月明星稀，照夕洗过澡之后，一个人在院子里走了一转，觉得十分烦闷，忽然心中一动，暗忖道：“我何不练他一会剑，借此消遣一番，总比这么闲着好些吧！”

这么想着，遂返回房中，把那口新得的霜潭剑拿了出来，这偏院的花园厢房之内，只住着他一人，除了一个扫地的小厮，和一个听差的以外，没有什么外人了，而照夕住室附近花园内，更是绝无一人。

因此他也就很放心的，把宝剑撤出，一时展开了身形，进退腾翻，点窜伏跃，一时间但见青光闪闪，人影飘飘，这一套“七情剑”得自血魔洗又寒苦心造就，施展出来，毕竟不凡，小院之中剑气纵横。

管照夕一时兴起，也就聚精会神的一招一式演练了下去，待一套剑法演毕，向回一领剑诀，抱元守一，只觉心平气和，面不红气不喘，心中不由暗自欣慰，因为很久日子没练，这套剑法仍然如此纯熟，因此他又想到了那怪老人雁先生所传的几套功夫，很是微妙，不如趁兴也练它一回。

想到这里，方把宝剑插回鞘中，却见屋脊上似有黑影一闪，这黑影身形十分利落，直向院内一座假山石上飞坠了下去。

照夕不由心中一惊，冷叱了声：“什么人？”

随着这声喝叱，他自己却也用“潜龙升天”的身法，猛然拔身而起，直向假山石上猛扑了过去！

可是那先前人影，似乎已发现了照夕身形，故此照夕身方腾起，这人却以“怪鸟入林”的绝快身法，二次腾身而起，反又向那洞门暗影之中飞落了下去！

管照夕不由大怒，暗想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眼前如此张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再能逃开我的掌下？”

他心中这么想着，不由冷笑了一声，一提丹田之气，以“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两起两落，已扑到了这黑影之后，朦胧之中，似觉前行黑影，十分灵活，腰腹之间颇见功力，心知绝非弱者，故此不敢太以轻敌，身形一落，冷笑道：“何方朋友，请留贵步，管某却要强留侠驾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猛地一抖双掌，用“十字手”，相互交叉着，直向这人两肋上猛然插了下去！

那人背向着照夕，显得身材修长婀娜，照夕双掌齐出，才突然领悟到，对方似一女子，不由心中一动，觉得不该下如此重手，慌不迭把内力向回一敛，口中低低地哼了一声。

可是那女子，却在照夕未撤双手前一霎，弯身拧腰，如同一朵莲花也似的拔了起来。

这一次，她却直向一棵大槐树上直纵了上去，照夕不由心中一惊，暗忖：“这女人真是好本事！”

只是她却似有意躲着自己，似不愿和自己对面，这样却更引起了照夕好奇之心，当时双手一抱，星目注视着那棵大槐树，朗声道：“来客如再不发话，可恕管照夕得罪了！”

他说完了这句话，却见那树身静静的，没有一点回音，心中不由十分诧异，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却似听到一阵抽搐之声，由树上传来，那声音虽是十分低，却是被照夕听了个清楚，他下由怔了一下，当时退后了一步，剑眉微皱，暗想道：“这真是怪事！莫非我遇到了鬼不成？”

他心中这么想着，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当时提着勇气问道：“你是谁？怎不说话？”

谁知不问还好，这一问，那悲泣之声，却是更大了，照夕这时已听清了，确是人声，不由胆子放大了，一拧腰“嗖”一声，已纵至树身之下，可是树上佳人，却是如同一缕青烟也似的拔了起来，管照夕冷笑道：“你想走么？”

当时因心中存了好奇之心，势要一探究竟，所以更是穷追不舍，他口中这么说着，足下更加了十成功力，起落之间，和那前行之人已成了首尾之势，这一次管照夕是安心想要把她留下来，察问一番，所以下手也不再客气了。

他知道这女人轻功了得，自己如不施出些真功力来，怕是拿她不住，当时见够上了步眼，冷笑了一声，一伸右手，骈二指向这人后腰“志堂”穴上就点。

可是他手指挟着一股劲风，眼看已快点到了这女人背上，却见她猛地向前一踉跄，乍看来像是摔了一跤似的，其实在照夕眼中看来，却不由吃了一惊，他知道这是一招“马失前蹄”，为“燕青十八翻”中之第九式。

这是一套武林中少见的功夫，却想不到对方一个娉婷女子，竟能施展得如此纯熟，可见是一武功极高之人。

心中这么一惊，那夜行女却已纵出了七八丈以外，腾翻之间，却似向大围墙之外扑去。

照夕这一阵真是又惊又怒，惊的是今夜自己可算是遇到了对手了，而对方竟是一女人，只看她一举一动，却都似避着自己，并不想与自己动手，可是既如此，她又何故来此呢？

怒的是既来了，却又不愿和自己对面，只是一意回避，自己虽三番两次出言相询，她却是理也不理，下手拿她，却是拿她不住。

他脑中这么想着，见这夜行女已纵离墙下不及数丈，只要给她窜出了墙，今夜在动手上来说，自己可就算栽了！这么一想，管照夕可不得不下煞手了！

他探手由腰上采下了一串制钱，前足用“跨虎登山”的身法，大大地踏出了一步，上身一挺，口中叱了声：“哪里走！打！”

这声“打”字方一出口，右腕翻出，这一串制钱可是出手了！

他这种金钱镖打法可又和丁裳不同了，丁裳是以“满天花雨”的打法，出手就是一大片，可是管照夕却用的是“连珠”打法，十数枚金钱出手，如果由前方看来，像是只有一枚的样子，其实却是一整串，一枚接一枚，挨着紧紧的。

他这种暗器打法，可谓之是江湖独步，是洗又寒隐居后独家的创作，传之管照夕后，今夜还是首次施展，果然他这种打法十分厉害！

十数枚制钱一出手，就发出一股尖啸之声，又快又疾直向那夜行女后颈上打去！

夜行女子，正想腾身的当儿，乍听到了这种啸声，她是久经大敌之人，知道暗器已迫近了，这时是救命要紧，不由把银牙一咬，心忖：“好冤家，你真下毒手！”

她猛然一个“怪蟒翻身”，已看清了奔颈而来的竟是一枚制钱，不由宽

心一放，心想小小一枚制钱，你还想伤我么？

她想着，不慌不忙，轻起玉掌，出二指以“拈”字功诀，电闪般的，直向那制钱边沿上捻去，倒是手到捻来。

谁知她才把这枚制钱捻到了手中，只听当空“哧哧哧”一阵乱响，只觉眼前金星乱冒，敢情那一枚制钱之后，竟跳出了十数枚同样的制钱，一时分上中下，三路直逼了过来。

也是她上来轻敌过甚，更加上自己本是金钱镖的能手，所以大意了些，否则并非不能躲过，此时见状，却是有些惊慌失措，双手挥动，以“捻”字诀，一连又为她捻下了六七枚，可是管照夕这种打法，大异一般，一排上下十三枚，如若近身，任你神仙也难逃开，这夜行女子哪知厉害，方自捻下了七八枚，顿觉双膝上一麻，不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还算她心中明白，知道管照夕擅长暗器打穴之法，于急痛之下，双掌自行往双膝上用力一拍一揉，把穴道解了开来，可是身子却是再也挺不住了，一跤倒下，这时管照夕已疾风似的扑了过来，他十分惊恐地道：“伤着了没有？你……你到底是谁？”

那负伤的女子这时挣扎地坐了起来，她流着泪仰起了小脸道：“你看看我是谁吧……你打死我好啦……”

照夕痛心之下，细一打量这人，不由口中“啊”了一声，顿时如同呆人似的怔住了！

